

中学文学读本第三种

小说甲选

上册

中學文學讀本第三種

小說甲選

上冊

上海聽  
濤社

陳思編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刊行

## 例 言

陳 思

本書從着手到編成，差不多經過八個月的長期，滿希望這個工作能夠做得較爲愜意。小說是五四運動以來所謂新文藝的寵兒，在理應該統理一番替她結個總賬；我是僭妄得很，居然來做這個結賬的工作。但是，結果和預想相去得太遠了：當初想把每個作家的作品統看一過，替他選篇代表作品；又從芸芸作家中，依憑個人的見地找幾個代表作家來代表這個文藝潮流。誰知太繁富了的作品，對於健忘的我，正苦無力駕馭。有時看過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結底還不知找那些來做代表的好；有時在甲集中已決定了A篇，在乙集中又決定了B篇，而於A B之間又遲疑起來。而且有許多作家，即如巴金的，在着手以後這八個月間，他的巨量生產以及技術的精進，已足搖動我所選定的成案。何況好的作品未

必屬於成名的作家，我以限於見聞，畢竟無法彙集那些屬於無名作家的佳作；若從「選」字上說，總覺得有些慊然！

不過這本書終於編成而且印出了，我應得把我的編選意見說一說。

這本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所選的是我心目中所認定的代表作家；此中我所推薦的是魯迅葉聖陶沈從文郁達夫郭沫若茅盾謝冰心這樣七個作家。魯迅之爲大宗匠，不僅是他的崇拜者一致推尊，即他的敵視者也不待詞費。他的嚴肅的冷峭的嘲諷的作風，開出中國小說界的新局面，影響到無數後起作家；直到今天，他還是中國文壇的最高權威。葉聖陶是十餘年間最努力的作家，以沉靜的風格寫知識階級的遭遇和悲哀，在文學研究會這一羣中，他是最有成就的。文學研究會的文藝主張偏向於寫實主義，我舉了魯迅葉紹鈞來作代表，還附加一個作家——沈從文，雖是他並沒和文學研究會發生關係。別一文藝團體，——創造社，她是偏向



於浪漫主義的，其間有三個知名的作家，郭沫若，郁達夫和張資平。郁達夫的感傷氣分，和郭沫若的奔放情調，正是屬於現代青年的。恕我簡慢了張資平！他雖握着多量的讀者，但他的讀者很快地會厭棄了他。至於一九二八年以後的文藝新傾向，我僅以老將茅盾來做代表，在女作家中也僅以冰心女士來做代表，這一點當能得讀者的諒解。一個代表作家，至少要有獨創的作風，或是他的作風在文藝界有過影響，我推薦的標準是這樣。

中編所選的是成名作家（已有專集行世）的作品。當初原想按着作家各選一篇，篇幅限制了我，乃又半從輿論半憑臆見選了二十家：丁玲、王統照、王魯彥、巴金、汪靜之、徐蔚南、凌叔華、許欽文、許傑、許地山、張資平、黃廬隱、楊振聲、馮文炳、趙柔石、趙景深、黎錦明、鄭振鐸、戴平萬、羅黑芷。原知二十家以外，不知簡慢了多少作家，二

十家之中，不知辜負了多少作家的精品；希望將來會有一天來彌補這個缺憾。

把我隨處所見的認爲滿意的作品，彙集在一處，約略有八十餘篇，就中選了十七篇，即便成爲丙編。有許多作家，在我着手編選時，他的專集並未行世，其作品即列在丙編；有許多作家，他並非以小說家登壇，而作品可取，也列在丙編；還有許多作家，以筆名題署，無從證實其姓氏，亦列在丙編。原來在丙編所以葺集無名作家的作品，結果還是成名作家的作品佔多數，也希望將來有機會來重編一過。

關於小說雜論中八篇文章，約略可分成三組：第一篇現代的文學，指示小說在現代文學上的地位，這是第一組。中國新文學演進之鳥瞰，十年來中國的文壇，論中國創作小說三篇又爲一組，其中所講的是新文藝界的故實。還有中國新文藝的將來，歷史小說論、評現今小說界底文

字、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等四篇，都是批評文字，也自成一組。希望這個彙輯，對於青年們有些幫助。

最後，等待讀者的批評和指正！

# 中學文學讀本——小說甲選

陳思編

上冊——中國短篇小說名家集——目次

例言

## 小說雜論

陳思輯

- 一、上田敏——現代的文學（嬰行譯）……………一
- 二、周達摩——中國新文學演進之鳥瞰……………三九
- 三、克川——十年來中國的文壇……………五五
- 四、甘人——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七四
- 五、郁達夫——歷史小說論……………八一
- 六、夏丏尊——評現今小說界底文字……………八八
- 七、錦明——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一〇二

八、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一〇七

### 上編

#### 魯迅

故鄉……………一

傷逝……………一四

(附)魯迅：吶喊自序……………三九

方壁：魯迅論……………四六

#### 葉紹鈞

夜……………八一

潘先生在難中……………九四

(附)錢杏村：葉紹鈞的創作的攷察……………二九

茅盾：讀倪煥之……………一四六

## 沈從文

我的教育·····一六九

夫婦·····二〇四

十四夜間·····二一七

(附)沈從文：現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二二七

## 郁達夫

茫茫夜·····二三三

過去·····二七四

(附)郁達夫：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二九七

黎錦明：達夫的三時期·····三〇五

## 郭沫若

歧路·····三一七

煉獄·····三二三

十字架·····	三四六
(附)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	三六五
錢杏邨：郭沫若及其傑作·····	三七〇
<b>茅 盾</b>	
創造·····	三九九
詩與散文·····	四三五
(附)茅盾：從牯嶺到東京·····	四五三
<b>謝冰心</b>	
別後·····	四七三
第一次宴會·····	四九二
(附)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	五〇四



# 小說雜論

陳思輯

## 甲 現代的文學

上田敏著 嬰行譯

### 一 現代文學概觀——小說的勃興

藝術以情緒爲必要的條件。沒有情緒，無論描寫何等可貴的事物，發表何等精密的議論，只是別種的可貴，而沒有藝術的價值。反之，倘富于情緒，即使道理稍有不合，議論稍有矛盾，雖不能爲大藝術，至少必是真藝術。所以情緒爲藝術上最重要的條件，再加入別種要素，即成爲充分的條件。

文藝當然也以情緒爲中心，但還須加別的條件。其所加的條件就是「言語」。言語的範圍非常廣大，差不多就是人生。在別的美術，所需的是色，形，音等條件，即只把人生的一部分分明瞭顯現，而不能充分顯現別的部分。反之，藝術中的文藝，以情緒爲中心，以言語爲

媒介，故含有比別的藝術更複雜的分子。因這原故，文藝自昔爲宗教所利用，或爲哲學所利用，又爲政治，道德所利用。但到了中世時代，藝術漸漸獨立，同時文藝也判然地劃分其領域了。

爲宗教，政治，道德所利用的文藝，非常混沌，包含着後世所分的詩，歌，小說等全體。但在文明稍進的國內，早已把文藝劃分三部分，即敘事詩(Epic)，敘情詩(Lyric)，與劇詩(Drama)。

這三者，在「時」的關係上說來，敘事詩是歌詠過去的，敘情詩是歌詠現在的，劇詩是在現在中表出過去的。即敘事詩歌詠已往的事件，敘情詩吐露作詩時的心情，感興，劇詩在看客的眼前演出過去的事件，故可說在現在中表出過去。這原是當初希臘文學上所用的分類法。但因其有理論上的根據，故不妨適用於一切文學上。

當初這等詩歌是狹義的詩歌，皆用有一定的節奏，一定的拍子的言語來寫出或唱出。及于近代，比國文運務達於散文漸漸侵犯詩歌的領域了。到了今日，所謂敘事詩差不多已經滅亡，而代替敘事詩的小說就興盛起來。劇詩也大部分用散文。即韻文的有節奏有拍子的言語的部分狹小了。

只有敘情詩，還是保存着從前的原形，仍用韻文。這在愛好韻文的人是可惜的事；然而並不足憂。文藝的盛衰，不在乎韻文或散文的有無。且從別方面看來，韻文在從前是過于拔扈的。在從前，可以不用韻文的地方也往往故意用韻文。例如各種歌偈，論理公式，勤儉修身等，用韻文的不少。故現在是韻文回復其當然的領分而已。

到了今日，敘事詩差不多滅亡，小說起而代之了。在現代文藝上，代替這敘事詩的散文的敘事詩（即小說）很有勢力。從前的 *Homeros* 的 *Iliad*, *Milton* 的 *Paradise Lost* (失樂園)，或 *Ariost* 及 *Tasso* 的敘事詩，在今日已不流行，只有專志于文學的人去研究牠們，普通的人大都不讀了。

故現今有勢力的小說，是從前的敘事詩的變形，且在從前的敘事詩中又加着別一分子。這別一分子是甚麼呢？就是在野蠻人之間也通行着，在文明國的某社會中也尚通行着的一種「話」。

敘事詩起于宗教，很雄大且高尚。小說的起源，則于雄大或高尚之外，又含着滑稽輕妙的，使人安慰使人發笑的分子。讀 *Homeros* 決不會使人發笑；但讀「*膝栗毛*」可使人捧腹絕倒。即在高尚，雄大的點上，*Homeros* 與「*膝栗毛*」不可同日而論，但 *Homeros* 等的作品滅

亡後，在他方面發笑的「話」漸漸高尚起來，成了今日的小說。就歐洲而論，在中世紀這形式原已有流行。小說之高尙者，稱爲Romance，另有滑稽談一類的稱爲Fabliaux。這二者隨了近世文明的進步而漸漸合成一氣，依地方而論，即在法蘭西，意大利，英國等處合成一起，入十八世紀而築成基礎，到了十九世紀而具有絕大的勢力。

十九世紀法蘭西方面小說尤爲盛行，有種種理由。現在請就這等理由說一說。

先從表面淺顯地論來，有兩個原因。第一，法蘭西革命後歐洲的中流社會忽然得勢，所謂Pompeïe，即不是大富人，也不是無產的勞動者的，是小有財產而安樂度日的中流者，因了法蘭西革命的影響而忽然得勢了。今日的論者常常說：中流社會是國家的中堅，中流社會繁榮的國必不致滅亡。這是限于現今的國家的話。在希臘，羅馬時代，或中國的往昔，日本的古代，歐洲的十八世紀以前，這等中流社會不是重要的。只有今日的國家的維持上中流社會爲重要的，並非從過去到未來皆如此。大概說這種話的人自己是中流社會的，要是其人是貴族或貧民，就不說這樣的話了。總之，法蘭西革命的影響，歐洲的中流社會得勢，小康的人大繁殖了。這等有小財產而太平度日的人的生活是安樂的，但是非常狹隘。至多不過星期日出去散散步，或到館子裏去吃吃飯，像往昔的帝王的酒池肉林的驕奢，是沒有的。總之

，他們的生活穩定，安樂；然而狹小，實在是不甚有趣味的生活。這班人也沒有大的野心，但求太平安樂地度過此生，故對於自己的生活也覺着滿足。然而因爲這種安樂的人終究也是人，故對於自己實際生活上所不能做到的事，也歡喜在想像中做做看。即想像吃美味的食物，想像住華美的房子，即在小說中做自己所做不到的事。自己雖不能做到這種大事，讀虛空的歷史也可自慰。故法蘭西某小說家曾經說，「小說不是實際的歷史，是可以有的歷史。」自己沒有這種歷史的人，可在書中空構，或做了美少年；或做了美人。自己的生活雖然不是浪漫的，但在空想方面很可以浪漫。西洋的女僕人最歡喜讀描寫貴族的小說。這在東洋也是如此的。總之，想在小說中看到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是人人皆有的欲望。這便是小說流行的一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較爲高尙的理由。如前所述，小康的人得勢，安樂生活的人繁榮起來。但因了法蘭西革命的原故，又因了近代的種種發生事件的原故，現今的人失却了做人的標準與理想，心中發生一種不安，精神混亂了。尤其是爲了理想與實行之間起了一大懸隔。只有頭前進而手不伴了前進的人，非常多。于是在理想與實行之間，就起了很大的矛盾，劃了一條溝壑。故對於無論何事，都覺得其爲問題的種，疑惑的因，關於一切事的 Problem (問

題) 就繁多起來。因此對於平常所讀的書，也希望描寫自己所常常懷疑的事的書，所以有問題的小說，非常受人愛讀。例如結婚是怎樣的事？怎樣是好？這類的問題在人們的頭腦中浮出着。

于是有種種的「問題小說」出現了。所以十九世紀的小說家到了二十世紀也還在小說中講種種問題。這種講問題的小說中，有很好的作品。法蘭西的梅理美 (Merimee) 有短篇小說 Colomba，描寫着復讎的問題。但並非討論復讎討敵的善不善，並不下結論。只是提出這個問題。還有弗羅裴爾 (Flaubert) 的 Madame Bovary，講結婚的問題。描寫着一個遭遇性情不合的丈夫的女子因種種原因而終於犯罪的事蹟。又如莫泊桑的小說 Pierre et Jean，說着私生子的问题，論私生子應該如何處置，說私生子的性質，地位，與境界。這也沒有結論。結論固然沒有，然而關心于這等問題的人所歡喜讀的小說。

所以從前的小說，是為說話的說話，即只要是有趣的說話就好。例如東洋舊時的小說，阿刺伯的故事，埃及及中世歐羅巴的逸話，都是為說話的說話。只要說得有趣，說得使人歡喜，發笑，就好了；沒有說得艱深的必要。現代的小說却與之相反，說着艱深的問題。簡單地說，是風俗與人情的研究。即研究英語所謂 Manners 或 Mœurs，風俗，人情或一般社會的

道德等。在法蘭西即所謂 *Romanes Mœurs*。同時又必須研究性格，例如有客齋的人，則細細描寫其客齋。在英語即所謂 *Character* 的小說。

今日的小說大致分這樣的兩種，而對於確以有趣爲主的話不滿足了。但這當然不是說以說的無味爲目的，是說僅乎有趣不能爲唯一的必要的條件。即現代人對於小說，要求其有趣的話以外又有一種意義。

所以在風俗人情的研究的小說中，必描寫着社會一般的一時代或一國的事情，且多少帶着一點「客觀的」色彩。反之，在性格的研究的小說中，解剖人的心理，細細描寫甚樣的人做甚樣的事，因爲甚樣的關係而終于甚樣。比較前者的客觀的，很帶着主觀的色彩。

先舉例來說，風俗人情的小說，在近代的寫真小說或自然派的小說中很多。前述的弗羅裴爾的 *Madame Bovary*，莫泊桑的 *Pierre et Jean*，便是屬於風俗人情的小說的部類中的。又如陶特 (*Alphonse Daudet*) 的小說等，也都是屬於這類的。不屬於近代自然派的小說家，大都描寫性格。他們採擇一個人，或與普通人不同的奇異的一個人，把他詳細解剖而描出。在全十九世紀的法蘭西，這兩種小說不絕地流行着。在別國也都如此。就中一人兼兩種小說的作家的也有，例如世所認爲天才的罷爾傾克 (*Balzac*) 便是。故罷爾傾克真可說是一人



代表近代的小說的。罷爾碩克稱自己的小說爲 *Comedie Humaine*，即「人類的喜劇」。這所謂 *Comedie* (喜劇)，在廣義上決不僅是滑稽劇，當然也包含着悲哀的事。把人類看作一劇場，故用這名稱。這是近代最可誇耀的大作。即對於中世的但丁 (*Dante*) 的 *Divina Comedia* (神曲即英語 *Divine Comedy*)，十九世紀有 *Human Comedy*。在但丁的時代，即中世時代，純文學中所含的材料很是簡單。當時比現今的社會，物質文明的方面較少。故神曲中寫着整然的，全無有形的分子的事，設使但丁生于今日，一定也同罷爾碩克一樣，以散文作基礎而建設 *Human Comedy* 的大殿堂了。所以罷爾碩克可說是近世的但丁。

罷爾碩克的作小說的目的，蒐集近世文明中所出現的一切事實而照樣描寫，便是其一。但還有不可遺忘的一目的，即于事實的照樣描寫以外必有心的 *Passion*，即熱情。這是罷爾碩克自己所聲明着的。

古今一切歷史家，都是描寫公共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的。其實不限于公共生活，即一個人的生活中也有很有意義的事。在眼所不能看見的各個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各種人的重要的行爲。研究這等事的原因結果，也是人間有意義的事業之一。罷爾碩克懷着這思想。

罷爾碩克把一切小說分爲三種，第一是「風俗的研究」，即描寫世間種種事件的。即表

現社會中所發生的種種事的結果的。

第二是「哲學的研究」。這就是以上的種種結果的原因的說明。

第三是總括的研究。這不僅是研究個個的原因，而考察全體的原理。

所以他的小說，一方面研究風俗人情，又一方面研究各個的性格，而作成近代小說界，近代文壇的偉觀。

在他以後有種種小說出來。但只是罷爾頌克的一面的展進，都不能有像罷爾頌克的廣大。在自然派盛行的一時間，左拉(Emile Zola)根基了裴爾拿特(Claude Bernard)的醫學的研究，拿他的醫學的態度來觀察社會，而作出小說。這就是有名的左拉的所謂實驗小說，寫實小說，或自然派小說，一時非常成功。然而只是一時的成功，在現在已沒有生命了。因為左拉抱有小而高尙的目的，用科學的教人的方法來作文學。這就是罷爾頌克所謂蒐集事實而照樣描寫。在這範圍內，左拉很像罷爾頌克，然而可惜沒有生氣，沒有 Passion (熱情)。所以終于變成了乏味的科學，而不成爲文學。寫事物時專描寫其表面，而不能味到其中的自然。然而這左拉的作風與態度在當時對於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英吉利都有影響，但現在已只留剩其形骸了。

現今的小說界情形如何？從種類上說，分「歷史小說」，「心理小說」，或「滑稽小說」等種種部門，甚至又有所謂「科學小說」的名目。這似乎陷於混亂的時代了；然而並不然，這是常態，在文學上却是可慶的事。因為小說沒有必須作一定型的理由。

小說的作者可任自己的性情而創作，隨其人的傾向而作各方面的活動。因這原故，現今的小說，其作法，看法，思想態度，與五十年或百年前的小說大不相同了。

小說中有種種不同的性質，舉一例來說，像近來的所謂 *Nervosität*，即神經質，或多感性，或內心主義，即寧微不已，深入普通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去搜求生活的生命的，也是其一種特長。這性質顯明地表現于小說的態度與作法上的，例如托爾斯泰的小說戰爭與和平便是。這是拿破崙戰爭的時代的散文的敘事詩。看了這小說可使人起不可思議之感。倘拿這書給希臘人看，希臘人一定驚奇；且在中世的人，十九世紀的人，或頭腦陳腐的今日的人，大概也不覺得有趣味。理由是因為其思想與從前完全不同。或者有人以為這是關於拿破崙戰爭的書，寫着的必是拿破崙的性質，拿破崙的言行，或拿破崙的軍略；其實却完全不然。這書中詳細描寫着拿破崙出 *Austerlitz* 的戰陣以前的朝晨在幕中由僕從扶着而化妝的情形，即單把拿破崙當作一個「人」而描寫，不把他看做如鬼的，如惡魔的化身的，漠然的無意義的英

雄，而看做一個「人」。這看法便是今日的人的態度。又這小說中有關於俄羅斯的 Prince André 的夫人 (Princess Bollkonski) 的上唇的話，在許多地方提及着。描寫很長的戰爭的小說，而在其中時時提出某公爵夫人上唇短小，笑的時候有可愛的神情，其上唇上生着薄毛等話。這是從前的人所全然不注意到的地方。倘是古人所作的，夫人是甚樣的顏貌的人，必不能使讀者明瞭感得；而讀了這戰爭與和平、好像已與這人交際過，深知這人了。這書中又描寫馬蹄的音，說是「穿透似的音」。馬蹄的音確是好像穿透的樣子的，在像俄羅斯的寒冷地方，尤其如此。又描寫着少女成人後第一次參與夜會時的感情。托爾斯泰是男子，但似乎對於女子的心很能理解，巧妙地描寫着少女初次赴夜會，在人面前露胸及於乳部的感情。這鄉下人一般的鬍子，怎樣會委細地懂得這女子的微妙不可名狀的感情，真可使人感服！看了托爾斯泰的描寫，我們方悟到其真果如此。

這樣地穿微不已，深入普通人所不注意的地方而描出人的生活，是現代人所努力的工作。在腕力上原不能與古人匹敵，然我們的神經比古人強得多。倘教古人生活於這二十世紀，見了電車，汽車，恐要起神經衰弱的病了；然而在我們是恬然的。專事物質的學問的人一旦到了歐洲即起神經衰弱之病，是現今的留學生中很多的例。這是因為不慣於接近西洋現代的激

烈的文明的原故。所以神經衰弱一事，在一種意義上也許是名譽；但大概神經衰弱的不是現代人。雖說現代人是神經衰弱的，其實並不然。能抵當神經的衰弱的人，才是現代人。現代人非粘液質的不可。神經強盛，故無論甚麼都可感受。托爾斯泰活到八十多歲。其間曾從事戰爭，殺人，作非常的大活動，而又能那樣地長生。這完全是神經強盛的結果。故神經強盛，實在是現代人對古人大可誇耀的一事。

上面所提的托爾斯泰，只是一例。現代的藝術家，都是神經強盛的。所以鑑賞這等藝術家的作品的讀者，也多少是神經強盛而銳敏的。其結果，現今的讀者就不要求誇張的，龐大的，悠長的，古昔的文藝，而希望有生命的藝術，感覺精細的藝術。現今的人能注意古人所不注意到的地方。試看從前的 *Homeros* 的詩中，青與綠混同而不區別，即可知 *Homeros* 的時代的人對於青與綠是不能區別的。卽在今日，鄉下地方的人也還是如此的。文明人則能判然辨識其區別。從這關係可推知現今的人具有昔人所沒有的感覺。舉一例來說：我們的手上有五根手指。這五根手指中何者最爲可愛？這樣的問題如向希臘人或中世人提出，恐怕他們一定不能懂得。但在現在的人就懂得了。五根手指中最可愛的是無名指。這無名指實在很可愛！很有優美的地方！這種話在古人一定以爲可笑；但在今人，這意味可從一人胸中傳響到

他人胸中，道理雖說不出，然而人人領悟而點頭。

故近來竟有聽了音而聯想到色的人。近世詩人郎波（Arthur Rimbaud）曾作一首題曰「Vayelles」母音的小歌。據他說，音與色都有關係，發A音看見黑色，E音白色，I音赤色，U音綠色，O音青色。這在心理學上也有「有色聽覺」之稱。所謂「發黃色的聲」，的確是有根據的話。這種理由在現代人漸漸了解了。還有一更極端的人：數年前逝世的法蘭西小說家許斯孟（Huysmans），于千八百八十九年作小說Rebours（逆行），其中寫着與普通思想不同的奇特的事。書中的主人公造一間屋，晝夜籠閉在其中，或聽音樂，或看繪畫。但對於普通的音樂與普通的繪畫都覺得沒有興趣，而歡喜聽一種特別的音樂，看一種特別的繪畫。其考慮的結果，作出了「味的音樂」與「香的畫堂」。所謂味的音樂，是一架像風琴或鋼琴的器具，在其風琴的拉手（Stop）上注各種的酒。彈出一字，落下酒一滴，即以舌嘗之。再彈別的字，又落下酒一滴，再以舌嘗之。這樣就作成音樂。因為Curacat酒甘而酸，又有滑味，像樂器Clarinets（一種木管樂器）的味道。又Kummei強烈觸鼻，似樂器Oboe（也是一種木管樂器）的味道。一同嘗這兩種酒的味道，就聽到一種很好的音樂了。還有Gin酒像Cornet（一種喇叭），威斯基酒像Trombone（一種喇叭），作成複雜的合奏，即所謂（味的合奏）了。

還有「香的畫堂」是甚麼的呢？把各種的香放入許多瓶中，拿瓶來嗅，即在心裏描出繪畫。例如要描寫一女子在春野中逍遙的繪畫，真果描寫起來很麻煩，只要嗅有春草的氣味的香水，及White Rose次嗅麝香。這樣，野，花，美人，都有，就是很好的一幅美人春遊圖了。但這是最極端的例，在現代的藝術中，不過有這樣的傾向。所以神經倘不強盛，不銳敏，不健全，不能領會現代的藝術。

如上所述，曲盡極細緻的地方而描寫出，故不能像從前地僅描出思想。必須深入物的內面去描寫，即把事物如數照樣寫出的羅爾頓克式的描寫。

左拉在小說生的歡喜中描寫着婦人生產的情形。精細寫出婦人與醫生等的談話。這真是忠實的，連極細部都描寫出。但事實上只看了婦人臨產的光景而描寫，是做不到的。反之，托爾斯泰在Anna Karenina中也描寫生產，但不像左拉地細描，而只描寫爲了妻的臨產而狠狠的丈夫的心情。故讀了這書，使人感到彷彿自己家裏有人生產的樣子。即讀者與小說的人一同耽憂，一同歡喜，這正是真的態度。我們家中倘有生產的事，決不像左拉地記賬，而必然耽憂，心慌。這樣才可使讀者的心深入于藝術中。近世的學者們有「沒入」的一說，就是說心必須攢入藝術的內面。古昔的殿堂的美，在于能使觀者的心攢入柱中，心與柱一同



動作。在文學也如此，讀者的心必須全部沒入于文學中。這是真的藝術與似是而非的藝術的分水線。

## 二 英美小說與大陸小說的比較——自然派小說

十九世紀的小說有二種：其一是描寫風俗的小說，法語爲 *Roman des moeurs*。其二是性格小說，法語爲 *Romans de caractère*。這一種到了罷爾頌克 (*Balzac*) 而合併。然別的作者，亦因自己的技倆或趣味而傾向着二者中的某一邊。描寫風俗的小說大都容易傾于客觀的，描寫性格的小說大都容易傾于主觀的。在千八百四五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這二者中的客觀的即描寫風俗人情的小說流行着，這一派的旨趣，是如實描寫自然，寫出實際，描出真實的真實，寫出 *verite vraie* (真的事實)，即所謂「自然派」 (*Naturalism*)。這主張中當然含着很多的真理；這主張的一面，尤其是與近代自然科學有關的一面，在自然科學不滅亡的限度內總是可爲藝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自然派的一面有這樣的確實的真理，但科學與藝術是不同的，其差別，前者用理來分析，後者則訴于情而綜合地味得。故過于拿小說來同科學結合，就發生弊害，而缺乏趣味。其缺點即雖能精細描寫外部，而不能寫出其中心。這缺點於二三十年來已經暴露，自千八百八十五年到今日，可說是其反動的時代了。自然派在歐洲衰微了

，只從外面描寫社會，人情，風俗的小說，人們已經看厭了。這自然派的小說的反動，就是性格小說的流行。性格小說即解剖某一個人的心而描寫出。從前的性格小說，是努力于細寫一個人的性格的，且大多是描寫著自己的性格的，故其小說幾近于自敘傳。現今則不然，雖然描寫性格，雖然描寫一個人的心，但其一個人的心爲全社會的縮圖，可在其中看出一小天地。所以不僅從外面描寫社會，而取一個代表人物或非奇拔的例外人物來描寫，而一并表現其時代的社會。這是小說的大體方針，至于其寫法，則用極精細的，穿透人的心底裏的微妙的，細寫方法。從外面看來，現代的小說界正在混亂的時代，不能辨別那一種是最流行的小說的定型。但現在的人正以沒有定型爲謗點。隨了自己的好尚，依了自己的智識的範圍，而着眼于各種方面。不但在小說，在其他的精神界，現代的特色，一方面是同情，同時他方面是誠實。即一方是 *Sympathy*，同時他方是 *Sincerity*。拿了這兩者而大胆地描寫一切人類社會的，或人心中的一切變化，一切狀態，而毫無忌憚，便是現今的人的特色。

英美小說與歐洲小說之間，有很大的差異。簡言之，英美的現代小說缺少文學的價值，所及于人的思想界的影響也小。故有心人往往不能讀了英美的小說而開悟或有所得。就小說而論，英美的思想界是很貧乏的。反之，僅就小說看來，歐羅巴大陸，尤其是法蘭西，意

志，意大利，俄羅斯等，思想界的進步很多。現代小說界的偉人，在俄羅斯與法蘭西最多，意大利，西班牙等處也有小說界的大人物。但這在研究英吉利文學的人却是遺憾。試看這三十年間或五十年間，在英吉利誰是小說界的巨人？或在亞美利加誰是小說界的天才？卽有，也不過一人二人，且與現代歐羅巴大陸的多數人不足比較。

所以英美小說界雖有二三偉人。也並不在英美大得人望，並不被全國民尊敬爲非常的文學者。他們也不顧國民的冷淡的態度，只管用其微小的天才的力來孤立而著述。籍極少數的有眼力者的扶助，費了數十年間的苦心，終于贏得名聲。英美所流行的小說，大都是二等三等，或四等五等的一般人所歡喜的東西。

這是爲甚麼原故呢？因爲英國的社會，美國的社會，對於文學的態度與別國的態度大不相同。美國是新近創立的國，姑置不論；英國是從前的社會與今日的社會情形大變的國。十八世紀以前，這原是文學上雄飛的國，在文學的各方面多優越。近代歐羅巴的文學，其發源不在法蘭西，必在英吉利。但入了十九世紀以後，英國的良好文學集中于詩歌，卽集中于韻文了，在這方面有優秀的作家出世。所以在韻文上，現今的英吉利亦不遜于歐洲大陸，人數也多。小說，在十九世紀中葉也有很多的作者。但因爲與政治界同樣地到了平民主義，

民主主義，即多數人民得勢的時代，就產生一種多數民衆所容易懂得的文學，小說，變成趨向衆意的阿世的態度。小說家但求能使人泣，能使人笑，不觸多數人的忌避，不招多數人的誤解，避去他人的抵抗，而博衆人的喝采。所以十九世紀的英國詩歌雖然優良，而小說漸漸墮落了。在亞美利加，小說的讀者衆多起來，這傾向愈甚。所以英美的有心人，不在小說中求慰藉，不在小說中求興味。而曾在論文及小品文之類中發見好的思想，于是小說愈加被輕蔑。小說愈加被輕蔑，就愈加墮落了。

英美唯詩歌可尊而小說漸趨衰墮，其理由已如上述。然其更深一層的内面的原因是甚麼呢？簡言之，是因為英美人尊重商業，過于貴重金錢，過于注目于實行的方面，而怠于無形的思想上的活動，以改造成這樣的結果。又因為不像德意志或法蘭西，始終不受着思想上的刺激。英吉利與亞美利加，限于一個島或一片大陸，在思想上差不多是鎖國。其中特別優秀的人原不一定如此，但一般民衆皆有鎖國的傾向。雖然是自由貿易的國，但思想上却是保守貿易的國。種種的思想的輸入須出繁重的關稅，頗不易為世界的大勢所動搖。因這原故，他們對於近代的難問題有忽視的傾向，這不是思想的愈加落伍麼？

如上所說，英吉利是這樣不良的。然而並非全部如此。英吉利的富，是貴族有巨產而平

民依然貧窮的。其思想上竟如此，大有貧富的懸隔。優越的人非常優越，尋常人竟是無學——或不致無學，但少有能自進而考察問題的人。故英吉利是思想沈滯的國，有偏見的國。這在另一方面看來是好的，但在思想上是漸漸衰微下去的原因。對於人生的問題，當然沒有人說好說壞，即在社會的改良，道德的增進上，其事實如何，全體人類情形甚樣等觀察，在英美人也不要正面觀看，他們歡喜在臭的東西上加蓋。故大陸的人稱之爲「British Cantist」，就是對於他們的在臭的東西上加蓋的主義的嘲笑的名稱。人們對於壞的東西往往不要看。對於與人無關的事，英美人很注意，而對於與人有關係的事，他們反而閉目，這是他們的 *bourgeoisie* 的態度。

所以在小說上，他們不歡喜描寫真的人生，無論風俗，性格，他們都不歡喜寫出真的人間的真相。他們不歡喜過于接觸根本的思想。例如人類社會中的根本的事實是「飢」與「愛」即 *Hunger* 與 *Love*。這真是事實，猶之在人生的內奧的發條，是活動的根源。但他們不歡喜描寫這種。寫貧民的悲慘的光景的小說，在英吉利沒有人要買；寫伯爵夫人，侯爵夫人的所謂「*Society novel*」即描寫交際社會的小說，就很有人要買。他們自己不入交際社會，讀小說而在空想中出入於交際社會。所以普通都把小說當作消閑物而讀。寫現今的社會中的貧民情形

的，所寫的是穢惡的方面，故他們不要看。又在人的愛的方面也是如此，關於戀愛的，在他們很嫌惡。但十八世紀中葉以前英吉利決不如此。十九世紀的Trafalgar海戰以後的Victorian era的英吉利，起了所謂偽君子的風潮，或偽善的行爲，思想界多模仿駝鳥的態度。駝鳥被人追趕的時候，把頭攢入叢草中，以爲自己的身體已經隱蔽了。這實在是極淺薄的求安的態度。所以像迭更斯 (Dickens) 一流的人，也絕不談起Hunger與Love的根本問題。只有迭更斯的友人薩卡雷 (William Teacheray) 是非常的優越的人，又是蒙大陸的影響的人，故最爲開通。薩卡雷用大陸的態度而當面觀看社會，然其在一般社會的人望反比迭更斯輕得多。

英美入了十九世紀，在言語上也大戒嚴，對於人類社會中的某一部分的事件竟不得公言了。例如在女人面前不得說起「褲」之一字。這樣窮屈的社會，在希臘、在羅馬、在歐洲大陸，都沒有，只有英吉利有之。英語中有「belly」一字，但這在英文中決計不用。詩歌中特別許可，但在普通文章中決計不用。甚至連「bowel」一字也不行，連「legs」也不用。又像「臀」這種字，也不直接說出，而以「後」等字來代用。倘直接說了就惹人笑，但在必要的時候是不妨的。「聖書」中明明說着。「聖書」是非常的 Catholic 的文學。「聖書」特別許可。故在

英吉利，亞美利加，一星期中六天不准用這等字，只有星期日一天許用，真是窮屈的狀態！有這樣的卑怯的態度，故不能真實地寫出人的心。但莎翁等決不取這種卑怯的態度。試讀其 *Romand Juliet*，實在有可驚的地方。*Juliet* 的乳母對 *Juliet* 全無忌諱地說許多滑稽的話，實在可驚，倘隱去莎翁的名字而僅把這一部分寫出來給人看，當局一定要認爲了不得而禁止發賣了。然而英美人對莎翁當作別論，因爲他是像神一樣尊貴的人，不妨視爲與「聖書」同列。但也有很頑固的人，列如十九世紀初的鮑特勒 (*Bowler*)，讀了莎翁的作品說有非常猥褻之處，特別自己出錢，把不好的地方刪去或混過，而發行改正版。所以此後把大文學中刪除數處而特爲青年女子出版的書，名曰 *Bowlerized edition*。

這種呆腔，在大陸實在是少有的。然而不是說大陸的人是對青年子女隨便地說出人類的一切活動的。不過對於文學的態度不同。英美人用輕蔑的眼來對付小說。在大陸則小說是文學的一種。尤其是在現代，小說佔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小說是認真的人成了大人後而方可讀的書，這觀念大陸人比英美人強。故青年女子所宜讀的書與大人的讀物是別種的。無論何人均可讀的，沒有文學上的價值而又沒有害的 *jeunes filles* 的書，給孩子們讀的冒險談，尤其是除外男女關係的書，非常地多。但這等不能視爲小說。小說是與劇同樣的認真的書。簡言





只管生活着。患肺病者必居在溫暖的地方，所以他起初在法蘭西的鄉下地方著作，漸漸南行，到意大利，終於移居到加里福尼亞。這時候他的書漸有人要買，他就在這時候告奮勇，結婚了。此後移于沙漠亞島上去，一面養生，一面著書。書漸漸推銷，他的身體也非常強壯起來。然他的肺依然不好，強壯的身體要不過弱的肺，終於死了。但這人也許是蘇格蘭產，不能說是純粹的英人。

這樣看來，除了前述的二偉人以外，其他可數的簡直沒有。且二偉人中，梅雷地斯雖作出很好的作品，而沒有人要買。到了二三十年前始漸有銷場。那時候有限力的人評他為英國第一，世界第一，而追崇他。然而其書的推銷也不過與普通一般的作家差不多而已，通俗的小說家往往賣脫了自己的小說之後，立刻拿這筆錢到鄉下來買一塊大地皮。梅雷地斯在生涯中終於不見這種「成功」，只是聽了良心的命令而繼續努力。哈地到比梅雷地斯更為英人所不歡喜。因為哈地是半信叔本華（Schopenhauer）哲學的，即抱厭世主義的，而厭世主義是維多利亞朝的英人的大禁物。做拿破崙時代的夢而坐吃昔日的遺產的人很多，故一說起這種事，就被視為故意騷擾世間的好事的論者。然哈地是厭世主義者，他的思想以為人間有運命，運命恰好比從前希臘的劇中的神，是蹂躪人間的善惡的一種可怕的力。抱了這種思想而著

書，故其書決不爲世間人所歡喜。他是大家，然而他的書銷路也不廣。

講到亞美利加。實在難於舉名了。十九世紀初有亞倫坡(Edgar Allan Poe)，這人生前非常受人攻擊。死後在亞美利加一般人之間批評也不好。然而亞倫坡一躍而爲世界的詩人，世界的思想家。但倘說在亞美利加亞倫坡是第一詩人，亞美利加人必然動怒。他們非常稱讚郎費洛(Longfellow)等，却不許亞倫坡爲亞美利加第一詩人。爲甚麼原故？因爲亞倫坡是飲酒家。這實在是無理的思想。亞倫坡以後，只有詩人輝德曼(Walt Whitman)，但亞美利加人也厭惡他。所以倘用亞倫坡，輝德曼來讚美亞美利加文學，他們非常不高興。且他們所用的語不是真的英語，是亞美利加派的英語。近來有霍惠爾斯(W.D. Howells)，作寫實的小說，又有近年死去的威廉乾謨斯(William James)，及其兄弟亨利乾謨斯(Henry James 一九一六年春逝世)。這人受法蘭西文學的影響很多。且不住在亞美利加而住在法蘭西，近年又住在英吉利，故不能說是真的亞美利加的小說家。這人的小說中很有趣的描寫，然而很難解。前述的梅雷地斯的小說是以難解有名的，亨利的小說更爲難解。試拿這二人的小說來讀五頁看，梅雷地斯的一讀就曉得是難的文章，亨利的初見似是容易讀的，但讀下去漸漸困難起來。前者是不懂的，故不懂；後者似是懂的，却不懂。且甚至文章不好。文章如何且不說

，總之，兩人都是偉大的人。英美的小說界到這裏，非經一轉化決不能得良好的成績了。但這是照非常高的標準而說的。僅就現代而論，梅雷地斯，哈地，亨利乾謨斯等是英美小說界的最高權威的人了。

因了上述的關係，現今的認真的讀小說的人，奉爲與詩歌比肩的嚴正的文學；而用尊敬的态度來讀小說的人，宜讀大陸的文學。現在倘有籠閉在書齋中讀迭更斯全集的人，我要勸其當可讀莫泊三全集或屠格涅夫（Turgenev）全集。現代人讀屠格涅夫尤宜。迭更斯與屠格涅夫是西洋文藝上的兩極端。

### 三 從「爲藝術的藝術」到「爲人生的藝術」——自然派以後的文學

說起自然派的小說，就要連帶地說到「爲人生的文學」，廣言之，卽「爲人生的藝術」。

在先須把「爲藝術的藝術」說一說「[Art for art's sake]」，就是說藝術是獨立的，不是別的人間活動的工具。既非勸善懲惡的工具，也非政治經濟的改革的手段。藝術別有獨立的目的，作獨立的活動。然唱導「爲藝術的藝術」的人，有進於極端而完全解放人生與藝術的傾向。對於這事有的人很贊成，有的人大不贊成。我以爲這在一方面也很有真理，但在人的全體看

來是不完全的議論。我對於「爲藝術的藝術」有深切的同情，十分承認其有意義。然而這至少在今日不是可以滿足自己的心的議論，只是對之有同情而已。這所謂「爲藝術的藝術」，倘僅當作藝術的獨立，即藝術有獨立的目的，有獨立的存在的意思，那是與普通的美學所論相同，全無甚麼不對的地方。然而倘應用之於實際的藝術上，就容易變成離開人生的藝術。例如作的小說，是只有其同伴懂得的小說，甚或只有作者一人懂得的小說。於是就有議論發生了。據歷史，爲「藝術的藝術」的一說，是自千八百四十年至千八百七十年間，即浪漫派告終，寫實派開始的期間的主張。這班人爲甚麼這樣主張呢？是因爲反抗時勢而立這一說的。從前的藝術沒有離開人生而獨立的必要；但到了近世，物質上的勢力激烈地壓迫精神上的勢力，思想與感情決不能直接抵抗大勢。故與其隨附他們，不如自己作出藝術的別天地，而逍遙於其中。這在一方面看來是非常高超的，但從他方面看來似稍有卑怯的疑慮。加之近來因了民主制度的關係，一般人民中無學問無思想的人們勢力漸漸大起來。因之從前在宮廷中養成的，或受王侯貴賓的保護的藝術，及仰慕這種藝術的藝術家，在今日就失却其立腳地。從前的詩人都與貴族交際，又詩人自己大概都是貴族，至少是出於平民而被養於貴族的人。但今日的詩勢，貴族的勢力在歐洲小得很，帝王及宮廷的勢力減小了。而普通選舉制，議院政治，

或其他種種平等制度——一切人類平等的制度漸漸得勢盛行，社會失却了像從前的高尚趣味，雄大思想了。於是藝術家就想另造一天地而隱匿於其中，也是自然的趨勢。這不但藝術，文學等，也都被衆議壓倒着。尤其是在歐洲的十九世紀後半，普通選舉中無知的人佔優勝。因爲無知的人是多數，故優秀的人無論說甚麼都被衆議壓倒。這不但在藝術上如此，在別的學問上也都如此。不道在別的學問沒有像藝術所感到的苦痛。因爲別的學問都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主張，而與人爭論；惟藝術則全靠人們的同情，故尤其痛感其被衆議壓倒。藝術家都覺得這樣不行了，我們在這世間怎樣維持我們的真的生命、真的思想呢？於是當可與政治經濟及其他人間活動全無關係，而孤獨地籠閉在美的天地中。這天地彷彿是牢獄。唯幸而有白壁，可在白壁上描畫，自己眺望自己的畫而度過一生，算是幸福的生涯了。在這白壁上描畫，眺望這畫而度過一生，是主張爲藝術的藝術的人所常取的態度。這樣一來，藝術就變成以狹義的美爲生命的了。在詩，在小說，或劇，或別的藝術，音樂，繪畫中，這傾向於前述的三十年來出現着。這班藝術家專事磨練技巧，想造出完全的美。不草率，不急急，而彫琢，磨練，作出精良的作品。這就是所謂籠閉在 tour d'ivoire（象牙塔）中的人們。他們不管多數人瀕於危難而泣着，叫着。以爲我們是人類中選拔的俊傑，只有我們的俊傑能入這塔而享樂



全體」爲心的。他們反對僅供娛樂的藝術，而主張使人類一切活動滿足的藝術。

所謂西歐羅巴的文學，就是文明國的文學，是文明繁盛發展而將示一大轉機時代的文學。因這原故，有種種的無端那說。或極端的，或偏狹的論見。所以欲脫却爲藝術的藝術的褊狹的區域而引導爲人生的藝術，也很不容易。因爲有以前的文明的種種的連鎖，故欲打破之而另樹新的藝術，頗爲困難。更爲了在西歐羅巴，有北方的文明國與南方的文明國之別，即條頓文明與拉丁文明之別，從何者爲宜？是一個很難解的疑問。幸而從沒有這障礙的地方，即條頓文明與拉丁文明的合點的比利時地方發起了一種新的思想。像凡爾哈倫，梅戴林克等，便是其人。北歐羅巴的斯幹的納維亞半島上也產生許多思想家。易卜生，般生 (Bornson)，又有哲學者瑞屯鮑格，(Swetenborg) 都是供獻新思想於歐羅巴的人。從東北方的俄羅斯吹來的風，也是西歐羅巴的文明上的大福音。西歐羅巴的藝術已經達於爛熟，而躊躇着此後如何變化，此後的新轉機的如何產生了。傳遞新的福音於這西歐羅巴的藝術界的，是俄羅斯的文藝。這俄羅斯文藝還未成爲文藝，是此後將成爲文藝的。這還是 Virgin soil (處女地)，即未經犁鋤的土地。西歐羅巴的文明已經屢次收穫，地面的滋養分差不多被吸盡了；反之，俄羅斯的黑土，還是富有肥料的土地，此後將開出新的花來。把這些土移運到西歐羅



巴來。於是西歐羅巴的瘠土復活了。

最初介紹這東北的文藝到西歐羅巴來的人，是本爲軍人出身的一個外交官，卽近年死去的裴爾啓。這人於從事外交事務之餘暇，介紹俄羅斯文學到歐羅巴來，其餘派的努力現在廣及於東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妥夫斯基等的思想，被傳送到西歐羅巴，顯示着非常好的效果。

俄羅斯的文學都是爲humanity，卽爲人生的文學。這文學的意趣，以爲我們是人，故說人的事。所以他們不講甚麼純文學與非純文學。惟在俄羅斯有政府的壓迫及種種的障礙，在這國中惟小說爲可比較的安全地發表思想的形式，故俄羅斯的文學者，思想家，皆藉小說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像別國地有言論的自由，俄羅斯人或者不致如此。他們究竟是因爲不得言論的自由，故取這種方法來發表其思想的。小說在現今的俄羅斯爲最良的工具，有力的人都向這方面走。故俄羅斯文學，在最近不過百年之間產生着非常傑出的名作。

我們舊有的習慣，對於文學總是要分別其爲純文學與非純文學。不但如此，卽贊成俄羅斯文學的人們，也都以爲這是哲學，那是史學，與我們無關。然而在俄羅斯決不是這樣。宗教，道德，政治，或經濟等問題，一齊納入小說中而受世人的歡迎。他們決不像東洋文學者

地爲了一點的技巧而焦心苦思，在藝術與人生之間劃一條界線。在西歐羅巴也不像東洋地主張純文學，這從歷史上看來也可曉得。像馬考理 (Maunlay)、裴康史 (裴爾特 Beacnfield) 等都是政治家兼文學者。拉斯金 (Ruskin) 也是文人而對於實社會有深切的興味的人，這是大家曉得的事。在法蘭西有勒難 (Beran)，也是不辨其爲哲學者或語學者的人，而被八崇拜爲優秀的文學者。在東洋，普通只有純文學的人，尤其是作小說的人，稱爲文學者。其他的都指爲評論家，或詩人，似乎是與文學無緣的人。這樣地把文學隔離，實在是不好的現象。文學，是人所做學問，並非專門的科學或別的東西。凡是人都應該作，都不妨作。故倘依現代的要求，文學必須是可使人心全體滿足的文學。必須下「象牙塔」，到地上來。這傾向在今日的法蘭西尤爲顯著。前面曾經說過，爲藝術的藝術的主張在自千八百七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漸漸衰退起來。在這期間恰好發生了前年的Dreyfus事件，法蘭西的沈滯的社會忽然有生氣了。這是從來離世的人們也非觀望旗色而擇從一方不可的大問題。Dreyfus事件與文學沒有關係；我也不能判斷那一方面的爲是。不過法蘭西自因Dreyfus事件而分爲兩方面以後，從前作批評或作詩人們也非起來附隨某一方面不可了。於是左拉 (Zola) 做「Dreyfus黨」，主張Dreyfus的無罪，爲正義而奮鬥。又在文學者中主張法蘭西魂的人立于反對方面，爲

Anti-Dreyfus 黨。這兩黨派激烈地爭執，這就成了動機，今日的法蘭西文學者也像俄羅斯文學者一樣地帶着社會的傾向了。加之法蘭西人是論理的頭腦發達的國民，故從此立刻產生關係于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的文藝。

千九百零八年，我經過巴黎的時候，恰好逢着左拉的遺骨從孟馬爾德 (Monmartre) 墓場移渡須因河來改葬於巴黎的邦推翁 (Panthéon)。這是把左拉加入法蘭西的英雄豪傑中，使永遠受國人的尊敬之意。政府經過會議，視為公明正大的事而執行。左拉雖有種種非難，但從全體說來，究竟是一大文學者。他的遺骨原也不妨這樣地改葬。然而那時候大起騷擾，我曾目擊其情形。

那一天天氣很熱，是容易使本性激烈的人發怒的，苦悶鬱結的天氣。天空雖然晴朗，然而空氣很重。早晨果然就有騷動發生，即反對左拉尊崇的學生等的示威運動。數千學生排隊，唱着歌，通過 Quartier Latin 街。所唱的歌帶着一種從前的流行歌的調子，唱着「Cons-puez Zola……」(打倒左拉之意)。爲甚麼要起這騷擾呢？因爲左拉在 Dreyfus 事件中，曾經反對法蘭西軍隊與從前的 Tradition。左拉在文學上的位置，已有定評，他們決不是想剝奪其文學者的價值。但昭雪猶太人 Dreyfus 之罪的公開狀 (J'accuse) 的筆者的左拉，是現今的

大部分的法蘭西人所憎惡的。正義與政府孰重？黃金與名譽孰貴？自由思想與主戰論孰爲重要？祕密社會與羅馬公教孰爲優勝？人道與保守主義孰爲可取？這等都是當時的問題。又有猶太人對歐羅巴人的感情交混在內，而問題更加重大了。不察法蘭西國情的輕率的英美人士，妄下斷案，起初誹謗左拉爲誨淫的書的作者，忽又崇拜他爲正義的保護者。這等真不過是皮相的見解！

另一方面又有高呼「Vive Zola」（左拉萬歲之意）的學生們的示威運動。終於是晚在邦推翁附近駐騎兵，嚴重警衛。我也混在這等羣集中觀看。心中傾向那一方面，姑且不說；回想起來，我不過一外國人，今也參加這左拉移骨式的騷擾，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奇緣！我不禁發生欲泣欲笑似的感情。我挨在如潮的羣衆裏，一直挨到了邦推翁的廣場上。那地方有憲兵及騎兵常在抵制民衆，其時巴黎的夕暮的薄明已經消失，星在公園的樹杪上發光了。但羣衆的潮流不稍緩和。我受了羣衆的興奮的感情的誘惑，注看着邦推翁的正堂。隔着攔阻羣衆的騎兵的黑的兜影，我望見置在正堂左右的銅瓶中發出硫黃的火焰來。其光照着立在中央的台上的巨像。這巨像便是大彫刻家羅丹（Rodin）的傑作，題名爲「思想家」的裸體大漢的銅像。這巨人的銅像正在冷然地俯視，這足以惹起法蘭西內亂的思想的爭鬥。

猶太人勝，國家要根本改造；戰爭主義勝，真理一時要被抑制；但這銅像全不驚奇。他那力士一般的體格，不辭世間一切奮鬥的大漢的姿態，在千載的思想的重壓下面稍稍屈着其肩膀。

在那時候我悟到了：文學者或一切思想家，真的思想家，必須是立在這「*Conspuez Zo la*」與「*Vive Zola*」的兩句呼聲上面，且具有比這更進步的思想的。無論騎兵如何攔阻，學生如何騷擾，羅丹作的「思想家」總是自若。這「思想家」的思想是永遠活着的。倘這像是希臘神像似地仰天突立的像，就缺乏意味了；那是爲藝術的藝術了，以爲世間的騷擾沒有意義，而超然地昂首向着天空。反之，「爲人生的藝術」則立在一切的上面，而懷着大的思想，大的苦悶。故其藝術不是冷然的，不是傲然的，而憐憫大衆，與大衆一同思想，且必有比大衆更高的思想。這羅丹作的塑像，正可說是預言現代文藝或現代藝術的將興的。我以爲現代精神，現代藝術此後所要產生的，正是像「思想家」一樣的人。

所以這種藝術，都是社會的藝術，或宗教的藝術，或政治的藝術。即爲人類的藝術。以前曾有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等種種名目；但現在的藝術還是稱「人生主義」(Humanism)爲適當。現在也有主張Humanism的詩人。千九百〇二年，某新聞紙上有一投稿文，自己告白着

我是 *Humanism* 的詩人，同時代又有 *Naturalism*（自然主義）——不是 *Naturalism* 的自然主義——的唱導，即主張回復人類的本然，不分藝術或哲學，而考察人間一切。這樣以後，小說等都脫却了狹的藝術，而與人生有關係了。這正是現代的傾向。

說話仍歸本題：「爲藝術的藝術」的傾向在上述的三十年間普遍流行于文藝的一切部門。就小說上說來，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等便是爲藝術的藝術。在當時，用美的言語與美的想像來描寫繪畫彫刻的領域的美，使之彷彿于眼前的詩歌，最爲盛行。這種詩歌中也有傑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刊行 *Parnasse Contemporain* 雜誌的 *Parnassiens* 的人們。巴爾那索斯是希臘的死神所逍遙的山，即死岳。故可譯爲「死岳派」；但我歡喜譯爲「高蹈派」。在這派的人們的作品中，有非常優秀的，使我至今不能忘却。Leconte de Lisle 及 Menard 的詩集中，不乏有傳世的價值的作品。這等人非常嫌惡「俗」。他們嫌惡十九世紀的俗惡的社會，而常想逃避。他們不像從前的人地說自己的初戀，或訴自己的悲喜，以求他人的同情。他們以爲自己是詩人，是高尙的人，不願與惡俗的社會發生關係；披露關於自己一身的的事情，而求世間的愚夫的同情，是卑劣的行爲；我們與立在舞台上演出醜態的優伶不同；我們是詩人，應該獨自置身在高遠的境地，鍛鍊其技巧，作成完全的詩人。不是自己所有的，是 *impersonal*

的，不是主觀的，是客觀的。但這種詩歌，只有二三位天才者產出優良的作品，其餘的都像人造的花，總不像天然物；即使像天然物，也好比溫室中的花，以此爲非，而乘機興起的，即所謂「象徵派」。

象徵派的人們用「象徵」的一種技巧，具有象徵地觀看天地的一種世界觀。前者是一種技巧——用象徵來作詩的技巧。後者更廣，謂這世界是幻象，不能當作實體看，是從形而上的議論出發的一種的世界觀。在這世界的美的幻象的後面，還有一種東西，故從前的所謂描寫事物，其實是不可能的，所以借「幻象」的一種型，以彷彿實體。他們用了這技巧上的誠見與新的世界觀而作詩。

其實例可在凡爾哈倫的初期的詩中找到。凡爾哈倫初期是學法蘭西的象徵派的。其詩中有一篇所詠的是池旁的漁夫投黃金的網而捕魚的事。這詩是一種象徵。讀了之後不解其所說爲何事。其中的池，網，鳥，都是象徵。倘是譬喻，倒不難理解；但這不是譬喻而是「象徵」，不是 Allegory 而是 Symbol。倘教哲學方面的人讀了，這就是論哲學的詩：捕魚的人是哲學者，拿了「論理」的網而搜求實體，實體是鳥，這是哲學者的解釋。倘一實際家讀了，則又作別的解釋：網是金錢，人類想拋却金錢以買歡樂，然而歡樂的魚逸去了。這雖然種種不

同，然總可得相近似的解釋。這便是比喻與象徵的異點。即比喻是A是甚麼，B是甚麼地——一指定的；象徵則漠然無定。

更進一步，從別的形式上學的思想看來人們終不了解真的事物，只能通過幻象的 Symbol 而窺見實體。這是與從前的詩人相對的。從前的詩人滿足于客觀，承認其為真；然而真決不是如此的。主觀所能領略的，只限于象徵。他們在這點上樹立藝術的目的。

然而這象徵派，仍是一為藝術的藝術」。他們不會接近人世而從其中受得生氣。倘評高蹈派的詩為「為美的美」的藝術，則象徵派的詩可說是「為夢的美」。至于真的提倡 Humanism 的人，不是追求 *Beauté de la beauté* (為美的美)，也不是追求 *l'écoute de la reve* (為夢的美)，乃是追求 *Beauté de la vie* (為人生的美)。于是藝術方能與久別的新世界握手，而成為新的藝術。

因了這等理由，猶如藝術的材料收羅最廣的小說中有種種的新傾向，最近二三十年間的詩界也因為詩人的性格而產生種種的作品。詩人應了其自己的氣質，而在其中種種有意味的作品。

近來在門閥出身而為伯爵夫人的女作家中也有性格非常熱烈，而其實不恰地盡行吐出自



己的思想的人。原來現在已不像從前地規定詩應該怎樣做法。現在的詩只要吐出自己的真的感情就好。現在的詩貴乎感情的強烈。在形式上也不能不滿足于從來舊有的詩形，而新倡所謂 Vers libre（自由詩）。從前的詩必須合一定的法則，不能如意發洩感情。故現在已不拘長句短句，把長短句錯綜而自由地歌詠自己的心情了。

在劇也是同樣的。現在有所謂「自由劇場」。反對從來的規定一型的劇，而作出自然的，不鋪張的，不受束縛的劇。總之，如前所說，現今的社會貴流動而忌靜止。故小說，詩，劇，都脫却舊有的形式，而傾向于新的自由的形式了。

戊辰年四月廿七日記。（實錄）

## 中國新文學演進之鳥瞰

周達摩

### (一)

五四運動之起因甚為複雜，殆不止政治窳敗使然。蓋自民國建立，帝制雖廢，然軍閥代興；舊日文化仍未刷新，覺悟青年引為憂憤，此項運動遂致爆發。然溯其源始，吾人不妨將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比擬之。兩者情形正復相同，今試析其說：

(一)禮教思想之反動 此即歐洲之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當時中國知識界青年對於禮教勢力之壓迫，實不亞於歐洲中古期基督教之專橫。教皇可以濫行法權，摧殘學術，售赦罪券以斂財產，倡「無知即信仰之母」以愚民。中國軍閥之行徑，殆亦如此也。舊日文人因見西學日興，唯恐國粹論亡，乃依軍人勢力，作「排外」之運動。而青年亦感於家庭之壓迫，社會之黑暗，求學既不遂所願，婚姻亦不自由。積年苦悶，於斯爆發矣。

(二)新思潮之啓蒙 此即歐洲之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也。蓋歐洲中古時歷受基督教思想之束縛，知識低落，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揭示宗教改革宣言之後，一班文人

學者，遂競爲新說，打破神權人權之思想。肇始者雖爲英人洛克（Locke），而風行歐陸，幾有一日千里之勢。以此觀之，中國當時亦復如是。國人非不特驅其子弟埋首於故籍，且謂其行爲思想亦必具孔孟精神。頽唐之氣，全國皆然。比胡適等歸自歐洲，設教於北京大學，倡西學，辦新青年雜誌，由是新思潮以興，如：

主社會主義學說者——李大釗等。

主西洋哲學者——陳大齊等。

主教育學者——蔡元培等。

主西洋文學者——周作人等。

其中各人，以胡適之，陳獨秀，錢玄同等倡新文化運動最力。彼等對於舊有文化缺憾之批難攻擊尤爲一般青年所共鳴。新青年之勢力幾及於全國，由是家庭改造及婦女解放，婚姻自由之呼聲日高，舊文化之勢欲乃日見萎縮。

（三）新文學革命 此即歐洲文藝復興正因也。當時君士坦丁爲土耳其人所陷，居其地之希臘學者乃逃亡於意大利之弗勞倫斯（Florence），倡文藝復興運動，以恢復希臘之創造精神。五四運動時之情形亦然。西學之士薈萃於北京大學，首倡新文化運動，乃繼以文學革命

。胡適之作中國文學改良芻議與建設文學革命論，陳獨秀作文學革命論先後發表於新青年，由是新文學乃有正式規模矣。同時周作人主辦新潮，英名（Renaissance），意即文藝復興，規復唐宋以前之創造精神也。然正當此新文學發祥之時，國內舊學派大起。北大之舊學者，刊國故與呼應；且作解散新文化之舉動。該校學生既激於公憤，乃乘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之日，乘時大起，形成今日五四運動之紀念日。

(一)

自新文學建設論發表後，響應者四起，刊物紛紛出世。其中重要者歷時久暫不一致，而能代表新文學之演進者，姑就其大體作一簡單方式。

A 由新青年出發者：

- 1 新青年（民八至十）主撰者胡適、陳獨秀、表玄同、魯迅等。
- 2 努力週報（民十至十一）主撰者胡適、高一涵、任鴻雋等。
- 3 現代評論（民十三至十六）主撰者胡適、陶孟和、徐志摩、陳西滢、丁西林等。
- 4 新月月刊（民十五起未停刊）主撰者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羅隆基等。（上為北大正

系，係半文藝刊物）

B 由新潮出發者：

1 新潮（民九至十）主撰者周作人、羅家倫、傅斯年、楊振聲等。

2 語絲（民十三至十五中斷）主撰者周作人、魯迅、錢玄同、顧頡剛、江紹原等。

3 駱駝草（民十九）主撰者周作人、徐祖正、俞平伯等。

（以上為北大次系，純文藝刊物）

4 語絲（民十五至十八）主撰者魯迅、林玉堂、章衣萍、侍桁、許欽文、梁遇春等。

5 奔流（民十六至十八）主撰者魯迅、郁達夫、林玉堂、楊騷、白微等。

6 萌芽（民十八至十九）主撰者魯迅、馮乃超等。

7 文藝研究（民十九初刊）主撰者魯迅、陳望道等。

（以上代表魯迅由阿Q時代走到普羅時代。其餘以魯迅名義出刊者有莽原（民十三

至十五）主撰者高長虹、章叢蕪、向培良、李露野等。狂飈（民十五十六）主撰者高、向

等。又，未名（民十六至十八）主撰者韋、李等。）

C 由上海文學研究會出發者：

1 小說月報 初期，民九至十一）主編者沈雁冰，撰述者有耿濟之、瞿秋白、冰心等。（次期，民十一至十六）主編者鄭振鐸，撰述者有冰心、葉紹鈞、落華生、廬隱、王統照、徐玉諾、等。（中期民十六至十七）主編者葉紹鈞，撰述者茅盾、老舍、黎錦明、丁玲、王魯彥、許傑、胡也頻等。（現期，民十八起）主編者鄭振鐸，撰述者沈從文、丁玲、巴金、章克標等。

2 文學週報（民十至十一，係時事新報刊）編者沈雁冰。（民十一至十五）主編者鄭振鐸。

（民十五至十八 主編者趙景深。

3 現代文學（十九年新創）主編者趙景深。

（以上均係文學研究會會員撰。無主要思想代表，爲無色彩之文藝刊物。由文學研究會出發之旁支，凡十五至十七有夏丐尊主編之一般；民十二至十七有章錫琛主編之新女性等。）

D 由創造社出發者；

1 創造月刊（民十至十二）主撰者郭沫若、田漢、郁達夫、成仿吾、張子平、王獨清、穆木天等。

2 創造週報（民十二至十四）主撰者除郭沫若等外有周全平、倪貽德等。

3 創造季刊（民十三至十六）主撰者郭沫若等以上人外，有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等。

4 洪水（民十五至十七）主撰者郭沫若、張資平、周全平、葉靈鳳等。

5 新流月刊（民十七至十八）主撰者蔣光慈、郭沫若、馮乃超、鄭伯奇、龔冰廬等。

6 拓荒者（民十八至十九）主撰者蔣光慈、馮乃超等。

（以上均以郭沫若爲主體，由抒情主義走入普羅文學之變化。其餘由初期創造月刊出發之旁支，有民十至十二田漢主撰之少年中國，及民十五至十八之南國月刊。又，民十六至十七有郁達夫主撰之大眾文藝，後由馮乃超編。又，民十六至十八葉靈鳳主撰之現代小說；張資平主編之樂羣月刊，均爲一系體。）

由上以觀，吾人已窺其線索，以下當略述文壇思想之變遷。

### (二)

（A）民國八九年時，新文學初創，作者雖衆多，然內容形式均淺薄，無足稱道。新詩既不拘韻律，亦無一定創式，所抒之情亦不深刻。小說則僅有外表揣摩，雜以傷感之語，即措

辭佳者亦鮮見。

然頗足注意者有數人，茲略述於下——

汪靜之的蕙的風，辭雖淺鮮，然所詠之愛情詩，有浪漫詩人之風。蓋當時青年，受禮教束縛甚深，一旦觀此，乃目爲奇作，無他因也。

謝冰心，名婉瑩，係周作人之門徒，當時作短詩多首，題曰繁星，刊入晨報副刊。又發表其處女作超人於小說月報，遣辭流麗，寓情真切，立時轟震文壇。冰心之詩所以博此成功者，乃年來新詩人均競爲新奇之字句，味同嚼臘；讀者偶睹冰心流動之文，自受感應不淺。冰心得舊詞之影響甚深，識者謂承清末詞人之衰，偶用變化，然尙未值創作之途也。

此時文壇，幾全以冰心爲偶象。因而仿作者競以詞體化詩，舊典章重用，新駢驪大興，然皆不若冰心之作法自然。崇古者亦另眼看之，於是學校作文之風，亦尙冰心矣。

在此冰心勢力範圍之下，有唯一成功之作者突起文壇，然爲大衆所不識。此人卽魯迅氏，于新潮上發表狂人日記孔乙己，晨副報刊發表阿Q正傳，新青年發表故鄉，皆傑作也。但當時讀者多屬青年，歐西寫實派之作品未先觀，故魯迅之藝術爲一般所不瞭解。在此三數年中，魯迅不得成名卽此也。



(B) 是時上海方面響應者，首爲小說月報，沈雁冰，鄭振鐸爲翻譯，且張羅新進作家。得以成名者頗不乏人，如廬隱，葉紹鈞，王統照，落華生等。其中頗具特點者，唯葉紹鈞落華生二人。

葉紹鈞當時之作多敘「家庭生活」，刻畫細膩，文亦簡潔。蓋作者深于世故，習于生活經驗，乃多拘泥于分析描寫。若謂「生活卽藝術」，葉氏之作風誠屬上乘。吾人觀其火災隔膜，皆有此感。至線下城中出，其藝術則更精進，描寫範圍亦較大，已由家庭的意味進向社會的觀察矣。

落華生原名許地山，亦周作人之門徒，與冰心同學燕大，其作如綴網勞蛛，空山靈雨，無法投遞之郵件等具幽雅風趣，筆緻淡然；所敘多係閩浙鄉間故事，帶有傳奇意味。然其思想頗似佛法之虛無；許氏後潛于梵文學之研究，殆亦是因歟？

值此正當小說月報諸作家引人注意之時，忽有畢軍突起，是卽留日帝大學生郭沫若，田漢，郁達夫，或仿吾等所組織之創造社是也。彼等初無盛名，而突得大衆之注意者，有二端；爲郭沫若之詩歌與成仿吾之批評。

郭氏之詩特色在豪放瀟灑，收集于女神中者，大都類此。當時尤能引人入勝者，乃其浪

漫的歷史劉棠棣之華王昭君等。郭氏既善遺舊辭爲新體，且幻想力雄厚，故其古劇雖今人今語，然詩意盎然。時青年讀者對於小說月報之新體作品已呈倦怠，郭氏之受人歡悅，不爲無因也。

創造社作家日臻於小說月報諸作家之上者尙有他因，即翻譯是也。時郭沫若譯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文辭輕動，頗能達意，且此書爲詠情愛之作，尤得少年讀者之嗜好。時小說月報社雖有耿濟之鄧振鐸之俄國名家譯品，然勉爲新式體裁，文字生硬，讀之不易領悟；且時有錯誤，爲成仿吾等指摘，且加以謾罵。創造社之名，由此乃日增。

顧郭氏之名雖盛，然識者頗不重之。蓋郭文辭華美氣概高昂，有浪漫之風，然與時代無關也。此時北方周作人氏作一批評刊於晨副之上，曰評沈淪激賞郁達夫之作。沈淪係寫由舊社會入世之青年之苦惱與性的煩悶；甚切合此時期之青年環境。且筆意深刻，頗能刻畫自我心情。由是人手一篇，郁氏之名乃飛躍凌空矣。

吾人若謂郁達夫係小說家，毋甯稱之爲詩人。其作品無一不賦有「詩的」「情緒」之力，能操縱傷感青年之心。然所擬事實每散漫無秩序，缺乏「戲劇能力」(Dramatical Power)，故重心不一致，題材亦不易引人。吾人若讀其沈淪茫茫夜秋柳等篇，卽有是感矣。吾之貶

郁氏爲詩人有餘而小說家未足，尙有一因，其作品形式亦如其個性，較法繆塞（Musset）之散文尤遜之。蓋詩人之心無所拘曲，感觸之處卽發而爲文，一如流水之所向，皆自然之力也。此非詩人之意趣耶？

（C）四年來之成名者如上述數人，皆有統馭文壇之力。無論冰心、落華生、郭沫若、郁達夫雖各有作風，各有意境，然所含思想皆無甚特點，其藝藝亦大都取抒情方式（Lyric Form），主觀之色彩甚重，傷感之氣質復多。諸如此類，爲上乘藝術所不取也。時西洋近代作品翻成中文者日多，莫泊桑，柴霍甫之小說尤爲充斥。寫實藝術之精華，乃由此大白於文壇。然中國作家能取寫實藝術者，卽魯迅一人而已。

吾已言之，當時中國青年不識魯迅，蓋不識寫實藝術也。時已屆民國十三年，北京因學者林集，刊物如春筍之初萌。最著名者如現代評論，晨報京報附刊，語絲，猛進等，撰述者多大學教授，既富西洋文學知識，且力倡新文學批評。魯迅之價值，乃由此日堅定矣。阿Q正傳已由敬漁隱譯爲法文，得法文豪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之稱賞，評爲最佳之諷刺藝術。魯迅之地位，乃凌駕一切之上矣。

魯迅 藝術固超絕，然其取材與思想亦復深刻。其作多寫中國舊時代之人物，如阿Q正

傳，孔乙已，高老夫子等係諷刺體，不滿舊文化之表徵也。他如故鄉，祝福，傷逝，明天實，則係哀悼不幸平民之作，而具有革命情緒矣。評者謂其作正如英之狄更斯，其特點相同，其弱點亦復相同。因狄更斯惡上流人，每寫作必著意刻畫其醜態且愚弄之，魯迅亦然。然吾人不妨認魯迅尤高子狄，蓋狄之藝術尙屬寫實主義初期，而魯則已近莫泊桑，柴霍甫諸寫等大家矣。

魯迅之思想似若悲觀。然非如郭沫若之傷感，郁達夫之頹廢也。魯迅之悲觀非出自個人，一若屠格涅甫 (Turgnev) 之悲俄國國民，郭果爾 (Gogol) 之悲俄國社會環境然。

#### (四)

(D) 魯迅既雄於當日，然值此時期，通俗文學亦始開拓之基。何謂通俗文學？乃作者能專爲迎合讀者之嗜好而爲文。此派最成功者唯張資平一人。張氏初作無甚可取，自仿日本小說作飛絮後，乃大得讀者歡迎。蓋日本作家如谷崎潤一郎等之愛情小說，既設意離奇，復抒情有緻，日本青年甘之若飴。張氏習其道，乃「設局」爲文，以描寫戀愛。南方青年每多風流自賞，乃以讀張氏小說爲榮。其興運乃由此起。

張氏之戀愛小說雖內容充實，變化多端，然其價值誠不足道。識之者謂彼非描寫戀愛如歐洲之諸心理派名手，而在敘述戀愛事故也。其各篇事故雖不同，然人物環境則恆出一轍，如從一公式所出然。且張氏因欲使讀者閱之不倦，每偏重性慾行爲之描寫，是乃專好乘人之弱點，離文學正途遠矣。而所謂通俗文學亦即取是端，非此則無所投人之好矣。

當張資平氏小說高漲之際，正值民國十五年，革命勢力已普及南方。郭沫若，成仿吾從事政治工作，郁達夫魯迅諸人則因致讀奔波，冰心，落華生則方留學英美，均不復創言矣。普羅文學之萌芽正當是時耳。

(E) 吾人于此時繼起文壇之作家有功績者，略加筆述，以冀明其價值。

此時頗引人注意者，詩歌，有徐志摩，小品文有周作人，小說有沈從文，黎錦明，丁玲，戲劇則有田漢，丁西林數人。

詩歌自冰心，郭沫若而後，競以西法製作者甚多；然類皆缺乏天才，雖作法各異，然情趣生澀寄寓隱晦。在此時期獨立而放異彩者唯徐志摩之抒情詩。徐氏之詩造句工整而不顯傲作，寓意自然而不形散漫，且音韻鏗鏘，旋律和諧，此其善也。蓋徐氏作法多取自西詩，復好用俗句，故其表現單調之情感頗能自如，然寄寓複雜之情緒未足。吾人讀志摩之詩，弱

翠冷之一夜集中所作殆皆有此感想。然當此革命高漲之際，青年多嗜思想激昂之作，對於徐氏之「爲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 只知有貶而無復以褒者，亦時代使然歟？

小品文作者亦不乏人，而始終勁拔自如者厥惟周作人氏。周氏之文全用西法，造句亦毫不受舊辭約束，一如英國當今之吃斯特頓(Chesterdon)諸小品文名家。周氏之文寫間情逸緻者雖多，然深刻之批評亦不少。其早年所露之思想，一如乃兄魯迅，所不同者，只取「指斥」態度而已。然周氏之思想每只暗寓于字行之間，且引據甚多。非博學之人不能明其底細。其談虎談龍集中諸作類皆如是，雖未若加萊爾(Carrel)宏富，然猶有加萊爾之能深察也。

至戲劇之發展因受京戲勢力之壓抑，發展甚小。中國民衆之術藝趣味既低，而表演人才亦形缺乏；且無雄偉之作品以資號召，劇壇之冷落，自所當然。當五四運動之時有陳大悲曾作白話劇多種，其中以幽蘭女士，結構尙屬自然，內容亦頗切環境需要，因之甚能轟動遠近，文明戲之漫于全國，皆陳氏之影響也。然陳氏缺少西洋戲劇知識，爲批評家所不重。由是田漢，丁西林 獨幕劇(One act play)以興。田丁二氏雖均以獨幕劇著名，而各有不同。蓋田氏之作多對話而少動作，只能供人閱讀而不宜于舞台，咖啡店之一夜卽其一例也。而丁氏之作則頗能調協，對白亦較簡短自然，不若田氏之贅瑣，此爲其成功之點。一隻馬蜂與酒後

等作，皆丁氏風行一時之作也。後復有熊佛西之多幕劇，讀之、見其精采，而演之則頗哄動觀衆，亦異聞矣。

此時期中小說作者極夥，然大都受諸先進者之影響。許欽文、王魯彥之作近似魯迅、周全平、葉靈鳳、倪貽德、許傑、白微等之作風則多出自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諸人；雖各有特點，常未甚明顯也。然諸後進作家中，天才獨異者，有沈從文之平民小說。沈氏所寫多軍營及農村生活，情景如畫，毫無倣作。且其筆調體裁亦出自創，復善用俚語，鄉人之靈魂，皆寄其描寫中矣。識者謂魯迅之寫農村社會出自諷刺，而沈氏則純爲回憶的寫照；且沈出身平民，評者至稱之未來中國的高爾基。

次則黎錦明之藝術小說。其初期作品似亦曾得影響於魯迅，然後來諸作如環影、電等，則直取法西洋諸大家。其作無一定之取材，所寫範圍亦廣；藝術，則變化多端，毫無固定作風，至作者對於藝術形式之盡心；吾人于其每篇皆可領略之。此其特長也。

又其次較成功者乃女作家丁玲之心理小說。作者既具天才，復態度坦白，且藝術段鍊，毫無冰心，廬隱，沉君等傷感情調，此其成功之道也。丁玲之作取材純係內心觀察，不拘泥于事實範圍，且不作瑣屑之敘述。其表現女子心理之細密，深刻，直可儕于意大利雪列歐（

Serno)之叢。吾人讀其莎菲女士之日記即可窺其奧矣。

(五)

民國十六七年之際，從事政治之青年以黨案致死者甚多，逃亡者則爲著述運動，普羅文學之生，此其正因也。

郭沫若成仿吾等首先介紹普羅文學思想于中國。時日本文壇亦爲普羅文學勢力隆盛之際，新從東京歸國之馮乃超！錢杏邨輩復力陳其說，於是合郭，成，蔣諸人共辦新流雜誌。

普羅文學 (Proletarian Literature) 意卽無產階級文學。其目的不在作者個人之成功與標榜，而在集團之努力。故其所提倡爲大衆之意識，對於個人主義，布爾喬亞 (Bourgeois) 階級意識與資產文明皆其攻擊之對象也。

在此時期中之作家，略有可述者有二人：

茅盾，其作品如幻滅動搖追求皆描寫革命事件者。然彼意在爲時代而描寫，非爲時代而宣傳，自非普羅派作家矣。茅盾之作其特點在着眼新穎，敘法生動，若謂爲表現時代之重心，則猶未也。蓋彼作如屠格涅甫之於俄國革命，徒寫其歷程已耳。普通讀者目爲革命文學，普羅批評家則視爲非其類也。



其次則評衡家錢杏邨氏之新法批評。彼對於文學之根底雖不精深，於批評着眼之處雖不明確，然其文意所至，重力所滲。在中國批評界中，彼爲富於天才者。

至其他普羅作家如龔冰廬，洪靈菲之輩，雖多描寫無產者之作，然設身處境，皆自杜撰，殊欠真實，不難識其缺點。愛情小說派作家張資平，葉靈鳳亦改變其作風，但左翼內部發生黨爭。共分三派：一，斯塔林派——蔣光慈等。二，託羅斯基派——王獨清等。三，同路人派——魯迅等。各派以爭正統故，遂致相持。持之日久，形乃渙散矣。

## 十年來中國的文壇

克 川

### 一 開場白

題目是寫定了。但要聲明，這不是一篇大文章，也不是什麼史料，只是學所謂悠閒者一樣，和你閒談，談中國所謂文壇的掌故。我相信這也許對於文藝研究者或嗜好者有點用處。

來罷，我們先到我們這園地來鳥瞰一下。

我們這園地有人在刈草，在栽花種樹，已經十個年頭了。人手是多，大家也都在努力，但你一走進這園地，會使你感到荒涼。我們的園地之貧乏是事實，不用諱言，可是我們要知道，從下種子時起，到現在只有十年呀；十年的努力，我們究竟看見長了些矮小的樹木和花，有些抽了芽在滋長了。將來，我們會得到豐富的果實的。

我們再縱的看一看過去。像是有談過什麼派什麼主義的，實際上如魯迅所說什麼派也沒有來過，只有一點而已，象徵的和所謂頹廢的。梁實秋也曾說過中國現在所有作品全是『浪

漫的」的話，這是武斷的話，不是批評家的態度。

我們不必說廢話了，還是更具體一點，瑣碎一點，談談我們文藝園中的刈草者栽花者罷。

要談到中國最近文藝的復興，你得得記起五四運動。在這時候，北大幾個教授和學生組織新潮社，刊行新青年和新潮。北京的知識份子都從事文化運動。那時最被人知道的如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復（即半農），羅家倫，俞平伯，顧頡剛，康白情等等。……打住！我的意思是要談文學方面的，上列諸人中有許多並不是從事文學的，我不再說下去了。

上海方面的出版物，也都改了容貌了。小說月報和其他各文藝雜誌，均在繼續的轉變。同時，應運而生的文藝團體，有文學研究會的產生。這是一個雜色的文藝團體，新潮社弄弄文藝的都在內，甚至於蔣方震也是一個會員。

不久，又有創造社出現，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是牠的負責任者。這是一羣頹廢派的垃圾。

這是那時文藝上的大概情形。那時比較重要的作品，第一就是胡適之的嘗試集。這冊書

的銷數極好，差不多可說全國的學生都人手一卷，至少也都讀過。到現在這冊書，並不能令人滿意，但爲詩歌闢一個新的境界，是不得不歸功於牠的。以後繼續出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徐玉諾等的將來之花園。郭沫若出了他的女神，比嘗試集進步多了。然而，還沒有到成熟的地步。

小說方面，魯迅在晨報副刊和小說月報上陸續發表他幾篇小說，集成吶喊。其代表作是阿Q正傳，作者用了冷靜的態度描寫了一個時代；正如有些人說，什麼時代都同時存在着。現在阿Q時代並未過去，阿Q是象徵了我們這整個時間和空間的人性的。從阿Q的出世到現在已有數年，這數年中似乎已有了進步，好像已突過阿Q時代，但你仔細看看，阿Q還是阿Q，不過穿上一件新的外套而已，靈魂依然是舊的。這部書，在技巧上講，或許是一部成熟的作品。

這時間，冰心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超人等篇。這部書也差不多只要注意文藝的人都看過，女學生幾乎是全體。作者對於修辭極注意，她愛浸些舊文學的汗水進去。但不會使你起反感，像裹過足的放了足，穿高底鞋，也有好看的。作品中顯示了作者的女性，使你咀嚼到溫柔，細膩，暖和平淡，愛；作者也努力要使作品寫成上述那些味道，但這樣，題材就似乎

貧乏了。她的題材不外乎詩人，母性愛，人間愛，天真，及人道主義。並且有些，如往事，遺書，笑等篇，叫牠們是小說，毋甯說牠們是隨筆。至於這些隨筆中表現的思想的正常與否，不是我們所要談的了。冰心以後不大寫，只有在小說月報上有過六一姊等幾篇，在北京晨報副刊上有零碎的寄小讀者，風格和手法也和以前是一樣。她的詩有許多，人談過她的，我如今也從略了，不過後來她在語絲發表一首詠武士的詩（題目記不得），風格大與春水繁星不同，是帶了諷刺口吻，用舊詩的調子寫成的。

說起冰心，你或者會聯想到廬隱來。她的作品是以女性為中心的隔射，寫肉的趣味更濃烈，寫的手法不及冰心，並且似乎有意無意地受到冰心的影響，文筆修飾得太厲害，顯得不活潑。

這時候應運而生的作品，要算是郁達夫的沈淪了。她給予青年的影響太深了。作者用他的大胆，描寫靈肉的衝突的書中，充滿「哈孟雷特」式的悲哀，主人公是個世紀末的人物，這正是在彷徨中的青年的典型。有許多青年都打起郁達夫的調兒來了。然而青年們走上頹廢的路徑，都毫不覺得。

上面所談的，是五四運動全盛期的作品。

我們再往下談罷。

## 二 五四以後

五四以後，上海文壇都很寂寞，沒什麼故事。文學研究會一大部份還在拚命創作，介紹小說月報出俄國和法國的文學專號，出泰戈爾專號，月報編輯早由沈雁冰交給了鄭振鐸，在那時我們常看見這些人的作品：葉紹鈞（即聖陶），俞平伯，王統照，徐玉諾，徐稚，顧仲起，羅黑芷，廬隱，還有較遲的趙景深，黎錦明，許傑，章克標等作品。

創造社方面，成仿吾在從事防衛禦戰，郭沫若又寫詩又寫文，郁達夫也努力創作，張資平在寫三角戀愛，四角戀愛，十二邊形戀愛。因常在創造上發表作品而被知名的有陶晶孫，倪貽德，周全平，洪爲法，何畏，滕固，葉靈鳳，梁實秋，聞一多，（那時這兩位還是大學生）等。還有一位「淦女士」，在創造上發表了驚人的作品。田漢已退出了創造社，和其妻易漱瑜刊行南國，南國之名蓋始如此。後來創造週刊停刊了，創造社便和北京的「太平洋」合辦一個週刊：現代評論。在上海的創造社社員都走散了。葉靈鳳潘漢年等辦了一種幻洲，出了好久也停止了。倪貽德，夏萊蒂等辦過一個火山，好像只出了幾期。王新命一個人出了孤芳

叢書（蔓羅姑娘，狗史等）。

北京呢，北京可熱鬧了。孫伏園走出了晨報社，便辦語絲，辦京報副刊。晨報副刊由徐志摩接辦。於是說者謂這是兩派，而語絲派之名因以起。說來好像一邊是徐志摩和陳西滢領導，一邊由「周氏兄弟」領導，發生了一場混戰。徐志摩似乎是「多方面」的，以後在創造上發表過文章，後來爲了某事罵開，這時在語絲上也有他的譯作，好像是譯的波特來爾的散文詩吧，引言做得太漂亮，被魯迅一頓挖苦，好像以後就沒有過稿件。等他一登台任晨報副刊編輯，便先來個上馬威，說要掃完一切北京半三不四的小刊物，又因女師大風潮事件，魯迅和陳西滢等意見不合，陳有信給徐志摩攻擊魯迅，（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便開始互罵起來。舊時在晨報副刊（即孫伏園編的）上擔任稿件的，全在「語絲」或京報副刊上發表了。「現代評論」由陳西滢主編，創造社員對牠好像全無關係。只有郁達夫和張資平間或有幾篇小說。

可是刊物方面是冷清清的。非文藝刊物都停止，京報副刊是死亡了，語絲的嘻笑怒罵都被「當局」注意起來。可是莽原和沉澱還繼續刊行。

這時，許多小文人都向晨報副刊投稿。這是有原因的：現代和語絲都沒有酬筆，上海的

小說月報雖然把酬例定得較高，但你如寄稿去，編輯老爺先要看看名字，不大熟的名字，不管你寫得怎樣，便送進字紙簍。晨報副刊是略有酬資的，而寫字稿子的大半是飢不擇食的窮學生，要撈幾個貼補貼補的，故晨報副刊的稿件非常擁擠了。在晨報副刊上常發表作品的，有沈從文（即甲辰，休芸芸，璇若。）胡也頻，王任叔，王叔翰，周頌棣，潘野逸，翟永坤，蹇先艾，張天翼，劉開渠，聞國新，湯鶴逸，朱枕薪等，沈從文的文章是多極了，那時陸續發表出了單本子的有：鴨子，蜜柑，入伍後，篋君日記，不死日記，默官日記，還有許多許多。他的文章是老練的，文筆也叫你看了舒服。

本節裏所說及的大學生文人太多了，如一個個細說他們的作品如何，那寫來必定比廿四史還多，故只得從略。

上所說的這些大學生文人，有些因在北京等地刊物上刊了些文章，被人看熟了名字，便能將作品擠進了小說月報之類的刊物的：魯彥，廢名，沈從文，胡也頻，翟永坤，蹇先艾，許欽文這些人，他們不是以後就有作品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麼？

江紹原在語絲上有禮部文件，後來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小品」，即禮部文件之後身，但後來又在語絲上發表，據他自己說，因為談到人名，逕寫了「梁啓超」三字而未加尊稱，於是



「志公（徐志摩）勃然大怒」，江教授便不再在晨報副刊玩「小品」了。這也算是小小「掌故」之一。

徐志摩走了以後，晨報副刊由瞿菊農（即瞿世英）編輯，發表稿子的人還是那些原人。世界日報出了一種副刊，請劉半農編輯，擔任稿件的是所謂「語絲派」的人，劉半農走後由張友鸞負責。世界日報另一種副刊是劉開渠一個人負責的，名曰「線」。

但北京的文藝界衰落下來了。原因有二：一是軍閥政府的高壓，禁止刊物；二，國立九大不發錢，大學教授得不到「子兒」，紛紛南下了。於是現代評論移到上海，語絲禁賣後也連同北新書局搬到上海，魯迅，林語堂，徐志摩等都紛紛到江南，北方學校裏滿是這些請假的條子：「某某教授續假N月」。那時周頌棣，劉開渠，蹇先艾，翟永坤，恽辦一個海濤，也怕「當局」禁止而作罷論了。不但教授們，就是學生們也因為匯兌不通，或生計逼迫，或要到南方的新世界裏生活，而離開北京。那時北京的學術界完全停頓。

### 三 上節的尾聲

上一節在短短的幾句話裏，要說許多年，許多人，許多作品，當然是不完全之至。（要

完全，要詳細，寫來恐怕比紅樓夢辨證還多。）我在開場白裏就說過了，這是談所謂掌故，而現在談來似乎帶了點類乎批評，又像在寫什麼「簡史」，這不大對。既然是「掌故」，我們就談所謂掌故好了，所以這一節，或者可以說是補充上節的，嚴格地說，不能另成一節。

驚堂木一拍，開始了。

却說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梁實秋，我早說過的，從前在創造上發表文章，那時他還是個清華學生，後來和許地山（即落華生），謝婉瑩即冰心女士留美，回來當大學教授，也不知爲了什麼，他不再在創造有文章。他出過一部古典的與浪漫的，又署個名叫秋郎出了一部俏皮的文章罵人的藝術；如今是在新月上努力於「批評」了。聞一多也不再和創造社發生關係。創造社四分五裂的時候，滕固也開始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作品。最後郁達夫爲了革命不革命的問題退出了創造社。……

不對，這麼說下去，好像變成章衣萍的枕上隨筆，魯迅剃頭，胡適剔腳了。這些文壇裏的「台柱」子的事當然大家都知道的，不用多說。好罷，那我再談點不知名的小文人的「掌故」給大家聽。

北京出淺草的時候，有一種青年文藝出而問世，是張文亮等辦的，但只是曇花一現，故

被許多人忽略，就是我在上節也忘記說起了，茲亟補入。張文亮他們是北大學生，那時他們很努力，但以後就不看見他們的文章了。

差不多同時，上海有一種環珞，但只有幾期就停刊，這負責者是戴望舒，杜衡，施蛰存等人。後來上海開了現代書局，他們便聯合周頌棣，蓬子，雪峯，潘訓，張天翼，劉呐鷗等人向現代書局接洽辦一種文藝刊物，可是不知爲什麼又作罷論。現代書局便請葉靈鳳主持，便是如今的現代小說。

南京也有過文藝團體，曰寒煙社，是洪爲法，李白切，嵇介，陳叔揚等組合的。出過幾本叢書，（但市面上很少見，說不清出版的幾部是什麼；好像是上海南華書局印行的），如今也不看見出什麼書了。……

還有些話，和上面說的全然是兩回事。

上節裏我不是說的麼，現代評論是沒有稿費的。有一位王詩徵（即叔翰，即實味）寄一篇毀滅給現代，忽然要起稿費來，並且說，不登就寄還，可以早點打別的錢主意，加登，起馬要三十隻洋。你知道，這位王先生既不和陳西瑩認識，而且不是個「名人」，沒有名而嘴裏叫得乾脆是不相干的。然而現代評論竟爲這事躊躇起來，他們爲這開了一個會，於是議決：

雖然向無送稿費之例，但這篇實在捨不得「割愛」，應當例外對付。結果送了三十五元。這故事是南方的朋友多未知道的，故談及。有志於文藝而無名的青年們，努力罷，這故事是無名作家們裏一件光榮的故事。

#### 四 上海的狂飆時代

我們可以談到現在了。現在是輪到上海來熱鬧。孫伏園等辦貢獻。徐志摩等開新月書店，辦新月。東亞病夫等開真美善書店，辦真美善。魯迅辦奔流。葉靈鳳編現代小說。沈從文等辦紅黑。張友松等開春潮書店，辦春潮。章克標編金屋。張資平等開樂羣書店，辦樂羣。戴望舒等開水沫書店，辦新文藝。文藝家，文藝團體，和文藝刊物，一時風起雲湧，真是上海的狂飆時代。

有些書店開不久便歇業了，如人間，大江等，而刊物亦隨之而停刊。至如第一線書店，則歇業後又開起來，改名水沫書店，刊物也隨同改了名字。現在，我們揀幾種比較重要的說說。

如今文學界大喊着一種所謂新寫實派，同時又有反對的。而同是嚷着新寫實的幾團人裏

又互相攻擊。這情形是複雜極了，事實上，還是意氣用事，所以先是批評，後是鬥嘴，最後索性罵到歧路裏去，像從前的所謂科學與玄學之戰一樣。但我們不要替他們算這盤賬罷，還是談談這幾種刊物的沿革和統系。

郁達夫走出了創造社，編了個大衆文藝，和魯迅一般人有些交往。魯迅編了個奔流，擔任稿件的有柔石，楊騷，白薇，還有莽原社那般人，但來了一年多便停止了，（聽說又要辦一種刊物）。語絲還在出，但以前發表作品的再也不看見他們在這上面發表，大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

現在我將如今最流行的刊物列在後面。

新月，稿件由徐志摩，梁實秋，胡適，沈從文等擔任：反對新寫實派。

小說月報，依然是鄭振鐸編，內容無所不包，對於新什麼派是「無所謂」。

紅黑，稿件由沈從文，丁玲，胡也頻等負責，對新寫實派無表示。

綠，稿件由芳信，林徽音，朱維基三人負責，不收外來稿件。是傾向唯美的，對新寫實派談都不屑談起。

新文藝，稿件由戴望舒，杜衡，施蟄存，劉呐鷗，楊邨人等負責，高喊新寫實，但作品

都不見得像。此刊物卻無軌列車的後身。

萌芽，稿件由魯迅、蓬子、雪峯、金枝、柔石、張天翼、侍桁等負責，有半數是奔流移下的，也在高喊着新寫實派。

現代小說和新出的拓荒者，稿件由蔣光慈、葉靈鳳、洪靈菲、戴平萬、成紹宗、錢杏邨等負責。這可以說是由創造社蛻化來的；也高喊新寫實派。

青春，稿件大半由狂飆社員負責，倡人類的文藝。

大概是如此了。還有沈端先和馮乃超，都在努力介紹新寫實派的作品和批評，他倆不拘定那一「家」，在現代小說，萌芽，和拓荒者裏是常有他倆的稿件的。

所謂新寫實派的運動是大規模的，並且看書者也似乎有這種傾向，不是這派的就算過時的，上海有許多往前銷路很好的書如今都不大流行了。而同是高倡新寫實的，又是兩種意見：一，魯迅等，他們承認新寫實派的必然會興起，差不多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於這個，但他反對創造社的「符咒式」文學；二，錢杏邨等，他們以為新寫實的文學尚未成熟，幼稚在所不免，故符咒式的，標語式的文學都不要緊，將來會造成確定的形式的。這兩派直到如今都在爭駁。據某方消息，魯迅、沈端先等十幾個人開了一個會，討論「確定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

之問題 在會裏確定了批評方式和以後作品傾向云云。

好了，關於這些，我這談話裏應告個結束。至於新寫實派究竟是什麼，那是大家一定知道的，只要你注意如今新出的書。新寫實派是有人唱了，也有人反對了，究竟新寫實派是否應當興起的呢？牠可以闖到文藝的領域裏而無問題麼？牠將來必然會興起，必然會成熟麼？

朋友，這問題太大了。這問題已經了世界的以及中國的大文豪的討論：各人申引了自己的意見，到現在都還不會解決。爲了這個問題，世界上不知出多少書，不知引起多少雄辯，但到現在還得不到一個答案。目下的局面，差不多各國都是這樣，一面高唱的只管高唱，一面反對的只管反對，一直混戰到現在。新寫實派的能成立與否幾乎變成文藝界惟一的整個的問題，就是毫不注意什麼流派，並且對批評家之弄出流派來是認爲多事的作家，逃到象牙之塔裏，專爲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也對這問題有起興趣來。這問題我們不配談，至少我要將這段告一段落，因爲自己讀的書少，是一；二呢，隨便一談就可以寫得很多。故而只得打住。將來如有機會，我們也不妨拿半三不四的意見來談談。

我們再說一說現在的創作。

這幾年創作真多極了，就是開個單子也得開上十幾張紙，這裏我只揀幾部講講。

許欽文的作品甚多，他依然是那似冷靜非冷靜的態度，似諷刺非諷刺的文筆，攔起不談。王魯彥將發表在新生命和小說月報上的作品，集成黃金，作者愛用一點諷刺，但我希望他能諷刺的深刻一點，從手法講，是成熟的作品。老舍在小說月報發表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引起多數人的注意，他用談諧的筆寫了許多可笑可憐的人物，寫是寫得很活，很生動，但未能深入。

一說起小說月報，你會想起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等幾篇吧，（後來集做在黑暗中。）是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作者可說是中國第一個女作家。她在作品裏顯出很濃厚的玩世意味，（玩世不是應當的態度，不是本談話中所要說的）手法也極高明。

此外還有幾部較大的著作。那些作品裏，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傾向着新寫實主義，但其實一部都不是新寫實派作品。

這是：矛盾的三部曲，追求，動搖，幻滅；巴金的滅，葉永蓁的小小十年等。這些都是用革命故事做題材的，不錯，還有一部孫席珍的戰場上，也是的。北代後是個時代的轉移，上列諸作中，都用了北伐中或北伐的前夜的時代背景和人物。但是，在革命的立場說起來，這些人物都是不大十分高明，書中所顯示的，只是革命的熱情和感傷的交響曲。矛盾的三



部曲已象徵了這種人物：先是追求，既而動搖終至幻滅。小小十年的主人公因失戀而去革命，進黃埔軍校，而並不是感覺到革命的需要，這一點似乎已有人談到過了。滅亡是寫一個革命者因去刺孫傳芳的戒嚴司令而滅亡，而寫起這主人公來完全是個歇司的利亞犯者。戰場上是寫國民革命軍裏的幾個士兵，他們只是爲了「吃糧」並不是革命。

此外，是號稱新寫實派的作品了。蔣光慈的從前的短褲黨，現在的麗莎的哀怨、郭沫若的反正前後，我的幼年，洪靈菲的歸家，戴平萬的都市之夜等。這些作品裏不是個人主義的思想，便是英雄崇拜，或者是放進了些感傷和悲觀的氣分。我並不是喜歡一筆抹煞，實在是這些作品不能叫人滿意，即在技術方面，也是不大高明的東西。

還有是散見於各刊中的短篇，如戴平萬的陸阿六，金枝的奶媽，都是可注意的作品。

關於這段我想告個結束了。

不錯，還有幾部似乎要說起一下。芳信的秋之夢，大概算是所謂唯美派的，在思想上表現了十足的 Euphurean 的思想（王爾德是唯美派的老前輩，他原是 W.貝德（W. Pater）的追躡者）。惟其是「惟美」之故，句子便拚命堆砌，鑲着寶石，陳列着波斯場，玩着九尾狐吐的靈珠。要將他的句子一口氣讀下是不大容易的。

其次、是胡雲翼的愛與愁，這種書似乎太普通了，用不着提及，但我覺得是才子佳人或小說的代表，故拿來說說。這裏所謂代表，並不是說牠在才子佳人式的小說中算最好的，堪爲代表，我的意思，別的佳人才子小說中儘有雜着非佳人才子的文章，而愛與愁是純粹的佳人才子作品，故請牠當了代表。

然而還有著作等身，甚或著作等五層樓洋房的大小說家被忽略了，那是張資平。可是我對他沒什麼說的；我上面就提起過，他在寫戀愛的三角形，四邊形，十二邊形，六十四邊形，他直到現在還在寫着平面幾何學上所有各種形。他的這種書在剛發育的青年男女們最爲流行。但聽說他現在跳出「愛力圈外」了，我們且等他別的作品罷。

## 五 結 束

我這談話只限於創作方面，故介紹及批評都未說及。文藝以外的刊物也沒有工夫說，如章錫琛周建人等之脫離婦女雜誌而另辦新女性等。此外，如田漢，陳大悲，歐陽予倩狂飆社等的戲劇，林風眠，劉海粟，李毅士，王濟遠，司徒喬，陶元慶，劉旣漂，孫福熙，豐子愷及蕭友梅，黃涵秋，裘夢痕，錢君匋，邱望相，白蕊「女士」等的音樂，這些運動都不是

在這短短的談話以內的。爲了附帶的原因，劇本的作品擱起不說。上列那些應另作有專文。然而我這談話還是掛一漏萬，極不完全，有許多人的許多作品都未說及，並且在這短文裏要完全說及也不可能，如今我只揀了幾種出版物說說。又，有許多文藝刊物我們都沒有機會看到，（如魯迅和幾個廈大辦的波艇（？）等），故只得有偏了。

還有一事要聲明：如某人退出某團體，某人和某人聯合，某人攻擊某人，又如王品青之死，這些一切都是個人的私事，可不必說。

其次，是署假名的真姓名，我認爲不必說明，因爲假名和真名同是一名，即說出他們的真姓名也於你是陌生的。但署過兩個名字以上發表作品的，在下面註了「即某」。（但並未說出茅盾即誰，我想這大家都知道吧。）

復次，除名字下自添「女士」兩字的而外，我這裏沒分出作者們的性別，因爲作品不必分性別，男的女的都一樣。

我希望有人來補充我的不完全，改正我的錯誤，這談話裏錯誤大概總不免的。

南京自建都以來，人口日益增加，什麼都比前有生氣，但文藝界爲什麼這樣寂寞呢？

我這篇談話，是想略略引起人們的注意，打破一點我們這難堪的沈默而寂寞，但願我不

會失望。

在南京的儘有許多文藝研究者，文藝嗜好者，我希望你們担起這點沉重的担子，給我們這片地刈草，放肥料，播點樹花的種子，使牠們萌芽，生長，使牠們開出美麗的花，成蔭的樹。要打破這寂寞並不是一個人破着嗓子喊得了的，是要大家的努力。文藝上面沒有一切界限，只要你肯努力，總會結出豐滿的結果。

## 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

甘 人

最近在上海有一位朋友告我，新近回國的老同學心理學博士某君，二三年前曾寫信給他，熱烈地反對過文藝，理由的大意是：文藝家只知道自己享樂，沉緬夢幻，顛倒情感之中，於實際毫無益處，而且常有鼓勵墮落，貽誤旁人的時候。這一段意思，如其做在文章裏，在什麼有名的刊物上發表出來，我想大概要引出許多反響，許多傲慢的鄙夷的譏笑，與許多熱烈的真實的反對吧。我料到必定有許多文藝家要氣得怒髮衝冠，罵他褻瀆了聖神的文藝，又必定有許多文藝批評家，援引了許多古今中外文藝批評界權威的名論來駁倒他。惟美派詩人將要罵他濁夫凡胎，根本缺乏靈感，眼睛不會看天際的雲彩，耳朵不會聽夜鶯的鳴聲，冒冒失失闖破了他的藝術之宮；人世的社會，益發沒了安身之處，少不得又要絕望，愁嘆，結果再做幾首想望 Utopia 的好詩，頌唐派小說家則更要大大地教訓他一頓，教他趕快再讀十年書，細細地研究過新浪漫主義與新印象派的流潮，然後才能懂得他們的表現的手段。

不知怎的，本來也想學學文藝的人，像我這樣，從前也曾信仰過主張藝術聖神的詩人，

也曾拜倒過鼓吹新浪漫主義與新印象派的文藝家，然而聽了某君的反文藝論，不料竟會覺得心上一動起來。這一動並不是我一旦推翻了平日所學的東西，皈依了他的理論，而是近年來所見到的文藝界現象確曾引起我與他同樣的感覺。

他們說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完全受了外國的影響，那是確實的，他們又說中國的新文藝作品十之八九是舶來品，那——也是確實的。中國最時髦最受人崇拜的文藝作家不都是外國留學生麼？外國留學生是要鬧外國脾氣的，所以有人回來要鼓吹美國的拜金主義，鼓吹坐汽車，有人回來想做掛名闖差使，關着大門，在最講究的洋式客廳裏，學習洋跳舞；外國回來的文藝家自然不能例外，也有着外國脾氣，所以住在中國地方，要做外國小說，住在北京，要歌詠歐洲，外國有法郎士，我們就要談法郎士，外國有新浪漫主義，我們也要有新浪漫主義，外國有新印象派，我們自然也要有新印象派了。只要它是外國的，時髦的，就拿過來虎人，不管牠和中國的考索，中國的社會合式不合式。外國的社會是安定的，物質的享受是優美的，留學生過慣了現成舒服的生活，回來所以要做官，以求繼續這種生活，中國社會上實際的苦况他全不管。外國的文藝界承了歷代名家的遺緒，是健全的，優美的，留學生吸慣了這種舒適空氣，回來所以仍舊要想望外國，在腦筋裏暫時繼續他這種陶醉，中國社會上實際

的苦況，他全沒有看見。於是轉相效尤，變本加厲，到後來文藝家都吃了中國飯，專哼外國調，成了一種寄生的特殊階級。

爲保養這一班寄生蟲，我們須有一個特別舒服的樂園，特別講究的供奉，讓他們在裏面呻吟，歌唱，浪漫，墮落。樂園之外的一片焦土，與他們無關，但是樂園之內如有不夠舒服，不夠講究的時候，他們就要大發牢騷；跳舞沒有舞夠，酒沒有喝夠，妓女沒有嫖夠，女人沒有玩夠，都足使他靈感枯竭，產生不出好的藝術，這都是中國社會的不是。然而有的時候好的藝術也出來了。然而——又是然而——那仍舊是倫敦郊外的麗日，或南歐海上的和風，巴黎舞場中的美人，或東京酒店中的侍女；若能觀太湖而流涕，遊秦淮而唏噓，那已經是極度的本香本色，盡創造的能事了。

批評家說，文藝是自我的表現，中國近年的文藝界便捧住了這句至理名言做工夫，於是客觀的藝術幾乎絕跡，處處只聽見，「呵，我呀！窮呀，失戀呀！」的無病呻吟。這裏面表現出來的「自我」，既沒有偉大的人格，真正足以引起旁人的欽敬與同情，又沒有深刻的意義，給我們以道德上（廣義的 Moral）的教訓。不是癩頭癩腦的瘋子，在盲捧外國詩翁；便是酒色糊塗的浪子，在連篇累牘地發色情狂病癡，這是中國近來文壇上很佔勢力的惟美派與頹唐

派的色彩。這種文藝是不是健全的文藝？是不是我們社會上需要的文藝？是不是我們社會上應該及自然產生的文藝？看了這種文藝的蓬生無已，因而過分一點，流為心理學博士某君的反文藝論，雖然冤枉了文藝，我也想也情有可原的罷？

這一年來，中國全境，受了國民革命的鼓盪，潮流所及，許多文藝家已經驚破了迷夢，知道藝術不能只寫局部的變態的人生，要包括人生的全體，換句話說，要有時代與社會的背景；文藝與時代社會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才有真正的內容，才有真正的情緒。提到情緒二字，我知道有許多文藝家要憤憤地抗辯：惟美派的詩人，在讚美自然的時候，也會樂得手舞足蹈，頹唐派的小說家，在訴窮的時候，也會洒過傷心的酸淚，但是這不就靠得住，他們都已成了一種 Specialist，他們的情緒是 Professional 情緒，惟美派看見自然，是照例要讚美，頹唐派遇着訴窮，亦無有不洒淚的。這是「自我的表現」的最太流弊。

這種現象在今日的中國文壇上還很普遍，這是主觀文學稱霸的結果，但是主觀文學根本多屬淺薄，其興易，其敗亦易，它的末路我們已經可以預卜，在不遠的將來客觀文學必將代之而起。這幾年來，我們的文壇上，客觀文學原也並未失却它的地位，很有些好的作品，有時它的成功，還遠在主觀文學之上，其中首屈一指的，就推魯迅。魯迅的作品：除了很少幾



篇之外，都是純客觀的文學，魯迅是上了年紀的人，他決不會看見一朵雲彩，便瘋瘋癲癲地說癡話，他不肯訴窮，不會失戀，對於主觀文學的條件，他都沒有。又幸而他不會去過歐美，未曾受惟美主義，新印象派等的影響，雖也到過日本，但是沒有學會墮落。他的性情是孤獨的，觀察是深透的，筆鋒是峭刻的，他的態度是，Cynical但是衷心是同情的。他將自己完全拋開，一雙銳利的目光，注視着我們的社會。他將看懂了的，懂透徹了的東西，拿來告訴我們。他厭惡寄生虫式的特殊階級，他的同情在社會的下層，在民間。有了以上的條件，魯迅才成了成功的客觀文學作者，是我們現代社會應該及自然產生的作者，需要的作者。

有幾位朋友來對我稱道彷徨，我問他們最好的是那一篇，有人說傷逝，有人說肥皂，有人說孤獨者，而從未有人說起住居窻首的祝福。我問他們爲什麼他們說的那一篇最好，他們却瞠目無言。他們原來都是淺薄的印象主義的欣賞家，讀的時候是囫圇吞下去的，無怪乎祝福每次都被混下去了，連滋味都沒有辨出，祝福是一段極慘的故事，慘不慘在狼吃了祥林嫂的兒子，而慘在四周的人吃了祥林嫂自己，作者能將這個故事，自始至終冷靜地敘述，臉上都不動一絲筋肉，我真佩服他的忍心。然而他的深刻的同情，同時也透過了紙背。人與人之間的冷酷與虐弄，是人類許多罪惡的根源，祝福裏寫得最爲透闢，讀了祝福，同情之心有不

油然而生者非人也。

五月中心理學博士某君回國，得與晤談，可惜未曾談及文學，不知他近來對文藝的態度如何，但是如其他能讀到祝福，我敢擔保，他必定要自悔從前是偏見，承認文藝是可貴，是對於人生有益的東西，現代中國的社會尤其需要。目下中國的革命不是已經失敗了麼？其原因在多數人的思想，仍是升官發財，舊式的人吃人的思想。現在的時候，正是文藝家奮起的時候，正要他們站在同一的戰線上，攻擊人類的罪惡，啓發人類的同情。就我們社會的背景，伸訴人民的苦痛與不平，創造我們自己的文學。

假使文學真是時代的呼聲，那末我們瘡痍滿目的社會，決不該有惟美派與頹唐派的文藝，而應該是血與淚的文藝，但是我此地還得聲明，我的血與淚的文藝，是與趨時的文藝家所口口聲聲提倡的血與淚的文藝有些異趣。他們竟可以從自悲自嘆的浪漫詩人一躍而成了革命家，昨天還在表現自己，今天就寫第四階級的文學，他們的態度也未嘗不誠懇，但是他們的識見太高，理論太多，往往在事前已經定下了文藝應走的方向，與應負的使命。無奈文藝須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一有使命，便是假的，以第一第二階級的人，寫第四階級的文學，與住在瘡痍滿目的中國社會裏，製作惟美派的詩歌，描寫浪漫的生活一樣的虛偽。魯迅從來不說

他要革命，也不要寫無產階級的文學，也不勸人家寫，然而他曾誠實地發表過我們人民的苦痛，爲他們呼冤，他的淚裏面有着血的文學，所以是我們時代的作者。

在我們革命未完全成功以前，時代的慘痛的呼聲是不會絕的，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如有真正的文學，當是代表這種呼聲的文學。看了近來唯美派與頹唐派文藝的漸漸見惡于神經較敏銳的讀者，而魯迅作品的日益暢銷，我們可以相信這種理論的正確，從這裏面我們可以探得將來文藝潮流的消息：客觀文學將代主觀文學的地位；而且可以斷定，客觀文學的成功將遠過於主觀文學。再看看我們短短的新文學運動史，從發軔到現在，也已經有十年了，這十年原只能算是一個嘗試時期。爲了我們本身的無有，一向東撫西拉，盡取些舶來品，來遮我們的裸赤，也未計及撫拉些什麼，這可以說中國的文藝還沒有認識自己。如若不信，我只要反問一句，拿我們近年文壇上最得意的許多作品，放在巴黎或東京的刊物上，除窮字太多而外，還有什麼不可以？到現在我們已經醒覺，認識了我們的社會，認識了我們文藝的真正的背景，于是我們知道我們不要寄生的特別階級的文藝家，我們不要唯美派，不要頹唐派，我們要真正代表時代呼聲的文藝家，對於我們現今的社會有貢獻的文藝家，切實的文藝家；我們要血與淚的文藝。我們認識了我們的文藝，我們的文藝認識了自己。

## 歷史小說論

郁達夫

中國自文學一詞起來之後，七八年間創作已經產生了不少了。而這許多創作中間，尤以小說為最多。而舊式的小說，懺悔小說，心理小說，傳奇小說，現實生活的小說，大抵都有人做過，而歷史小說，在新小說裏，在我的淺陋的認識範圍以內，却是寥寥無幾。或者有人要說，小說裏所敘的事實，有時雖有用現在的動詞的，然而當我們讀的時候，都當作過去的事實看，所以小說中所記的事情，都可以說是歷史。或者是國家的歷史，或者是民族的歷史，或者是箇人的歷史。這話原是不錯，可是我們在此地所說的歷史兩字，不能作這樣廣義的解法。現在所說的歷史小說，是指由我們一般所承認的歷史中取出題材來，以歷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為骨子，而配以歷史的背景的一類小說而言。

原來小說的內容，不外乎人生的記錄。小說家的認識人生，第一係由於他自己的生活體驗，第二須靠着他人的生活記錄的。我們的精力有限，而社會上的生活方式，有種種的不同。小說家在他的三萬六千日的短生涯裏，決不能經驗盡社會上的各種不同的生活。雖然想像

力豐富的作家，也可以自己的生活經驗，推想和他相近似的生活內容來，然而貧富貴賤，老幼男女，悲歡離合，患難死生：一個小說家，終究嘗不了這麼些個人的經驗。所以小說家一邊自家務必要去豐富自家的生活內容，同時一邊也不得不在他人的生活記錄裏去尋找材料。所謂他人的生活記錄，不外乎傳記，日記，書簡，詩歌，小說，戲曲，記事之類。當然他人的報告，談話之中，也可以取得同樣的材料。在這一種他人的記錄之中，最初可以供我們的應用的，不消說是同時代的人的記錄。然而我們的生涯有限，而與我們日常接觸的物質界，也有邊際，若專靠目前我們所接觸的記錄來描寫人生，必有矢窮弦盡的一天，所以最後我們勢不得不向人類過去的生活裏去撈點材料。人類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背後，古今中外人生的核心不變，生活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并且現代的人生，是過去的人生的連續，也是將來的人生的橋樑，我們要知道現世，預測將來，也一定非知道過去的歷史不可，況人類的歷史這一種記錄，大抵是成於頭腦明晰者之手，而所記的事實，又都係經過時代的濾過作用，爲萬世不可磨滅的典型的事件或人物，從這一個地方看來，歷史的對於小說家的意義的重大，可以不必說了。

因爲過去的歷史可取的是爲了牠是人類生活的記錄，所以小說家的讀歷史、和歷史家的

讀歷史不同。歷史家當讀歷史的時候，要以理智的判斷，辨別記事的真假，推尋因果的關係。而小說家讀歷史的時候，祇要將感情全部注入於這記事之內，以我們個人的人格全部，融合於古人，將古人的生活，感情，思想，活潑潑地再來經驗一遍，完全不必起道德的判斷，考證的審辨的。譬如歷史上有一段記載范雎爲人家打了半死，被丟在廁所裏，後來改名易姓，逃出關外。復仇之日，先衣了敝衣，來試探前仇。我們讀到這一段記事，試以己身置在范雎的地位，想他被溺的時候，心裏如何的忿恨，回家來見了妻子，又如何的慚惱。復仇日到，當他在設計試探仇人之先，心裏又如何的惶惑。那麼我們在這一段短短的記事裏，必能發出許多新的生活經驗出來。小說家在此地，就可以以古人的生活，來製造出他的現代的生

活體驗來了。

上邊所說的，是歷史小說的成立逕路的第一種。第二種歷史小說成立的逕路，方向是正與此相反的。第一種是我們當讀歷史的時候，找到了題材，把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內容，灌注到古代人身上去的方法。所以這一種歷史小說，與考古學家所做的報告不同，是有血有肉的，在現代人的讀者面前躍動著的歷史。郭沫若的歷史劇、蔣婆、卓文君等，雖不是小說，然而牠們的成立的逕路却是合於這一種方向的。第二種歷史小說，是小說家在現實生活裏，得到

了暗示，若把這題材率直的寫出來，反覺質感不深，或有種種不便的時候，就把這中心思想，藏在心頭，向歷史上去找與此相像的事實來，使牠可以如實地表現出這一個質感，同時又可免掉種種現實的不便的方法。譬如我們處在這一內戰不息，民生凋斃的現代的中國，心裏的情感，實在是想去到稠人廣衆之中，大喊革命。可是一則有因革命而要喪失自家的地位的軍閥在那裏監視，你若言語稍一不慎。就要拉你到司令部去砍頭。二則有一個外人用以保護他們在中國向我們榨取去的利益的巡捕房在作梗，你若印刷一種宣傳的書類，就要請你去坐西牢。當這一個時候，你若想做一部鼓吹革命的小說，最好莫如借了法國或俄國革命前的史實，來托付你的感情思想的全部。像這一類的小說的例，我且舉一篇沫若的鵝雛。當時我和他窮極無聊，寄住在上海灘上，度比乞兒還不如的生活。忽然有一個人，因為疑沫若要去奪他的編輯的飯碗，就嗾使了許多人出來，在他的機關報和一箇官僚新聞上，大放攻擊之辭。沫若把這時的感情，不好全部發洩出來，所以只好到歷史上去找了一箇莊子和惠施來代他說話。

這兩種歷史小說，當然在藝術上的評價是一樣的。不過第一種小說的成立，要賴作家的眼光和描寫的技能。若一步不到，就容易使人家認作爲傳歷史而作的作品。英國的司考得的

有許多小說，就免不了這一種弊病。第二種小說，因為創作的動機是由現實人生得到的實際，所以寫來容易動人，也容易成功。

其次要論到歷史小說家對歷史的忠實問題上去。歷史小說，既然取材於歷史，小說家當創作的時候，自然是不能完全脫離歷史的束縛的。然而歷史是歷史，小說是小說，小說家也沒有太拘守史實的必要。往往有許多歷史家，常根據了精細的史實來批評歷史小說，實在是一件殺風景的事情。小說家當寫歷史小說的時候，在不至使讀者感到幻滅的範圍以內，就是在不十分違反歷史常識的範圍以內，他的空想，是完全可以自由的。譬如我們大家知道楊貴妃是一位肥滿的美女，我們常寫她的身體的時候，只教使我們不感到她是一個林黛玉式的肺病美人就夠了。至於她的肉脚有幾寸長，吃飯之前的身體有幾磅重，胸前的乳房有幾寸高等問題，可以由小說家自由設想的。批評家斷不能根據了她的襪來說小說家的空想過度，使她的脚長了一分或短了一分。但是這一種空想，也不能過度，譬如說楊貴妃是一個麻臉，那讀者就馬上能根據他的歷史上的常識，識破你的撒謊。說到了楊貴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來了。朋友的L先生，從前老和我談及，說他想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來做一篇小說。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裏會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係？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



來生爲約，實在是心裏已經有點厭了，彷彿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裏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裏纔後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了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於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L先生的這一個腹案，實在是妙不可言的設想，若做出來，我相信一定可以爲我們的小說界闢一新面，可惜他近來事忙，終於到現在，還沒有寫成功。我們在此地就可以看出歷史小說家對於歷史上的事實，應該服從到怎麼的一個程度來了。

歷史小說的好處，就在小說家可以不被史實所拘，而可以利用歷史。小說家的利用歷史的最大利益，是在歷史的事件的多而且富，人類數千年的歷史裏，戰爭也有；和平也有，殺人也有，救人也有。陰謀奇策，淫樂奢侈，種種事實，在歷史上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平常在現實生活裏所經驗不到的事情，若在平常的世態小說裏寫出來，大家都要罵你低能欺詐，而在歷史小說裏證據確鑿的寫出來的時候，人家反會稱讚你眼光的周至，著想的奇特。這是因爲讀者先有一種時間的觀念，在那裏作辯解，所以在歷史小說裏見了不近人情的

事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原諒，以爲在古代或者真是如此的。這是歷史小說的容易使小說的真實性增加的一個大特點。其次還有歷史小說裏的人物性格，在讀者的腦裏，大約是已經有一半是建築好了的，作家只須再加上一點修飾，就可以成立，並且可以很有力的表現出來。譬如我們大家都知道項羽是一個粗猛的英雄，有了這一個先入觀念在腦裏，然後再去看小說，那麼不必細細的描寫，作者就能給讀者一個很深的印象。

凡這種種利益，都是顯而易見的，而目下的中國，作歷史小說的人，竟會這樣的少，實在是一種不可解的現象。我很希望今後的青年作家，能向這一方面去努力，向現在這沉悶的中國創作界裏，輸入一點新鮮的空氣來。

## 評現今小說界底文字

夏丏尊

普通文字底體裁，一般分爲議論，說明，記事，敘事四種。這分類雖由於文字底表面的性質，其實內部還含有作者底態度上的不同。就是作者自己在文中現出不現出的問題。在議論文中，所列的完全是作者對於某事物的判斷，作者完全現出在文裏；說明文，是以作者底見解來解釋某事物的，作者也現出在文中，不過程度較差罷了。至於記事文與敘事文，乃如實記述事物的文字，態度純屬客觀，作者在文字上無現出的必要，並且現出了反足以破壞本文底調子。因爲記敘文底使命，不在議論某事物底好壞，解釋某事物底情形理由，乃在將作者對於某事物的經驗如實傳給讀者，使讀者從文字上也得同樣的印象。這時候作者所處的只是個媒介底地位，媒介雖有拉攏男女之功，然在已被拉攏的男女之間，却是大大的障礙物，非趕快躲避一旁不可的。

在這裏，恐怕有人要問：「那末作者在記敘文中不能發揮自己底人格個性了嗎？」我底回答，很是簡單。就是作者得困了文字暗示他底個性人格，而在文字底形式上，絕不許露出自

己底面目來。「鄭伯克段于鄆」孔子雖在「克」字上表示許多深意，然在文字底形式上，除記敘以外，却不占着地位。荷馬底人格個性，雖可從伊里約特或阿突爾等作品中想像髮髯。但從文字底形式上却沒有歸入着自己底解釋或議論。

除用了像上文所說的方法，暗示作者底人格個性外，記敘文中，實不容作者露出自己的面目，要露出自己底面目，非在本文以外另起爐竈不可。歷史中的「太史公曰」「贊曰」等語以下的文字，完全是議論性質，和正文本紀列傳中的文字異其態度了的。

記敘文在文字底形式上，要看不出有作者在，才能令人讀了如目見身歷，得到純粹的印象。一經作者逐處加入說明或議論，就可減殺讀者底趣味。其情形正如戀愛男女喁喁情話着，媒介者突然露出面影來歸入障害一樣。凡是好的記敘文，大都是在形式上看不出有作者的。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這是左傳中敍鄢陵之戰的文字中的一節。可謂記敍文中典型的文字。其所以爲典型的，就在作者不露面目，能使讀者恍如直接耳聞楚子與伯州犂底對話。古來所謂好的記敍文中，也有偶然於記敍中突然加入說明的。但真是很少，并且也只一二句，混入不多。例如項羽本

紀中：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

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又如左傳宣四年傳：

初若敖娶于郢，生鬥伯比，若敖卒，從其每畜於於母，淫於郢子之女，生子文焉。郢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郢子田，視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鬥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曰令尹子文。

上面□內的句子，都與上下別的句子態度不同。別的是記敍，□內的却是作者加入的說明了。我對於這種句子，另有一個解釋，以爲不足爲病。原來這種句子如果在現在都是夾注

性質，應用括號或搭附標，列在本文以外，不過古人尙無這種便利的符號，所以混入正文罷了。試看，把上例□中的句子，用括號括出，上下文仍是銜接的。

記敘文應以不露作者面目爲正宗，那從前流行的「夾敘夾議」，究屬濫調。我國從來文人，敘述一悲哀的事實，末尾常有「嗚呼悲矣！」的附加語。描寫一難得的人物，往往用「嗚呼！可以風矣！」煞脚。其實，這是作者對於讀者的專制態度。作者底任務，只要把是悲或可風的事實如實寫出，傳給讀者就夠，至於悲不悲，被風不被風，都屬於讀者的自由，不必用了諄諄教誨的態度來強迫的。

我喜讀孔雀東南飛，但對於末尾的「多謝後世人，戒哉慎勿忘」二句，常感不快，以爲總是缺陷，不如沒有了好。因爲作者在這一二句中，突然伸出頭來了。同是描寫兵禍的詩，我喜讀杜甫底石壕吏，而不甚喜讀白樂天底新豐折臂翁。因爲前者純係記敘性質，後者底末尾「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黠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權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人生怨，請問新豐折臂翁」。一段，完全是作者自己在那裏說話，突然露出了面目的。新豐折臂翁，是新樂府五十首之一，據白樂天自序，這五十首是「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的。

不用說，記敘文中也有以作者自身爲對象的。但這只限在文體「自序」或第一人稱的小說的時候，這時作者完全與讀者對面，作者就是文中的主人翁，一切都用了告語的態度寫出。其情形與作者自己做了媒介傳給外界某事物的光景於讀者時，完全不同的。用主觀的態度或第一人稱到底，可以用客觀的態度或第三人稱到底，也可以。所可非議的只是明明是客觀的態度或第三人稱的文字，突然作者伸出頭來，把主觀的或第一人稱的態度夾雜進去，使文字失其統一。

中國舊小說中，這種不統一之處很多。內容上作者用了「可以戒矣」「可以風矣」的態度含着勸懲主義的不必說，即在文字底形式上，作者時時出頭，先就小說文字底腔調看，有下面種種的例可指：

「却說，」「正是，」「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前人有詩曰，……」或「有詩爲證。」

「說時遲，那時快。」

「閑言不表，且歸正傳。」

「也是合當有事。」

這類詞句，都是作者的口氣，就是作者在文中時時現出了。以上還不過就常用的腔調說，正文中同樣的缺陷，也幾乎隨處皆有。試以紅樓夢爲例：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第五回。）

……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族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讀起書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子姪，俗語說得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得花朶兒一般模樣……（第九回。）

……金榮只顧得意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人是誰？原來這人喚名賈薺，亦係賈府中之正派玄孫……〕（全上）。

再以水滸爲例：

……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恰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却怎樣地用藥？原來挑酒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著，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下，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第十五回）。

那婦人回到家中……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怕懼西門慶那斷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第二十回。）

夠了，不必多舉了。把上面□中的部分和不加□的部分合讀起來，很足使人感到不調和的缺陷。我也認紅樓夢與水滸是有價值的小說，但對於這樣的筆法，總覺有點不滿。在近世別國的小說中，是找不出這樣的手法的。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記敘文的見解和對於舊文藝的不滿的表示，以下試更以這見地來評現

在新作家底創作。在這裏，我先要聲明二事：（一）我所評的不是作品全體，只是作品底形式部分——文字而已。（二）我因無暇，無錢，不能普遍地搜羅現今當世諸作家底作品來讀，所經眼的作品，只是很有限的幾篇。

現今諸家底作品，手法上，體裁上，大家都已力求脫去舊套，摹仿他國的了，但就我所見到的有限的若干作品中，似乎還有許多地方未能脫盡舊式，有着我所謂不統一的瑕疵的。例如魯迅底風波中：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地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煙，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啊！」

〔但文豪的話有點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們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

又如郁達夫的沈淪中：

第一高等學校將開學的時候，他的長兄接到了院長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長兄便把他寄託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幾天之後，他的長兄長嫂和他的新生的姪女就回國去了。

〔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裏有一班豫備班，是爲中國人特設的。在這豫科裏豫備一年卒業之後，纔能入各地高等學校的正科，與日本學生同學。〕他考入豫科的時候，本來填的是文科，後來將在豫科卒業的時候，他的長兄定要他改到醫科去，他當時亦沒有什麼主見，就聽了長兄的話把文科改了。（三十三頁。）

〔在生活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同中古時代一樣的時候，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的地方，過日子正如做夢一般。〕他到了N市之後，轉瞬之間，已經有半載多了。（三十一頁。）

又如葉紹鈞底潘先生在難中：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爲擾攘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黑皮包，左手牽着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尙恐大家忘了，又屢次搖蕩他

的左手，意思是教他把這個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一站遞過去。「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然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湧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尾點大不掉了。」〔小說月報十六卷第一號。〕

這都是第三人稱的小說，而於中却夾入着作者主觀的議論或說明，就是作者忽然現出，文字在形式上失了統一，應認爲手法上的不周到，須改善的。這種文例，據我所見到的着實還不少，反正是同樣的例，不多舉牠。

此外，諸家底作品中，還有表面上似不犯上面所說的缺陷，而骨髓裏却含有同樣不統一的毛病的，例如冰心底超人中所列的廚房裏跑街的十二歲的孩子祿兒在花籃中附給主人公何彬的信：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真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爲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

先生有母親麼？她也是一定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受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祿兒叩上。」（超人九頁。）

姑勿論貧苦的祿兒能識字寫信，即使退若干步說，祿兒曾識字能寫信，但這樣拗曲的論理，究竟不是十二歲的小孩的筆端所能寫得出的。揆諸情理，殊不可通。其病源完全與上述各例一樣，是作者在作品中露出馬腳來。不過一是病在表面，一是病在內部罷了。

易卜生底娜拉中，哈爾茂稱娜拉爲「小鳥」，爲「可愛的小松鼠」，爲「可愛的雲雀」，馬克斯諾爾道。（Max Nordau）在變質論中批評他，說：「這是銀行經營，辯護士，同居八年了的丈夫，對於已經做了三個子女的母親的妻所應有的口吻嗎？」

套這口氣，我對於上面的信，也要發同樣的疑問「這信是廚房徒弟，十二歲的小孩所做的文字嗎？」了！章實齋的古文十弊裏說：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此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

這雖爲「古文」而說，我以爲實是普通記述文字應守的律令，上例正犯了此律令的。又有不但部分上態度不一致、全篇犯着不統一的毛病的。例如創造週報（第十三期）全平的呆子與俊傑。

依理，要對於全篇加批評，應把原作全體鈔錄。爲避煩計，只得摘取開端和結尾，顯出其全文形式上的態度。並且，我以爲但看開端和結尾就夠。因爲已可看出全文形式上的口氣了。

原作開端一節是：

當去年暑假到來的時候，我的鄉人C君在平民教養院所獲得的美缺，被他的友人H君佔去了。

結尾一節是：

暑假到了，識時務的俊傑H君代替C君佔了教養院的美缺了，不合時宜的呆子C君茫然地離了教養院，絕無留戀。把他會進行的艱鉅的交際工程完全拋棄了。他開始了在俊傑的對面度那寂寞孤獨而被人譏諷的呆子的生涯。

因爲文字在敘述上是逆行的，所以結尾仍舊說到開端所說的事情爲止。詳細請看原作。

就這開端和結尾二節看，就可知道C君在文中是主人公，H君是副主人公。語氣是第三人稱的。下面就依了這些條件來加以批評。

全篇稱「C君」，「H君」，則作者立在旁而觀察的地位可知，這文中的人名下加稱呼，完全是普通稱呼性質，和葉紹鈞氏的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性質不同。葉底「潘先生」，已是專稱，和通常稱潘某某沒甚兩樣。這文裏的稱「君」，純粹祇是普通稱呼。

依上面的立腳點說，原作中凡敘述主人公內生活的處所，幾乎全體發生衝突了。例如：大會早已散了。C君和H君並坐在「一路」電車中。他「滿懷快樂，滿臉高興」。……「滿臉高興」呢，是旁觀者看得出的，至於「滿懷快樂」依上列的條件，似乎是有點通不過去了。更有甚者，

電軍到了靜安寺，他們倆走下車來，步行回去，途中C君想：H君的話確有幾分道理……

試問，作者何以知道C君在想？在這樣想呢？這樣一一檢查，幾乎全篇各處都要逢到同類的困難了。

我以爲這困難完全在用了「君」字的緣故，因爲「君」字的背後，露出有作者底地位的。

原來在第三人稱的小說作者底立點有三：一是全知的視點（The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二是制限的視點（The limited point of View），三是純客觀的視點（The rigidly restricted Point of View）。在全知的視點中，作者好似全知全能的神，從天上注視下界，作中一切人物底內心秘密無不知道，一般描寫心理的小說，作者如果不完全立腳於這態度，就在情理上通不過去。制限的視點，是把全知的視點縮小範圍，只在作中一人物上，行使其全知的權利，凡帶了作中一人物（主人公）而敘述一切者皆是，純客觀的視點範圍更狹，作者絕不自認有全知的權利，對於作中人物，但取客觀的態度而已。

上例呼稱「C君」「H君」，當然是屬第三的純客觀的視點的文字，作中人物底內心生活，實無知道的權利。若欲改爲第一的全知的視點，或第二的限制的視點，則不應稱「君」，但稱「C」和「H」就是了。「君」的稱呼，實是原文中致命的傷點。

以上是我因了個人的記敘文底見解對於現今小說界文字上的批評。論理我於指摘缺點以外，應再舉國內或國外的小說中的正例，來證明已說。但這有好幾個難點。舉全文呢，不特不勝其煩，且不知舉誰的哪一篇好；舉一節呢，又恐讀者要發生「偏激云」的懷疑，以爲一節的無病，不能證明全文的也都無病，無己，祇好不舉了。據我國人所知，別國名小說中，是少見有這樣不統一的文字的。



## 論體裁描寫與中國新文藝

錦 明

這似乎是個極渺小的問題，然而在中國新文藝的發展上却是一個沒有人加過考慮的大問題。

一篇作品的體裁 (Style)，猶如一個人的外表與骨骼，這是天然產生的。是天才家所獨擅的技能。無論作家怎樣偉大的思想與精神，深刻豐富的想象，若寓在一篇惡劣的體裁內，他的成功也是枉然的。我們辨識一個人，只要觀其眉宇，氣魄，舉動，就可認識他的幾分程度與性格來。體裁之於文藝就是這麼一個東西。

中國的新文藝，除極少數作家外，它的價值——其實尚談不到價值——與優劣，或許還只能從這上面下判斷。

誰也承認這不過是修辭學上一個粗淺的術語，但對於一篇作品的鑑賞却也不能不有這一步。中國的散文與小說，似乎都不曾注意這問題，作家也不曾注意這層與藝術最有關係的修養。我并不知道中國的新作家是否看過一兩部美文修辭學，但不看也未見得不會沒有好的體

裁出來，這因創作家並不是文學研究家，好的體裁也都是創造出來的。在中國許多新作家的執筆情形看來，他們把天才似乎太濫用了。他們的體裁不是散漫，任意舖張，便是過嚴緊笨重或粗糙。他們有好的意思與描寫都不能充份刻畫出來，這實是一宗可惜的事。

體裁的性質：嚴格的說，是邏輯的，寬泛一點說，是音樂的。這句括着句，節(Paragraph)，段(Section)，章(Chapter)的成份。精細的作家。當其描寫或敘述一個人一件事物時，必具一種鄭重的攷慮，將其怎樣分配或歸納在一句，一節，一段或一章內。這樣的，他可以任意義，情節，思想明瞭，使文字生一種音樂的魔力，使讀者在一種極微小的變動中得著深刻的感動與觀念。

西歐的作家對於體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門徑，還竟有所謂體裁家(Stylist)者。如A. Be eth, M. Arnold, Carlyle 者文名也就出乎此；英人重其文，也不獨在其思想與批評之主張。蓋大半在其體裁是創格新穎。我們的中學生讀他的文也就是爲此。

雖然，模仿在一般創作家中認爲極可恥的事，但在現近流行這種混亂任性的文藝體裁看來，作家們不將西歐的體裁作第一步的模仿，將來藝術始終是不容易成熟的。我們中國文學，從來就沒有所謂體裁這名詞，到現在還是沒有。我們的新文藝，除開魯迅，葉紹鈞二三

人的作品還可見到有體裁的修養外，其餘大都似乎隨意的把它挂在筆頭上。而更出奇者，竟有一部小說名小雪者——亞東圖書館出版——却加重注意的模仿儒林外史的寫法。我們讀過儒林外史的，大概都會知道它的寫法恐怕中國任何的歷史小說都要讓。這是章回體裁傳下來的毒，然而小雪却不過換了章回這題名罷了。

我們的批評與鑑賞界每每談到文藝的思想與偉大的藝術，然在今日的創造品看來，這都似乎太失了功利的作用。從來，中國的近代作家稍成名後，便把什麼都忽略了；他們或許連一木中學用的英文法都忘記了或者竟沒有看過。我們不常時看見許多文字連通順也講不到嗎？最大的而明顯的弊端，他們誠如張耀翔氏所說，濫用了那「！」號。「！」的濫用便是體裁幼稚之一，且常使一篇細膩精美的文字加上一層粗糙之氣。例如：

「……媽媽，他……他……丟了我了。」麗蓮哭着說：「他不是說愛我嗎？現在……把我丟了！唉，我的天哪……。」

「……媽媽！他……他……丟了我了！」麗蓮哭着說：「他不是說愛我嗎？現在把我丟了！唉，我的天哪……！」

從這兩段所用的體裁看來，第一段的表情似乎深沉些。第二段因為欲使其沉痛却句句

加上了「」，不期然顯得粗糙起來，像是一種大聲的叫嚷；沉痛的意義反而遮掩了。

說得滑稽一點，中國的新文藝不獨意義與思想大半化為一種傷感主義，且體裁也似乎有點傷感主義化了。一篇作品的一段一節，我們時常能看見許多贅瘤的幼稚的作家自己所發的傷感的句子。如：

「這可憐無告的」工人終於死了。「這是何等的悲慘呀！……」

看起來，能善用體裁的，作者即有傷感亦必顯得扼要而沉痛些。作家們不注意體裁的純淨，無用的傷感便在任情中表示出來了；這每每使一篇可傷感的東西變成不傷感，因為作者不留心，自己給它傷感了。比方一個說笑話的人，自己還沒說便打起哈哈來。這簡直是傻。說到描寫，這大概也可以概括在天才之一類罷。但也並不盡然，這和體裁一樣的要修養；因為沒有好的描寫，即有好的體裁也是枯燥呆板的。中國的新作家有描寫天才的多，但也容易濫用。

尤其明顯的弊端是一種惡濫的 Fallacious Illusion (即所謂過甚的表示。)這是蒙蔽藝術極惡毒的東西，又叫做誇張，俗叫聳人聽聞。譬如平凡人的描寫，說一個人的勇必有「萬夫不當之勇」，說危險必至「千鈞一髮。」這是一種可笑的騙術，然而在中國新文藝中却處處

找出這種例來。他們有的是想激起讀者的熱狂；有的却完全是故意製造空氣。有的人讀了覺得似乎有這種事，到有這種事的經驗的人讀了便覺得似乎沒有這種事；無以名之，名之曰 Sophism 爲最妥當。這是談不到文藝上的「真實」的，它的真實的假的，只可騙過平凡人的耳目。

文藝流於這一種變形的惡濫中，真藝術容易爲其所混淆，實是一層可悲的事。我們只要把今日所稱讚的藝術來較之日本的藝術，再而較之西歐藝術，真所謂「蟹不如一蟹」了。我們的藝術竟連日本藝術中最平淡也不如，就因爲它本只能平淡而故意使其不平淡，於是成了文藝上的一種僞道（Heresy）了。

我們寧可稱道那平淡的作品罷；對於這種藝術上的 Heresy 應當有所「打倒」了。

（文學週報）

## 論中國創作小說

沈從文

### 一

關於怎麼樣去認識新的創作小說，這像是一件必需明白的事；因為中國在目下，創作已經是那麽多了，在數量上，性質上，作成一種分類統計還沒有人。一個讀者，他的住處如離上海或北平較遠，願意買一本書看，便感到一種困難。他不知道應當買什麼書爲好。不一定是那些住在偏僻地方的年青人，卽或是上海，北平，武昌，南京，廣州，這些較大地方，大學生或中學生，願意在中國新書上花一點錢，結果還不知道如何去選擇他所歡喜的書。遠近一些人，能夠把錢掏出給書店，所要的書全是碰運氣而得到的書。聽誰說這書好，於是花錢買來，看到報紙上廣告很大，於是花錢買來，從什麼刊物上，見有受稱讚的書，於是花錢買來，買書的目的，原爲對中國新的創作懷了十分可感的好意，尤其是偏僻內地的年青人，錢是那麽難得，書價却又這麼貴，但是，結果每一個讀者，全是在氣運中造成他對文學的感情好壞，在市儉廣告中，以及一些類似廣告的批評中，造成他對文學的興味與觀念。經營

出版事業的，全是在賺錢上巧於打算的人，一本書影響大小估價好壞，商人看來全在銷行的意義上，這銷行的道理，又全在一點有形的廣告，與無形的廣告上，結果完全在一種近於欺騙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這欺騙，在「市僧發財」「作家成名」以外，同時也就使新的文學陷到絕路上去，許多人從成績上感到悲觀了。許多人在受騙以後，對創作，便用卑視代替了尊嚴。並且還有這樣的一種事實，便是從十三年後，中國新文學的勢力，自此平轉到上海以後，一個不可避免的變遷，是在出版業中，為新出版物起了一種商業的競賽，一種趣味的俯就，使中國新的文學，與為時稍前低級趣味的「海派文學」，有了許多混淆的機會，因此影響創作方向與創作態度非常之大。從這混淆的結果上看來，創作的精神，是完全墮落了。

因這個不良的影響，不止是五年來的過去，使創作在國內年青的人感情方面受了損失，還有以後的趨勢，也自然為這個影響所毒害，使新的創作者與創作的誦讀者，皆轉到惡化的興味裏去，實在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如今我來說幾個目下的中國作家與其作品，供給關心到新文學的人作一種參考。我不在告你們買某一本書或不買某一本書，因為在我自己的無數作品裏，便從不指點一個年青人應買某一個集子去看。為年青人辦書讀、開書單，這件事或者可以說是一個「責任」，但不是「這一篇文章上的責任」。這裏我將說到的，是什麼作者，在

他那個時代裏，如何用他的作品與讀者見面。他的作品有了什麼影響，所代表的是一種什麼傾向，在組織文學技術上，這工作者的作品的得失，……我告訴你們是明白那些已經買來的書，如何用不同的態度去認識，去理解，去賞鑑，却不勸你們去買某一個人的作品，或燒某一個人的書。買來的不必燒去，預備買的却可以小心一點，較從容的選擇一下。我知道，還有年青朋友們，是走到書店去，看看那一本書封面還不壞，題目又很動人，因此非常慷慨的把錢送給書店中小夥計手上，拿書回去一看，才明白原來是一本不值得一看的舊書的。因此在機會中，我要順便說到買書的方法，以及受騙以後的救濟。

## 二

「創作」這個名詞，受人尊敬與注意，由五四運動而來。創作小說受人賤視與忽視，則現在反而較十年前的人還多。五四運動左右，思想「解放」與「改造」運動，因工具問題，國語文學運動隨之而起。國語文學的提倡者，胡適之，陳獨秀等，使用這新工具的機會，除了在論文外，是只能寫一點詩的。紅樓夢、水滸、西遊記、筆書，被胡適之提倡，給了一種新的價值，使年青人用一個新的趣味來認識這類書。同時譯了一些短篇小說，寫了許多有力的論文，另外是周作人、耿濟之等的翻譯，以及其他翻譯，在文學的新定義上，給了一些幫助。幾個



在前面走一點的人，努力的結果，是使年青人對這運動的意義，有了下面的認識：

使文字由「古典的華麗」轉為「平凡的親切」是必須的。

使「眩奇艱深」變為「真實易解」是必須的。

使語言同文字成爲一種東西，不再相去日遠是必須的。

使文字方向不在「模仿」而在「說明」，使文字在「效率」而不在「合於法則」是必須的。

同時「文學是人生」，這解釋，搖動到當時一切對文學運動盡力的人的信仰，因此各人皆能勇敢的，孩氣的，以天真的心，處置幼稚單純的文字，寫作「有所作爲」的詩歌。對一切制度的疑惑，習慣的抗議，莫不出之以最英雄的姿態。所以「文學是一種力，爲對習慣制度推翻建設，或糾正的意義，而產生存在。」，這個最時行的口號，在當時是已經存在而且極其一致的。雖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學努力所完成的高點。在詩上，在其他方向上，他們的努力，用十年後的標準，說「中國第一期國語文學，是不值得一道，而當時的人生文學，不過一種紳士的人道主義觀，這態度也十分軟弱」。那麼指摘是不行的。我們若不疏忽時代，在另外那個時代裏，可以說他們所有的努力，是較之目前以翻譯創作爲穿衣吃飯的作家們，還值得尊敬與感謝的。那個時代文學爲主張而製作，却沒有「行市」。那個最初

期的運動，並不概括在物質的欲望裏面，而以一個熱誠前進，這件事，到如今却不行了的。一萬塊錢或三千塊錢，由一個商人手中，分給作家們，便可以定購一批戀愛的或革命的創作小說，且同時就支配一種文學空氣，這是一九二八年以來的中國的事情，較前一些日子裏，那是沒有這個便宜可佔，也同時沒有這個計劃可行的。

並且應當明白，當時的「提倡」者却不是「製作」者，他們為我們文學應當走去的路上，畫了一些圖，作了一些說明，自己並不「創作」。他們的詩是在試驗上努力的，小說還沒有試驗的暇裕，所以第一期創作的成績比詩還不如。

第一期的創作同詩歌一樣，若不能說是「嚇人的單純」便應當說那是「非常樸素」。在文字方面，與在一篇文章中表示的欲望，所取的手段方面，都樸素簡略，缺少修飾，顯得急促與草率。每一個作品，都不缺少一種欲望，就是用近于言語的文字，寫出平凡的境界的悲劇或慘劇。用一個印象複述的方法，選一些自己習慣的句子，寫一個不甚堅實的觀念——人力車夫的苦，軍人的橫蠻，社會的髒污，農村的蕭條，所要說到的問題太大，而所能說到的却太小了，中國舊小說又不適於模仿，從一本名為雪夜的小說上，看看一個青年作者，在當時如何創作，如何想把最大的問題，用最幼稚的文字，最簡單的組織來處置，雪夜可以告我們約

，是第一期創作，在「主張」上的失敗，缺少的是些什麼東西。雪夜作者汪敬熙君，是目前國內治心理學最有成就的一個人，這作品，却是當時登載於新潮青年一類最有力量的刊物上一面，與讀者見面的。這本書，告給我們的，是那個時代一個年青人守着當時的文學信仰，忠實的誠懇的寫成的一本書。這不是「好作品」，却是「當時的一本作品」。

在「人生文學」上，那試驗有了小小阻礙，寫作方向保持那種態度，似乎不能有多少意義，一面是創作的體裁與語言的方法，從日本小說得到了一種暗示，魯迅的創作，却以稍稍不同的樣子產生了。寫狂日人記，分析病狂者的心的狀態以微帶憂愁的中年人感情，刻畫為歷史一名詞所毒害的，一切病的想像，在作品中，注入嘲諷氣息，因為所寫的故事超拔一切同時創作形式，文字又變之其他作品為完美，這作品，便成為當時動人的作品了。這作品意外的成功，使作者有興味繼續寫下了不周山等篇，後來彙集為吶喊，單行印成一集。且從這一個創作集上，獲得了無數讀者的友誼。其中在晨報副刊登載的一個短篇，以一個談諧的趣味寫成的阿Q正傳，還引起了長久不絕的論爭，在表現的成就上，得到空前的注意。當時還要「人生的文學」，所以魯迅那種作品，便以「人生文學」的悲憫同情意義，得到盛譽。因在解放的掙扎中，年青人苦悶糾紛成一團，情慾與生活的意識，為最初的睜眼而眩昏苦惱，魯迅的

作品，混和的有一點頹廢，一點冷嘲，一點幻想的美，同時又能應用較完全的文字，處置所有作品到一個較好的篇章裏去，因此魯迅的吶喊，成爲讀者所歡喜的一本書了。時代促成這作者的高名，王統照，冰心，廬隱，葉紹鈞，莫不從那情形中爲人注意，又逐漸爲世所遺忘，魯迅作品的估價，是也只適宜於從當時一般作品中比較的。

還有一個情形，就是在當時「人生文學」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無從概括讀者的興味，作者許可有一個高尚嚴嚴的企圖，而讀者却需要一個談諧美麗的故事，一些作者都只注意自己「作品」，乃忘却了「讀者」。魯迅一來，寫了故鄉社戲，給年青人展覽一幅鄉村的風景畫在眼前。使各人皆從自己回想中去印證。又從阿Q正傳上，顯出一個大家熟習的中國人的姿式，用一種不莊重的諧趣，用一種稍稍離開藝術範圍不節制的刻畫，寫成了這個作品，作者在這個工作上，恰恰給了一些讀者所能接受的東西，一種精神的糧食，按照年青人胃口所喜悅而着手烹炒，魯迅因此意外的成功了。其實魯迅作品的成就，使作品與讀者成立一種友誼，是「趣味」却不是「感動」。一個讀過魯迅的作品的人，所得的印象，原是不會超出「趣味」以上的。但當時能夠用他的作品給讀者以興味的並無多人。能「說」發笑的故事，農村的故事，像魯迅那樣人或者很多，能「寫」的却只有一個。阿Q正傳在藝術上是一個壞作品，正如中國許

多壞作品一樣，給人的趣味也還是低級的諧謔，而缺少其他意味的。作者注意到那以小丑風度學小丑故事的筆法，不甚與創作相宜，在這作品上雖得到無量的稱讚，第二個集子徬徨，却沒有那種寫作的方法了。在吶喊上的故鄉與徬徨上的示衆一類作品，說明作者創作所達到的純粹，是帶着一點兒憂鬱，用作風景畫那種態度，長處在以準確鮮明的色，畫出都市與農村的動靜。作者的年齡，使之成爲沉靜，作者的生活各種因緣，却又使之焦燥不甯。作品中憎與愛相互混和，所非常厭惡的世事，乃同時顯出非常愛着的固執，因此作品中感傷的氣分，並不比郁達夫爲少。不過所不同的，郁達夫是一個以個人的失望而呼喊，魯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在病的衰弱裏，辱罵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時仍然爲一切所困窘，陷到無從自拔的沉悶裏去了的。

在第一期創作上，以最誠實的態度，有層寫作，且十年來猶能維持那種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終不變的，還是葉紹鈞。寫他所見到的一面，寫他所感到的一面，永遠以一個中等階級的身分與氣度，創在他的故事，在文學方面，則明白動人，在組織方面，則毫不誇張，雖處處不忘却自己，却仍然使自己縮小到一角上，一面是以平靜的風格，寫出所能寫到的人物事情，葉紹鈞的創作，在當時是較之一切人作品爲完全的。隔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傾向，在作品

中充滿淡淡的哀感。作者雖不缺少那種爲人生而來的憂鬱寂寞，因爲早婚的原因，使欲望平靜，乃能以作父親態度，帶着童心，寫成了一部短篇童話。這童話名爲稻草人，讀稻草人，則可明白作者是在寂寞中怎樣做夢，也可以說是當時一個健康的心，所有的健康的人生態度。求美，求完全，這美與完全，却在一種天真的想像裏，建築那希望，離去情慾，離去自私，是那麼遠，那末遠！在一九二二年後創造社浪漫文學勢力暴長，「郁達夫式的悲哀」成爲一個時髦的感覺後，葉紹鈞那種夢，便成一個嘲笑的意思而存在，被年青人所忘却了，然而從創作中取法，在平靜美麗的文字中，從事練習。正確而觀察一切，健全的體會一切，細膩的潤色，美的抒情，使一個故事在組織篇章中，具各樣不可少的完全條件，葉紹鈞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還適宜於取法的。他的作品缺少一種眩目的驚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賦予一種溫暖的愛，以及一個完全無疵的故事，故給讀者的影響，將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動，是認識。認識一個刊物應當在何種意義下成立，葉紹鈞的作品，在過去，以至於現在，還是比一切其他作品爲好。

在葉紹鈞稍次一點時間裏：冰心、王統照，兩人的作品，在小說月報以及其他刊物上發  
現了。

煩惱這個名詞，支配到一切作者的心。每一個作者，皆似乎「應當」，或者「必須」，在作品上解釋這物與心的糾紛，因此「瞭解人生之謎」這句到現今已不時髦的語言，在當時，却爲一切詩人駢引用。自然的現象，人事的現象，因一切緣起而起愛憎與美惡，所謂詩人，莫不在此不可察覺的意識上，用一種天真的態度，去強爲註解，因此王統照，冰心這兩人寫詩，在當時便稱爲「哲理的詩」。在小小篇章中，說知慧聰明言語，冰心女士的小詩，因由于從太戈爾小詩一方面得到一種暗示，所有的作品，曾經得到非常的成功。使詩人溫柔與聰慧的必擴大，用着母性一般的溫暖的愛，冰心女士在小詩外創作小說，便寫成了他的超人這個小說集上各篇章，陸續發表于小說月報上時，作者所得的讚美，可以說是空前的。十年來在創作方面，給讀者的喜悅，在各個作家的作品中，還是無一個人能超過冰心女士。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憶上馳騁，寫卑微人物，如何純良具有優美靈魂，描畫夢中月光的美，以及姑娘兒女們生活中的從容，處處感略帶誇張，却因文字過於親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種奇蹟的模樣出現，生着翅膀，飛到各個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爲無數歡樂的恩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爲無人不知的名字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在時代的興味歧途上，漸漸像已經爲人忘却了，然而作者所寫作品所顯出的人格典型，女性的優美靈魂，在其他女作家的作品

中，除了女人或者凌叔華外，是不容易發現了的。

冰心女士所寫的愛，乃離去情欲的愛，一種母性的憐憫，一種兒童的純潔。在作者作品中，是一個道德的基本，一個和平的欲求。當作者在超人集子裏，描畫到這個現象時，是懷着柔弱的憂愁的。但作者生活的謐靜，使作者端莊，避開悲憤，成爲十分溫柔的調子了。

「解釋人生」，用男子觀念，在作品上，以男女關係爲題材，寫戀愛，在中國新的創作中，王統照是第一位。同樣的在人生上看到糾紛，而照例這糾紛的悲劇，却是由于制度與習慣所形成，作者却在一種朦朧的觀察裏，作着否認一切那種詩人的夢。用美麗的文字，寫幻夢的心情，同時却結束在失望裏，使文字美麗而人物黯淡，王統照的作品，是同他那詩一樣，被人認爲神祕的朦朧的。使語體文向富麗華美上努力，同時在文字中，不缺少新的傾向，這所謂「哲學的」象徵的抒情，在王統照的黃昏一葉兩個作品上，那好處實爲其他作家所不及。

在文學研究會一系作者中，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作者，是以落華生用作筆名的許地山。在「技術組織的完全」，與「所寫及的風光情調的特殊」兩點上，落華生的綴網勞蛛，是值得注意的。他創作的本本人物，在實現的情境裏存在，行爲與生活，敘述真實動人，這由魯迅或郁達夫作品所顯示出的長處，不是落華生長處。落華生的創作，同「人生」實境遠離，却與藝



術中的「詩」非常接近。以幻想貫串作品于異國風物的調子中、愛情與宗教、顏色與聲音，皆以與當時作家所不同的風度，融會到作品裏。一種平靜的、從容的、明媚的、聰穎的，在筆致、散文方面，由于落華生作品所達到的高點，却是同時幾個作者無從企望的高點。

與上列諸作者作品，取不同方向，從微溫的、細膩的、惑疑的、淡淡寂寞的朦朧裏離開，以誇大的、英雄的、粗率的，無忌無畏的氣勢，為中國文學拓一新地，是創造這幾個作者的作品。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使創作無道德要求，為坦白自由，這幾個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響較後的中國作者寫作的興味實在極大。同時，解放了讀者興味，也是這幾個人。但三人中郭沫若，創作方面是無多大成就的。在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文字組織與作品組織，皆為所要寫到的「生活憤懣」所毀壞，每一個創作，在一個生活片段上成立，郭沫若的小說是失敗了的。為生活缺憾誇張的描畫，却無從使自己影子離開，文字不乏熱情，却缺少親切的美。在作品對談上，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則缺少必需的節制與注意。從作者的作品上，找尋一個完美的篇章，不是雜記，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組織的故事，實成爲一個奢侈的企圖。郭沫若的成就，是以他那英雄的氣度寫詩，在詩中，融化舊的辭藻與新的名詞，雖泥沙雜下，在形式的成就上毫無可言，調子的强悍、才情的濺溢，或者寫美的抒情散文，

却自有他的高點。但創作小說，三人中却為最壞的一個。

張資平，在他第一個小說集沖積期化石這本書上，在上帝兒女們及其他較短創作上，使讀者發生了極大興味。五四運動引起國內年青人心上的動搖，因這動搖所生出的苦悶，雖在詩那一方面，表現得比創作為多，然而由于作品提出那眩目處，加以綜合的渲染，為人類行為——那年青人最關切的一點——而發生的問題，詩中却缺少作品能夠滿足年青人的。把戀愛問題，容納到一個藝術組織裏，落華生的作品，因為文章的完美，對讀者而言，却近于失敗了。冰心女士因環境與身分，有所隱避，缺少機會寫到這一方面。魯迅因年齡關係，對戀愛也羞于下筆了。葉紹鈞，寫小家庭夫婦生活，却無性慾的糾紛。王統照，實為第一期中國創作者中對男女事件最感興味的一人，作品中的男女關係，由于作者文學，意識所拘束，努力使作品成為自己所要求的形式，給人的親切趣味却不如給人驚訝迷惑為多。張資平，以「學故事的高手」那種態度，從日本人作品中得到體裁與佈局的方便，寫年青人亟于想明白而且永遠不發生厭倦的「戀愛故事」，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從容發展，其中加入一點明白易懂的諷刺，瑣碎的敘述，乃不至于因此覺得過長。錯綜的戀愛，官能的挑逗，湊巧的遇合，平常心靈上的平常悲劇，最要緊處還是那文字無個性，敘述的不厭繁冗，年青人，十二年

左右的年青人，切身的要求，是那麼簡單明白，向藝術的要求，又那麼不苛刻，於是張資平的作品，給了年青人興奮和滿足。用作品掀起了年青人的感情，張資平的成就，也成為空前的成就了。儼然爲讀者而有所製，故事的內容，文字的幽默，給予讀者以非常喜悅，張資平的作品，得到的「大衆」，比魯迅作品爲多。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學混淆。使中國新芽初生的文學，態度與傾向，皆自熱誠的崇高的企望，輕入低級的趣味的培養，影射到讀者與作者，也便是這一個人。年青讀者從張資平作品中，是容易得到一種官能抽象的滿足，這不能的向下發洩的興味，原是由于上海舊派文學所醞釀成就的興味，張資平加以修正，却以稍稍不同的意義給年青人了。

然而從張資平作品中感到愛悅的人，却多是缺少在那事件上展其所長的脚色。這些年青男子，是「備員」却不是「現役」。戀愛這件事在他們方面，發生好動的動搖，熱情放蕩，生活習慣却拘束到這實現的身體，無從潑發。這裏便發生了矛盾，發生了爭持。「情慾的自決」，「婚姻的自決」，這口號從五臟喊起，喊了幾年，年青人在這件事却空懷「大志」，不能每人皆可得對方便。張資平小說實給年青人的只是「故事」，故事不能完全代替另外一個慾望的，於是，郁達夫，以羸弱的病態的情感，懷着卑小的可憐的神情，寫成了他的沉淪。這一來，

却寫出了所有年青人爲那故事而眩目的憂鬱了。

生活的卑微，在這卑微生活裏所發生的感觸，慾望上進取，失敗後的追悔，由一個年青獨身男子用一種坦白的自曝方法，陳述予讀者，郁達夫，這個名字從創造周報上出現，不久以後成爲一切年青人最熟習的名字了。人人皆覺得郁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爲人人皆可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郁達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當前一個重要問題。「名譽、金錢、女人、取聯盟樣子，攻擊我這零落孤獨的人……」這一句話把年青人心說軟了。在作者的作品上，年青人，在渺小的平凡生活裏，用憔悴的眼看四方，再看看自己，有眼淚的都不能慳吝他的眼淚了。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麼？不，這不是作者；却是讀者。多數的讀者，誠實的心是爲這個而鼓動的。多數的讀者，由郁達夫作品，認識了自己的臉色與環境。作者一枝富有才情的筆，却使每一個作品，在組織上即或完全忽略，也仍然非常動人。一個女子可以嘲笑冰心，冰心缺少氣概顯示自己另一面生活，不如稍後一時淦女士對於自白的勇敢。但一個男子，一個過重的對生存不見戲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達夫。放肆的無所忌憚的爲生活有所喊叫。到現在却成了一個可嘲笑的愚行，因爲時代帶走了一切陳腐，新的方向據說個人應當犧牲。然而展覽苦悶由個人轉爲羣衆，十年來新的成就，是還無人能及

郁達夫的。說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畫自己，作品所提出的一點糾紛處，正是國內大多數青年心中所感到的糾紛處。郁達夫，因為新的生活使他沉默了，然而作品提出的問題，說到的苦悶，却依然存在于中國多數年青人生活裏，一時不會失去的。

感傷的氣分，使作者在自己作品上，寫到放蕩無節制的頹廢裏，作為苦悶的解決，關於這一點，暗示到讀者，給年青人在生活方面，生活態度有大影響，這影響，便是「同情」于沉淪上人物的「悲哀」，也同時「同意」于沉淪上人物的「任性」。這便是作者從作品上發生的不良結果，雖為時較後，用「大眾文學」「農民文學」作呼號，却沒有多少補救的。作者所長是那種自白的誠懇，雖不免誇張，却毫不矜持，又能處置文字，運用詞藻，在作品上那種神經質的人格，混合美惡，揉雜愛憎，不完全處，缺憾處，乃反而正是給人十分尊敬處。郭沫若用英雄誇大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在郁達夫作品上，用小孟的卑微神氣出現，却使人憂鬱起來了。魯迅使人憂鬱，是客觀的寫到中國小都市的一切，郁達夫，只會寫他本身，但那却是我們青年人自己。中國農村是崩潰了，毀滅了，為長期的混戰，為土匪騷擾，為新的物質所侵入，可讚美的或可憎惡的，皆在漸漸失去原來的型範，魯迅不能凝視新的一切了。但年青心靈的悲劇，却依然存在，在沉默裏存在，郁達夫，則以另一意義而沉默了的。

## 三

讓我們忘却了上面提到的這幾個人，因為另外還有值得記憶的作者。是的，上面的作者，有些人，是在我們還沒有忘却他以前，他自己就早已忘却他的作品了。汪敬熙，王統照，落華生、幾個人，在創作上留下的意義，是正如前一期新詩作者俞平伯等一樣的意義，作品成爲「歷史底」了的。魯迅、郁達夫，冰心，郭沫若，這些自己并不忘却自己的人，我們慢慢的也疏忽了。張資平，在那巨量的產額下，在那常常近於「學生」的作品裏，給人仍然是那種原來趣味，但讀者，用一個人嘲弄的答謝給作者，是一件平常而正當的行爲。他的作品繼續了新海派的作風，同上海幾個登載圖畫攝影的通俗雜誌可以相提并記。葉紹鈞因爲矜持，作風拘束到自己的習慣裏，雖在寂寞中還能繼續創作，但給人的感動，却無從超越先一時期所得的成功了。

這個時代是說到十二年十三年爲止的。

## 四

十三年左右，在國內創作者中爲人所熟習的名字，是下面幾個人。許欽文，馮文炳，王魯彥，黎錦明，胡也頻。各人文字風格皆有所不同，然而貫以當時的趣味，却使每個作者皆

自然而寫了許多創作，同魯迅的諷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線。紳士階級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淺浮，農村的愚闊，新舊時代交替的糾紛，凡屬作家，凝眸着手，總不外乎上述各點。同時因文字方面所受影響，北方文學運動所提示的簡明體裁，又統一了各個作者，故所謂個性，適僅能在文學風格上微有不同，「人生文學」一名詞，雖無從概括作者，然而作品所顯示的一面，是無從使一作者獨有所成就的。其中因思想轉變使其作品到一種新的環境裏去，其作品能不為時代習氣所限，只一胡也頻。但這轉換是十八年後的事，去當時寫作已四年了。

從上述各作者作品作一系統檢閱，便可明白放棄辭藻的文學主張，到十三年後，由於各個新作家的努力，限度已如何展開，然而同時又因這主張，如何拘束了各個作品。創造社的興起，在另一意義上，也可說作了一種新的試驗，在新的語體文中容納了舊的辭藻，創造社諸人在文體一方面，是從試驗而得到了意外好影響的。這試驗一由於作者一枝筆可以在較方便情形下處置文字，一由於讀者容易於節會，在當時，說及創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盛道創造社同人的成功，這成就，在文字一方面是較之在思想方面為大的。

用有感情的文字，寫當時人所朦朧的所謂兩性問題，由於作者的女性身分，使作品活潑於一切讀者印象中，到後就有了塗女士。一面是作者所寫到的一種事情，給了年青讀者以興

奮，一面是作者處置文字的手段，較之廬隱更華美，以「隔絕之後」命題，登載於創造季刊上時，淦女士所得到的盛譽，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與討論，較之郁達夫魯迅作品，似都更寬泛而長久。

用有詩氣息的文字，雖這文字所醞釀的氣息十分舊，然而說到的却是十分新，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強潑辣上，給了讀者極大驚訝與歡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為除了冰心的溫柔，得不到什麼東西，而不無小小失望；淦女士作品，却曝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這是一個傳奇，一個異聞，是的，毫無可疑的，這是當時的年青人所夢的作品。一個異聞，淦女士作品，是在這意義下被社會認識而加以歡迎了。文字比冰心的華美，却缺少冰心的親切，但她說到的是自己，她具有展覽自己的勇敢，她告給人是自己在如何解決自己的故事，她同時是一個女人，爲了對於「愛」這名詞有所說明，在一九二三年前，女作家中還沒有這種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無所忌的寫到一切，也還沒有，因為淦女士作品，以嶄新的趣味，興奮了一時代的年青人。「卷菴」這本書，容納了作者初期幾個作品，到後還寫有「劫灰」及其他，筆名改爲沅君。

淦女士的作品，是感動過許多人的，比冰心作品更給人感動，這全是事實。但時代稍過



，作品同本人生活一分離，淦女士的作品，却以非常冷淡的情形存在，漸漸寂寞下去了。因作者的作品價值，若同本人生活分離，則在作者作品裏，全個組織與文字技巧，便已毫無驚人的發現。把作者的作品當一個藝術作品來鑑賞，淦女士適宜於同廬隱一起，時至今日，她的讀者應當是那些對於舊詩還有興味的人來注意的。超人在時代各樣趣味下，還是一本適宜於女學生閱讀的創作，卷施能給當時的年青人感動，却不能如超人長久給人感動，卷施文字的美麗飄逸處，能欣賞而不足取法。

在第二時期上，女作家中，有一個使人不容易忘却的名字，有兩本使人無從忘却的書，是淑華女士的花之寺同女人。把創作在一個藝術的作品上去努力寫作，忽略了世俗對女子作品所要求的標準，忽略了社會的趣味，以明慧的筆，去在自己所見及一個世界裏，發現一切，溫柔的也是誠懇的寫到那各樣人物姿態，淑華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別走出了一條新路。「悲劇」這個名詞，在中國十年來新創作各作品上，是那麼成立了非常可笑的定義，廬隱的作品，淦女士的作品，陳學昭的作品，全是在所謂「悲劇」的描繪下面使人傾心拜倒的表現自己的生活，或寫一片人生，餓了飯暫時的失業，穿骯髒舊衣爲人不理會，家庭不容許戀愛把她關鎖在一個房子裏，死了一個兒子，殺了幾個頭，寫出這些事物的外表，用一些誘人的熱情

誇張句子，這便是悲劇。郭沫若是寫這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為寫到那表面，恰恰與年青的鑑賞程度相稱，藝術標準在一種儼就的情形下低落了。使習見的事，習見的人，無時無地不發生的糾紛，凝靜的觀察，平淡的寫去，顯示人物「心靈的悲劇」；或「心靈的戰爭」，在中國女作家中，淑華却寫了另外一個創作。作品中沒有眼淚，也沒有血，也沒有失業或飢餓，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與之離遠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個平靜世界裏，看到的悲劇，是人生的瑣碎的糾葛，是平凡現象中的動靜，這悲劇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在花之寺一集裏，除酒後一篇帶着輕快的溫柔調子外，人物多是在反省裏沉默的。作者的描畫，疏忽到通俗的所謂「差」，却從稍稍近於樸素的文字裏，保持到靜謐，毫不誇張的使角色出場，使故事從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點去。每一個故事，在組織方面，皆有縝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發展」與「結束」。在所寫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筆却不為故事中央微人事失去明快，總能保持一個作家的平靜，淡淡的諷刺裏，却常常有一個悲憫的微笑影子存在。時代這東西，影響及於一切中國作者，作品中，從不缺少「病的焦燥」，十年來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全在說明到這「心上的不安」，然而寫出的却缺少一種選裕，即在作家中如葉紹鈞，「城中」一集，作者的焦燥便十分顯明的。淑華女士的作

品，不爲狹義的「時代」產生，爲自己的藝術却給中國寫了兩本好書。

但作者也有與葉紹鈞同一凝固在自己所熟習的世界裏，無從「向更廣泛的人生多所體念」，無從使作品在「生活範圍以外冒險」的情形。小孩，紳士階級的家庭，中等人家姑娘的夢，紳士們的故事，爲作者所發生興味的一面。因不輕於着筆到各種世界裏，謹慎處，認真處，反而略見拘束了。作者是應當使這拘束得到解放機會，作品涉及其他各方面，即在失敗裏少不氣餒，則將來，會更能寫出無數極好的故事的。作者所寫到的一面，只是世界極窄的一面，所用的手法又多是「描寫」而不是「分析」，文字因謹慎而略顯滯呆，缺少飄逸，不放蕩，故年青讀者却常歡喜隱與阮君，而沒有十分注意淑華，也是自然的。

## 五

還有幾本書同幾個作者，應歸併在這時代裏去的，是楊振聲先生的「玉君」同川島的「月夜」，章衣萍的「情書一束」。

月夜在小品散文中，有詩的美質。情書一束則寫兒女情懷，微帶一點兒蕩，一點兒諧趣，寫成了這一本書。情書一束得到的毀譽，由於書店商人的技巧，與作者本作品以外的另一類作品，比沈淪或吶喊都多，然而也同樣比這兩本書容易爲人忘却。因爲由於作者清麗的筆

寫到兒女事情，不莊重處給人以趣味，這趣味，在上海幻淵一類刊物發達後，情書一束四讀

者，便把方向挪到新的事物上去了。

玉君這本書，在出世後是得到國內刊物極多好評的。作者在故事組織方面，夢境的展佈，使作品的秩序稍感紊亂，但描寫鄉村動靜，聲音與顏色，作者的文字，優美動人處，實當當時長篇新作品所不及。且中國先一期中篇小說，張資平冲積期化石，頭緒既極亂，王統照黃昏，也缺少整個的組織的美，玉君在這兩個作品以後問世，却用一個新的方法寫一個傳奇，文字藝術又不壞，故這本書不單是在過去給人以最深印象，在胃下，他仍然是一本可讀的書。因作者創作態度，在使作品「成爲一個作品」，却不在使作品「成爲一個時髦作品」，故在這作品的各方面，不作趨時的諷刺，不作悲苦的自白，皆不缺少一個典型的法則。小小缺憾處，作者沒有在第二個作品裏有所修正，因爲這作品，如「月夜」「雪夜」一樣，作者皆在另一生活上，拋棄了創作的興味，在自己這作品上，也似乎比讀者還容把牠先已忘却了。

這時還有幾個作者幾種作品，因爲他們的工作，在另外一件事上，有了更多更好的貢獻，因此我們皆疏忽了的，是鄧振鐸先生的家庭故事，趙景深先生的燒餅，徐霞村先生的古國的人們。

又有幾個作家的作品，爲了別一種原因，使我們對於他的名字同作品都疏遠了一點，而那些作品在當時却全是一些刊物讀者最好的糧食的，在北方，還有聞國新，塞先艾，焦菊隱，于成澤，李健吾，羅暄嵐等創作。在南方，則周全平，葉靈鳳，由創造社的創造而幻洲洪水，各刊物上繼續寫作了不少文章，名字成爲了南方讀者所熟習的名字。（其中最先爲人注意的還有一個倪貽德。）還有彭家煌。在武昌，則有劉大杰，胡雲翼。在湖南，則有羅黑芷，這些作者的作品，在同一時代，似乎比較冷落一點，既不同幾個已經說到的作家可以相提并論，即與或先或後的作家如馮文炳，許欽文，黎錦明，王魯彥，胡也頻而言，也不如此數人使人注意。這里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文字個性」，「所據地位」，幾種關係，或成就了某一些作者；或妨礙了某一些作者，是一種看來十分稀奇，實在却很平常的事實的。馮文炳是以他的文字「風格」自見的，用十分單純而合乎所謂「口語」的文字，寫他所見及的農村兒女事情，一切人物出之以和愛，一切人物皆聰穎明事，習於其所佔據那個世界的人情，淡淡的描，細緻的刻畫，由於文字所蘊釀成就的特殊空氣，很有人歡喜那種文章。許欽文能用彷彿速寫的筆，擦擦的自然而使提的畫出那些鄉村人物的輪廓，寫出那些年青人在戀愛裏的糾紛與當時看雜感而感到喜悅的讀者讀書的耐心與趣味是極相稱的。黎錦明承魯迅方法，出

之以粗糙的描寫，尖刻的譏諷，誇張的刻畫，文字的不暇雜中，却有一種豪放氣派，這氣派的獨佔，在他名爲「雹」的一集中間，實有些作品較之同時其他作家的作品更爲可愛的。魯彥的「柚子」，抑鬱的氣分，遮沒了每個作品，文字却有一種美，且組織方面和造句方面，承受了北方文學運動者所提出的方向，乾淨而親切，同時譏諷的悲調的態度，又有與魯迅相似處，當時文學風氣是阿Q正傳支配到一部分人趣味的時節，故魯彥風格也從那一路發展下去了。胡也頻，以詩人清秀的筆轉而作小說，由於生活一面的體念，使每一個故事皆在文字方面毫無微疵，在組織方面十分完美。其初期作品聖徒，牧場上，可作代表，到後方向略異，作品中如光明在前而等作，則一個新的人格和意識，見出作者熱誠與愛的取捨，由憂鬱徘徊而爲勇敢的向前，有超越同時同類一般作品的趨勢。

但我們有時却無力否認名字比較冷落的作家，比名字熱鬧的作家有什麼十分相懸的界域。在中國，初期的文壇情形，濫入了若干毫無關係的分子，直到如今還是免不了的。在創作中有爲玩玩而寫作的作家，也有因這類的玩玩而寫作的人，擋住前路，成爲風氣，佔據刊物所有的篇章，終於把寫作無從表現的作家，在較大刊物上把作品與讀者晤面的，照例所得讀者注意處較多，與書業中有關係的，照例他那作品常有極好的銷數。歡喜自畫自讚的，不缺

少互相標榜興味的，他們分上得到的好處，是一個低頭在沉默中創作的作家所無分的。從小小的平凡的例子上看去，蔣光慈，長虹，章衣萍，……這一類名字，莫不在裝點煊染中比起任何名字似乎還體面一些，那理由，我們若不能從他們的作品中找尋得到時，是只有從另外一個意義下去領會的。有些作家用他的作品支持到他的地位，有些作家又正是用他的地位支持到作品：故如所傳說，一個名作者用一元千字把作品購為己有，這事當然並不希奇。因為在上述情形中，無數無名無勢的新進者，出路是不要錢也無人願意印行他們的著作的，這些事因近年來經營新出版業者的加多，而稍稍使習氣破除，然而凡是由於以事業生活地位而支持到作品地位的，却並不因此有所動搖。文學趣味的方面，並不在乎讀者而轉移。讀者就永遠無能力說需要些什麼，不要些什麼，故時到今日，風氣一轉，便輪到小學生書籍充滿市面的時候了。

## 六

把上述諸作者，以及其中近於特殊的情形，作不愉快的敘述，可以暫且放下不用再提了的。

從各方面加以仔細的檢察，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而不莊重的氣息，實大可

驚人，十年來中國的文學，在創作一方面，由於談諧趣味的培養，所受的不良影響，是非常不好的。捉諷刺的氣息註入各樣作品內，這是文學革命前後一點普遍的現象，這現象到如今經過兩種打擊還依然存在，無產階級文學和民族主義文學皆不能糾正牠。過去一時代文學作品，大多數看來，皆不缺少病的纖細，前面說到的理由，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

使作品皆病於纖巧，一個作品的動人，受讀者歡迎，成為時髦的作品，全賴這一點。這種過失是應當有人負責的。胡適之為儒林外史重新估價，魯迅、周作人、西澗等雜感，西林的戲，張資平的小說，以及另外一些人的莫泊桑契訶夫作品的翻譯，這些人的成績，都是我們十分感謝。却又使我們在感謝中有所抗議。這些作品毫無可疑處，是對於此後一般作品方面有了極大的暗示。由於新青年陳獨秀等那類雜感，讀者們學會了對制度用辱罵和諷刺作反抗的行爲，由於創造成仿吾那種批評，讀者們學會了輕視趣味不同的文學的習慣，由於語絲派所保持的態度而寫成的雜感和小品散文，養成了一種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用這種態度有所寫作，照例可以避去強調的衝突，而能得到自得其樂的滿足。用這態度有所寫作，可以使人發笑，使人承認，使人同意。但同時另外指示到創作方向：「暗示」或「影響」到創作的態度，便成爲不良的結果。我們看看年輕人的作品中，每一個作者的作品，總不缺少用一



種諧趣的調子，不莊重的調子寫成的故事，每一個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種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諷的權利，這權利的濫用，不知節制，無所顧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響，許多創作皆不成爲創作，完全失去其正當的意義，這失敗處是應歸之于先一時作俑底的。文學由「人生嚴肅」轉到「人生遊戲」，于中年人情調雖合，所謂含淚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語此的年輕作者，故結果留下一種極可非難的習氣。

說一句俏皮一點的話，作一個小丑的姿式，在文體方面，則有意雜揉文言與口語，使之混和，把作品同「談諧」接近，許多創作，因此一來連趣味也沒有了。在把文學爲有意識向社會作正面的抗議的情形裏，所有的幼稚病，轉到把文學爲向惡勢力作旁敲側擊的行爲，抓他一把，捏他一下，彷彿確聰明知慧了許多，然而創作給人也只是一點趣味，毫無其他可企望的了。舒老舍先生，集中了這創作的諧趣意識，以諷誕的諷刺，寫成了三個長篇，似乎同時也就結束了這趣味的繼續存在，因爲十六年後，小巧的雜感，精致的閒話，微妙的對白劇，千篇一律的諷刺小說，也使讀者和作者有點厭倦了，于是時代便帶走了這個遊戲的閒情，代替而來了一些新的作家與新的作品。

這方向的轉變，可注意的不是那幾個以文學爲旗幟的人物，雖然他們也寫了許多東西，

如錢杏邨先生所評出的蔣光慈，洪靈菲，等等，但我想說到的，是那些僅以作品直接訴之于讀者，不仰賴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有幾個很可注意到的人。

一、以十五六年以來革命糾紛的時代為背景，作者體念的結果，寫成了動搖，追求，幻滅，三個有連續性的戀愛革命小說，是茅盾。

二、以一個進步階級女子，在生活方面所加的分析，明快爽朗又復細膩委蛇的寫及心上所感到的糾紛，着眼於低級人物的生活，而能寫出平常人所着眼不到處，寫了在黑暗中的是丁玲。

三、就是先前所談及的集中了諷刺與諛諧用北京風物作背景，寫了趙子曰老張哲學等作的是老舍。

在短篇方面，則施鰲存先生一本上元燈，最值得保留到我們的記憶裏。

把習氣除去，把在創作中不莊重的措詞，與自得其樂沾沾自喜的神氣消滅，同時也不依賴其他裝飾，只把創作當成一個企圖，企圖牠成一個藝術作品，在沉默中努力，一意來寫作，因此作品皆能以一種不同的風格產生而存在，上述各作者的成就，是我們在另一時候也不能忘却的。使黃昏玉君等作品與茅盾追求并列，在故事發展上，在描寫技巧上，皆見出後者

超越前者處極多。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氣分析自己，爲病態神經質青年女人作動人的素描，爲下層女人有所申訴，丁玲女士的作品，給人的趣味，給人的感動，把前一時幾個女作家所有的愛好者興味與方向皆扭轉了。他們厭棄了冰心，厭棄了廬隱，淦女士的詞人筆調太俗，叔華女士的閨秀筆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給了讀者們一些新的興奮。反覆酣暢的寫出一切，帶着一點兒憂鬱，一點兒輕狂，攪着了讀者的感情，到目前，復因自己意識就着時代而前進，故尙無一個女作家有更超越的驚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

諷刺因誇張而轉入談諧滑稽，老舍先生的作品，在或一意義上，是并不好的。然而一時代風氣，作家之一羣，給了讀者以憂鬱，給了讀者以憤怒，却并無一個作者的作品，可以使年青人心上的重壓稍稍輕鬆。讀趙子曰，讀老張哲學，却使我們感覺作者能在所寫及的事物上發笑，而讀者却因此也可以得到一個發笑機會。這成就已不算十分壞了。關於故都風物一切光景的反照，老舍長處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人物性格的描畫，也極其逼真動人，使作品貫以一點兒放肆坦白的諧謔，老舍各作品，在風格和技術兩方面都值得注意。

馮文炳，黎錦明，王魯彥，許欽文，……等等，作品可以一貫而談處便是各個作家的「風氣分」。這氣分，因各人筆致風格而小異，并却不完全失去其一致處。這種風氣的形成

，有應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談諧趣味」的養成，始能明白其因緣的，毫無可疑處，各個作者在諷刺方面，全是失敗了的。讀者這方面的嗜好，却并不能使各個作家的作品因而純粹。誠實的製作自己所要製作的故事，清明的睥睨一切，坦白的申述一切，爲人生所煩惱，便使這煩惱訴之於讀者，南創造派所形成的風氣實比之於北方語絲爲優。淺薄幼稚，尙可望因時代而前進，使之消滅，世故聰明，却使每個作者在寫作之餘，有泰然自得的樣子，文學的健康性是因此而全毀了的。十六年革命小說興起，一面是在對文學傾向有所提示，另一面也掙擊到這種不良趣味，這企圖，在創作方面，并無何等積極的貢獻，在這一面却是不爲無益的。雖當時大小雜感家以奔流爲殘墨，有所保護，然而「白相的文學態度」隨卽也就因大勢所趨而消滅了。幾個短篇作者，在上一時所得到的優越地位，另有了代替的人物，施慧存，孫席珍，沉櫻，是幾個較熟習的名字。這些人是不會諷刺的。在把創作當一個創作的態度誠懇上而言，幾人的成就，雖不一定較之另外數人爲佳，然而把作品從瑣碎的牢騷裏拖出，不拘囿到積習裏，作品却較純粹多了。上元燈筆頭明秀，長於描繪，雖調子有時略感纖弱，却仍然可算爲一個完美的作品。這作品與稍前一年兩年的各作品較，則可知以清麗的筆，寫這世界行將消失或已消失的農村傳奇，馮文炳，許欽文，施慧存有何種相似又有何種不同處。

孫席珍寫了戰場上，關於戰爭還另外寫了一些作品。然這類題材，對於作者並不適宜，因作者所認識另一生活不多，文字技巧又不能補其所短，故對於讀者無多大興味。但關於戰爭，作曝露的抗議，作者以外還無另一人。

與施藝存筆致有相似處，明明細緻，氣派因生活與年齡拘束，無從展開，略嫌窄狹，然而能使每一個作品成爲一個完美好作品，在組織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且爲女作者中極有希望的，還有一個女子作家沉櫻。

# 魯 迅

**傳略**（自叙）『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毒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長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務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醫，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了，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補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高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員長，第三

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選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rmanenc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筆頭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兩冊，其餘選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書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 作品

短篇創作集有吶喊及彷徨，前者包含短篇小說十五篇，自一九一八年的狂人日記起，至一九二二年的不周山止。其中的阿Q正傳有梁社紀念的英文譯，王希禮氏（W. A. Vassiliev）的俄文譯，敬隱的法文譯。後者包含短篇小說十一篇，自一九二四年的祝福起至一九二五年的離婚止。

論文集有墳：（1907——1925）小品文有野草（1924）雜感集有熱風（1918——1924）華蓋集（1925）華蓋集續編（1926）而已集（1927）自敘傳有朝華夕拾著者有中國小說史略。

翻譯，有桃色的雲（俄國愛羅先珂）一個青年的夢（日本武者小路實篤）工人綏恐略夫（俄國阿志巴綏）愛羅先珂童話集，苦悶的象徵（日本廚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日本廚川白村）壁下譯叢，藝術論（俄國盧那卡爾斯基）藝術論（俄國浦力汗諾夫）文藝與批評（俄國盧那卡爾斯基）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日本片上伸）潰滅（俄國法兒也夫）。

編理舊籍，唐宋傳奇集，小說叢聞鈔等。

## 故 鄉

魯 迅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共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



，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閨士，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

而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銅叉，向一匹犢儘力的刺去，那犢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士。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雖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里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的兒子閩士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士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士。他是能裝隸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士也就到了。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士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

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土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

「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墮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鴉，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閩土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兒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裡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襖。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墮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積的是怎麼一件東西 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 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獐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鞋似的兩個腳……」

阿！閩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土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

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了！他，——怎樣？……」

「他？……他景況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買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喫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額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呢！」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盛頓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關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還說不關？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關？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愈是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士。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士，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士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烟管，那

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阿！閨士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犢，……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閨士，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閩士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閩士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只貼在他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閩士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烟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

，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烟管來默默的吸烟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閩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去玩去……」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連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里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装着這麼高底的小脚，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閻士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閻士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閻士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爲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傷 逝

魯 迅

## 涓 生 的 手 記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會館裏的被遺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時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着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着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牀。深夜中獨自躺在牀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但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着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呵！於是就看見帶着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

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然而現在呢，只有寂靜和空虛依舊，子君却決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裏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隨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靈，彷彿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藹藹地逐漸臨近，——但是，往往又逐漸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步伐的雜沓中了。我憎惡那不像子君鞋聲的穿布底鞋的長班的兒子，我憎惡那太像子君鞋聲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鄰院的搽雪花膏的小東西！

莫非她翻了車麼？莫非她被電車撞傷了麼？……

便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會經當面罵過我。

驀然，她的鞋聲近來了，一步響於一步，迎出去時，却已經走過紫藤棚下，臉上帶着微笑的酒窩。在她叔子的家裏大約並未受氣；我的心寬帖了，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後，破屋裏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

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裏瀾漫着釋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着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看時，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裏的記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罷，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裏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她默想了一會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沈靜地說了出來的話。其時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她也完全了解的了。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照例是那鮎魚鬚的老東西的臉又緊帖在髒的窗玻璃上了，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裏的那小東西的臉，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視地驕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澈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裏，比我還透澈，堅強得多。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於她能算什麼東西呢？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後便已模糊，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前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先後，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可豈臨時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慙懣，但在記憶上却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暗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着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僅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但也還彷彿記得她臉色變成青白，後來又漸漸轉作緋紅，——沒有見過，也沒有再見的緋紅；孩子似的眼裏射出悲喜，但是夾着驚疑的光，雖然力避我的視線，張皇地似乎要破窗飛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沒有知道她怎樣說或是沒有說。

她却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的淺薄的



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這溫習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我只要看見她兩眼注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於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可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地熱烈，這樣地純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一部分和身體一同忙碌起來。我們這時總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尋住所。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她却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託辭拒絕，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宜。起先我們選擇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為看去大抵不像長我們的安身之所；後來，便只要他們能相容了

。看了二十多處，這纔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裏的兩間南屋；主人是一個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廂房。他只有夫人和一個不到週歲的女孩子，僱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安閒幽靜的。

我們的家具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子君還賣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我攔阻她，還是定要賣，我也不再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給她加入一點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姪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她膽怯，或者竟是嫉妬的朋友絕了交。然而這倒很清靜。每日辦公散後雖然已近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我們先是沈默的相視，接着是放懷而親密的交談，後來又是沈默。大家低頭沈思着，却並未想着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似乎於她已經更加了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却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她並不愛花，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空暇。然而她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里傳染的罷，不一

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隻小油雞，在小院子裏和房主人的十多隻一同走，但她們却認識雞的相貌，各知道那一隻是自家的。還有一隻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給他另起了一個，叫作阿隨。我就叫他阿隨，但我不喜歡這名字。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我和子君說起這，她也領會地點點頭。

唉，那是怎樣的甯靜而幸福的夜呵！

安甯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甯和幸福。我們在會館裏時，還偶有議論的衝突和意思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胡同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了；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譚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我們常說，我們總還得僱一個女工。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顏色，尤其使我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聽出來了，也還是和那小官太太的暗鬪，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但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人應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這樣的處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鑄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裏便坐在辦公桌前

鈔，鈔，鈔些公文和信件；在家裏是和牠相對或幫牠生白鑪子，煮飯，蒸饅頭。我的學習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會館裏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却傾注着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腦額上；兩隻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這些飼阿隨 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經忠告她：我不喫，倒也罷了；却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只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却似乎有點淒然；我也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默坐着，她在洗碗。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裏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一

奉

局長諭史涓生着毋庸到局辦事

祕書處啓

十月九號

這在會館裏時，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長的兒子的賭友，一定要去添些謠言，設法報告的。到現在纔發生教讀，已經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却跳躍着。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她說。

她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地，那聲音在我聽去却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黯澹。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着很深的影響。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帶一點艱辛時候的忙。

「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送過那黯澹的燈來。我先擬廣告；其次是選定可譯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滿着灰塵了；最後纔寫信。

我很費躊躇，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凝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她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淒然。我真不料這樣微細的小事體，竟會給堅決的，無畏的子君以這麼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夜纔開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繚亂，忽然有安甯的生活的影像——會館裏的破屋的寂靜，在眼前一閃，剛剛思定睛凝視，却又看見了昏暗的燈光。

許久之後，函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很覺得疲勞，彷彿近來自己也較爲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倔強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裏的生活，原如鳥販子手裏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雜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痺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爲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却疑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

，邊上便有了一大片烏黑的指痕，這就證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幽靜，幸於體帖了，屋子裏總是散亂着碗碟，瀰漫着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然還只能怨我自己無力置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爲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喫飯；子君的功業，彷彿就完全建立在這喫飯中。喫了籌錢，籌來喫飯，還夢餵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爲了這催促喫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給真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囀起來。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規定的喫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後，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爲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譯了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 and 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只是喫飯却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爲終日坐在家裏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餵了阿隨了，有時還併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喫的羊肉。她說，阿隨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兒了？」我忍不住問。

「什麼？」她連看也不看我。

「你的臉色……。」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我終於從她言動上看出，她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着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爲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却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

我揀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領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她是沒有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道上，公園裏，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裏覓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無須買票；閱書室裏又裝着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

單是看見裝着牠，精神上也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却無可看：舊的陳腐，新的是幾乎沒有

的。  
每在我到那里去也並非爲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爲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爲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却決無那樣的橫禍，因爲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鑪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鑪邊的。

那里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却還有安閒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纔覺得大半年來，只爲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愛纔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爲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却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

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氣都失掉了，只爲着阿隨悲憤，爲着做飯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不怎樣瘦損……。

冷了起來，火爐裏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盡了，已是閉館的時候。又須回到吉兆胡同，領略冰冷的顏色去了。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裏忽而又發出久已不見的稗氣的光來，笑着和我談到還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談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出口，却即刻變爲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回向我的耳目裏，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却溫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歡容。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併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鎮靜。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豈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嘗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蜂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搵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離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

我向她閒談，故意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裏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惡舌。

她還是點頭答應着傾聽，後來沈默了。我也就斷續地說完了我的話，連餘音都消失在虛空中了。

「是的。」她又沈默了一會，說，「但是，……消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我同時豫期着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沈默。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裏也發了釋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飢渴中尋求着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迴避着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着寒風逕奔通俗圖書館。

在那里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彷彿得了一點生氣。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

我開始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他們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却覺得寒冽。夜間，無蜷伏在比冰更冷的冷屋中。

冰的針刺着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却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在通俗圖書館裏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這新生活便要來到了。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忍受的冬天，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壞孩子的手裏一般，被繫着細線，儘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着一個遲早之間。

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纔得到回信，信封裏只有兩張書券：兩角和三角的。我却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飢餓，又都自挨給於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却終於來到了。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采地回來，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脚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裏了，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裏，將她接回去了。她很簡單地說。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無言地站着。

「她去了產。」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她去了。」

「她——她可說什麼？」

「沒說什麼。單是託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裏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我徧看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澹的家具，都顯得極其清疏；在證明着牠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

的字迹，也沒有；只是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昏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沈靜下來，覺得在沈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盛筵，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脚步……。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

躺着，在合着的眼前經過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現盡；暗中忽然彷彿看見一堆食物，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灰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懇託似的看着我。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我的心却又覺得沈重。我爲什麼偏不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話的呢？現在她知道，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着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麼可



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沈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沈重。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共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

我沒有負着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却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後，就要負了這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

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終，還希望我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要離開吉兆胡同，在這里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里，子君便如遺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遺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表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似的。

然而一切請託和書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往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寓京很久，交游也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纔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這里了，」他聽了我託他在別處寓事之後，冷冷地說，「但那里去呢？很難。——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驚得沒有話。

「真的？」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經忘却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年那樣。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着虛容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自然，我不能在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彷彿一一看見，

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我還期待着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臥在廣大的空虛裏，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着我的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藏，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陰沈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裏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着。耳中聽到細碎的步伐聲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裏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盤旋着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隨。牠回來了。

我的離開吉兆胡同，也不單是爲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爲着這阿隨。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經過許多回的思想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能相容的地方。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

的板牀，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着。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有時，彷彿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我等着，等着，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裏了。

初春的夜，還是那麼長。長久的枯坐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葬式，前面是紙人紙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哭聲。我現在已經知道他們的聰明了，這是多麼輕鬆簡截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着虛空的重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裏了。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篋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他快意……。

但是，這却更虛空於新的生路；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還是那麼長。我活着，我

總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聲，給子君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要遺忘；我爲自己，並且要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教我的前導……。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畢)(衍槐)

## (附) 吶喊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會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却，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

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願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比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

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而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都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鬪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前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愴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下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

，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  
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只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將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驗兒的墳上，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具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

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為

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吶喊）

## 魯迅論

方 璧

## 一

幾年來，常在各種雜誌報章上，看到魯迅的文章。我和他沒甚關係，從不曾見過面，然而很喜歡看他的文章，並且讚美他。只因我一向居無定處，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來，是交通不便，難得看見外界書報的地方，所以並未完全看過魯迅的著作。近來看見一本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纔看得到——，方知世間對於魯迅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這般不同的論調。又從此書，知道魯迅的著作，大部已有單行本，要窺全豹，亦非難事，這就刺戟我去買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來看。兩月前，在一個山裏養病，竟把他的著作全體看了一遍，頗有些感想，拉雜寫下來，遂成此篇。如果題名曰『我所見於魯迅者』，或是『關於魯迅的我見』，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這等扭扭捏捏的長題目，便率直的套了從前做史論的老調子，名曰『魯迅論』了。

## 二

魯迅 怎樣的一個人呢？看見過他的人們描寫他們的印象道：

一個瘦瘦的人，臉也不漂亮，不是分頭，也不是平頭，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子一樣。他手裏老拿着煙捲，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在那兒什麼似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初次見魯迅先生，馬珏。）

這是一個小學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寫她的印象道，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了。……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

：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人發覺的。然而魯迅先生並不笑。可惜我不能把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曙天女士訪魯迅先生）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

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

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致志摩，陳源。）

這又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描寫。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張魯迅最近畫像。八字鬍子，瘦瘦的臉兒，果然不漂亮，

如果在冬天，這個人兒該也會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罷。可惜瘦了一點，不然，豈但是『很可以表出，』簡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罷。

上舉三篇，是值得未見魯迅的人們讀一過的。在小學生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潑，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並不『沉悶而勇猛，』『愛說笑話，然而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學教員看來，魯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官僚，不是久已』成爲可厭的代名詞麼？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見，而所見又一定不同，我們從魯迅自己的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罷。

### 三

張定璜在他的魯迅先生（亦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告訴我們說：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饑餓。饑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麼？任憑你拉著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

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煙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著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蒙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樣去抹殺那表面的細微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著，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時新的，包孔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偷竊，看見老陸買紅饅頭給小登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饉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沈默的旁觀者麼？……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



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裏，我們都感覺到他。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來了。「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沈默的旁觀」；「魯迅之爲魯迅，盡於此二語罷。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魯迅站在路旁邊，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他不是一個站在雲端的「超人」，嘴角上掛著莊嚴的冷笑，來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這種樣的「聖哲」！他是實實地生根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世間，忍住了悲憫的熱淚，用冷諷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憚煩地向我們解釋人類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麼矛盾！他決不忘記自己也分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喊六三頁）和端午節（呐喊一八九頁，）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一件小事裏的意義是極明顯的，這裏，沒有頌揚勞工神聖的老調子，也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見鳩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卻有一顆質朴的心，熱而且跳的心。在這面前，魯迅感覺得自己的「小」來。他沉痛地自白道：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的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所以我對於這篇『並且即稱爲隨筆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評者所說，卻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強烈的感動。對於端午節，我的看法亦自不同。這位批評者說：

我讀了這篇端午節，纔覺得我們的作者已再向我們歸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我覺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節的表現的方法恰與我的幾個朋友的作風相同。我們的高明的作者當然不必是受了我們的影響；然而有一件事是無可多疑的，那便是我們的作者原來與我的幾個朋友是一樣的境遇之下，受着大約相同的影響，根本上本有相同之可能的。無論如何，我們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與我們接近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在這一點，端午節這篇小說對於我們的作者實在有重大的意義，欣賞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記了這一點。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頁八〇，成仿吾吶喊的評論）。

這一段話，雖然反覆詠歎，似乎並未說明所謂「自我表現」是指端午節所蘊含的何方面（在我看來，端午節還是一篇剝露人的弱點的作品，正和故鄉相彷彿。所以其中蘊含的意思，方面很多，（但是尋繹之後，我以為——當然只是我以為——或者是暗指「憤世嫉俗，懷才不遇」等情調是作成了端午節的「自我表現」的「努力」。如果我這尋繹的結論不錯，我却不能不說我從原文所得的印象，竟與這個大不相同了。我以為端午節的表面雖頗似作者借此發洩牢騷，但是內在的主要意義却還是剝露人性的弱點，而以「差不多說」為表現的手段。在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畫出「易地則皆然」的人類的自利心來；並且很坦白地告訴我們，他自己也不是怎樣例外的聖人。端午節內寫方玄綽向金永生借錢而被拒後，有著這樣的一段話：

方玄綽低下頭去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著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借十塊錢，他其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款憑單的了。因為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便裝了一副為難的神色，說道衙門裏既然領不到俸錢，學校裏又不發薪水，實在「愛莫能助」，將他空手送走了。他雖然自己並不看見裝了怎樣的臉，但此時我覺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動，又搖一搖頭。

並且端午節的末了，還有一段話：

這時候，他忽而又記起被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惘惘然的走過荷香村，看見店門口懸著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元，」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脚步的罷，但似乎因為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還毅然決然的走遠了。

這又是深刻的坦白的自己批評了。

我覺得這兩段話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義聲，更使我感動；使我也「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人類原是十分不完全的東西，全璧的聖人是沒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剝露了給世人看，在現在這世間，可惜竟不多了。魯迅板著臉，專剝露別人的虛偽的外套，然而我們並不以為可厭，就因為他也嚴格地自己批評自己分析呵！紳士們討厭他多嘴；把他看作老鴉，一開口就是「不祥。」並且把他看作「火老鴉，」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火着。然而魯迅不餒怯，不妥協。在這樣的戰士（野草七七頁）裏，他高聲叫道：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鎗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拏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

的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樣旗幟，繡出各種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種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旗幟，各樣的外套……。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

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

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槍！

看了這一篇短文，我就想到魯迅是怎樣辛辣強硬的老頭兒呀！然而還不可不看墳的後記中的幾句話：

至於對別人，……還有願使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怎樣。我有時也想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總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寫在墳後面，墳三〇〇頁。）

看！這個老孩子的口吻何等嫵媚！

## 四

如果你把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仔細讀過了一遍，你大概不會反對我稱他爲「老孩子！」張定璜說魯迅

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話自是確論；我翻翻吶喊，彷彿，華蓋集，隨時隨處可以取證。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這個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的舟子，雖然一則曰：

本以爲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是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吶喊自序。）

再則曰：

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  
（寫在墳後面。）

然而他的胸中燃著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個『老孩子！』他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然而他的著作裏，也沒有『人生無常』的嘆息，也沒有暮年的暫時甯靜的歆羨與自慰（像許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裏卻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揭露。反抗一

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偽！老中國的毒瘡太多了，他忍不住擊著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儘自刺。我們翻開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來看，則雜感集第一的熱風大部分是剝削中華民族的「國瘡」，在雜感集第二華蓋集中，我們看見魯迅除舊而剝削毒瘡而外，又時有「歲月已非，毒瘡依舊」的新憤慨。忽然想到的一，三，四，七，等篇（見華蓋集，）這個與那欄（華蓋集一四二頁至一五三頁，）無花的薔薇之三（華蓋集續編一一八，）春末閒譚（墳二一三頁，）再論雷峯塔的倒塌（墳二〇一頁，）看鏡有感（墳二〇七頁）等，都充滿着這種色彩。魯迅憤然說：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華蓋集十一頁。）

他又說：

看看報章上的論境，『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堆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華蓋集第一五頁。）



熱風中所收，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的雜感，這六年中，我們看見「思想革命」運動的爆發，看見牠的橫厲不可一世的剝削，看見牠終於漸漸軟下去，被利用，被誤解下去，到一九二四年，蓋幾已銷聲匿跡，是不是老中國的毒瘡已經剝去？不是！魯迅在一篇雜感長城裏說：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歸爲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纔不給長城添新磚呢。（華蓋集五五頁。）舊有的和新補添的聯爲一氣又造成了束縛人心的堅固的長城，正是一九二四年以後的情狀。在另一處，魯迅有極妙的諷刺道：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  
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却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  
所聽過的苦宿的教誡一般。（華蓋集續編一一九頁）

然而攻擊老中國的國瘡的聲音，幾乎只剩下魯迅一個人的了。他在一九二五年內所做的雜感，現收在華蓋集內的，分量竟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這六年中爲多。一九二六年做的，似乎更多些。『寂寞』中間這老頭兒的精神，和大部分青年的『闌珊』成了很觸目的對照。

魯迅不肯自認爲「戰士」，或青年的「導師」。他在寫在墳的後面說：

倘說爲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爲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止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饕餮，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爲能賺錢，但是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爲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稱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

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但是我們不可上魯迅的當，以為他那個沒有指引路；他確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什麼運動，他從不擺出『他是青年導師』的面孔，然而他確指引青年們一個大方針：怎樣生活着，怎樣動作著的大方針。魯迅決不肯提出來呼號於青年之前，或板起了臉教訓他們，然而他的著作裏有許多是指引青年應當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在他的創作小說裏有反面的解釋，在他的雜文和雜感裏就有正面的說明。單讀了魯迅的創作小說，未必能夠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必須也讀了他的雜感集。

魯迅曾對現代的青年說過些什麼話呢？我們來找找看：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放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四〇頁。）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地球河圖，金人玉佛，禪傳九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四三頁。）

在別一地方，我們看見魯迅又加以說明道：

……但倘若一定要顯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用我爲別人設計的語，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者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却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著，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我以爲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華蓋集四九頁至五〇頁。）

這些話，似乎都是平淡無奇的，然而正是這些平淡無奇的話是青年們所最需，而也是他們所最忽略的；魯迅又說過：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華蓋集五四頁。）

大概有人對於這些話又要高喊道：『這也平淡無奇！』不錯！確是平淡無奇，然而連平淡無奇的事竟也不能實現，其原因還在於『不做』。魯迅更分析地說道：

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但也因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所錯誤。

（墳一六七頁。）

其次需要「朝性」。魯迅有一個很有趣的比喻道：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競爭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羣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却儘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朝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利

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華蓋集一五〇頁。）

魯迅鼓勵青年們去活動去除舊革新，說：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和平，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着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綫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

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華蓋集一五二頁。）

他對於現在文藝界的意見，也是鼓勵青年努力大膽去創作，不要怕幼稚。（見墳一七一頁末）  
有天才之前。）

對於所謂正人君子場者之流的欺騙青年，他在一點比喻內說：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牠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人羣中也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頸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

豬乎？拖延著，逃著，喊著，奔突著，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穴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畫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華蓋集續編三二至三三頁。）

然而魯迅也不贊成無謂的犧牲，如「請願」之類。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了後，魯迅有好幾篇雜感寫到這件事，在死地內，他說：

但我却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記念着，則似乎還不算很大的折本。（華蓋集續編九一頁。）

在空談內，魯迅更詳細地說道：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



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却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凶殘。……有些東西——我稱之爲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羣衆應該開鎗，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華蓋集續編一〇九至一一一頁。）

在無花的薔薇之二第八節內，魯迅又有這樣幾句話：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八八頁）。

## 五

離開魯迅的雜感，看魯迅的創作小說罷。前面說過，喜歡讀魯迅的創作小說的人們，不應該不看魯迅的雜感；雜感能幫助你更加明白小說的意義，至少，在我自己，確有這種經驗。

吶喊所收十五篇，彷徨所收十一篇，除幾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貓，幸福的家庭，傷逝等，大都是描寫『老中國的兒女』的思想和生活。我說是『老中國』，並不含有『已經過去』的意思。照理這是應該被剩留在後面而成爲『過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國很難講，所以吶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國的兒女』，我們在今日依然隨時隨處遇見，並且以後一定還會常常遇見。我們讀了這許多小說，接觸了那些思想生活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人物，而有極親切的同情；我們跟着單四嫂子悲哀；我們愛那個懶散苟活的孔乙己；我們忘記不了那負著生活的重擔而麻木著的閩土，我們的心爲祥林嫂而沉重，我們以緊張的心情追隨着愛姑的冒險，我們鄙夷然而又憐憫又愛那阿Q……總之，這一切人物的思想生活所激起於我們的情緒上的反映，是憎是愛是憐，都混爲一片，分不明白。我們只覺得這是中國的，這正是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的生活和思想，這正是圍繞在我們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國的人生！而我們之所

以深切地感到一種寂寞的悲哀，其原因亦即在此。這些『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上，負着幾千年的傳統的重擔子，他們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咒詛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懷懷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擔。我以為吶喊和彷徨所以值得並且逼迫我們一遍一遍地翻讀而不厭倦，根本原因便在這一點。

人們的見解是難得一律的，並且常有十分相反的見解；所以上述云云，只是『我以為』而已。但是以下的一段文字卻不可不抄來看看：

……共計十五篇的作品之中，我以為前面的九篇與後面的六篇，不論內容與筆風，都不是一樣。編者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恰依我的分法把目錄分為兩面了。如果我們用簡單的文字來把這不同的兩部標明，那麼，前九篇是『再現的』，後六篇是『表現的』。

嚴格地說起來，前九篇中之故鄉一篇應該歸入後期作品之內，然而下面的阿Q正傳又是前期的作品，而且是前期中很重要的一篇，所以便宜上不妨與前期諸作並置。

前期的作品有一種共通的面色，那便是再現的記述。不僅狂人日記，孔乙己，頭髮的故事，阿Q正傳是如此，即別的幾種也不外是一些記述(Description)。這些記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築成(Build up)各樣典型的性格(Typical 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

乎不在他所記述的世界，而在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這一個個的典型鑄成了，而他個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稱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典型鑄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敗，也便是在此處。作者太急了，太急於再現他的典型了，我以為作者若能不這樣急於追求『典型的』，他總可以尋到一點『普遍的』(all' emain) 出來。

我們看這些典型在他們的世界不住地盲動，猶如我們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種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地行動，沒有與我們相同的地方可以使我們猜出他們的心理的狀態。而作者偏偏好像非如是不足以再現他的典型的樣子。關於這一點，作者所急於築成的這些典型本身固然應該負責，然而作者所取的再現的方法也是不能不負責任的。『吶喊』的評論：成仿吾；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七四至七六頁。

我和這位批評者的眼光有些不同，在我看來，吶喊中間的人物並不是什麼外國人，也不覺得『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種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地行動。』所以那『裏而最可愛的小東西孔乙己』以及那引起多人驚異的阿Q正傳，我也不以為『淺薄的紀實的傳記』，『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

這位批評者又說：

文藝的作用總辦不了一種暗示，能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方可謂發揮了文藝的效果，若以全部來示全部，這便是勞而無功了。只願描寫的人，他所表現的不出他所描寫的以外，便是勞而無功的人。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藥，明天等作，都是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這樣的作品便再湊千百篇攏來，也暗示全部不出。藝術家的努力要在捕住全部——一個時代或一種生活的——而表現出來，像庸俗之徒那樣死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引同上。）

這意思若曰：孔乙己，藥，明天等作，所以成其爲勞而無功的庸俗作品，卽因牠並不能以部分暗示全部。又若曰：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小栓，僅吶喊的小說中有此類人，其於中國，則成爲碩果，初無其匹，故只是部分的。不錯，我也承認，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等，只是吶喊集中間的一個人物，但是他們的形相閃出在我的心前時，我總不能叫他們爲孔乙己，單四嫂子等，我覺得他們雖然頂了孔乙己……等名姓，他們該是一變別的什麼，他們不但在吶喊的紙上出現，他們是『老中國的兒女』，到處有的是！在上海的靜安寺路，霞飛路，或者不會看見這類人，但如果你離開了『洋場』，走到去年上海市民所要求的『永不駐兵』區域以外，你所遇見的，滿是這一類的人。然則他們究竟是部分的呢？抑是暗示全部的？我

們可以再抄別一個人的意見在這裏：

……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使我們走到那里去都過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

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他（魯迅）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

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蘊著中國的土氣。……（張定璜，魯迅先生）。

現代煩悶的青年，如果想在吶喊裏找一點刺戟，（他們所需要的刺戟，）得一點慰安，求

一條引他脫離『煩悶』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為吶喊所能給你的，不過是你平日所

唾棄——像一個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唾棄一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的灰色人生。說不定，

你還在這裏面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在彷徨內亦復如此——雖然有幾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

肯承認那裏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讀一讀阿Q正傳。這篇內的冷靜宛妙的諷刺，或

者會使人忘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義，而認為只有『滑稽』，但如你讀到兩遍以上，

你總也要承認那中間有你的影子。你沒有你的『精神勝利的法寶』麼？你不會善於忘記受過的

痛苦緣何Q麼？你潦倒半世的深夜裏有沒有發過『我的兒子會鬧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負？

算了，不用多問了。總之，阿Q是『乏』的中國人的結晶；阿Q雖然不會喫大菜，不會說洋話

，也不知道歐羅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會喫大菜，說洋話……的『乏』的『老中國的

新兒女，」他們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個或半個阿Q罷了。不但現在如此，將來——我希望這將來不會太久——也還是如此。所以阿Q正傳的談諧，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們失卻了笑的勇氣，轉而爲惴惴的不自安了。況且那中間的唯一大事，阿Q去革命，『文章』的「咸與維新」，再多說一點：把總也做了革命黨，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舉人老爺也幫辦民政，然而不在把總眼裏。……這些自然是十六年前的陳事了，然而現在鑽到我們眼裏，還是怎樣的新鮮，似乎歷史又在重演了。

他拿著往事，來說明今事，來預言未來的事。（尙鈺魯迅先生，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三一頁。）

魯迅只是一個凡人，安能預言；但是他能夠抓住一時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將來便成了預言。

彷徨中的十一篇，幸福的家庭和傷逝是魯迅所不常做的現代青年的生活的描寫。戀愛，是這兩篇的主題。但當書中人出場在小說的時候，他們都已過了戀愛的狂熱期，只剩下幻滅的悲哀了。傷逝的悲劇的結果，是已經明寫了出來的，幸福的家庭雖未明寫，然而全篇的空氣已經向死路走，主人公的悲劇的結果大概是終於難免的罷。主人公的幻想的終於破滅，幸

運的惡化，主要原因都是經濟壓迫，但是我們聽到的，不是被壓迫者的引吭的悲叫，而是疲  
茶的宛轉的呻吟，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像冬夜窗縫裏的冷風，不由你不毛骨悚然。雖則  
這兩篇的主人公似乎有遭遇上的類似，但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只是麻木地負荷那「戀愛的重  
擔；」他有他的感慨，比如作者給我們的一段精采的描寫：

「……真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  
遠遠的對著手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地掛  
著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  
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為  
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著眼淚對他看。他惘然的坐著，彷彿有些醉了。

「呵呵，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他也忽然驚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著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



『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的……』他想著，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著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彷彿六五頁。）

這一段是全篇中最明耀的一點，好像是陰靈中突然的陽光的一閃，然而隨即過去，陰暗繼續統治着。從現在的通紅的嘴唇，笑迷迷的眼睛，反映出五年前，可愛的母親來；又從現在兩隻眼睛陰淒淒的母親，預言這孩子的將來；魯迅只用了極簡單的幾筆，便很強烈的刻畫出一個永久的悲哀。我以爲在這里，作者奏了『藝術上的凱旋。』

我們再看傷逝，就知道傷逝的主人公不像幸福的家庭內的主人公似的，只是麻木地負擔那『戀愛的重擔。』傷逝的主人公涓生是一個神經質的狷介冷僻的青年，而他的對手子君也似乎是一個憂悒性的女子。比起涓生來，我覺得子君尤其可愛。她的溫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堅決，使你覺得她更可愛。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沒有女友，當涓生到局辦事去後，她該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愛動物，油雞和叭兒狗便成了她白天寂寞時的良伴。然而這種委婉的悲哀的女性的心理，似乎涓生並不能了解。所以當經濟的壓迫終於到來時

，這一對人兒的心理狀態起了變化，走到了分離的結局了。我們引一段在下面：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全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拋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彷徨二〇〇頁。）

涓生覺得「分離」是二人惟一的辦法，所以他在通俗圖書館取暖時的冥想中，

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彷徨二〇三頁。）

覺得要來的事，却終於來到了。

子君並沒通知涓生，回到家庭，並且死了。……怎樣死的，不問白。……涓生

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

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彷徨二二三頁。）

涓生怎樣跨進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們不知道——作者並沒告訴我們。可是我以為這個神經質的青年大概不會有什麼新的生活的。因為他是

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權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彷徨二〇八頁。）

幸福的家庭所指給我們看的，是：現實怎樣地嘲弄理想。傷逝的意義，我不大看得明白；或者是在說明一個脆弱的靈魂（子君）於苦悶和絕望的掙扎之後死於無愛的人們的面前。

彷徨中還有兩篇值得對看的小說，就是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這兩篇的主人公都是先會抱着滿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爲的，然而環境——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們，使他們成了失敗者。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於失敗之後變成了一個「敷衍敷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不願挾起舊日的夢，以重增自己的悲哀，甯願在寂寞中寂寞地走到他的終點——墳

。他並且也不肯去挾破別人的美滿的夢。所以他在奉了母親之命改葬小兄弟的遺骸時，雖然擴穴內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本已可以不必再遷，但他

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小兄弟先前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這樣總算完了一件事，足

夠去驅驅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彷徨四二頁。）

孤獨着的主人公魏連支卻另是一個結局。他真寂寞撫養大的，他有一點赤熱的心，但是外形很孤僻冷靜。他在嘲笑罵罵排擠中活著，甚至幾於求乞地活著，因為他雖然已經灰卻了『壯志』，但還有一個人願意他活幾天。後來，連這也沒有了，於是他改變了；他說：

……然而我還有所爲，我願意爲此求乞，爲此凍餒，爲此寂寞，爲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你看，有一個願意我活幾天的，那力量就這麼大。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同時，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同時，我自己又覺得偏要爲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好在願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再沒有誰痛心。使這樣的人痛心，我是不願意。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快活極了；舒服極了；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的崇拜

，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彷徨一六四頁。）

願意他活幾天的，是什麼人，愛人呢，還是什麼親人我們可以不管，總之這不是中心問題。總之，他因此改變了，他以毀滅自己來『復仇』了。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他這環境的突然改變，性格的突然改變，剝露了許多人的醜相。他勝利了！然而他也照他預定地毀滅了自己。這里有一段寫出他的『報復』來：

『你可知道魏太人自從交運之後，人就和先前兩樣了，臉也抬高起來，氣昂昂的。窮人也不再先前那麼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個矐子，見我是叫老太太的麼；後來就叫『老傢伙。』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朮，他自己是不喫的，就擲在院子裏——就是這地方，——叫道：『老傢伙，你喫去罷。』……』

『可是魏大人的脾氣也太古怪，』她忽然低聲說；『他就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他就冤裏冤枉胡裏胡塗地化掉了。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彷徨一七二、四頁。）

作者在篇末很明白地告訴我們：

隱約是長嘯，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彷徨一七六頁。）

六

上述幸福的家庭等四篇，以我看來，是彷徨中間風格獨異的四篇。說他們獨異，因為不是『老中國的兒女』的灰色人生的寫照。

魯迅的小說對於我的印象，拉雜地寫下來，就是如此。我當然不是文藝批評家，所以『批評』我是不在行的，我只願寫我的印象感想。慚愧的是太會抄書，未免見笑於大雅，並且我自以為感想者，當然也是『紙皮論骨』而已。

然而不敢謬託知己，或借為廣告，卻是我敢自信的。完了。

一九二七：十、三十。（小說日報）



## 夜

葉紹鈞

一條不很整潔的里裏，一幢一樓一底的屋內，桌上的煤油燈放着黃暈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慘淡，像反而增了些陰黯。桌旁坐着個老婦人，手裏抱一個大約不過兩周歲的孩兒。那老婦人是普通的型式，額上雖然已畫着好幾條皺紋，還不見得怎樣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點兒怪，深陷的眼眶裏，紅筋牽牽的，發亮；放大的眸子注視孩兒的臉，定定的，悽然失神。她看孩兒因為受着突然的打擊，紅潤的顏色已轉得蒼白，肌肉也寬鬆了不少了。

近來，那孩兒特別地會哭，猶如半年前剛斷奶的時候。彷彿給誰驟然打了一下似的，不知怎麼一來就拉開了喉嚨直叫。叫開了頭便難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蟬兒。老婦人於是百般地撫慰，把自己年輕時撫慰孩兒的語句一一背誦了出來。可是不大見效。似乎孩兒嫌那些太古舊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沒了力，一壁嗚咽；一壁讓眼皮一會開一會閉而終於闔攏，纔算收場。

今晚那老婦人却似感得特別安慰，到這時候了，孩兒的哭還不見開場，假若就這樣倦下





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

「張。」大男隨口回答。孩子於尚未解悟姓的意義的時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練成口頭的熟語，同叫爹爹媽媽一樣地慣習。

「不！不！老婦人輕輕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課還沒弄得熟，有點發愁，只得實行矯正他說，「不要瞎說，那個姓張！我教你，大男姓孫。記着，孫，孫……」

「孫。」大男並不堅持，仰起臉來看婦人的臉：就這樣學着說，發音帶十二分的稚氣。

老婦人的眼睛重重地閉了兩閉；她的淚泉差不多枯竭了，眼帶閉兩閉就表示心頭一陣酸，周身經驗到哭泣時的一切感覺。「不錯，姓孫，孫。再來問你，大男姓甚？」

「孫。」大男玩皮地學舌，同時伸手去取老婦人頭上那翡翠簪兒。

「乖的，大男乖的。」老婦人把大男緊緊抱住，臉孔依帖着他的花洋布衫，「隨便那個問你，你說姓孫，你說姓孫……」聲音漸漸悽咽了。

大男的手臂給老婦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兒，哇……突然哭起來了。小身軀死命地掙扎，淚水淌得滿臉。

老婦人知道每晚的常課又得開頭，安然而過已成夢想，便故作柔和的聲音來嗚他：「大

「男乖的……不要哭呀……花田田來看大男了……坐着紅轎子來了……坐着花馬車來了……」

大男照例地不理睬，喉嚨却張得更大，「哇……媽媽呀……媽媽呀……」

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使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媽從那裏來。

老婦人於是站起來走，把大男橫在自己的臂彎裏；從她那動作的滯鈍以及步履的沈重，又見她確實有點衰老了。她來回地走着，背誦那些又古舊又拙劣的撫慰孩子的語句。屋內的器物彷彿跟着哭聲的震蕩而晃動起來，燈燄似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灘血！她閉了疲勞的眼，不敢再看。耳際雖有孩子撕裂似的哭聲，却同在神怪的空山裏一樣。幽寂得教血都變冷。

搭，搭，外面有叩門聲，同時，躺在跨街樓底下的那條癩黃狗汪汪地叫起來。她嚇得一跳。但隨即省悟這聲音極熟，一定是阿弟回來了，便匆遽地走去開門。

門纔開一道縫，外面的人便閃了進來；連忙，輕輕地，回身把門闔上，好像提防別的什

麼東西也乘勢拖了進來。

「怎樣？」老婦人悄然而焦急地問。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顆心給她看，讓她一下子知道他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進屋內，向四下看一周，便一屁股坐下來，張開了口腔喘氣。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樣的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漬着汗水發亮，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寒冷呢。他見大男啼哭，想起袋子裏的幾個荸薺，便摸了出來授給他，「你吃荸薺，不要哭罷。」

大男原也倦了，幾個荸薺又多少有點引誘力，便伸出兩隻小手接受了，一壁抽咽一壁咬着荸薺。這纔讓老婦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總算看見了」阿弟摸着額角，頹然，像完全消失了氣力。

「看見了？」老婦人的眼睛張得可怕地大，心頭是一種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況味。

「纔看見了來。」

老婦人幾乎欲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訴她不應該這樣鹵莽，只得悵然地

「喔！」

「阿姊，你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是不是？其實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見的那個弟兄，他就是一個好人。」他感服地豎着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個不是？」

「是呀。我找着了，在一家小茶館裏。我好言好語同他說。有這樣這樣兩個人想來該有數。現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點我去認一認他們的棺木。」他眉頭一皺，原有眼睛四圍的皺紋見得更爲顯著，同時搔頭嘔嘴，表示進行並不順利。「他却不大理睬，說別麻煩罷，完了的人也多得很，男的，女的，長衫的，短褂的，誰記得清這樣兩個，那樣兩個；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我既然找到了他，那裏肯放手。我又同他說了，告訴他這兩個怎樣地可憐，是夫妻兩個，女的有年老的娘，他們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裏啼哭，叫着媽媽，媽媽，……請他看老的小的面上發點慈悲心……唉！不用說罷，總之什麼都說了，只少跪下來對他叩頭。」

老婦人聽着，悽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朧欲睡了，幾個亭簷已落在她的裙邊裏。

「這一番話却動了他的心。」阿弟帶着矜誇的聲調接續說：「永久作笑意的臉上浮現真實的笑，但立刻就收斂了。」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同他講情，沒有講不通的。他不像起先這樣講官話了，想了想歎口氣說，『人是有這樣兩個的。誰不是爺娘的心肝骨肉！聽你講得傷心，就給你指點了罷。不過好好兒夫妻兩個，爲什麼不安分過日子，倒去幹那一些勾當！』我說這可不大明白，我們生意人不懂他們念書人的心思，大概是——」

「噓……」老婦人舒口氣，她感覺心胸被壓抑得太緊結了。她同她的阿弟一樣不懂女兒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們同臉生橫肉聲帶殺氣的那些囚徒決不是一類人。不是一類人爲什麼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她近來時刻想起致非常苦悶的問題。可是沒有人給她解答。

「他約我六點鐘在某路轉角等他。我自自然千多萬謝，那裏敢怠慢，提早就到那裏去等着。六點過一歇，他果真來了，換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裏走，一路同我談·啊——」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見聞偏同無賴漢一般撩撥着他，使他不得不回想。他想知道如果那樣說出來：太傷阿姊的心了，說不定她會昏厥不省人事。——兩個人向野裏走。沒有路燈。天上也沒有星月，是悶鬱得像要壓到頭頂上來的黑暗。遠處樹同建築物的黑影動也不動，像怪物擺着陣勢。偶或有兩三點螢火飄起又落下，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麼。

狗吠聲同汽車的嗚嗚聲遠得幾乎渺茫，似在天末的那邊。却有微細的嘶嘶聲在空中流蕩，那是些總得到生命的小蟲子。早上還下雨，溼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見，好幾回險些兒跌倒。那弟兄嘴唇黏着支紙煙，一壁吸煙一壁幽幽地說，「他們兩個都不行，沒有一點氣概，帶出來就索索地抖，像兩隻雞。面色灰了，你看我，我看你，眼淚水直淌，想說話又說不上。你知道，這樣的傢伙我們就怕。我們不怕打仗，擡起鎗來一陣地扳機關，我想你也該會，就怕擡不動鎗。敵人在前面呀，開中的，開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們面長面短。若說人是擱好在前面的，一根頭髮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動手，那就怕。沒有別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個人呀。更其是那些沒有一點氣概的，眼淚水濺到你手上，抖得你牙齒發軟，那簡直幹不了。那一天，我們那個弟兄，上頭的命令呀，縮了好幾回，纔皺着眉頭，砰地一響開出去。那曉這就差了準兒，中在男的臂膀上。他痛得一陣掙扎。女的呼娘呼兒直叫起來，像個發了狂。老實說，我心裏難受了。回轉頭，不想再看。又是三響，才算結果了，兩個染了滿身紅」。那弟兄這樣敘述，聽他的似乎氣都透不來了；兩腿僵僵的提起了不敢放下，彷彿放下就會踏着一塊骷髏。然而總得要走，只好緊緊跟隨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帖着他的背心。

老婦人見阿弟瞪着細眼凝望，同時又搔頭皮，知道有下文，愕然問，「他談些什麼？他

「看見他們那個的麼？」

他們怎樣「那個」的，這問題，她也想了好幾天好幾夜了，但終於苦悶。鎗、看見過的，兵，警察背在背上，是烏亮亮的一根管子。難道結果女兒女婿的就是這東西麼？她不信。女兒女婿的形像，真個畫都畫得出。那一處地方該吃鎗的呢？她不能想像。血，怎樣從他們身體裏流出來？氣，怎樣消散消散而終於斷絕？這些都模糊之極，像個朦朧的夢。因此，她有時感覺女兒女婿實在並沒有「那個」，會有一天，搭，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但只是這麼感覺而已，而且也有點模糊，像個朦朧的夢。

「他沒有看見。」阿弟連忙閃避。「他說那男的很慷慨，幾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條外國褲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裏做。」老婦人眯着眼凝視着燈火說。

「這沒看清，因為天黑，野裏沒有燈。溼泥地真難走，好幾回險些兒滑跌；幸虧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溼透。走到一處，他說到了。我仔細地看，十來棵大黑樹立在那邊，樹下一條一條死白的東西就是棺木。」他低下頭來了，微禿的額頂在燈光裏發亮。受了那弟兄「十七號



，十八號，你去認一認罷」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時的心情，他不敢說也不能說。種種可怕的屍體，皺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漏了胸的，鼻子開花的，腿膀成段的，彷彿即將踢開棺木板一齊撞到他身上來。心情是超過了恐懼而幾乎麻木了。還是那弟兄劃着幾根火柴提醒他「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總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初起似乎是蠕蠕而動的蛇樣的東西，定睛再看，這纔不動，是墨筆寫的十七，這一邊，十八，兩個外國號碼。「甥女兒，我看你來了，」他默默祝禱，望她不要跟了來，連忙逃回小路。——這些不說罷，他想定了，接續說，「他說棺木都寫着號碼，他記得清楚，十七十八兩號是他們倆。我們逐一認去，認到了，一橫一豎放着，上面外國號碼十七十八我識得。」

「十七，十八！」老婦人忘其所以地喊出來，臉色悽慘，眼眶裏明整着僅有的淚。她重行經驗那天晚上那個人幽幽悄悄來通報惡消息時的況味；驚嚇，悲傷，暈眩，寒冷，種種攪和一起，使她感覺心頭異樣空虛，身體也似飄飄浮浮的，不倚着一點什麼。她知道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這種事情絕不會有的了。已被收起，號碼十七，十八，這是鐵一樣的真憑實據！一陣忿恨的烈饑在無空虛的心裏直冒起來，淚膜底下的眼珠閃着猛獸似的光芒，「那該死的東西！」

那兄弟阿姊這樣，沒精打采回營頭，歎着說，「我五棺本好好的，被不算算。」分明是句善意的謊話。不知怎麼，同時忽然起了不可遏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記錯了號碼罷。再想總不至於，但這疑念仍毒蛇般鑽他的心。

「我告訴你，」秀婦人咬着牙說，身體索索地震動。睡着的孩子手臂張動，似乎要醒來，結果翻了個身。老婦人一壁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繼續說，「我不想什麼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這樣的年紀，這樣的命！」以下轉為鬱抑的低語。「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兒還只五歲。把她養大來，像像樣樣成個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個清秀的人，我歡喜。她生兒子了，是個聰明活潑的孩子，（她右手下意識地撫摩孩子的頭頂）我歡喜。他們倆高高興興當教員，和和愛愛互相對待，我更歡喜，因為這樣像人樣兒。唉！像人樣兒却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塌下來，駭得我魂都散了。爲了什麼呢？是我的女兒，我的女婿呀，總得讓我知道。却說不必問了。就是你也說不必問，問沒有好處。——怕什麼呢！我是姓張的的丈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誰把我怎樣！」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燒着她全體，語聲毫無顧忌地哀厲而響亮。她指着孩子的背又說，「說什麼姓孫，我們大男姓張，姓張啊！我只恨沒有本領處置那輩該死的東西，給年青的女兒女婿報讎！」

阿弟聽呆了，懷着莫可名的恐懼，側耳聽了聽外面有無聲息，勉強強地說，「這何必，就說姓孫又有什麼要緊——」喔，我想着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記起剛纔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給他一團摺皺的硬紙，說是那男的託他想法送與親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國褲子袋裏。他的手軟軟的不敢便接，如遇怪祕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使用手心承受了，鬆鬆地捏着，偷竊似地趕忙往衣袋裏一塞。於是，本來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們留着字條呢！」他說着，衣袋裏有銅元觸擊的聲音。

啊！字條！」老婦人身體一挺，周身的神經都拉得十分緊張。一種熱望（切念的人在叩門，急忙迎出去時懷着的那種熱望）一會兒完全佔領了她。女兒女婿的聲音笑貌，雖只十天還不到，似已隔絕了不知幾年。現在這字條，將訴說他們的一切，解答她的種種疑問，使她與他們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個的世界。

字條拿出來了，是撕破了的一個聯珠牌捲煙匣子，印有好幾個指印，又有一處焦痕，反面寫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鉛筆字。

阿弟凝着細眼湊近煤油燈念這字條。「兒等全死，無所恨，請勿念。」噫！這個話纔叫「兒」了性命，倒說沒有什麼恨。「惡漢善視大男，大男即兒等也。」他們的意思，沒有別的

，求你好好看養着大男；說大男就是他們，大男好，就如他們沒有死。只這「無所恨，真是怪，真是怪！」他想起那弟兄告訴他的話，同時想起傳聞的「再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那種英雄氣概。既無所恨，爲什麼要索索地抖，淚水直淌呢？若不是他的甥女婿婿，簡直要看不起了。

「拿來我看，」老婦人伸手攫取那字條，定睛直望，像嗜書者想把書吞下去那樣地專凝。但她並不識字。

室內十分靜寂；小孩的鼾聲微細到幾乎無聞。

雖然不識字，她看明白這字條了。豈但看明白，並且參透了裏邊的意義，懂得了向來不懂的女兒女婿的心思。就彷彿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覺充實了好些。睜眼四看，熟習的一些器物同平時一樣，靜處在燈光裏。側耳聽外面，沒有別的，有遠處送來的唱戲聲，和着圓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樓上去睡罷」。她立起來走向樓梯，嘴唇帖着孩子的頭頂，字條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睛放着母性的熱光，脚步比先前輕快。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了。

「哇~~~~」孩子給顛醒了，並不張眼，皺着小眉心直叫，「媽媽呀~~~~」

（未厭集）

## 潘先生在難中

葉紹鈞

車站裏擠滿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現出異樣的神色。脚夫的兩手插在號衣的袋裏，睡着一般地站着；他們知道可以得到特別收入的時間離得還遠，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來。空氣沉悶得很，人們略微感到呼吸的受壓迫，大概快要下雨了。電燈亮了一歇了，彷彿比平時昏黃一點，望去好像一切的人物都在霧裏夢裏。

揭示處的黑漆版上標明西來的快車須遲到四點鐘。這個報告在幾點鐘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現在便同風化了的戲單一樣，沒有一個人再望牠一眼。像這種報告，在這一個禮拜裏，幾乎每天每趟的行李車都有；所以本來是難得的事情，大家也習以為當然了。

不知幾多人心繫着的來車居然到了，悶悶的一個車站就一變而為擾擾的境界。來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發財，我們且都不提。單講一位從讓里來的潘先生。他當火車沒有駛進站場之先，早已調排得十分周妥；他領頭，右手提着個黑漆皮包，左手牽着

個七歲的孩子；七歲的孩子牽着他的哥哥，（今年九歲，哥哥又牽着他的母親，潘師母。潘先生說人多照顧不齊，這麼牽着，首尾一氣，猶如一條蛇，什麼地方都好鑽了。他又屢次叮囑，教大家握得緊緊，切勿放手；尚恐大家萬一忘了，又屢次搖盪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這警告打電報一般一站站遞過去。

首尾一氣誠然不錯，可是也不能全乎沒有弊端。火車將停時，所有的客人和東西都要涌向車門，潘先生一家的一條蛇是有點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鋒，胸腹部用方向前抵，居然進展到距車門只兩個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歲的孩子還在距車門四個窗洞的地方，被擠在好些客人和坐椅的中間，一動不能動；兩臂一前一後，伸得很長，前後的牽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握膊拉了去的樣子。他急得直喊，「阿！我的臂膊！我的臂膊！」

一些客人聽見了帶哭的喊聲，方才知道腰下擠着個孩子；留心一看，見他們四個人一串，手聯手牽着。一個客人呵斥道，「趕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兩半了！」

「怎麼弄的，孩子不抱在手裏！」又一個客人鄙夷的聲氣自語，他一方面仍注意在攬得向前進行的機會。

「不，」潘先生心想他們的話不對的，牽着自有牽着的妙用；再轉一念，妙用豈是人人能

夠了解的，向他們辯白，也不過徒勞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罷！就把以下的話嚥了下去。而七歲的孩子還是「臂膊！臂膊！」喊着，潘先生前進後退都沒有希望，只得自己失約先放了手。隨即驚惶地發命令道，「你們看着我！你們看着我！」

車輪一頓，在軌道上立定了；車門裏彈出去似地跳下許多的人。潘先生覺得前頭鬆動了些；但是後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點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轉頭來招呼自己的隊伍，也不得自由，於是對着前頭的人的後腦叫喊，「你們跟着我！你們跟着我！」

他居然從車門裏被彈出來了。旋轉身子看，後面沒有他的兒子同夫人。心知他們還擠在車中，守住車門老等總是穩當的辦法。又下來了百多人，方才看見脚踏上人叢中現出七歲的孩子上半身，承着電燈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他走前去，幾次被跳下來的客人衝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來。再等了一歇，潘師母同九歲的孩子也下來了；她吁吁地呼着氣，連喊「阿唷，阿唷，」悽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臉，似乎乞求撫慰的孩子。

潘先生到底鎮定，看見自己的隊伍全下來了，重又發命令道，「我們仍舊同剛才這樣聯起來。你們看月臺上的人這麼多，收票處又擠得厲害，不是聯着，就要走散了！」

七歲的孩子覺得害怕，攔住他的膝頭說，「爸爸，抱。」

「沒用的東西！」潘先生頗有點憤怒，但隨即耐住；蹲下身子把孩子抱了起來。同時圍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長衫的後幅，一手要緊緊牽着母親，因為他自己一隻手也沒得空了。

潘師母向來不會受過這樣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車，却還有可怕的擁擠在前頭，不禁發怨道，「早知道這樣子，寧可死在家裏，再也不要逃難的了！」

「悔什麼！」潘先生一半發氣，一半又覺得憐惜。「到了這里，懊悔也是沒用。並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罷，當心腳下。」於是四個一串向人叢中蹣跚地移過去。

一陣的擁擠，潘先生如在夢裏似的，出了收票處的隘口。他彷彿急流裏的一滴水滴，沒有迴旋側向的餘地，只有順着大衆的勢，腳不點地地走。一會兒，已經出了車站的鐵柵欄，跨過了電車軌道，來到水門汀的旁路上。慌忙地回轉身來，只見數不清的給電燈光耀得發白的面孔以及數不清的提箱與包裹，一齊向自己這邊涌來。忽然覺得長衫後幅上的小手沒有了，不知什麼時候放了的；心頭悵惘到不可說，只無意識地把身子亂轉。轉了幾回，一絲影蹤也沒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門，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銳，他瞥見母親的疏疏的額髮，便認識了，舉起手來指點道，



「媽媽，那邊。」

潘先生一喜；但是還有點不大相信，眼睛湊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後望去。搜尋了一歇，果然看見他的夫人吳鼠一般在人叢中瞎撞，前面護着那大的孩子；他們還沒有跨過電車軌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連喊着「阿大」，把他們引到剛才站定的旁路上。於是放下手心的孩子，舒暢地吐一口氣，一手抹着臉上的汗說，「現在好了！」的確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鐵柵欄，就有人保着險，什麼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經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福得很，一尋即着；豈不是四條性命，一個皮包，都從毀滅和危難的當中檢了回來麼？豈不是「現在好了！」

「黃包車！」潘先生很入調地喊着。

車夫們聽見了，一齊拉着車圍攏來，問他到什麼地方。

他昂起一點頭，似乎增加好幾分威嚴，伸出兩個指頭揚着說，「只消兩輛！兩輛！」他忽了一想，續說，「十個銅子，四馬路，去的就去！」這分明表示他是個「老上海。」

辯論了好一會，終於講定十二個銅子一輛。潘師母帶着大的孩子坐一輛，潘先生帶着小

車夫剛欲拔脚前奔，一個背鎗的印度巡捕一臂在前面一橫，只得縮住了。小的孩子看這個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嚇回過臉來，貼着父親的胸際。

潘先生領悟了，連忙解釋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紅包頭。我們因為本地沒有他，所以要逃到這里來；他背着鎗保護我們。他的鬍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羅漢的鬍子一個樣子。」

孩子總覺得怕，便是同羅漢一樣的鬍子也不想看。直到聽見噹噹的聲音，才從側邊斜睨過去，只見很亮很亮的一個房間一閃就過去了；那邊一家家都是花花燦燦的，都點得亮亮；他於是不再貼着父親的胸際。

到了四馬路，一連問了八九家旅館，都大大的寫着客滿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高也沒有用，因為客堂裏都搭起床鋪，可知確實是住滿了。最後到一家也標着客滿，但是一個夥計嫵嫵地開口道：「找房間麼？」

「真找房間，這里還有麼？」二樓安慰的直透潘先生的週身，彷彿到了家的樣子。

「有是有一間，客人剛剛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遲來一刻，說不定就沒有了。」

「那一間就是我們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來，說，「我們總算運氣好，居然有房間住了！」隨即付車錢，慷慨地照原議價加上一個銅子；他相信運氣好的時候多給人一些好處，以後好的運氣會繼續而來的。但是車夫偏不知足，說跟着他們回來回去走了這多時，非加上五個銅子不可。結果旅館裏的夥計出來調停，潘先生又多破費了四個銅子。

這房間就在樓下，有一個床，一盞電燈，一桌，兩椅，此外就只有煙霧一般的一間的空氣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進去時，立刻聞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間又混着陣陣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語道，「討厭的氣味！」隨聽見隔壁有食料投下油鍋的聲音，才知道原是一間廚房。再一思想氣味雖討厭，究比喫鎗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覺得沒有什麼，舒舒泰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

「用晚飯吧？」茶房擺下皮包回頭問。

「我要喫火腿湯淘飯，」小的孩子咬着指頭說。

潘師母馬上對他看個白眼，凜然說，「火腿湯淘飯！是逃難呢，有得喫就好了，還要這樣那樣點戲！」

大的孩子也不懂看看風色，央着潘先生說：「今天到上海了，你可給我喫大菜。」

潘師母竟然發怒了，她回頭呵斥道，「你們都是沒有心肝的，只配什麼也沒得喫，活活地餓……」

潘先生有點兒窘，却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麼。」便分付茶房道，「我們在路上喫了東西了，現在只消來兩客蛋炒飯。」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點頭就走，剛出房門，潘先生又把他喊回來道，「帶一斤紹興，一毛錢熏魚來。」

茶房的腳聲聽不見了，潘先生舒快地對着潘師母道，「這一刻該得樂一樂，喝一杯了。你想，從兵禍凶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得要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說着，把阿二拖在身邊，一手輕輕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見了你，於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的一杯。」他作舉杯就口的樣子，迷迷地笑着。

潘師母不響；她正想着家裏呢。細軟的雖然已經帶在皮包裏以及寄到教堂裏去了，但是留下的東西究竟還不少。不知王媽倒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窮人家會不會知曉他們

一家統出來了，只賸個王媽在家裏看守；又不知王媽睡覺時，要不要忘記關上一扇門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裏的三隻母雞，沒有做完的阿二的袴子，廚房裏的一碗白燻鴨……真同通了電一般，一刻之間，種種的事情都涌上心頭，覺得異樣地不舒服；便嘆口氣道，「不知弄到怎樣呢！」

兩個孩子都懷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覺得這樣的上海沒有平時父母嘴裏的上海來得好玩而有味。

疎疎的雨點從窗外灑進來，潘先生站起來說，「果真下雨了，幸虧在這一刻下，」就把窗關上。突然看見本來給窗子掩沒的旅客須知單，他便想起一件頂緊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注着那單子看。

「不折不扣，兩塊！」他驚訝地喊。回轉頭時，眼珠瞪視着潘師母，一段舌願從嘴裏伸了出來。

## 二

明天早上，走廊中茶房們正蜷在幾條長凳上熟睡，狹得止有一條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來，幾許房間裏的電燈還是昏黃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婦兩個已經在那里談話了；兩個

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許比昨晚的好一點，也醒了一歇了；只因父母教他們再睡一會，所以還躺在牀上，彼此呵癢爲戲。

「我說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師母焦心他說。「這報紙上的話知道牠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難萬難地逃了出來，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顧局長的脾氣就是一點不肯媽虎。『地方上又沒有戰事，學自然照常要開的，』這句話確然是他的聲口。這個通信員我也認識；就是教育局裏的職員，又那里會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曉得，回去危險呢！」潘師母悽然地說。「說不定三天兩天他們就會打到我們那地方，你就回去開學，有什麼學生來念書？就是不打到我們那地方，將來教育局長怪你爲什麼不開學時，你也有話回答。你只要叫他，到底性命要緊還是學堂要緊？他也是一條性命，想來決不會對你過不去。」

「你懂得什麼！」潘先生頗懷着鄙薄的意思。「這種話只配躲在家裏，伏在牀角裏，由你這種女人去說；你道我們也說得出口的麼！你切不要攔阻我，這時候他已轉爲撫慰的聲調，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決沒有一點危險，我自自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

思的靈捷，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裏的東西麼？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得定心定意住在這里了。等到時局平定了，我馬上來接你們回去。」

潘師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萬無挽回的了。回去能得照看東西固然很好；但是風聲這樣地緊，一去之後，猶如珠子拋在海裏，誰保得定必能撈回來呢！生離死別的哀感涌上她的心頭，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淚早在眼角邊偷偷地想跑出來了。她又立刻想起這不大吉利，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怎能悽慘地流起淚來。於是勉強忍住，聊作自慰的請求道，「那麼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長並沒有照常開學這句話，如還來得及，你就趁了今天下午的車來，不然，趁了明天的早車來。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淚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裏也着實有點煩亂。局長的意思照常開學，自己萬無主張暫緩開學之理，回去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又怎麼放得下這里！看他夫人這樣的依依之情，決計一走，未免太沒有恩義。又況一個女人兩個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無依傍，寄住在外邊，怎能斷言決沒有意外？他這樣想時，不禁深深地發恨：恨這人那人調兵遣將，預備作戰，恨教育局長主張照常開課，又恨自己沒有個已經成年，可以幫助一臂的兒子。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從利害遠近種種方面着想，覺得回去終於是天經地義。便把惱恨悶在一旁，臉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順着夫人的口氣點頭道，「假若打聽明白局長並沒有這意思，依你的話，就趁了下午的車來。」

兩個孩子約略聽得回去和再來的話，小的就伏在牀沿作嬌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媽媽回去，賸下你獨個住在這裏，」大的孩子扮着鬼臉說。

小的聽着，便迫緊喉嚨喊作嘔哭的腔調，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裏實在沒有眼淚。

「你們都跟着媽媽留在這裏，」潘先主提高了聲音說。「再不許胡鬧了，好好兒起來待喫早飯罷。」說罷，又囑咐了潘師母幾句，逕出僱車，趕往車站。

模糊地聽得行人在那裏說鐵路已斷火車不開的話，潘先生想，「火車如果不開，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職也只得由他了。」同時又覺得這消息很使他失望；因想他若是運氣好，未必會逢到這等失望的事；那麼行人的話也未必可靠。欲決此疑，只希望車夫三步併作一步跑。

他的運氣誠然不壞，趕到車站一看，並沒有火車不開的通告；揭示處只標明夜車要遲四



點鐘才到，這一刻還沒有到呢。買票處絕不擁擠，時時有一兩個人前去買票。聚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爲看看來的，也有帶着照相器具的，專等夜車到時攝取車站擁擠的情形，好作將來風雲變幻史的一頁。行李房滿滿地堆着箱子鋪蓋。各色各樣，幾乎碰到鉛皮的屋頂。

從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點兒悵悵，頓了一頓，終於前去買了張三等票，就走入車箱裏坐着。晴明的陽光照得一車通亮，溫溫地不嫌燥熱；坐位很寬舒，就是勉強要躺躺也可以。他想着，「這是難得逢到的。倘若心裏沒有事，真是趨愉決的旅行呢。」

這時車一路耽擱，聽候軍人的命令，等待兵車的通過。直到抵達讓里，已是下午三點過了。潘先生下了車，急忙趕到家，看見大門緊緊關着，心使一定，原來昨天再四叮囑王媽的就是這一件。

扣了十幾下，王媽方才把門開了。一見潘先生，出驚地說，「怎麼，先生回來了！不用逃難了麼？」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進裏面四週一看，便開了房門的鎖，闖進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沒有變更，一點沒有變更，什麼都同昨天一樣。於是他弔起的一半心放下來了。還有一半心

沒放下，便又鎖上房門，回身出門；吩咐王媽道：「你照舊好好把門關上了。」

王媽摸不清頭緒，開了門進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們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了去，所以騙她逃到上海去。「不然，怎麼先生又回來了？奶奶同兩個孩子不同來，又躲在什麼地方呢？但是，他們爲什麼不讓我跟了去？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們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紅房子裏，那些兵都講通的，打起仗來不打那紅房子。」——其實就是老實告訴我，要我跟了去，我也不高興呢。我在這里一點也不怕；如果打仗到這里來，橫豎我的老衣早做好了。」她隨即想起甥女兒送她的一雙繡花鞋真好看，穿了這鞋子上西方，闊王一定另眼相看；於是她感到一種微妙的舒快，不復想那主人究竟在那里的問題。

潘先生出門，就去訪那當通信員的教育局職員，問他局長究竟有沒有照常開學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麼沒有？他還說有一些教員只顧逃難，不顧職務，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業不配他們幹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處。」潘先生聽了，彷彿覺得一凜；但又讚賞自己的有主意，決定回來到底是不錯的。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裏，提起筆來就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意思是說兵亂雖然可慮，子弟的教育猶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廢離的，現在暑假期滿，我校照常開學。從前歐洲大戰的時候，他們天空裏佈着禦防炸彈的網，下面學校裏却

依然在那里上課：這種非常的精神，我們應當不讓他們專美於前。希望家長們能夠體諒這一層意思，如無其事地依舊把子弟送來：這不但是家庭和學校的益處，實也是地方和國家的榮譽。

他起完這章，往復看了三遍，覺得再沒有可以增損，局長看見了，至少也得說一聲「先得我心。」便得意地磨上蠟紙，又自己動手印刷了百多張，命校役向一個個學生家裏送去。公事算是完畢了，開始想到私事：既要開學，上海是去不成了，他們母子三個住在旅館裏怎麼弄得下去！但也沒有辦法，惟有教他們一切留意，安心住着。於是蘸着剛才的殘墨寫寄與夫人的信。

明天，他從茶館裏得到確實的信息，鐵路真個不通了！他心頭突然一沈，似乎覺得最親熱的一妻兩兒忽地乘風飄去，飄得很遠，幾至於渺茫。沒精打采地踱到學校裏，校役回報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派通告，有二十多家是關上大門的，打也打不開，只好從門縫裏插了進去。有三十多家只有用人在家裏，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當然跟着去，不一定幾時才能回來念書。其餘的都說知道了；有的又說性命還保不定安全，讀書的事情再說罷。」

「哦，知道了。」潘先生並不留心在這些上邊，更深的憂慮正縈繞於心曲。抽完了一支香

煙以後，應走的路途決定了，便趕到紅十字會分會的辦事處。

他繳納會費願做會員；又宣言自己的學校房屋還寬闊，也願意作爲婦女收容所，到萬一的時候收容婦女。這是慈善的舉措，當然受熱誠的歡迎，更兼潘先生本來是體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辦事處就給他紅十字的旗子，好在學校門前張起來；又給他紅十字的徽章，標明這是紅十字會的一員。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如捧着救命的神符，心頭起一種神祕的快慰。「現在什麼都安全了！但是……」想到這里，便笑向辦事處的職員道，「多給我一面旗，幾個徽章罷？」他的理由是學校還有個側們，也得張一面旗，而徽章這東西不很大，恐怕偶爾遺失了，不如多拿幾個備在那里。

辦事員同他說笑話，這些東西又不好喫的，拿着玩也沒什麼意思，多拿幾份仍舊只作一個會員，不如不要多拿罷。但是終於依他的話給了他。

兩面紅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輕風中招展着；可是學校的側門上並沒有，原來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門上去了。一枚紅十字徽章早已跳上潘先生的衣襟，閃耀着慈善莊嚴的光。給與潘先生一種新的勇氣。其餘幾枚呢，潘先生重重包裹着，藏在貼身小衫的一個口袋裏。他想，「

一個是她的，一個是阿大的，一個是阿二的。」雖然他們離處在那渺茫難接的上海，但是彷彿給他們加保了一重穩當可靠的險，他們也就各各增加一種新的勇氣。

### 三

【粵】蘇地方兩軍開火了！

【讓】里的人家很少有開門的，店鋪自然更不用說。路上時時有兵士經過。他們快要開拔到前方去，覺得最高的權威附靈在自己的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在眼裏，只要高興提起腳來踏，總可踏做泥團踏做粉。這就來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脫逃，使用長繩一個聯一個纏着臂膊，幾個弟兄在前，幾個弟兄在後，一串一串牽着走。因此，大家對於出門這事都覺得危懼，萬不得已時，也只從小巷僻路走，甚至佩有紅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輩，也不免懷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樣地踱來踱去。於是讓里的街道見得清靜且寬闊起來了。

【上】海的報紙好幾天沒有來。本地的軍事機關却常常有前方的戰報公布出來，無非是些「敵軍大敗，我軍進攻若干里」的話。街頭巷口貼出一張新鮮的來時，慢慢聚集，也有好些人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罷以後依然不能定心，好似這布告的背後還伏着許多的話，於是悵悵地各自散了，眉頭照舊皺着。

這幾天潘先生無聊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遠離，而且不通消息，而且似乎有永遠難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碧莊衝過來只一百多里路，這徽章雖說有用處，可是沒有人寫過筆據，萬一沒有用，又向誰去說話？」鎗子砲彈劫掠放火都是真傢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幾多走路才行。」他於是這里那里探聽前方的消息。只要這消息與外國傳說的不同，便覺得真實的分數越多，即根據着盤算對於自身的利害。街上如其有一個人神色倉皇急忙行走時，他便突地一驚，以爲這個人一定探得確實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與他不相識，「什麼！」就在喉際嚥住了。

紅十字會派人在前方辦理救護的事情，常有人附着兵車回來，要打聽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雖然是個會員，却不常到辦事處去探聽，以爲這樣就對公衆表示膽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紅十字會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機關，舍此他求未免有點傻。於是每天傍晚，到姓吳的辦事員家裏打聽去。姓吳的告訴他沒有什麼，或者說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氣回家。

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吳的家裏；等了好久，姓吳的才從外面走進來。

「沒有什麼罷？」潘先生急切地問。「照布告上說，昨天正向對方總攻擊呢。」

「不行，」姓吳的憂愁地說；但隨即嚙住了，捻着唇邊僅有的幾根二三分長的鬚鬚。

「什麼！」潘先生心頭突地跳起來，週身有種拘牽不自由的感覺。

姓吳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聽了去的樣子，「確實的消息，正安（距碧莊八里的一個鎮）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發狂似地喊出來。頓了一頓，回身就走，一壁說道，「我回去了！」

路上的電燈似乎特別昏暗，背後又彷彿有人追趕着的樣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趕到了家，叮囑王媽道，「你關着門就可安睡，我今夜有事，不回來住了。」他看見衣櫥裏有件縐紗的舊棉袍，當時沒有收拾在密出去的箱子裏，丟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幾件布夾衫，仔細看實在還可以穿穿；又有潘師母的一條舊綢裙，她不一定捨得便不要牠；便胡亂包在一起，提着出門。

「車！車！福星街紅房子，一毛錢。」

「那里有一毛錢的？」車夫嫵嫵他說。「你看這幾天路上有幾輛車？不是拚死尋飯喫的，早就躲起來了。隨你要不要，三毛錢。」

「就是三毛錢；」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腳踏坐穩了，「你也得依着我，跑得快一點！」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個姓黃的同業在途中瞥見了他，立定了問。

「哦，先生，到那邊……」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這是誰的聲音；忽然想起回答他實是多事，——車輪滾得絕快，那個人決不至於趕上來再問，——便縮住了。

紅房子裏早已住滿了人，大部是十天以前就搬來的，兒囑人語，燈火這邊那邊亮着，頗有點熱鬧的氣象。主人翁相見之後，說「這裏實在沒有餘屋了。但是先生的東西都寄在這里，却也不好拒絕。剛才幾位匆忙地趕來，也因不好拒絕，權且把一間做飯喫的廂房給他們安頓。現在去同他們商量，總可以多插你先生一個。」

「商量商量總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一般地安慰。「況且在這麼的時候，我也不預備睡覺，隨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進廂房的常見，疑惑自己受驚太厲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錯覺。但是閉了一閉再張開來時，所見依然如前，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對面的人談話，上唇翹起兩筆濃鬚的，不就是教育局長麼？

他頓時躊躇起來，已跨進去的一隻腳想要縮出來，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長也望見了他，尷尬的臉上故作笑容說，「潘先生，你來了，進來坐坐。」主人翁聽了，知道他們是相識的



，轉身自去。

「局長先在這里了。還方便罷，再容一個人？」

「我們只三個人，當然還可以容你。我們帶着席子；好在天氣不很涼，可以輪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覺得今晚的局長特別可親，全不同平日那副莊嚴的神態，便忘形地直跨進去說，「那麼不客氣，就要陪三位先生過一夜了。」

這廂房不很寬闊。地上鋪着一張席，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絕無欲睡的意思。鍋竈等東西貼着一壁。靠窗一排擺着三隻凳子，局長坐一隻，頭髮梳得很光的二十多歲的人，局長的表弟，坐一隻，一隻空着。那邊的牆角有一隻柳條箱，三個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帶來的。僅僅這些，房裏已沒有空地了。電燈的光本來很弱，又蒙上了一層灰塵，照得房裏人物都昏黯模糊。

潘先生也把衣包擺在那邊的牆角，與三位的東西合夥。回過來謙遜地坐上那隻空凳子。局長給他介紹了自己的同伴，隨說，「你也聽到了正安的消息麼？」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莊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這方面對於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證。那方面從正安襲取碧莊是最便當的，說不定此刻已被他們得手了。要是這樣，不堪設想！」

「要是這樣，這里非糜爛不可！」

「但是，這方面的杜統帥不是庸碌無能的人，他是著名善於用兵的，大約見得到這一層，總有方法抵當得住。也許就此反守為攻，勢如破竹，直搗那方面的巢穴呢。」

「非得這樣，戰事便收場了，那就好了！——我們辦學的就可以開起學來，照常進行。」局長一聽到辦學，立刻感得自己的尊嚴，捻着濃鬚歎道，「別的不要講，這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學生喫虧不小呢！」他把坐在這間小廂房裏的徧促不舒的感覺遺忘了，彷彿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辦公室裏。

坐在席上的中年人仰起頭來含恨似地說，「那方面的朱統帥實在可惡！這方面打過去，他抵抗些什麼，——他沒有不終於喫敗仗的。他若肯漂亮點兒讓了，戰事早就沒有了。」

「他是傻子，」局長的表弟順着說，「不到盡頭不肯死心的。只是連累了我們，這當兒坐在這又暗又窄的房間裏。」他帶着玩笑的神氣。

潘先生却想念起遠在上海的妻兒來了。他不知他們可安好，不知他出了什麼亂子沒有，

不知他們此刻已經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像也極模糊；因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悽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聲。

「不知到底怎樣呢！」他又轉想到那個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險，不自主地吐露了這一句。

「難說，」局長表示常有經驗的樣子說。「用兵全在趁一個機，機是刻刻變化的，也許竟不被我們所料，此刻已……所以我們……」他對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長的表弟潘先生三個已經領會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這地方總不至於有什麼，也各安慰地一笑。

小院子裏長滿了草，是蚊蟲同各種小蟲的安適的國土。廂房裏燈光亮着，牠們齊向那裏飛去。四位懷着驚恐的先生就夠受用了；撲頭撲面的全是那些小東西，蚊蟲突然一滅，痛得直跳起來。又時時停語側耳，惶惶地聽外邊有沒有鎗聲或人衆的喧譁。睡眠當然是無了，只實做了局長所說的輪流躺着歇歇。

明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幾縷紅絲；風吹過來，覺得身上很冷。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獨個閃出紅房子的大門。路上同平時的早晨一樣，街犬豎起了尾巴高興地這頭那頭

望，偶爾走過一兩個睡眼惺忪的人。他走過去，轉入又一條街，也不聽見什麼特別的風聲。回想昨夜의 匆忙情形，不禁心裏好笑。但是再轉一念，又覺著實在並無可笑，小心一點總比冒險好。

二十餘天之後，戰事停止了。大衆點頭自慰道，「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麼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還不大滿意，鐵路還沒有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兒接回來。信是來過兩封了，但簡略得很，比較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沒有先見之明；不然，這一筆冤枉的逃難費可以省下，又免得幾十天的孤單。

他知道教育局裏一定要提到開學的事情了，便前去打聽，跨進招待室，看見局裏的幾個職員在那里裁紙磨墨，像是辦喜事的樣子。

一個職員喊出來道，「巧得很，潘先生來了！你寫得一手好顏字，這個差就請你當了罷。」

「這麼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寫不可，其餘幾個人附和着。

「寫什麼東西？我完全茫然。」

「我們這里正籌備歡迎杜統帥凱旋的事務。車站的兩頭要搭起對對的四個綵牌坊，讓統

帥的花車在中間通過。現在要寫的就是牌坊上的幾個字。」

「我那里配寫這上邊的字。」

「當仁不讓，」一致推舉，「幾個人一闕地說；筆桿便送到潘先生的手裏。」

潘先生覺得這當兒很有點滋味，接了筆便在墨盆裏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岳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他寫到「溥」字，彷彿覺得許多的影片：拉夫，開砲，燒房屋，淫婦人，菜色的男女，腐爛的屍屍，在眼前一閃。

旁邊看寫字的一個人讚歎說，「這一句更見懇切。字也越來越好了。」

「看他對上一句什麼，」又一個說。

## （附）葉紹鈞的創作

錢杏村

一

在我的另一篇作家論裏，曾經這樣的說過，初期的文化運動，引起了青年的對於一切的懷疑。懷疑社會，懷疑家庭，疑懼社會上的一切舊勢力，舊制度；現在要研究的葉紹鈞的創作裏，就深深的塗滿了這種懷疑的色調，尤其是最先的隔膜一集。所以，這裏有重行提起這話的必要。實在的，因着初期文化運動的衝激，很多很多的青年都有了『生之覺醒』，和『生之懷疑』，於是，『生命究竟是什麼？』的一個問題，便形成了青年的唯一的苦悶，作為青年思想的唯一的對象了。這也不完全是為時代思潮衝激而有的現象，用心理學的立場去看，也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人生到了青年期，無論在心理或生理方面，都已得到了充量的發展，自我的意識早已昂起了頭來。他們已經從家庭走到社會，一切的現實逐漸的打破他們過去的理想，他們對於一切的事件必然的感到許多的不滿，而鈞起許多

的懷疑，而拼命的追尋，去探討生命的真實。在現代中國的文壇上，有代表向上的青年的作家郭沫若，有頹敗掙扎終於向下的青年的代表作家郁達夫，葉紹鈞的創作所代表的却是一種深味到人間的陰森與隔膜，對生命引起了懷疑與煩悶，想努力追求一種解決的懷疑派的青年。

所以，他雖然具着對現實社會的種種悲哀，終竟還潛藏着一種向上的光明的期待的心。這裏，我們就有引用顯顯的話的必要了。他說，『聖陶做小說的一貫宗旨是：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但給附生物遮住了，以致成了隔膜的社會。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但給附生物糾纏住了，以致成了枯燥的社會。然而隔膜和枯燥，只能把人事的外表糊得密不通風，卻不能截斷內心之流，只能逼迫成年人和服務於社會的人就牠的範圍，卻不能損害到小孩子和鄉僻的人。這一點僅存的愛，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神，是世界所以能夠維繫着的原因。』(火災序<sup>PS</sup>)這種歸納的結論，實足以概括盡隔膜一集裏的作者所表現的人物的思想。葉紹鈞所表現的人物是這樣的看着人間。現實的人間未免太愁慘了。這種思想，到如今當然不是澈底的思想，因為他們沒有追尋到人間所以造成這樣的狀態的根本原因。生趣和愉快是誰個摧毀了的，愛是怎樣喪失了的，社會所以變成這樣的枯燥，隔膜的背景，應該怎樣

的除去他所謂的『附生物』，在隔膜裏沒有明確的解答，所表現的思想，祇是懷疑與詛咒，祇是客觀的開了脈案。這也就是這一類的青年始終祇能傷感與失望，而找不到出路的基本原因。火災以後是微微的逐漸的有了向上的『生』的力量，而隱約的看到了這種社會救治的方法。可是，終竟不能不感到，雖說有了『生』的力量，依然的還沒有極端活躍的『生』的跳動，生命的活力的一方面還是缺欠一點充實。

但是，葉紹鈞所描寫的，終竟是屬於黑暗曝露的多，沒有充實的生命的力量，這就是因為他所表現的人物大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人物的原故。大資產階級有自己階級的意識，無產階級也有自己階級的意識，惟有小資產階級是沒有自己的確定的階級的意識的，他的階級的形態，必然的是如此。我們可以引用矛盾的話來說明，『連帶的又想起葉紹鈞對於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描寫來，城市小資產階級，或 *civilian*，他們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又是一個；在我們這社會內，自然又是一層。在葉紹鈞的作品，我最歡喜的也就是描寫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幾篇；現在還深深的刻在記憶上的，是那可愛的潘先生在難中，這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沒有社會意識，卑謙的利己主義，*Precaution*，瑣屑，臨虛驚而失色，暫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寫得很透澈。這一階級的人物，在現文壇上是最少被寫到的，



可是幸而也還有代表。』(小說月報19卷1號)這完全是實際的人物的實際的行動，是階級的一般形態，所以，這階級必得被領導着。在葉紹鈞的創作中表現這階級的人物的特多，並非『幾篇』，至於說到作品的可愛的一點，他表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表現封建社會裏的人物是一樣的值得注意的一樣的可愛的。這是說明葉紹鈞筆下的人物所以然成爲這種定型的原由。

生活上不感到特殊的困難的小資產階級者，沒有堅決的追求光明的意志，性格大都是優柔寡斷的。他們一面對現實感到不滿，一面又沒有犧牲個人解放大眾的決心，這樣，形成了現實的苦悶，這苦悶便支配了他們生活的全體。所以，當這個階級的人物展開眼來以後，看到許多被壓迫者的不幸的一生(如一生)，看到人生的機械的定型(如隔膜)，看到人生的孤獨(如孤獨，歸宿)，看到人類職業的煩悶(如病夫)，看到爲經濟所支配着的生活(如小病等等，或者自己經歷了這等等的的生活，於是，便感到了不滿，而生出懷疑，擴大到對於一切的懷疑，這是很普遍的事實。這是小資產階級者的思考的過程的定型。葉紹鈞是這樣的表現着。這一種人物也想從懷疑點出發去把握一種結論，可是結果何如呢？他們所得的是，『哲學的知識不就是治那生命的病菌的對症藥的本身，所以那病症還是潛伏着，時時顯

出他狠毒的勢力。』(隔膜 P24) 哲學不能解決他們的病症。他們依然的不能解決什麼是生命，(隔膜 P24) 什麼是生活。(隔膜 P25-26) 看到每天生活的方式的定型，祇是增加他們的煩惱。他們懷疑着。不知道生命是否真實，(隔膜 P15-118) 所謂人生的步調，祇有不自然的動態，如寒曉的琴歌裏敘述的一類的事件，如雲翳裏所表現的，彼此互相欺騙而已。他們是對一切引起懷疑，懷疑點是慢慢的展開，終於尋不到一個解決。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所以然不得解決的原因的另一重要點，是這種人物的思想太忽於物質原因的探討了，假使我推測的不錯，這種人物的思想的根本錯誤，是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物的。

『他的感覺裏沒有世界——小方天井是沒有，天是沒有。自己也不很真實，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裏。』(隔膜 P28) 這種人物對於生命的終結，有時得到的是如此的答案。就大部分表現去看，結論却不是如此。是如顧頡剛所說，『世界的精魂是愛，生趣，愉快。』(隔膜 P11) 同時，生命的本質是『活動，真實，戀愛，』(隔膜 P23) 祇是被『附生物』遮住了。阿鳳就是證明着說，當壓迫她的人走開之後，她比卽活潑起來了。無論怎樣，生活不完全是絕望的。(潛隱的愛) 生命也終竟是活躍的，有回轉到活躍的希望與可能。

(小蜆的回家) 他們於是自己對自己批判起來，『身體是生命的表現，自我發展的工具。』(隔

膜(P127)虛空的疑慮和真實的惶懼，一樣可以使人徬徨無據，意興索然。『隔膜(P130)他們覺得人類必得有信仰。『信仰是我們的一個光明，牠在無盡的路的前頭照着。』(火災P24)在城中，便說明應該加新的血液了。人生並不會永久的如苦菜。剎那主義(講演)不過是一種現象而已。這樣探討的最後，潛藏的生命力乃微微的活躍了，這樣，火災的主人纔不安於單調的生活，橋上的青年纔拿着手槍去消滅敵人(這青年的行動太浪漫)，本來無可奈何的校長，也就成了搭班子裏的比較堅強的人物了。

綜合以上所說，葉紹鈞創作裏所表現的人生是有一致的傾向的，完全是代表了現代的懷疑派的青年，或者說是代表了現代的勇於懷疑的青年的思想。這種人物對於生命的懷疑的過程，是首先感到有『附生物』的隔閡，入後纔進一步的認定要除去這『附生物』祇有自己站將起來。『愛』和『生趣』和『愉快』的世界的創造，是要自己先去奠定基礎。不過，僅祇到微微的翻轉，還不會怎樣的躍動。這樣的青年很不少，葉紹鈞的創作確確實實的能以代表他們。我們將怎樣的打破人生的機械，與人類的隔膜？這依然的是留着給我們探討的問題。……

依據創作的取材的一方面說，葉紹鈞寫的教育小說最多，截至一九二七年止，他寫了六十八篇，取材於教育的有二十幾篇，他可以說是現代中國文壇上的教育小說作家。現在他還在因着他的豐富的教育經驗，在寫着十二萬字的長篇教育小說倪煥之。（1928 教育雜誌）他的教育小說的成就，在他的創作中是最好的。他洞察到教育的各方面，精察的解剖着教育界人物的心理，同時還注意到學生的生理狀態及其環境。他是完全的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去表現教育的實際及其各方面。他是完全的很冷靜的在開他自己所體驗到的教育病症的脈案。他是在寫着自己廁身教育界時所觀察的事件的回憶錄。他所描寫的範圍有三方面好說，一是教育界黑暗的曝露，二是教師的生活，三是學生一方面的事情。

教育實在是不可靠，事實已經變成騙人的東西，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教育是免不掉其爲『拜金主義』與『資本奴隸』的。歌德（Goethe）有過對於教育的咒詛，阿志巴綏夫（Arusjovsh）也對教育抨擊過，葉紹鈞所得到的結論，也祇是教育是損害的。（火災 2142）教育是摧毀了兒童的動的生命，教育是笨伯。（一課）教育無論怎樣，是不得不令人懷疑的。（火災 175）是沒有好的學校的。（樂園）他自己對於教育，從他所表現的看去，他是這樣的不信任。何以造成這樣的結果呢？這就不能不進一步去看他所曝露的教育界的黑暗了。他解剖的這

間的原因是很複雜的，有經濟的關係，有教師的關係，深入的講起來，却都是經濟的原因。其讀飯的一篇，不僅看到學務委員因着經濟的驅取不得不卑劣，也可以看到吳先生是怎樣的因着經濟的缺乏而顛抖，而不能安於教讀。更可以得到一個結局誰也不會爲着教育努力，祇是爲着生活經濟的驅取。這樣，教育當然收不到良好的效果。一切的事業，既已變成了生活的機械，學校的建立的結果，祇不過是多安插些『吃飯的人』而已。讀到校長和搭班子兩篇，便可以看事實是怎樣的可怕，主持教育的固然把教育看做生活機關，就是教師，也沒有誰個潛心教育，祇是搭班子，祇是謀差事，祇是混飯。在這裏，還可以看到一種現象，即使縱有少數人想打破這種惡習慣，爲着事實與環境，封建的思想，宗法社會的力量，終於被環境征服了，校長就是這樣的人，雖然搭班子裏的校長想堅持到底。辭退教員，在舊的社會裏有種種的危機；創新的基礎能，舊的力量也不肯容許存在，除非有百折不撓的精神。舊的勢力是要從各方面來破壞的。城中裏所表現的就是這種現象。舊的力量要從各方面，政治方面，社會方面，學生家屬方面，來不斷的加以破壞與襲擊，現代的教育仍舊被根深蒂固的舊的力量在支配着。這是從辦教育的人的一方面表現着教育的病症。

在教師方面，把教育當做吃飯的地方，飯和校長和搭班子裏已經說得很詳細。其實，未

嘗沒有好的，但是這些好的教師爲着經濟的影響，也往往的不能安於教育，我們可以看樂園，母，前途三篇。樂園裏說明了教師的清苦，母的一篇說明了教師因着經濟的關係怎的不樣能安定，前途的一篇，則是寫教師的收入，不能供給一家，不得不另尋副業的苦衷。總之，教師也有良善的，但他們的經濟不能穩定，他們是無法能安心於教育。在脆弱的心裏，就可以看到教師的生活的苦悶。他們置身教育，而又感到苦悶，當然要尋求出路。穩定生活。然而事實上又是不可能，抗爭就是好例。這還是爲着索薪。總之，純智識份子的團結是有些靠不住的。階級的痼疾，在這一篇裏顯露了。所以，當失敗以後，提議人被辭退以後，他憤然的罵道：

「他們沒有識見，沒有胆量，只曉得飯碗！飯碗！飯碗就是他們的終身唯一的目的！飯碗也得弄得牢固一點，穩妥一點呀，但他們不想！飯碗以外還得好好的做事業呀，但他們更不想，說什麼教育，教育，一切的希望都繫於教育！把教育托給這些東西，比建築在沙灘上還要靠不住！」(1936)

教育不是沒有好處的，低能兒就是證明，但是要把教育當做教育幹呀！可是，事實恰恰相反，教育的神聖，和謀差混飯的意義相等，教育的前途，實在等於『比築在沙灘上還要靠

不住。」這是葉紹鈞在域中一集以後的創作，在這裏，他是借着書中的人物，在宣佈現代中國教育的破產了。教師的大部分也和辦學的人的一樣的無望。根本原因還是由於經濟，經濟毀壞了教育的生命。我們看到這裏，從學校的環境方面，辦學人的本身方面，以及教師方面，可以尋出一個教育病症的結論。葉紹鈞用事實告訴我們。使我們悟到經濟制度存在的今日，教育的改善是沒有希望的，因為生活與經濟的原因，在現代，教育機關的設立，也不過是要安插幾個吃飯的人罷了。對於兒童本身是毫無利益的。

葉紹鈞的教育小說，不是限於內部的曝露的。描寫的最成熟的教育小說，不是上面所列舉的，而是表現兒童的義兒，小銅匠，與馬鈴瓜。這三篇，在技巧上是比較的最成熟的。義兒是死了父親，為母親所嬌養的兒童，性格很醜強，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的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歡喜學校裏的功課。『火災 (Fire) 甚至和英文先生衝突起來。學校沒有辦法，以為他離開家庭的環境也許會好，把他搬到學校裏住。但這結果是和往日一樣，而且更是高興，葉紹鈞表現這一種題材有一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追尋這樣『浮動的心情』的義兒的性格與習慣的起源，就是說注意於義兒的環境的考察，也就是寫實主義作家注意於環境的描寫的精神。他

尋出他父親的死亡給予他的影響，他尋出義兒母親知失望而不得不嬌養的原因，他尋出義兒三叔處置義兒的秘訣『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火災 210）的不能收效，家庭教育的不當，致使學校教師全都束手無策。寫義兒的個性及其生活，層層說明解剖，態度非常的嚴整，內容非常的充實。小銅匠一篇也是寫教育對於一部分兒童失其効力。一個低能兒陸根元，當他在學校裏的時候，教師們『用盡了方法，總不能鬆開他的渾沌的竅。』（火災 2174）後來，他廢了學去學銅匠，却能把工作做得好好的，於是教師們對於方法懷疑了，但結果是不會有正確的解答。不過級任先生的話是不錯的，教師實在沒有認清這些蠢然無知的孩子：

『用盡了方法麼？這還不能說。像根元這一類的孩子，我們不能使他們受一點影響，不如說因為我們不會知道關於他們的一切。我們與他們，差不多站在兩個國度裏。中國阻隔着一座高且厚的牆。彼此絕不相通。叫我們怎能夠教得他們好呢！』（火災 2174）

我們覺得這種說教，不僅是說教師們對陸根元所以失敗的原因，是沒有把握到正當的方法，打破『隔着的一道厚牆』，就是葉紹鈞寫小說所以能寫得深入，原因也是在此，他打破了



人物與自己間的聯，他在表現之先，先考察的人物環境及其他。寫陸根元，他就能顧及他的家境，他母親的死亡，他的幼稚的不可言說的悲哀。使人讀完時感到無限的黯紫。調子是靜穆而悲哀，性格和義兒一樣的蠢然無知。在葉紹鈞所作的教育小說中，是沒有再比這兩篇值得我們注意的了。除此而外，馬鈴瓜寫科舉時代的『童生』的生活非常的親切有味，活潑可喜，不過，這是不屬於這個時代的了，我們毋須多說。用快樂的情調所寫的教育小說如馬鈴瓜，也還有風潮一篇，地動雖有教育的意義，調子却不能使人軒渠，風潮一篇表現學生在罷課時的心理真是有趣至極。葉紹鈞的小說，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盡之感，風潮就是如此，『路上遇見相識的人，問他們做什麼時，他們以誇耀的聲氣回答道，『我們起風潮了』』。(火災P108)把學生的心理，真是刻劃無餘，有報劉一丈書的風趣。也有結束處失敗的，小病（小說月報）就是一例。然而，這樣的東西，是不足以代表他的。

在教育小說之中，曝露內裏的創作是不如他描寫兒童的創作的成熟的。他並不反對智識，（參看先驅者）他祇感到教師的不當，與環境的惡劣，（記得紹鈞好像有一篇戲劇，叫做懇親會的，就是說明教育的惡劣的環境之一。）他對現代教育根本生了懷疑，他是在咒詛着。其他還有幾篇關於教育的，如寫女教師的同性戀等等，那些都沒有多少的關係，這裏不再

叙及了。我們研究葉紹鈞的教育小說，我們得把握住他的教育小說成熟的根源，他站在寫實主義的立場上寫，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考察的寫。同時應得根本觀察到這一切的教育上的糾紛與起源，完全是經濟制度底下的社會裏必然的現象。要改造教育，得先推翻現代經濟制度。

## 三

這一節轉到葉紹鈞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與村鎮的社會人物的描寫。在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一面，在開始已經略有說明，是有他們特有的階級形態的。這一類的人物，是具着宗法社會思想的，假意的謙虛，優柔而寡斷，沒有果敢的意志，往往畏難而退的人物。其間，最令人厭惡的就是彼此間的隔膜，一切行動的機械化，這在隔膜裏表現的最澈底，最健全。『我只是不明白』……（隔膜 P104）實在的，爲什麼人類相互間不能開誠，必然的要蒙上一面假霧面相見呢？爲什麼人生變成這樣的枯燥，這般的無聊呢？『生』的意趣在這種環境之下是怎樣的無意義呵！一切都祇是不自然的動作，如寒曉的琴歌裏所說。祇有打破這種隔膜，生命纔會有意趣。人間現在是彼此隔膜着，雲翳就是一例。祇有顛覆新舊封建制度的社會，打倒封建時代餘留下的封建思想，可以打破這種雲翳。從葉紹鈞所表現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心理看去

，他就是一個封建勢力的抨擊者。譬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子嗣觀念，在過去直接間接的造成許許多多的罪惡，在他的小說中就可以看到這種思想與所演的慘劇，一個朋友，遺腹子，苦辛都是屬於這一類。一個朋友對於他兒子娶親的結論，和遺腹子裏的話，正可以對比的去！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替兒娶親）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教他好好的守着，我便無愧祖先。』（隔膜 P44）

『慚愧得很，那裏說得上積德。不過蒙天照顧，有了個孩子，總算交待得過了。哈，哈，哈！』（遺腹子）

這兩說遙遙相對，正是宗法社會裏中年人同具的心理，和他們畢肖的口吻，『已屆中年，後顧尙虛，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遺腹子）這是無子嗣的中年人的一般的悲哀。『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遺腹子）但是，兒子終於不來，又將怎麼辦呢？這祇有納妾的一途了。小資產階級的中年人對於子嗣的觀念是從來如此。我們從一個朋友篇裏可以看到有了成年的兒子的歡喜，在遺腹子裏是完全的可以看到沒有孩子的悲哀，甚至不恤犧牲生命，宗法社會思想中人之深於此也可想見一班了。

在這兩篇之中，表現得極灰闇，沈痛，悲哀的，要算遺肚子，在全創作裏也少這樣的陰闇的調子的。技巧較之以前有了突進，寫七回產生女孩的經過，是用七樣的方法，自然而不感到重複，把這一類迂腐的中年人心理與性格可說是露骨的表现了。從女性一方面說，苦辛裏的女主人公是可以代表的。人世間儘多着這樣的人。苦辛的內容是和遺肚子不同的。遺肚子是說一個男子連得了七個女兒，沒有生一個兒子，他不得已而納妾，可是納妾以後，妻却生了兒子。不幸孩子沒有長大就死了，這男子乃憤而投河自殺。苦辛是寫一個婦人的殘廢的兒子死了，媳婦也死了，她怕香火斷絕，去抱了一個孩子，撫養成人，娶親生子。這婦人耗費了幾十年的苦辛，她自己以為是很得計的，其實，「這樣的苦辛的報酬在那裏呢？還不是祇有個靜寂的家庭包圍着她個憂傷孤獨的生命罷了」（苦辛）這是可以說，女性，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對於子嗣的看法是和男性所看的一樣的重大。這一篇，在葉紹鈞的創作中，是獨具風格的，抒情的成分很重，為其他每篇所不會這有過的。寫女性對於子息的一生看護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特有的現象。這是他所表現的宗法社會觀念的一種。但，據此以及其他各篇去看，他對於宗法社會觀念是反對的，他深切的感到這是很重要的「人間病」。

除表現小資產階級的宗法社會觀念而外，他是很冷靜的在體驗着小資產階級的性格。

微波說一個妻子不甘於他丈夫的虐待，決計離婚，但回家以後，看見了自己的兒童，她的勇氣沒有了，主張「緩談」了，這不是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小資產階級的遲疑和不澈底麼？記得「遺腹子」的女主人公要求她的丈夫再候一胎然後再娶妾時，「文卿先生看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子，有些時候兩個人互相慰安，互相期望的情事，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縐紋，頭髮落腫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頹然說，「那麼，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罷。」這一種淺薄的同情，和爲着兒子要娶妾的心理揉雜於一人之身，真個把小資產階級人物的醜態，形容得纖維畢露。小資產階級者眼中的女子究竟是什麼呢？排洩，添兒子，做家務，如是而已。還有更甚的，就是把女子用來做自己的奴隸，這種心理在小病裏表現得最透澈。我們可以藉此看到小資產階級者是如何的耽愛，享樂：

『就講吃罷。我不歡喜葱蒜，一愛吃一點絕嫩的韭苗，這味道是一種難以形容的香。魚類差不多完全愛，獨不歡喜那滿街都是的黃魚；淡而無味的粗疏的肉，則教人沾染了滿口的魚腥。諸如此類，她都記得清楚。鹹淡的口味，文烈的火候，經她的手便剛好恰當

，最合適於我。到外邊來吃筵席，品色任你名貴；總覺得是另外的一種味道。……每天晚上，一壺上好的紹酒，燙得剛剛好，不太熱也不太涼。弄這麼幾個碟子，不定是什麼頂好的東西，然而總是乾淨，總是可口。……講到穿，說來可笑，我簡直是個小孩子，棉的該換夾的了，襪子穿了兩天要洗了，都不是我自己作主，誰耐煩當心這些呢？『你的脚好幾天不洗了，』經這樣的提示，我纔洗脚。一到家裏，長褂脫下來，她便接去摺好了，或者整理得好好的掛在衣鉤上。說換衫褲，方方地平平地摺疊着的便送到了面前。這也怪，不過是家裏老媽子洗的，只由她手裏拿來，便覺得格外乾淨；穿上身格外的舒服。……這不是我逼着她這樣做，實在她喜歡這樣做。她覺得這樣做是她最合適的生活方法，必得這樣做纔快活，纔有味。假若勸止她，非換過一種生活法不可，她一定很痛苦。在我，自然略，這樣做是十二分二十四分的舒服。各適其適，豈不很好呢？』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小資產階級眼光中的兩性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可笑的關係，這完全是宗法社會思想底下婚制所演成的普遍事實，是小資產階級兩性方面都很愜意的一種生活方式。醜態，多麼有趣的醜態，是完完全全的是很具體的被捉住了。他若醉後，是很顯然的說明了小資產階級的矛盾心理，這一階級的生活本就無時不在矛盾之中。歡迎寫這一階級

的虛榮與錯誤。城中寫這一階級的智識份子的黔驢的技能。一個青年象徵這一階級的態度不率直。變影寫這一階級人物的意志不果決，是一種具着所謂「婆心」的不徹底的解放的女性。都是從各方面考察所得到的結論，所表現的小資產階級最普遍的性格。再進一步講，就是已經覺醒的小資產階級，因為生活的背景の規定，仍然是很多的擺脫不掉自己階級的習性。一包東西就可以證明這種人物的胆怯。在民間就是以證明不是健全的工人運動者，不過是向上罷了，但，想向上的程度不過如此。病夫一篇所顯示的，也正是這階級覺悟分子的特色，充其量也祇有迴避罪惡，沒有抵抗。小病不過是智識分子對於自己的際遇自艾自怨的寫實。還有，就是那潘先生在難中了，前面已引過茅盾所說，把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沒有社會意識，卑謙的利己思想，*Precation*，瑣屑，臨虛驚而失色，暫苟安而又喜等等心理，發揮得非常透闢，滑稽至極。其他不一一列舉了。總之，葉紹鈞之善於表現小資產階級人物，於此可見。我們要認識小資產階級的真面目，我們最好是到他的創作中去尋。他是長於表現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作者。

講到村鎮的社會的人物，葉紹鈞表現得也很深刻，但他所寫的太少。祇得約略的說明一回。他對於村鎮的生活似乎很充實，我們祇要看他的悲哀的重載，旅途的伴侶，外國旗，晨

，和表現農民的曉行就可知道。他寫村鎮上的人物，尤其是村鎮的女性很是生動，我們看小  
船中的人物，是全部的活躍在我們的面前，不過這些女性比之契訶夫（Chekov）的長舌婦總  
算稍遜一籌。村鎮人物的一部分的蠢然無知，容易受騙，更是顯然的事實。向都市去，如悲  
哀的重載，如晨，也是目前村鎮裏慣常的事件。葉紹鈞表現的結果，他是認為農村有破滅的  
危機。講到農民的痛苦，曉行是簡明的說出了，一生也正寫出了鄉村婦女一生的悲苦。然而  
，最令人心折的，還是小船中那從上海回去的村婦，葉紹鈞把她回真是形容得活現了。在晨  
裏更可以看到村鎮的人物的複雜，冷酷，與趣味。綜合所採取的題材，也是一般的繁複，在  
縱的方面，表現了人之一生，在橫的方面，從城市寫到了村鎮。紹鈞寫的是這樣的多，這樣  
的複雜，一種極冷靜，極忠實的態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 四

稻草人是一部童話集，是從一九二一年一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內所寫成，收他的童話  
233篇。本來，我們在他的小說裏，就看到了他對於兒童是怎樣的把握着，對兒童是怎樣的鍾  
愛。（如伊和他，萌芽，潛隱的愛，平常的故事，小妹妹）他原是從事於小學教育的，對於  
兒童真如讀者的話（劍鞘）裏所說，考察到極細微的地步。這一部童話集，當然是一種說教



的形式，無論在意義，在技巧方面，對於兒童是很適合的。不過全書所堆積的成人的悲哀太濃重，雖然遣辭是那麽美麗。

在這裏，我們請順序的把每篇的意義說明，並酌加意見，然後再綜合的去講。小白船是頌讚兒童的純潔。傻子是說明兒童要忠實，博愛，並反對戰爭。燕子是告知兒童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一粒種子寫一粒種子不肯爲富人開花的經過，較之德國的勞働兒童故事裏的玫瑰花要單弱些。地球說明地球的來源，燕子一篇是很好的。命意非常深遠，芳兒花夢表現母愛。新的錶說明兒童要守時刻。梧桐子似乎沒有什麼意義。大喉嚨祇是有趣的笑話的材料。旅行家是說要什麼有什麼的好，思想是錯誤的。富翁寫富人的末路，糾正到了做富翁的日子，你們就有福了觀念的錯誤。鯉魚的遇險表現同類相殘。眼淚是寫一個人尋找眼淚，但他所要的眼淚，不是愛和戀，幼稚、虛僞的眼淚，要的是同情的眼淚，這種眼淚，在孩子們的中間找着了。畫眉鳥的內容很悲慘，結論是人祇代替了人家的兩條腿，一副煮菜機器，一件音樂機器罷了。所以，在終結，畫眉鳥不免傷感而悲酸起來。

畫眉鳥決意不再回去，不願意再住在宮殿一般的鳥籠裏。他因爲看見許多不幸的人，覺悟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悲哀的。沒有意義的唱歌，沒有趣味的唱歌，本來是不

必唱的。爲什麼要爲哥兒而唱要爲哥兒的姊妹兄弟們而唱？當初糊糊塗塗，以爲這種生活還可以！現在看見了與他同運命的人而覺得悲哀了，對於他自己當然更感深刻的心傷。(PI79) 不幸的東西填滿了世界，都市裏有，山野裏也有，小屋子裏有，高堂大廈裏也有，畫眉看見了，總引起強烈的悲哀。隨着就唱一曲哀歌；他爲自己而唱，爲發抒自己對於一切不幸東西的哀感而唱，他永遠不再爲某一人或某一等人而唱了。(PI80)

事實上是如此，葉紹鈞創作的生命的力，我們如其在他的創作中去尋是不如在他的童話裏去追求的，他的階級意識，他的思想，在他的童話裏是比較顯明的。這一篇畫眉鳥正是他對於全社會的鳥瞰的回憶。目前的人類的生活是悲哀的，因爲大家都在爲某一階級裏的人做着工。大家應該覺悟，和畫眉鳥一樣，以後不爲這個階級歌唱了。不過，畫眉鳥雖說有了醒悟，但他祇能『爲自己的不幸而唱。爲發抒自己對於一切不幸東西的哀感而唱』，終究還缺少一個步驟的力，爲不幸而自憐，而對人同情是沒有用的，他應該爲一切不幸東西而反抗，而創造新的東西，新的天地。畫眉鳥的命意是不差的，但是還缺少這一點充實的力量。玫瑰和金魚的意義是，世間沒有不望報酬的賞賜，也沒有單只爲愛着而發出的愛。花園之外寫一個窮孩子被拒絕入公園，祇能站在公園門外遠眺着。祥哥的胡琴的命意很深，他拉的歌調是自

然所教授的，毫沒有一點做作，但『這祥哥的胡琴是大理石建築的音樂院裏的聽衆所不愛聽的』，只有母親，農夫，磨工，鐵匠們愛聽。這自然也是對於人間的咒詛。瞎子和聾子。雖有調換的過程，但彼此所發現的人間都是可怕的。克宜的經歷是對都市的咒詛；都市對人類的損害，主張回到自然，這種主張是很危險的，我們不能把世界建築在自然的農村裏。這是沒有把握得都市所以陷於這般狀況的核心原因。跛乞丐寫一個郵差爲別人的幸福犧牲了自己。快樂的人寫世間上沒有快樂的人，你要以爲自己是快樂的，那就不防走出去看看，包管你會不快活起來。小黃貓的戀愛故事寫黃貓與白鵝的戀愛故事，包含着深摯的肉慾戀的悲哀。最後是稻草人，稻草人一夜的經歷，看遍了人間的不幸，到了第二天的早晨，他就忍不住的倒到田裏去了。這是全書的概略。

把以上的話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尋出一種具體的說明。人間是陰闇，悲慘，不幸的；在都市，在鄉村，在一切的地方都沒有快樂，尤其是在都市，就是人類的生理也不免爲其灰塵所摧毀。人間沒有快樂。人類祇有自艾自怨。所謂都市，所謂人間，是經不起考察的。但是，在目前雖然如此，在不久的將來，世界總歸是有希望的，將來的世界屬於勞動者。在這個世界上，實如鄭振鐸在稻草人的序裏所說，『現代的人世間』那裏現得出來美麗的童話人生

呢？』(P5)不過我認爲這種說法是有補充的必要的。固然這個世界沒有美麗的童話的人生，但是，這個世界不是沒有希望的，不是沒有潛在的美麗的人生的力的，是應該更進一步的發掘這種力量的。現代的童話作家沒有不感到人間的不幸的，感到不幸復又掩藏起來，在事實上爲不可能。至於向兒童表現人間的陰慘，也是必要的，如鄭序裏所說，『把成人的悲哀顯示給兒童，可以說是應該的。他們需要知道人間社會的現狀，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智識一樣，我們不必，也不能有意的去阻碍他。』(P18)然而，這話是『不盡致』的。我們的意思是，現代的童話作家，應該把握文藝的目的，認清兒童將來的職任，啓發，鼓勵，暗示他們以將來的職任，使他們深深的了解人間的悲慘，以激發其對於革命的信心。在這個世界上的童話作家祇努力那美麗的人生的表現，不僅是一種錯誤，也就是根本上不了解兒童對於這個世界所負的使命。於此，我們可以看出，葉紹鈞的童話，除去一部分無關重要的外大多是壓壓人間的不幸的。他的精神太傾向於黑暗的曝露，很少顧到兒童革命信心的啓發，這是一點缺陷。精神應該同時顧到兩方面，使兒童知道現實世界是如何的不好，好的世界要誰個去創造，要那個階級的人物去創造，以及要怎樣的去創造，紹鈞沒有顧到這一點。

在童話而外，他還寫了十二篇散文，收在與俞平伯合著的劍鞘裏，其間談文藝的有四篇

。從這四篇之中，多少可以看到他創作的態度。詩的源泉是說『充實的生活就是詩』，(15)這是很確實的，我們可以看他的創作的內容，材料大都是異常的充實。其次是我如其是個作者，這是爲批評家說教的，要他們投入作者的世界，要他的仔細的檢驗，要他們用忠實不欺的態度。讀者的話是代表讀者向作家說的，要求作家完全表現自己，要求作家的工作能使讀者心動，完全是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上所說的話，最後一篇是第一口的蜜，這是說欣賞力應該養成。這幾篇雖然都很單簡，和他的作文論(百科小叢書)瓦參的看去是可以看到葉紹鈞是怎樣的表現事物，觀察事件，忠實於藝術的。但是他沒有把握得作品裏內含的思想的應該在積極方面，創作不僅要開脈案，還要開藥方，在這以前，他似乎還不曾注意到文學的 *Poeta gauda* 的意義。其他的八篇散文，我們最愛讀的，最能以代表他的是藕與萼菜。這一篇是因萼菜與藕引起了故鄉的懷念的敘述，文是一清如水。在篇末，他詮解所以懷念故鄉的理由，結論是，『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P. 11)這正和他所說的『父親去世以後，我攜家離開故土。我是這樣想的，事業在那裏，那裏就是我的故土了』，(苦辛)是一樣的。文是清淡而雋永。在客語裏他也曾提到。此外，我歡喜將離把別離的心緒，寫得活躍極了。他的散文的好處就在這些地方，他也曾寫過許多詩，記得雪朝裏就有他的一輯，對

於人生的體驗是和他的創作一樣的。要附帶講的，是給我們印象很深，而上面不會提到的他三幾篇創作。最深刻的，是表現人生的孤獨的歸宿與孤獨，這兩篇把生命寫得真是陰暗愁慘，令人怯讀，『我本來也要走了，我不能躺在這裏』，（線下P20）這一類的道白，真的把孤獨的老人的悲哀說盡了。金耳環裏的薛占魁的性格也是表現得很活潑的，還有，就是隔膜裏的恐怖的夜一篇，可惜後部寫鬆了。前半（P63—72）寫得嚴整陰暗，有俄羅斯的小說的風味，意義上又有些和莫泊桑（Maupassant）的夜（night）相似。假使這一篇採用夜那樣的。『I shall die the e...I also...die of hunger...of fatigue...and of cold』的調子收束前部，完前拋棄後半，（P73—79）那是不失為一篇成熟的創作的，可惜後部弱了下來。；我們從紹鈞的隔膜，火災，線下，城中，稻草人，劍鞘，以及還未輯集的一九二七以前的創作裏，所得到的印象祇是如此。

#### 在這裏再綜合起來

我們對於葉紹鈞的一九二七以前的創作研究總算完了，為使所得到的印象更明晰起見，在這裏，有再綜合說明一回的必要。在他的創作裏所表現的人生是異常的陰暗的，人們給予他的印象祇是陰慘，就是號稱為最清高的教育界罷，也是陷於不堪的狀態，祇有兒童是純潔

的。人們是彼此的隔膜，欺騙，生活是單調，枯燥。宗法社會思想的毒是迷漫在全社會。他所表現的對象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人物差不多沒有健全的。農村的人民在地主的壓迫下生活着，村鎮的人物有移到都市的傾向，農村陷於破滅的危機。就是進步一些的青年，因着現實的環境的襲擊，也不免引起種種的懷疑，懷疑到人生的本體。這是他所表現的現實。他不滿意於這種現實，他努力的掙扎着。同時，他又探討，研究，追尋人間是不是永久如是，結果，他發現了這一切的現象是爲一種『附生物』所隔絕的結果，人心本是充滿着生趣和愉快的，人心本是充滿着愛的，世界的精魂也是愛，生趣，和愉快。他咒詛這一種『附生物』，他掙扎這種『附生物』，但是他有一點缺陷，那就是沒有更進一步的表現這種環境該怎樣的衝決，在他的筆下遺漏了現代的與舊社會抗鬥，衝決的向上的青年的寫實。所以，我們批評葉紹鈞創作中人物的缺陷，是他祇把捉得社會黑暗的現象，他忽略了潛在的與黑暗抗鬥的力，的生命力；祇是消極的黑暗的曝露與咒詛，沒有積極的抗鬥與衝決。這是葉紹鈞創作中內在的生命的缺陷。這一點，葉紹鈞自己也曾看到，所以在他的後期的著作中，這種生命的力就微弱的活躍起來。而終不能使我們滿足，他不曾表現到狂風暴雨的今日的具有偉大的力的青年，這祇有期之於最近的將來了。這也就是他祇能代表『一種深味到人間的陰森與隔膜，對生命

引起了懷疑與煩悶，想努力追求一種解決的懷疑派的青年』的原因。葉紹鈞的表現的技巧，當然是寫實主義的，除去苦辛一篇帶着抒情的成分而外，大都是很冷靜的。他很冷靜的觀察一切事物，表現得非常忠實，他的態度是誠懇的。不過，他的創作中，有幾篇佈局太平淡了，材料的配佈缺乏一種『波浪湧騰』的精神，使人有如觀遠山的感覺，而僅只得到一種片斷的割裂的印象。描寫有時使人感到瑣碎。這都是技巧上的小病。他是長于表現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城市的小資產階級轉換方向，有了根本覺悟的已是不少，希望他今後也能掉換方向去取材；小資產階級表現，在革命現階段，我們認為還是不能完全拋棄的。……在過去的新文藝運動的進展上，紹鈞有過很大的推動的力，現在也依然的努力着，我們誠懇的希望他更進一步的把握這狂風暴雨時代的時代的精神在他的創作上重行開闢一個新的局面。……



## 讀「倪煥之」

茅 盾

一

即使是善忘的人們，想亦不會忘記了十年前的今日曾經掀發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誰也還能夠想像出，或是清晰地回憶到，那時候的初覺醒的人心的熱力！

現在是整整十年了！「五四」的壯潮所產生的一些「風雲兒」，也早已歷盡了多少變幻！沿着「五四」的潮流而起，又跟着「五四」的潮流而下的那一班人，固不用說：便是當時的卓然的「中堅」却也很令人興感。病死的，殉難的，退休的，沒落的，反動的，停滯的，形形色色，都在歷史先生的跟前暴露了本相了。時代的輪子，毫無憐憫地碾斃了那些軟脊骨的！只有腳力健者能夠跟得上，然而大半還不是成了Outcast。

有一位朋友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許多人以為自「五四」到現在是一綫的繼承，錯的，它是不同的顯明的兩個時代。」他把「五卅」分為另一偉大的時代。而稱現代為「第四期」之前夜。「我承認這個觀察是很對的。但是我們亦不能不承認，活躍於「五卅」前後的人物在精神上雖

然邁過了「五四」而前進，却也未必不是「五四」產兒中的最勇敢的幾個。沒有了「五四」，未必會有「五卅」罷。同樣地會未必有現在之所謂「第四期的前夜」罷。歷史是這樣命定了的！

## 二

現在我們回過頭去看。高高地堆在那裏的這個偉大的「五四」的骸骨是些什麼呢？幾本翻譯的哲學書；幾套「新」字排行的雜誌，其中並列着而且同樣地熱心鼓吹着各種衝突的「新思想」；幾本翻譯的法國俄國文學作品。新文學的提倡者不多成爲「五四」的主要口號，然而反映這個偉大時代的文學作品並沒有出來。當時最有驚人色彩的魯迅的小說——後來收進吶喊裏的，在攻擊傳統思想這一點上，不能不說是表現了「五四」的精神，然而並沒反映出「五四」當時及以後的刻刻在轉變着的人心。吶喊中間有封建社會崩坍的聲聲，有點附着封建社會的腐朽廢物的迷霧失措和垂死的掙扎，也有那受不着新思潮的沖激，「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老中國的暗陬的鄉村，以及生活在這些暗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但是沒有都市，沒有都市的青年們的心的跳動。有人據此批評吶喊，以爲魯迅並沒表現了現代中國的人生，以爲吶喊的主要情調是依戀感傷於封建思想的沒落；這種看法，却不公允。我曾經做過一篇論文，對於這些見解，有所辯正：不料人家便說我是「捧魯迅」。現在我還是堅持我從前的意見，我

還是以爲吶喊所表現者，確是現代中國的人生，不過只是躲在暗陬裏的難得變動的中國鄉村的人生；我還是以爲吶喊的主要調子是攻擊傳統思想，不過用的手段是反面的嘲諷。如果我們能夠冷靜地考量一下，便會承認中國鄉村的變色。所謂地下泉的活動，像有些批評家所確信的，只是最近兩三年以來的事，而在吶喊的鄉村描寫發表的當時，中國的鄉村恰正是魯迅所寫的那個樣子。再如果我們是冷靜地正視現實的，我們也應該承認即在現今，中國境內也還存在着不少吶喊中的鄉村和那些老中國的兒女們。王統照最近發表的短篇「攪天風雲夢」便是一九二八年山東的一部份鄉村的寫真，雖然我們不喜歡那中間的人物的個個或傷的心情，可是事實總是事實，我們無法否認。從吶喊的自序中，可以看見作吶喊中數篇時的心情，可是事實總是事實，這也就說明了何以魯迅要在「五四」的前後特揀那死水似的鄉村來描寫，給樂觀太甚者一個深刻的反諷，同時也和那些被「五四」的熱潮所沖激的都市人生作一個辛辣的對照。我以為我們應該這樣地去了解吶喊的內容，雖然同時亦不能不指出吶喊是遺憾地沒曾反映出彈奏着「五四」的某調的都市人生。

正像吶喊這題名的用意是在自敘中表白了一般，徬徨的意義也可以在題辭的引用了離騷語句中看出來。在徬徨中，有兩篇都市人生的描寫：幸福的家庭和傷逝。這兩篇塗着戀愛色

彩的作品，暗示的部分要比題面大得多。「五四」以後青年的苦悶，在這裏有一個顯明的告白。彈奏著「五四」的基調的都市的青年知識分子生活的描寫，至少是找到了兩個例子。然而也正像吶喊中的鄉村描寫只能代表了現代中國人生的一角，徬徨中這兩篇也只能表現了「五四」時代青年生活的一角；因而也不能不使人猶感到不滿足。

## 三

魯迅而外的作家大都用現代青年生活作為描寫的主題了。郁達夫的沉淪，許欽文的趙先生的煩惱，王統照的春雨之夜，周全平的夢裏的微笑，張資平的苦荷等，都是卓越的例證。但是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生還是極狹小的，局部的；我們不能從這些作品裏看出「五四」以後的青年心靈的震幅。最近羅美給我的信中說：「我覺得在這一時期中，徬徨的心理實是非常普遍的一種心理。其他的 Key-note 就是智識者物質生活的窮困；這在許多小說中表現從來沒有的 [Garp]」（原信見文學週報第八卷第十號）這個論斷是很對的，可是我猶以為這一時期的作品實在還未能充分表現了實生活中的青年的徬徨的心情。進一步說，這時期的作品並沒表現出「徬徨」的廣闊深入的背景，——比如思想界的混亂，社會基層的動搖，新舊勢力之錯綜肉薄而無顯著的進退，——而只描寫了一些表面的苦悶。也就是因為了這個原因，所

以此一時期的作品缺乏濃郁的社會性。沉淪描寫青年的苦悶，可謂「傑才絕艷」的了，然而我們試分析主人公苦悶的背景，便要驚訝於所處的社會性何其太少！無怪沉淪的摹仿者便成爲毫無可取的色情狂的惡札，連最小限度的時代的苦悶也不能表現了。

同樣地，張寶平，許欽文，周全平的描寫戀愛心理的作品，都不能很有力地表現出這是「五四」時代的徬徨苦悶青年的戀愛心理！在這點上，趙先生的煩惱和苦悶兩者縱使寫得好，却可惜的是並沒帶上時代的烙印：我們分析趙先生的戀愛的煩惱，便覺得趙先生的精神世界裏只有戀愛以及由戀愛而來的疑和妒。苦悶也是相同的一個女子。純從戀愛描寫這一點而言，這樣的作品也不能說不是成功，然而在尋求代表「五四」的時代性的條件下，便不能認爲滿意。

「春雨之夜」的內容，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但總的印象是並沒感到透澈的時代性。王統照比較的是有意識地想描寫「五四」對於青年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並沒抓到了「五四」的某調來描寫，也是不必諱言的。

自然不是說上列的幾位作家就可以代表「五四」時代的全體文藝；客中沒有帶書，僅憑記憶所及，聊作如是云，但敢信大體適如鄙論。

## 四

爲什麼偉大的「五四」不能產生表現時代的文學作品呢？如果以爲這是因爲「新文學」的初期尙未宜於產生成熟的作品，那就不是確論。單就作品之成熟與否而言，則上述諸作家何嘗沒有成熟的作品！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當時的文壇議論龐雜，散亂了作家的注意。更切實地說，實在是因爲當時的文壇上發生了一派忽視文藝的時代性，反對文藝的社會化，而高唱「爲藝術而藝術」的主張，這樣的入了歧途！

在這裏應該略略提起當時的一番事情。

現在講到文藝的時代性，社會化，等等話頭，所謂革命的文學批評家便要作色而起，大呼是「太舊，太灰色」了；但想來大家也不會忘記今日之革命的文學批評家在五六年前却就是出死力反對過文學的時代性和社會化的「要人」。這就是當時的創造社諸君。即便人們善忘，總還記得當時創造社諸君的中堅郭沫若和成仿吾曾經力詆和他們反對的被第三者稱爲「人生派」的文學研究會的一部分人的文學須有時代性和社會化的主張，爲功利主義。在當時，創造社的主張是「爲藝術的藝術」，說過「毒蘆雖有毒而美，詩人只賞鑑其美，俗人總記得有毒」這一類的話。感情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調子，充滿在他們那時候的作品。去年成仿吾所痛罵的

一切，差不多全是當初他自己的過犯，是一種很有意味的新式的懺悔。當時創造社的主張頗有些從者。何以故？因為那時期正是「徬徨苦悶」的時期，因為那時候「五卅」的時代尚未到臨，因為那時期創造社諸君是住在象牙塔裏？因為「徬徨苦悶」的青年的戀態心理是需要一些感情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唯美主義，權當一醉。「五卅」時代的尚未到臨，創造社諸君之住在象牙塔裏，也說明了當時宣傳著感情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唯美主義的創造社諸君實在也是分有了當時的普遍的「徬徨苦悶」的心情。而當時他們的道路却是拾起了他們今日所自咒詛的資產階級文學的玩意兒以自娛，不但自娛，且企圖在人海中拱出一個角兒。可是就在那時候，近在中國，則「五卅」的時代已在醞釀，遠在西歐，則新興的無產文藝已經成爲國際文壇注目的焦點。（不過日本的無產文藝運動還是寂然。）假使當時成郭諸君跑出他們的霞飛路的「蝸居」，試參加那時的實際運動和地下工作，那麼，他們或者不至於還拾起「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來自娛罷。再說得顯明些，並且借用去年成仿吾的話語，如果那時候他們不要那麼「不革命」，不要那麼「小資產階級性」，那或者成仿吾去年的雖糾糾的論調會早中生了幾年罷。誰知道此中的機緣呢？怕只有「時代先生」罷哩！

我這一番話，並非是翻舊賬簿，不過借此說明了時代對於人心的影響是如何之大，從的

也指出了何以六年前板著面孔把守了「藝術的藝術之宮」的成仿吾會在六年後同樣地板起了面孔來把守「革命的藝術之宮」。正自有其必然性，未必像有些人的不客氣的猜度所說的竟是投機，是出風頭，並且借此也說明了當時他們因為不會參加實際運動和地下工作而錯誤地拾起了「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以自娛的影響，竟造成了「引人到迷途」，像他們今日所切齒咒詛別人的。所以「五四」期的沒有反映時代——自然更說不到指導時代——的文學作品，決不是偶然的。

試看「時」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把文壇推進了一個怎樣的局面。想來大家還記得，感情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唯美主義的「即興小說」，充滿了出版界；這些作品所反映的，只是個人的極狹小的環境，官能的刺戟，浮動的感情。而「非集團主義」的少年維持的煩惱也成爲徬徨苦悶的青年的玩意兒，麻醉劑。在這灰色的迷霧中，文藝沒有時代性，更譚不到社會化。

直到地下工作的第一次果實的「五卅」運動爆發時，這種迷霧還是使人窒息。但是時代的前進的輪子這一次却推動了象牙塔裏的唯美主義者。大概是一年以後罷，創造社有了改變方向的宣言。記得去年春初，太陽月刊和文化批判（創造社的）還有些互相攻訐的文字，很不



能諱飾地在互爭「革命文學」的正統，或是「發見權」·健忘的成仿吾不但忘記了五年前的自己的藝術派時代的主張，（自然這個健忘是應該恭賀的），却也忘記了昨天剛學得的辯證法的A. B. C.，正是人的思想乃受社會環境所支配，而社會環境乃受經濟條件所支配，因而「正統」或「發見權」之爭，實在是很無聊的。不用說，創造社的改變態度的宣言，並沒懺悔以往的代表，而是一種「先驅」的，「灼見」的態度；這使得不健忘的人們頗覺忍俊不禁。但是我們也可以了解於從個人主義英雄主義唯心主義轉變到集團主義唯物主義，原來不是一翻身之易，所以覺得他們宣言中留着一些舊渣滓的氣味，也是不足深責的。

## 五

上面說了那些話，並不是想揭穿人類的「舊創造」；不過借此證明了時代對於人心的勢力之偉大，便是創造社也不是例外。在表面上看來，他們終竟覺悟了而且丟去了出死力擁護過的「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而跟着「五卅」時代向前走了。他們是一個至頭的現成的例。但是並沒結會立社，只單身地跟着一個一個時代的潮流往前走的無名氏。正不知有多少呢！這些無名氏便湊合成了時代的社會的活力。描寫這些活力，即使並沒指出什麼顯明的將來的路，至少也是不背於集團主義的作品。我常常想，「五四」時代是並沒留下一些表現時代的文

學作品而過去了，現在如果來描寫「五四」對於一個人有怎樣的影響，並且他又怎樣經過了「五卅」而到現在這所謂「第四期的前夜」，細如上文所說創造社諸君的經歷，那亦未必竟是無意義的作品罷。我這意見，最近在葉紹鈞所作的長篇小說倪煥之，找得了同感了。

倪煥之曾以「教育文藝」的名目在教育雜誌上發表；就書的故事而言，這個「教育文藝」的稱呼，却也名副其實。到第十九章止，差不多佔了全書的大半，主人公倪煥之的事業是小學教員。他和同志的小學校長蔣冰如很艱辛地在死水似的鄉村裏試驗新的教育。他們得不到社會的同情，也得不到同事的諒解和熱心贊助；但是倪煥之很有興趣地幹着。這時候，教育是他的終身事業；他又把教育的力量看得很大。「五卅」的奇譚懸於教育。「但是」「五四」來了，鄉村中的倪煥之也被這怒潮衝動，思想上漸漸起了變化；同時他又感到了幾重幻滅，在他所從事的教育方面，在新家庭的憧憬方面，在結婚的理想方面。他感到了寂寞了。他要找求新的生活意義，新的奮鬥方式，從鄉村到了都市的上海。接着便是「五卅」來了。「五卅」的怒潮把倪煥之沖得更遠些，雖然他還是在做什麼女子中學的教員，但一面也參加了實際運動；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時，他也是社會的活力中的一滴。然後，在局面陡然轉變了時，他的心碎了，他幻滅，他悲哀，他憤慨；腸塞扶斯來結束了他的生活的旅程，在彈留的讚嘆中，他這

樣說：「三十五不到的年紀，一點事業沒成功，這就可以死麼？唉，死吧，死吧！脆弱的能力，浮動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成功，不是我們配得的獎品；將來自有與我們全然兩樣的人，讓他們得去罷！」

在近十年中，像「倪煥之」那樣的人，大概很不少罷。也許有人要說倪煥之這個人物不是個大勇的革命者；那當然不錯。只看他自擊大變之後，只是借酒澆愁，痛哭流涕，便可明白在臨死的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能力脆弱，感情浮動，完全不中用了。但是他的求善的熱望，也該是值得同情的。

葉紹鈞以前有過隔膜，火災，錢下，獄中，未厭集等五個短篇集；倪煥之是他的第一個長篇，也是第一次描寫了廣闊的世間。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的，不能不說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個人——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盪，怎樣地從鄉村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羣衆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這倪煥之也不能不說是第一部。在這兩點上，倪煥之是值得讚美的。上文我所說「五四」時代雖則已經草草過去，而敘述這個時代對於人心的影響的回憶氣分的小說也是需要，這一說，從倪煥之便有個實例了。上文我又說起「五四」以後的文壇上充滿了信手

拈來的「卽興小說」，許多作者視小說爲天才的火花的爆發時的一閃；只可於刹那間偶然而得之，而無須乎修鍊——銳利的觀察，冷靜的分析，縝密的構思。他們只在抓撮片段的印象，只在空蕩蕩的腦子裏搜求所謂「靈感」；很少人是有意地要表現一種時代現象，社會生活。這種風氣，似乎到現在還沒改變過來。所以我更覺得像倪煥之那樣「有意爲之」的小說在今日又是很值得讚美的。

但或者教育雜誌當初曾要求葉紹鈞做一篇和教育有關的「教育文藝」，所以倪煥之的前半部全是描寫鄉村教育，在全體上發生了頭重腳輕的毛病。這在藝術的意味，不能不說是結構上的缺憾。並且也許有人因此而誤會此書是專譚教育的。

「五卅」運動在本書中有一段正面的明顯的描寫。第二十二章的前半段寫得頗有氣色。倪煥之在此時是一個活動的角色了。但是接下的二十三章，却用了倪煥之個人的感念來烘托出當時的情形，而不用正面的直接描寫，在藝術上也不能諱言她是一個缺點。這使得文氣鬆懈，很不合宜於當時那種緊張的場面。並且二十二章後半段的回銜，倒接在火刺刺地的正面描寫下，也很能夠妨礙了前半的氣勢。在此時的倪煥之，大概已經參加了什麼政治的集團了罷。可是二十二章以後的倪煥之的行動都不曾明顯地反映出集團的背景，因而不免

流於空浮的個人的活動，這也使得這篇小說的基調受了不小的損害。作者忙於職業的謀生，小說是偷閒寫的，大概一章一章是問歇地作成的，因而在全般的結構上雖然還保持着一貫，而在局部的穿插上便不免有了罅隙。

最後一章寫倪煥之死後的倪夫人金佩璋突然勇敢起來；這是作者信賴着「將來」的意識使他有這轉筆，然而和第二十四章開頭所描寫倪煥之感念中的金佩璋比照起來，便覺得結尾的金佩璋的忽變是稍稍突兀些了。從二十四章到最後一章，中間相隔一年多，而又是極變幻的一年多，所以金佩璋思想的轉變是可能的，但是作者並沒在二十四章以後說起金佩璋的動靜，却在結尾驀地一轉，好像一個人思想的轉變是「奇蹟」似的驟然可以降臨的，也就失之於太匆忙了。

所以就故事的發展而言，就人物的性格的發展而言，倪煥之的前半部都比後半部寫得精密。在前半部，我們看見倪煥之是在定形的環境中活動；在後半部，我們便覺得倪煥之只在一張彩色的布景前移動，常常要起空浮的不很實在的印象。又在人物描寫上，前半部的倪煥之，蔣冰如，金佩璋，都是立體的人物，可是到了後半部，便連主人公倪煥之也成爲平面的紙片一樣的人物，匆匆地在布景前移動罷了。因此後半部的故事的性質雖然緊張得多，但反

不及前半部那樣能夠給我們以深厚的印象。大概那時作者是急於要完稿，下筆時已經沒有寫前半部時那樣周詳審度躊躇滿志的心情；而教育雜誌一年十二期的結束也已逼近，事實上不能容許作者慢慢地推敲，怕也是一個原因罷。

## 六

我以為批評一篇小說是不應該枝枝節節地用自己的尺度去任意衡量。一篇小說的藝術上的工夫，最好讓每個讀者自己去領受。所以上文云云，至多不過是我讀後的印象——關於倪煥之的藝術上的印象。我的注意點並不在此。我的注意的，除了上文已經說過「有意識地描寫五四」對於其個人有怎樣的影響，並且他又怎樣地經過了「五卅」而到現在這所謂第四期的前夜，「這一點而外，還有該小說的『時代性』」。現在請就此後一端再說幾句話。

一篇小說之有無時代性，並不能僅僅以是否描寫到時代空氣為滿足；連時代空氣都表現不出的作品，即使寫得很美麗，只不過成為資產階級文藝的玩意兒。所謂時代性，我以為，在表現了時代空氣而外，還應該有兩個要義：一是時代給與人們以怎樣的影響，二是人們的集團的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換言之，即是怎樣地催促歷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再換一句說，即是怎樣地由於人們的集團的活動而及早實現了歷史的必然。在這樣的意

義下，方是現代的新寫實派文學所要表現的時代性！

我們現在再看倪煥之這部小說是否具有這樣意義的時代性。

時代的空氣，不用說是已經表現了的了。雖然主人公在小學教員時代是確信着「一切希望懸於教育，」但「五四」以後他對於專制教育的懷疑以及所感到的寂寞，也差不多近於我在上文所說的「五四」以後瀰漫在知識界中間的徬徨苦悶了。其次，時代給與人們的影響，在倪煥之身上也有了鮮明的表現。誰也不能否認倪煥之是受了時代潮流的激盪而始從教育到羣衆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的。但是倪煥之究竟是脆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時代推動他前進，他卻並不能很堅實地成爲推進時代的社會活力的一點滴。他雖然說「我們應該把歷史的輪子推動，讓牠轉得較平常爲快；」可是他實在對於歷史的輪子以及如何推動這歷史的輪子使牠更快，兩者都沒有明瞭的觀念。所以他在那革命局面極緊張的時期有總總過慮者是「學生們停下了課，也不打算幾時讓他們開學，」而且因此竟感到了幻滅。所以他在局面突變以後，便回復到十幾年前獨個兒上酒店買一痛醉的現象了。所以他在臨終的昏迷中看見了運動鐵椎穿布衫露胸的人終於被壓在亂石底下，像一堆燒殘的枯炭，而他對於此的解答是「這時沒有你的分！」所以他即使有迷惘中的將來的希望，也只是看見了妻和子，並沒看見羣

衆。

不但倪煥之，便是那更瞭解革命意義的王樂山，也並沒表現出他做了怎樣推進時代的工作。關於王樂山的描寫，用的都是側筆：我們隱約可以推求他的活動，只是不能得到正面的更深切的印象。

## 七

這便是我所見的倪煥之的時代性的分析。我猜起來，大概有許多人因此而不滿意這部小說。但在目前這樣的時代，在落後的東方，我們便盼望有怎樣了不得的偉大作品，豈不是等於「見聊而求時夜」？在目前許多作者還是僅僅根據了一點耳食的社會科學常識或是辯證法，便自負不凡地寫他們所謂富有革命情緒的「即興小說」的時候，像倪煥之那樣的「扛鼎」的工作，即使有多少缺點，該也是值得讚美的罷！

「五卅」時代以後，或是「第四期的前夜」的新文學，而要有燦爛的成績，必然地須先求內容與外形——即思想與技巧，兩方面之均衡的發展與成熟。作家們應該覺悟到一點點耳食來的社會科學常識是不夠的；也應該覺悟到僅僅用羣衆大會時煽動的熱情的口吻來做小說是不能行的。準備獻身於新文藝的人須先準備好一個有組織力，判斷力，能夠觀察分析的頭腦。而



不是僅僅準備好一個被動的硬殼的喇叭；他須先的確能夠自己去分析羣衆的噪音，靜聆地下泉的滴響，然後組織成小說中人物的意識；他應該刻苦地磨練他的技術，應該練自己最熟習的事來描寫。去年我做了一篇隨筆從估嶺到東京，曾經指摘着當時（一九二八年春初）文壇上的「空肚子頂石板」的怪現象，——我以為那是既然頂不起石板，而又壓壞了肚子的勾當，我勸那些有志者還不如練他們自己最熟習的空壇而又合於廣大的讀者對象之小資產階級來描寫，我簡直不贊成那時他們熱心的無產文藝，——既不能表現無產階級的意識，也不能讓無產階級看得懂，只是「賣膏藥」的十八種江湖口訣那樣的怪語口號式或廣告式的無產文藝，然而結果是招來了許多惡罵。在這黑白不明，是非不明的中國，惡罵原來不算什麼一回事。使我出驚的是，在我所看到的創造月刊上克興君的一篇和認識上潘梓年君的一篇，都居然也承認我的那篇隨筆中提出了不少的「革命文學」上的具體問題，可是他們都避開了這些問題不討論，專致力於痛罵。我應該追悔我那篇隨筆從估嶺到東京寫得太隨便，有許多話都沒說完全，以至很能引起人們的誤解，或是惡意的曲解。但是看到克興君說：「至於他的動搖呢，據他自己說，『動搖所描寫的就是動搖，革命鬥爭劇時革命工人的動搖，怎麼動搖呢，據茅先生的解釋是，『由左傾以至於發生左癡病，由救濟左癡病以至於低愚惡的潘培頭至於

大反動。」這種解釋從首至尾可是茅盾先生的解釋，去年十一月二月的客觀却完全不然。這時候（去年十一月二月的客觀情形却不是因救濟左癘病以至於右傾思想的抬頭，終至於大反動，而是舊的高潮發展到一個最高點，封建地主等串通民族資產階級爲保全自己的利益，大施其恐怖政策，小資產階級雖然在資產階級底壓迫底下，但是一則因革命的高潮同他們本身衝突，二則爲恐怖政策所威嚇，所以不得不動搖。」我不知道克興君有沒有讀過我的動搖？如果他是讀過的，他應該看出來，動搖所描寫的時代是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五月，是湖北省長江上游的一個縣內的事；這是寫得極明白的，然而克興君却認爲是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徒然的放矢地大罵起來，豈不是大大的笑話！克興君該文作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所以他文中的「去年十一月，」即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從這一點，可知現在的「批評家」竟也捏造事實，隨便改動別人作品的內容以便利攻擊，那樣的事，也悍然做了，何況把別人的含蓄的文句來一個惡意的曲解呢！在這一點，我就覺得對於惡罵者的辯駁，真是徒費筆墨，所以直到現在，不曾有一句的回答。

至於他們所自負的「革命理論」，——在這方面，克興君凌勝於潘梓年君，——却使我想起我的幻滅中所寫的「政治工作人員訓練委員會」中的人物來了。失做得很，當時的「政治工

作人員訓練委員會」中的人物早已被教會說了這一套話！

## 八

從拈到東京這篇隨筆裏，我表示了應該以小資產階級生活為描寫的對象那樣的意思。這句話平常得極，無非就是上文所說一個作者「應該揀自己最熟習的事來描寫」的同樣的意義。再詳細說，就是要使此後的文藝能夠在尙能跟上時代的小資產階級廣大羣衆間有一些兒作用。我並沒說過要創造小資產階級文藝。我雖然不喜歡在口頭上搬弄「革命文學家」所誇炫的一點點社會科學常識或辯證法，然而或將他們的談論看看去，總不會聽見有什麼理論是出了我們所有的關於那一方面的書籍的範圍以外。再說得不客氣些，他們的議論並不能比我從前教學生的講義要多一些什麼。所以想拿那一點點辯證法來「克服」我，實在不能領情。因而從武讀我是主張創造小資產階級文學，又聽見了新大陸似的說明小資產階級文學不能成立、那樣的他們的議論，在這裏只覺得又聽得了賣膏藥式的喇叭。

實在當他們忿忿地痛罵我以前，他們對於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文藝已經抱着一種極不寬容的成見。他們對於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作品往往不問內容很武斷地斥為「落伍」。自然，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小說中間一定很有些「落伍」的人物，但是書中人物的「落伍」而

不是該著作的「落伍」——如果把書中人物的「落伍」就認為著作的「落伍」，或竟是作者的「落伍」，那麼，描寫強盜的小說作家就是強盜了麼，然而不幸這樣地幼稚不通的批評居然會見世面！像這樣武斷不通的「批評」會引幼稚的中國文壇到一條什麼也不像的路，我們很可以拿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所謂「革命文學」作品來借鏡。

如果我們能夠平心靜氣地來考量，我們便會承認，即使是無例外地只描寫了些「落伍」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品，也有牠反面的積極性。這一類的黑暗描寫，在感人——或是指導，這一點上，恐怕要比那些超過真實的空想的樂觀描寫，要深刻得多罷！在讀者的判斷力還是普遍地很薄弱的現代中國，反諷的作品常常要被誤解，所以黑暗的描寫或者也有流弊，但是批評家的任務却就在指出那些黑暗描寫的潛伏的意義，而不是成見很深地斥為「落伍」——更無論連原作還看不清楚就大肆謾罵那樣的狂妄舉動了。譬如克興君說：「至於追求呢，更無容講是暴露他自己的纏綿幽怨激昂奮發的狂亂的混合物，其餘更讀不上；」那便是克興君連原作還沒看清楚就謾罵的狂妄的舉動。追求所表現的是什麼？仔細地看過這部小說的人們當會有一個判斷；錢杏村有過一段批評的話「書中每一個主人公，都有一個憧憬；」一個追逐一個的在淡黃油漆的四壁內磕撞，但是，在結果，「就是得到了手的，却在到手的一剎那間改變了面

目，「全部的陷於失望了。」錢杏村是主張「力的文學」，主張文學須有創造生活的意義，所以他滿意於追求之每個人物都陷於失望，他說：「在李書裏是到處表現了病態，病態的人物，病態的思想，病態的行動，一切都是病態，一切都是不健全。作者在客觀方面所表現的思想，也仍舊的不外乎悲哀與動搖。所以，這部小說的立場是錯誤的。」我應該承認錢杏村的觀察是不錯的。追求其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智識分子的病態和迷惘。但是錢杏村說「這部小說的立場是錯誤的」這個結論，我却不能贊成。我覺得應該在此地有個小小的說明。追求下筆以前，是很費了些工夫來考慮的，最後的決定是差不多這樣：我要描寫在幻滅動搖以後的一般智識分子是怎樣還想追求，然而因為他們的階級的背景，他們都不曾在正當的道路上追求，所以他們的努力是全部失望。根據了這樣的決定，我把書中人物全數支配為徒有情熱而不很明瞭革命意義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他們沒有正確的認識，所以他們所追求者，都是歧途。像這樣的人物不該給他們一個全部失望麼？如果在他們中間插進一位認識正路的人，在病態中洩露一綫生機，那或者錢杏村要滿意些罷。我應該尚能見到這一點，可是我並不做；因為我相信追求中人物如果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會在一九二八年春初還要追求什麼，他們該是早已決定了道路了。這就說明了追求何以全墨黑的原因。

## 九

話再回到倪煥之罷。

因為他是描寫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所以我覺得倪煥之中間沒有一個叫人鼓舞的革命者，是不足病的。再顯明地說，主人公的倪煥之雖然「不中用」，然而正可以表示轉換期中的革命的智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這樣有目的，有計畫的小說在現今這混沌的文壇上出現，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有意義的事。這樣「扛鼎」似的工作，如果有意識地繼續做下去，將來我們大概可以說一聲，「五卅」以後的文壇倒不至於像「五四」時代那樣沒有代表時代的作品了。當代的批評多半是盲目的，作家要有自信的精神，要毫不搖惑地冷靜地埋着頭幹！

## 十

正和先前那篇從粘嶺到東京一樣，這篇隨筆也是隨便地譚譚，也是有了不少的半句話，可以給人曲解，給人攻擊的。受攻擊，早已是家常便飯，不過總希望攻擊者先看清了文章再下筆，免得我無從作答。我是素來不護短，也是素來不輕易改變主張的。

又或者這篇隨筆裏也「提出了許多現實的具體的問題」罷，那麼，我更希望「革命的批評家」們不要儘管翻弄舊套式的江湖口訣，却去把這些「具體問題」從各方面去批評分析」。

直到現在 我還是等待着從從粘嶺到東京中間的「現實的具體的問題」有什麼革命的批評家  
稍稍按捺下罵 的情熱而給與一些從各方面的批評和分析！

## 沈從文

傳略

沈氏的生平，略見於其妹沈岳甫所述沈從文——我的二哥一文中，「我們姊妹一共有九個，我是最小的，二哥是第四。因為把姊妹除外，單算哥哥，二哥在第二。我們皆生長在湖南西邊境，一個約有三千人家的小城裏，那是一個野蠻的地方，山是高山，水是灘水，草木都會螫人，一到了夜裏狼就從城牆缺口處爬進城來吃小孩，各處都可以抓到蜈蚣同蛇。地方雖時方匪鬧的，名風鳳縣，別名鎮蕩城，到革命以後，現在名鳳凰縣。因地方為前清屯戍地方，綠營制度，所有居民，除少數紳，與少數江西資布人以外，其他每戶皆有子弟入兵籍。地方多苗民，近黔邊，故從他處成來的我們祖先，母系應屬黔中苗族已約有二次；第一次為曾祖母，姓劉，第二次為祖母，姓劉。因地方習慣，二哥在十二歲時，小學沒有卒業，就到警務處去交初期軍事教育，約十七個月。據說那次成績不壞。到後，因為好賭，好逃學，好同人在大街頭毆鬥，野性難馴，家中母親認為讀書無希望，十五歲時二哥就以補充兵名義，隨軍外出，在軍隊中過胡塗蕩生活約兩年。到後升了司書，旋又離開軍籍，在沈州，為一層稅收捐員，每天到各處查漏稅偷稅事情，常常賺取錢，一年後，仍轉入軍中，隨軍過川東。離開隊伍往北京時，二哥年正二十歲。那動機，據說是從一個印刷工人方面讀了報紙，以及雜誌之類的東西，知道了世界的闊度與生活的深度，引起了回不可知的一個世界走去的欲望。但是到北京後，一切失敗襲到這個人的身上了，因為一切凡是安置希望處都絕望了。家中自然對這件事毫無辦法。那時住在北京的他，寫信回家說說「不久將過廣東。但稍後，寫回家的信，却說：有報



紙能夠登載我的文章了，有五毛錢一千字的報酬。」在另外一個信上，他說「這種新的希望使我有了一生氣。」不過在能寫五角錢一千字稿費以後，他仍然因為不能生活逃到關外一次，可是時間很短。到後在「晨報副刊」與「現代評論」兩方面寫小說，現在則將小說到小說月報，新月及日出上發表。另外把創作單獨印行的，到十八年底止，約計有四十七種，其中有十六種尚未出版。他今年是二十八歲。」

**作品**

氏的作品極多，坊間已印行者有盛夏，十四夜間，仙鬼，劍子手，鴨子，第二個拂拂，市集，密柑，好管閒事的人，阿麗絲中國遊記，老實人，入伍後，薑君日記，默官日記，不死日記，男子須知，雨後，神祇之愛，一個天才的通信，旅店。

## 我的教育

沈從文

這是我住在一個地名槐化的小鎮上的回想。我住在一個祠堂戲台的左廂樓上，一共是七十個人。

牆上全是膏藥，就知道這地方也駐過軍隊。軍隊與膏藥有分不開的理由，這不是普通人所明白的。我們的隊伍裏，是有很多朋友也彷彿非常愛在背上腿上貼一膏藥，到另一時又把這膏藥貼到牆壁上的。他們——尤其是有年紀一點的伙夫，常常挨打，或搬重東西跌磕了腳，閃扭了腰，所以膏藥在他們更是少不了的東西了。

我們每兩人共一床棉被，墊的是草，上面有蓋的，下面有墊的，不濕不冷，有吃有喝，到這裏來自然是很舒服的生活了，所以大家都覺得很滿意，因為一切東西是團上供給的。鋪板是新的，草是乾淨的，棉被是從人家鄉下人自己床上取來的。

排長早晚各訓話三次，他是早把這個體面的訓話背熟了多日，當到司令檢閱時也不至于笑話的。排長訓話有三點，說是應當記清：一，不許到外面調戲別人婦女，二，不許隨便

擊人東西，三，不許打架鬧事。我早就把這個記熟了。至于他們 我不敢說，我是明白有些人的嗜好的。

## 二

整理了一天的住處，用稻草薰，樓上的霉氣居然沒有了。

今天有人在牆罅裏檢得三塊錢，用紅紙包好，不知誰人所放，得了錢不報告上去，被知道了，繳了錢，還按捺到階前打了三十板。這人很該打，得了橫財他就想隱瞞。排長說，這錢應當大家公分，是天所賜。錢少，不便分攤，所以晚上買了豬肉大家吃。被打的那人他抖氣躺到上床上不吃，很好笑，你不吃，也仍然是挨打了。照理他應當抖氣吃得比別人更多。軍人講服從，不服從就打，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精義。

有許多人是因爲聰明，不容易使排長生氣的。其實那有甚麼奇怪，常常同排長喝點酒，排長還好意思打人罵人嗎？

因爲薰房有惡氣味，就邀人出到街上去看。我不知道憑甚麼理由我們會駐紮到這地方來。這里街只是一條，不是逢場日子連買湯圓也買不出。街上太骯髒了，打豆付的鋪子，臭水流滿了一街，起白色泡沫，起黑色泡沫，許多骯髒灰色鴨子，就在這些泡沫裏插進了牠的滾

紅色長嘴，曬東西吃。全街只有一個藥舖，兩家南貨舖。他們插國旗是歡迎我們的，國旗的媽虎同中國任何地方一個樣子。我們來清鄉，先貼了半個月告示，再經過團上派人打鑼通知，大家是知道清鄉對他們有益了，所以才把國旗掛出。

我今天到街上時看到一個吹噓哪的人。他坐到太陽下，晒太陽取暖，吹他的噓哪，小孩子許多圍到看。他的噓哪吹得不壞，很有功夫，我以為是討錢的，覺得我有慷慨的必需了，丟了點錢，大家笑了。原來是他在那裏引小孩子們，并不要錢。不要錢了我看比我平常有耐心去做的事還久。這地方小孩子都很瘦，好像有病，也是平常的事，我看到許多地方小孩子全都不甚肥壯。

街上冷靜了，幸好，打聽得出有酒喝。逢場或者好一點。我們想吃肉是非等到逢場不行的。昨天吃的是二十里外來的肉。

### 三

排長頭一天說：軍人要早起，我就起得很早。

今天點名，凡是不起床的全都罰跪，一共跪了十九個。一排跪到那大殿廊下，一直到九點鐘，太陽照到這些的闊肩膀，很可笑。排長看到了這一羣矮子也笑。跪夠了到吃飯時大家

又吃飯。

我們大約還要一些日子才下操，因為還沒有命令。既不下操，又起得早，怎麼辦？打霜了，很像十月天氣，穿了我們的新棉軍服，到後山去玩，是很好的事。到了後山才知道這地方不錯，地方人家少，田畝多，無怪乎有匪，不過我們還是不見土匪的，大約他們聽說開來的軍隊很多，槍上刺刀放光，嚇怕了，藏到深山中去了。我想過一陣我們會排隊到各處打土匪的，那自然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碰不到匪，總可以碰到團總，團總是專為辦軍隊招待才要的。

到溪邊，見到有一個人釣魚，問他一天釣多少，他笑。又問他，才明白他是沒有事做釣魚玩的，因為一天魚不上釣也是常有的事。快到冬天了，魚不上釣。想不到是這鄉裏還有這種瀟灑的人。我輩就想釣魚。

早上這地方空氣新鮮。

回到營裏，吃過早飯，無事做了，班長說，天氣好，我們擦槍。大家就把槍從架上取下，下機柄，旋螺絲釘，登了筒筒，穿過繫有布片的繩子，拖來拖去；我的槍是因為我擔心那來復線會為我拖融，所以只擦機柄同刺刀的。我們這半年來打槍的機會實在比擦槍機會還少

。我們所領來的槍械好像只是爲擦得發亮一件事。

在太陽下擦槍是很好的，秋天的太陽越來越可愛了。

有些人只在太陽下翻曬，倦了就睡，全很隨便。

因爲擦槍，有人就問排長，「大人，甚麼時候我們去打土匪？」排長笑，他說，「好像近來這地方是沒有土匪。」

如果是沒有土匪，駐到這地方過一個冬天，可真使人罵娘了。我們是預備來實習在××所學的「散開」、「臥下」，「預備放」，「衝鋒」，種種事情的。沒有土匪同甚麼人去實習這件事？

#### 四

今天逢場。想不到這地方也會這樣熱鬧。

我們有肉吃！用開火時從軍需處領下的洋磁小碗，舀湯喝，我們全到了張口大笑的時代了。

早上有訓話，告我們不許掣人家東西不把錢，不聽命令，察出了，打五百。訓話一畢大家都到街上玩去了，各人都小心到五百的一個數目，很守規矩。記到這訓話輕輕的罵娘的也

有人，但這些人我相信都不忘記「五百」那數目，不敢生事，不過，見到東西，要買了，他們總只要一半價錢，因為「五百」，搖頭不答應，到後竟同樣價錢却得了一倍東西，這個事情責任可不在兵士了。

場上各樣東西全有買賣，布匹，牛羊肉，油鹽雜貨，嘉湖細點，紅綾繩子，假寶石鐲，全都不可缺少。又有賣狗肉的，成腿賣，價錢比××賤許多。我們各人買了二十文冰糖合到口中，走到各處看熱鬧。

這地方鷄種極好，兵士們都買鷄喂養，作鬥鷄，又買母鷄，預備生蛋鴨鷄。

逢場藥舖生意也忙了，我站到那藥舖門前看了半天，檢藥的人真不少，這舖子一見我們站到門前，就問我要膏藥不要，有新攤的奉送。他以為凡是兵士腿上全應貼一張膏藥，一點不明白什麼人才用得着那方塊東西。

在場上隨意走去，也很看了一些年青女人，奶子腫高，長眉毛白臉，看了使人舒服。

好像也有人乘到逢場擺賭的，因為恐怕司令部官長在那裏，所以不敢去看。到夜裏，才知道桌子是由副官處包辦抽稅，一張三串，一共是得錢四十餘串補充營攤分了九串，錢不多，分下來不成數目，仍然不分，留到下場買肉吃。

## 五

不逢場，街上是不值得來去了。

在廂樓上白天睡覺的人很多。

我不出門，就到戲台前去看同人數木雕浮刻故事，到後借司務長的筆畫了一張趙子龍單騎救主的畫，做到那木雕，很有神氣，我把她貼到牆上，被他們見了，大家都請我畫一張。我對這件事自然不推辭，一張包片糖的粗草紙，我也能夠畫出一張張飛的臉。

這祠堂裏他們都說有鬼。他們又說鬼是怎樣多，照規矩在某處某處都有，不過這些人沒有話說，所以找出這些來說說罷了。我們中間是沒有一個人怕鬼的；許多人吃過人肝人心，常菜炒加辣子下酒，我雖然只有資格知道這一件事，不能下箸，但我們這樣的人那里還有怕鬼的閒心？但因為火夫同吹喇叭的號兵愛聽故事，所以大家常常談鬼。

住到這祠堂裏幾天來我們的事可以列表記下：一，點名（不到則罰跪），二，吃飯（菜蔬以辣椒爲主體），三，擦槍，唱軍歌，四，各處地方去玩，撞一點小小亂子（譬如打別人的狗一陣，碾別人的雞一陣。）這日子將過去去有多久，我們中間是無一個人明白的。我們來到這里究竟還要做些什麼事，也無一個人明白的。因為我想明白這事，就同到幾個人去問軍



法長，軍法長也不知道。他說，「我知道什麼黑清鄉呢？我只會審案，用大板乎追取口供。」這軍法長是我們頂熟的人了，他就只能告我們這一點事情。

因為每天的給養是由團上送來，由團官處發下，所以到了這里有一件難得的事，就是不必像在××時每天晚上得聽到司務長算火食賬的吵鬧。司務長無火食賬可算，所以乘成天醉到樓梯邊，曾有兵士用脚在他肩部踢過一下，第二天也不會被處罰。真算是一件奇怪的事。

## 六

我們的司令徒設在後殿，無事兵士不到裏面去。今天不知爲甚麼有六個人被派往裏面去。我因爲同軍法長是熟人，就跟了進去，到了裏面，才知道團上送土匪來了，要審問了，所以派人進來站堂。

送土匪是已爲我們知道了的，土匪送來時先押到衛舍，大家就爭去看土匪，究竟是什麼樣子。看過後可失望極了，平常人一樣，光頭，藍布衣褲。兩脚只有一隻左脚有草鞋，左臉上大約是被批時受了一棒，略略發腫，他們把他兩手反綁，又把繩端綁在衛舍屋柱上。那人低了頭坐在板櫓上，一語不發，有人用手捺他他也不動，只稍稍避讓，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心事。

不久就坐堂審案了，先是看團上稟帖，問年歲姓名，軍法坐當中，戴墨晶眼鏡；威武堂堂；旁邊坐得有一個錄事，低頭錄供，問了一陣，莫名其妙那軍法就生氣了，喊「不招就打！」于是那犯人就爬到階下，高呼青天大人救命。于是在喊聲中就被擒着打了一百板，打過了，軍法官也稍稍氣平了。

軍法說，「他們說你是土匪，不招我打死你。」

那人說，「冤罔，他們害我。」

軍法說，「爲甚麼他們不害我？」

那人說，「大老爺明見，真是冤罔。」

軍法說，「冤罔冤罔，我看你就是個賊相，不招又爲我打！」

那人就磕頭，說，「救命，大人！我實在是好人。是團上害我。」

軍法看稟帖，想了一會，又喝兵士把人拖下階去打了一百。

到後退堂，把人押下到新作的牢裏去，那牢就在我住處的樓下。這漢子一共被打了五百，到底是鄉下人，元氣十足，受得苦楚，還不承認。我想明天必定要殺了他，因爲團上說他是土匪，既然地方有勢力的人也恨他，就應當殺了。我們是來爲他們地方清鄉的，不殺人自

然不成事體。大家全談到這個人可以殺了，對於這人又像全無仇恨，且如果說到仇恨時，我清楚有許多人最願意把上司也殺了的。只覺得是土匪就該死，還有人討論到誰是頂好的劊子手的事了，這其中自然不免阿其所私，因為劊子手可以得到一些賞號。

兵士中許多人都覺得明天要殺人，是有趣味的一件事，他們生活太平凡單調了。要刺激，除了殺頭，沒有算是可以使這些很強的一羣人興奮的事了。

晚上到衛舍時，看到有人在劈大竹子，劈了又用刀削，說是副官要他們預備毛竹板子，才能對付得下，這地方土匪極其狡猾，用平常打兵士的板子。是對付不下那些東西的。是的，一點不錯，這地方人都似乎很強壯，并不比我們兵士體格瘦弱，要他們招出一些他們不知是犯罪的事，不重重的打怎麼行。他們有時被打還不喊，蠻子！

## 七

我又看到審案，一切情形同昨日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打的數目。時間是早上，板子的確是新東西了；喊堂時，一個兵士嘩的把一束毛竹板子丟到地下，真很有些嚇人。犯人只再加三百，就招了。他照到軍法意思說了一些軍法所要明白的話，當天錄了供，取了指模，又把他丟到牢裏。

我們以爲今天會要殺人了，都彷彿有一種歡喜。

不殺人，在戲樓上無意思之至，就到山後玩了半天。

今天兵士也有被打軍棍的，是因爲他們打了架。他們一天甚麼事也不能作，打架實在也是免不了的事情。不過平常打打鬧鬧，不要到動刺刀流血的情形，也不甚麼要緊，這些人打了架明天也會好的，軍人中脾氣是這個樣子。到因爲兩人打架被罰相對立正一點鐘，兩人就都抱怨自己的粗齒了。

不過因打架到革除也有的，我晚上就夢到我自己被革，先夢到同××打了一架，隊官就把我們革除了。

## 八

我到修械處玩了半天，看他們做事，幫到他們扯風爐。

他們那些人，全是黑臉黑手，好像永遠找不到一個方便日子去用肥皂擦到臉上頸上的。

他們那里一共是六個小孩子，同到在一處做事，另外一個主任，管理到他們工作的勤惰。孩子們做事是有生氣的，都很忙，看不出那些小鬼，臂膊細小如甘蔗，却能夠揮大鐵鎚在砧上打鐵。他們用鑪，用鋸，用鑽孔器，全是極其玲巧。他們又會磨刀。他們一面說笑話一面還

做各樣事情，好像對於這工作非常滿意，且有過十年以上那種習慣。

修械處方面，使我們對他們也覺得羨慕的是他們那好主任，主任每天用大煨缸煨狗牛肉，人人有份，我們新兵營裏的人可沒有這種福氣。營長同隊官是也很能喝一杯的，可是不請客。

他們約了我下次吃狗肉，我答應了。

我們今天又擦槍。

下半年從修械處出來，走到街頭，看到有兵士從石門方面押解人頭來部，每一個腳色肩挑人頭兩個，用草繩作結，結成十字兜，把人頭兜着，似乎很重，人頭一共是三担。爲看人頭就跟到這些人頭担子回營，才知道這是駐石門剿匪砍來的。這是不是匪頭，那是我們不明白的事了。

這東西放在副官處，圍攏來看的人極多。到後副官說，應當趕到場頭上去，明天逢場示衆，使大家知道我們軍隊已在爲他們剿了匪，因此我又跟到他們去看，直到看他們把人頭挂到焚字紙塔上姿式端正以後，才回大營。

又到場期，精神也振作起來了。

大清早就約了幾個不曾看到昨天人頭的兵士去欣賞那奇怪東西。走到那里時，已有一些兵士在那里看。人頭挂得很高，還有人攀上塔去用手摸那死人眼睛，因此到後有一個人頭就跌到地上了。見了人頭大衆爭到用手來提，且爭把人頭拋到別人身邊引爲樂事。我因爲好奇就踢這人頭一脚，自己的腳尖也踢疼了。

今天半日時，那關閉在牢裏的土匪被牽出到街頭當路大橋上殺了，把頭砍下，流了一坪血，我們是跟到那些護圍的兵士身後跑到了刑場，看到一個劊子手用刀在那漢子頸項上一砍，噓的一聲，又看到人倒下地以後再用刀割頭的一副情形的。大家還不算覺得頂無趣味，是這漢子雖不唱歌不罵人，却還硬硬朗朗的一直走到地。到了地，有人問他：「有話沒有？」他就結結巴巴說：「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他只說這樣一句話，即刻就把頸項伸長受刑了。

如我能夠想得這些人爲甚麼懂得到在臨刑時說一兩句話；表示這不示弱于人的男子光榮氣概，又爲甚麼懂得到跪在地下後還須伸長頸項，給劊子手一種方便砍那一刀，我將不至于第二次去看那種事了。

這人被殺大概也不甚麼很痛苦，因爲他們全似乎很相信命運。是的，我們也應當相信命

運。今天他們命運真不怎麼好，所以就這樣辦法了；我們命運同那個人相反，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就得肉吃。

看過殺人回到營中的我們，所討論的還是那漢子的事，我們各人據在草上，說了很長久的時間；又引申說到另外一些被砍的故事上面，在兵士的一羣中是很少有像我那樣算見淺識的。他們還能從今天那漢子下跪的姿勢中看出這命運不好的漢子做匪無經驗的地方；因為如果作匪多年的人，他應當懂一切規矩，懂到了規矩，他下跪時只應屈一隻腿，或者有重傷則盤膝坐下，因為照這辦法到頭落地以後死屍才可以翻天仰睡，仰臥到地上對於投生方便，說了二十年又是好漢那樣慷慨決絕的壯語，却到頭不懂這些小事，算不得完全脚色。兵士們是每一個人皆有許多機會看到殺人，且無有不相信這仰臥道理的，兵士被殺都很明白那種體裁，縱缺少這知識臨時也可以有熟人相告。

## 十

一個團總又同了二十個親信，押解一羣匪犯來了。「該死的東西」一共是六個。審訊時有三個認罰，取保放了。有三個各打了一頓板子，也認了罰，又取保放了。聽說一共罰了四千，那押解人犯來的團總，安頓在司令部喝酒，出門時，笑迷迷的同我們兵士打招呼，好像我

們同他新拜了把子。

我聽到一個兵士說這是一種籌餉的最方便辦法。這人叔父是那軍法長，所說的話必定不會錯。聽到這個話，我心想，這也真是方便事。我們駐到這地方，六十里附近一共是一千多人，團上供給的只是米同柴火，沒有餉大家怎麼能過年。人人都說軍隊駐防是可以發財的機會，這機會如今就來了。有了機會，除慶賀歡喜，無事可作了。不過也想到這些人他會恨我們這隊伍。不過就是恨，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的，不甘心罰錢，我們把他捉來就殺了，也仍然就完事了。

今天落了雨，各處是泥漿，走到修械處去玩，仍然扯爐，看到那些比我年紀還小的工人打鐵。打鐵實在是有趣味的事情，我要他們告我使鐵淬水變鋼的方法，因為我從他們處討得了一枝鋼鏢，無事時將學打鏢玩。我的希望自然不必隱瞞，從兵士地位變成俠客，我自己無理由否認這向上的欲望。

晚上睡得很晚，因為有兵士被打五百，犯了排長訓話的第一項，被查出，執行處罰。軍人應當服從，錯了事，所以打了。這人被打過了就只伏在鋪板上哼，熟人各處探尋草藥來爲他揉大腿，到後排長生着氣往營長處去了，大家都覺得無聊。但不久全睡着了，那被打的



兵士似乎也睡着了，我還不能睡好，想到軍人應當服從，記到那兵士呻喚。

## 十一

約定了分班出到外面溪裏去洗衣，在家洗了一會衣，就在溪裏罵醜話澆水。因為又是好天氣，真想不到的晴朗，天氣一好，人人都天真許多了，有一個第八班的伙夫，到後就被大家在很好的興趣中接到水裏去了。這個八從水中爬起，衣褲全濕，哭到營裏去時，沒有一個

人把回營的處罰放到心上。

我洗了衣，又約同了三個兵士到殺人的地方去看，屍首不見了，血也為昨天的雨沖盡了，在那橋頭石欄干上坐了半天，望到澄清的溪水說話不出。我是有點寂寞的。因為若不是先見到這裡殺了一個人，這時誰也看不出這地方有人伸長頸額，儘大刀那麼很有一砍的事了。

他們殺了人，他們似乎即刻就忘記了，被殺的家中也似乎即刻就忘記家中有一個人被殺的事實了，大家就是這個樣子活下來。我這樣想到時心中稍稍有點難過。不過我明白這事是一定不易的。雖然劊子手回營時磨刀，夜裏且買了一百錢紙爲死。燒奠，但這全是規矩而已，規矩以外記下一些別人的痛苦或恐怖，是誰也無這義務的。

這地方似乎也有讀書人，也有紳士。不過一個讀書人，遇到兵，打他的嘴，他也是無辦法的。（紳士平時就以欺侮平民爲生活，我們就罰他的款，他也只有認罰，不敢作聲。）讀書人當然不是這地方的事，因爲這裏的我們不想打誰，只是很平凡的活着，不打仗，脾氣是沒有的。我相信在愚蠢的社會中聰明也無用處。

## 十二

昨晚有人請班長到營長處去說，讓我們也來賭點錢，不然無事做了，很不容易過日子。營長說，好，你們隨意玩玩，只是不能在那上面分出大數目的輸贏，還有，不許吵鬧，不許欺騙。我們也一一答應營長了。從此我們多有了一種消遣。

說是不許到大數目，但是幾個伙夫把半年來積蓄下的幾塊錢，在第一天就輸光了。這伙夫是最愛貼膏藥的人，胸口上我總見到他有一塊東西。輸了錢，問他胸口怎麼樣，這意思是笑他心痛不心痛，他不生氣，笑，說，運氣不高，所以失手。這些人是有上了四十歲的年齡的，看到那種蠢樣子，使人覺得好笑以外的憐憫。他們真完全是小孩子。

伙夫薪水每月三元，除火食一元半，剩餘一元半。他們把半年的來積蓄輸到一晚的牌九上面，輸光了，第二天又仍然一到東方發白就挑了水桶到井邊去担水，單是我們營裏這種人

的數目也就很不少了，照例又是這種人有輸無贏，他們實在就特別給了許多機會讓別的兵士行使欺騙。

舉到他們挑水，使性把水桶同到其他水桶相磕，有說不出的風格到我的心上。

我是不賭博的，只看，也很有趣味。先是賭精，已因為一次教訓把賭戒去了。

我每天買二十文冰糖含到口中，近來已幾幾乎成爲習慣。

今天又送來了兩個匪犯，在我買糖時候遇到，我就問那賣糖人，是不是這地方被這些匪搶劫過。那個人搖頭，他告我匪是在有一個時候遍地都是的，因為有些時候他們做土匪的機會比做平民的機會多一點。我不懂他說的「機會」，但看那個人是不會說謊話的，我也彷彿就懂了。

夜裏審訊土匪我不去看，到後聽說用鐵扛把一個年青一點的兩隻腳全扳斷了，就知道這人必定又是後天的貨。每一場殺一個人，是可以使他們鄉下人明白我們來到這里爲他們剿匪，并不自愛他們供給。

### 十三

今天又送來七個。

大家似乎都很歡喜，因為這些土匪由團上捉來，一讓我們的分別殺戮或罰款，并且團上對于匪徒的家事全很清楚，不會遺漏也不會錯誤，省事許多。

我呢，可不管這個。這些是軍法的事，照例他們應當比平時忙碌了一點，這些有知識同有名分的人，爲了審案，烟也吃不成了。我呢，自己到修械處打鐵，玩車盤，在鐵板上鑽眼的拷打是不發生興味的，我對於殺人也沒有他們盼望的殷懃。一遇到送來土匪審訊時，大家就爭到擊板子準備，一聽到殺人，大家就爭作護圍兵，真是奇怪。他們實在是無事情可作了，他們就不能不找出一些事情。

我今天被修械處一個小工人引到了一個新鮮地方，是去街稍遠傍山一個鑄鐵廠。那里大鐵爐高約兩丈，成水的鐵汁從爐口流出時放大白先，真是了不得的壯觀。那工人比我多懂許多，他能分別鐵礦，能知道鑄鐵成爲熟鐵的方法與理由，又能夠自己動手揮錘。他每月口糧是四塊六，還能把積下的錢請主任寄回家裏去，家裏有媽買布。他的年紀比我還小，只十三歲，再過兩年到我年紀時，他可以有人塊錢月薪了。

鐵廠真是一個好地方，到了那里我知道許多事情，辛壽是好人，各樣全好，我說的辛壽

就是那修械處小工人的名字。

十四

今天殺四個：全躺到那橋上，使來往過路的人也不能走路了，大家全從溪上游涉水走過。望到那些人一見血就搖頭的情形是很有趣味的。逢場殺了這些人，真是趁熱鬧。血從石罅流到溪裏去，橋下的溪水正是不流的水，完全成了血色，大家皆爭伏到欄干上去看。

今天殺人，司令部的副官，書記官，軍法，全到看。他們實在太沒有事情可作了，清閒到無聊，所以他們從後門趕到橋上看，那軍法還掙得是一枝水烟袋，穿長袍，很跑了一些路。

大家全佩服劊子手的刀法，因為一刀一個，真有了不得的本領。這個人是衛隊的兵士，把人殺完了，就拿了刀大踏步走到場中賣豬生肉屠桌邊去，照規矩在各處割肉，一共割了七十多斤肉，這肉到後是由兩個兵士用大扛抬回營來的。這規矩我先是只聽人說到，在前清就有了的，上場大約也割過了，今天我才親眼見到。這肉雖應歸劊子手一人所有，到後因為分量太多了，還是各處分攤，司令部職員自然有分，我們也各有分。

吃晚飯，各人得肉一大片，重約四兩，不消說就是用那殺人的刀所割來的肉了。吃到這

肉時免不了仍然談到殺頭的話，一面佩服劊子手的精練刀法，一面也同時不吝借誇獎到把頭子伸長了被殺的那一位。這又轉到民族性一件事上來了，因為如果是別地方的人，對於死，總缺少勇敢的接近，一個軟巴巴的縮頭龜，是縱使快刀好腳色，也不容易奏功的。這一點，××地方土匪真可佩服，他們全不把嘲笑機會給人。

因為有肉，喝了些酒。醉了三分的，免不了有忽然站起用手當刀拍的砍到那正蹲着喝酒的人頭後的事。被砍的一面罵娘一面也掙扎起來，大家就揪到一處揉打不休。我們的班長，對這個完全無節制方法，因為到了那時節，他自己也正想揪一個伙夫過來試試了。

殺了一個人以後，他們大家都像是過節，醉酒飽肉，其樂無涯。

## 十五

我一個人懷了莫名其妙的心情，很早的又走到殺人橋上去看。我到時仍然見四具死屍。人頭早已被兵士們拋到田中泥土裏去了，一具屍體附近不知是誰悄悄的在大清早燒了一些紙錢，剩下的紙灰似乎是平常所見路旁的藍色野花，作灰藍顏色，很淒涼的與已凝結成爲黑色漿塊的血蹟相對照。

我看了一會死屍。又看了一會橋下，才返身。

我計算下一場必定仍然至少還有四個，因為五天內送四個匪來是可能的，並且現在牢裏就還留得有四個，聽他們說是有兩個本應昨天殺掉，因為恐怕下場無人殺，所以預備留到下場用的。

十點鐘排長集合，說了許多我們要愛國保民的話，同時我們在大坪裏扯圈子唱新的軍歌，歌中意思是「同胞同胞，當愛助，當攜手，向前走。」我們一排人又當真攜手唱了一點鐘遊戲，大家全歡喜得很，因為我們從××開拔，到如今已經有二十天不作遊戲了。雖然許多人已全是做父親的年紀了，對於玩，還是很需要的事，他們心上全是很天真！

想起歌中的話語，我好像很有些感慨。在一隊中我們真是很關愛的，被打了就代為找藥，輸光了就借錢扳本，有酒全是大家平分，有事情也是大家爭去做。只是另外的，我們就不問了。別一營的事我們是也常常無理由去過問的。誰也不明白這理由，誰也不覺得這理由一定會有明白的必要。

今天有人被值日副官罰跪到殿前，頭頂清水一碗，水潑到地則所罰不算。大家對這件事才感生興味，引為笑樂，都說虧副官想得這樣好主意。副官聰明是也只能在這些上顯出的，此外也不過同我們一樣吃飯睡覺罷了。

我們全是這樣天真樸實的頭腦。

## 十六

我到修械處吃狗肉。把狗肉得到了，放到爐上燒，皮燒焦以後，才同辛壽擊到溪中去刮，刮乾淨了又才砍成小塊加香料安置到煨缸中去煨。狗肉煨紅挂到打鐵爐上，一面做事的仍然做事。到下半年，七個人就享受了。小工年紀雖小，得了好主任的訓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能蹲到狗肉缸邊喝四兩醃冽的燒酒，喝了酒就隨便說一點瘋話，譬如「今天非……不可！」「一定要同那水牛打一架！」那麼彷彿非常決絕的話。大家且在這話上互相嘲諷到關於「貨」的問題。貨其實是完全無用處的東西，青年人，肚中有了酒，再發散，所以才提到這無用的東西。大家還把某一類地道的象徵名詞解釋了若干用處，這用處多半是從一個伙夫或一個馬夫方面聽來，結果還是唱唱「大將南征」的軍歌各人拿起傢伙到廚房洗滌去了。

主任好脾氣，幾幾乎使我也成爲修械處工人。

假若我作了工人，我對於使用一切器械是毫無問題的。我且能像那些小子一樣在那作上發現大的趣味。我將成爲一個很好的工人，十年後也仍然還在那些地方做我的工。

## 十七



早上點名特別早到，制服整齊，被嘉獎，心裏很快活，同到別人在操坪裏操了一點鐘。

我們全都像需要一點分量沈重的東西壓到肩才容易過日子，我雖不一定是這樣的人，但另外一些蠢漢子，是沒有工作生活就不能規矩的。天氣又太好了。我們想找一些事做，今天才同到隊官去說，大家請求出去放哨，看看有不有土匪在附近騷擾。這隊官是我的一個親戚，他會常常用親戚的名分吃過我的冰糖。他回答我們說，

「放哨是派的，不是請求的。」

「那我們請派出去。」

「一羣獸子，派出去幹嗎？有土匪，團上會爲我們細好送來的，要我們去捉捉得到嗎。」

「我們做什麼？」

「你們擦槍罷。你看。天氣多好！點驗委員快要來了，若看到你們槍上刺刀不發光，那不是笑話麼？」

「什麼時候委員就來？」

「快了罷。我聽他們說快了，等我們清了一會就來看成績。」

「可是我槍上浪子鉤也被我擦小許多了，我不再做這種蠢事。」

「你以為這是蠢事，只你一個人以為……」

「不是蠢事我也不擦槍。」

「那就隨便玩玩也好，只是不能到外面生事。」

隊長走了，仍然含了我的一點糖在口中走去的。不能放哨，就只好照到隊官的吩咐，出去玩。我們今天就有七個人到那後山去砍柴，每人砍一些枯枝，又砍了一些小竹子，預備擊回營來作簫，同時還摘了一些花，把花插到柴網上面，一路唱軍歌回營。

我們的快樂是沒有人能用法律取締的，一直唱歌進到營裏，就彷彿從什麼遠地方打了勝仗歸來，把野花插到洋酒瓶中，還好好的安置到司務長算火食賬的一個米桶上面去，到晚上，那花影映到美字燈微光中，竟非常美觀。

在夜間我們營裏可出了大事了，駐到後面一進左邊院子裏，有一個逃兵，第一次拐了槍械逃走，被捉到營裏，因為答應繳出三枝槍，就沒有照處治逃兵法槍斃，方便在將來追槍，留他到營裏住，如今又逃走了。這犯人我曾常常見他，白臉高身材，為軍人中很難得的體面人物。他脚用鐵梃鎖定，走動時就唧唧的響，有時我們正擦槍，他也能得到方便出外面大坪來晒太陽，坐到石欄干旁向天空看雲影。這漢子存心想再逃走，在夜裏借故出恭，由班上一

個火夫作伴，到修械處外面圍圍中大便。誰知候在門邊的火夫半天見無動靜，疑心了，就喊那人名字。喊了幾聲仍然無聲息，各處一望，人已不見了，火夫嚇慌了，就大聲的喊出來，「逃脫驢子了」、「逃脫驢子了」，一直從修械處喊出大堂。那火夫是苗人，聲音宏亮不凡，全營爲他這聲音皆驚動了，大家全摸了槍向外面集合。我正在修械處同辛壽做鐵弩，用鎗挺鑿納小竹筒中，以爲設計把箭鏃放在壓緊的簧上以後，遇到虎豹時，一放就可以打中虎眼。從別人所學到的白玉堂的身分上，我發現了一些我也不缺少成爲這英雄的氣質，就非常有興趣的研究這鐵弩。先是聽到有人從外面走過，很平常，以爲這完全是不知節制吃多了一點的人物大便，可是到喊「打脫驢子」，我們忙隨了那苗人到外面來，那苗火夫經營副耳根一掌，打得略略清醒了，他說「羅什長逃走了」。大家明白事情只是那逃兵又逃了，放了心，什麼人說是「追去」許多人就想擊了槍向外走，還有些喝醉了酒的也偏左偏右擊了一把刺刀走下樓來了，另一種混亂又不成樣子。

到後園去看，人是從土牆上爬過，還留下一些痕跡，毫無疑義人已向後山躲藏了。不久，我們就分頭擊了火把器械去後山追尋了。每一個草堆全用長矛搜索過了，每一株大樹全有人爬上去找尋過了，還是沒有那白臉長身材漢子的踪影。那營長，因爲這犯人是已經判決

，只因爲繳鎗的原故所以看管到本營的，即刻把賞號懸出了，捉到活的賞三百，找出死的賞兩百，好像全爲了這個賞格數目的原故，平時辦公事具結造表冊的師爺，也有拿了提燈同長矛四處找尋逃犯的，但無論如何搜索，顯然那漢子已即刻離開這山中，走到別一處去了。

我們被分派每廿人一組，到各處驛路上去攔阻這逃兵，因爲算定了這漢子縱逃走也只能取那幾條路到別處去，就把一百四十個人分配了七組去圍截這一個人。我同我們一班上的人派過名叫江口的一條小路上去，因種種推測這路是必然取的一條路，即刻預備了草鞋，背了槍彈，向指定地點出發，七路中我們算是第四路，今夜是再不能在新棉絮裏睡覺了，即刻我們就在路上了。大家對於這件事感生那麼興味，是三百元一個數目罷了。我們是並沒有覺得非把這漢子頭顱切下不可的，我們同他無友誼也同時缺少仇怨。我們雖不能明白這漢子所取的方向，又不能明白這賞格究竟是不是一個實在數目，可是總以爲著某逃兵由自己發現，當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一面是明白那漢子有腳鐐繫下面，縱走也去不很遠，一面又是恃人多手中有武器可以制人死命，所以我們一點也不以爲這是無意思而且危險的行爲。

在路上想，三百元這樣一個大數目，是一個兵十五年的餉份，一個火夫十年的口糧，氣運一來，豈不是用槍刺那麼隨隨便便一擬，或者向路旁草深處一探就可得到麼？我們所有的

人是全在這一個人身上做着好夢的。

只有今夜我才知道我們世界上同黑暗在一塊的人事情。

### 十八

逃兵捉回來了，如所意料總路，走得是第四路。但我們却與這運氣無分，因為那人還比我們所猜想不胡塗，先是他想從江口過××，到後好像有意要作成另外一些人，本應一直與我們碰頭，却自說臨時變計向大寨走了。這人是大寨那一路所捉回的，比我們轉來遲了四點鐘，人捉回時浮腫的臉更加蒼白，他仍然站到那坪中太陽下向陽取暖，腳鐐已斷了，據說是先在營中鋸斷用布片包好的。我們望他他也望我們，大約也看出我們因他一走全個晚上狼狽的情形了，就在見連長時說很對不起連長同各位兄弟。到後爲營長審訊，又向營長道歉，說對不起營長。

營長說「羅，你又回來了，我以爲你聰明，第二次總不會再同我見面了。」

那漢子想了一會，說，「這是一定的。」

營長說：「我本來想救你，所以答應繳槍，就不砍你的頭。你真太聰明了；見我對你好，你就歡喜逃。你是逃過了，這真你歡喜的事，你大約不歡喜挨打，讓我打你一頓看看。」

這漢子當真就被打了一頓，被打完了丟到土匪牢裏去。這漢子一窩一拐走到牢邊時，進牢門還懂得先用背進牢的方法，我才問別人，知道這人還作過一次大哥。

吃過飯，各人為晚上事辛苦了一晚，正好到床上草中做夢，忽然吹了集合號，排隊站班，營長演說。營長說，司令部有命令，把羅××殺了。不到一會這漢子就被他那同營的兵士擁到平時殺人的橋頭，把一顆頭砍下了。

「他拐了槍，就該殺。不殺他，還想逃走，只有把他頭砍下一個辦法了。」這是營長演說的話語。

殺人時押隊的就是他平時同營吃飯下操的兵士。大家都只明白這是軍法，所以到時當劍子手也仍然有人。殺過這人以後，大家看熱鬧的全談論到這個人，人是太英雄了，「出門唱歌」，「臉不失色」，不辱罵官長，「臨刑頸項硬朗」。大家還說他懂規矩，這樣漢子的確是難見到的。

晚上營長從司令部裏領賞格下來了，分配的辦法稍稍出人意外。捉到這漢子的一組兵士得三分之一，其他出力人員分賞三分之二，大家對這支配皆無話可說。得賞以後，司務長成為兌換鋪的人物，即刻就有許多人很暢快的在草席上賭起牌九來了。這些人似乎全都對於昨

夜的行爲感到滿意。

我不明白他們爲甚麼出三百塊錢（這樣一個大數目）一定要把那漢子捉回來的理由。捉回來就殺了，三百塊錢就賞給出力的人員，大家就拿這錢賭博，這究竟是爲什麼事必須這樣做，營長也說不分明，因爲在訓話裏他並不解釋這「必須」理由。

一切彷彿皆是當然的，別人的世界，我們的世界，永遠全是這樣。

## 十九

今天又發生了新事情，第十四連就是那看守羅什長的一連，有三個兵士被審訊了，各人打了五百，收進牢裏，是因爲查明有縱罪人逃走的原因。他們因爲是朋友，所以那樣作了，我們因爲不與那人相識，就仍然賭了一天錢。那三人還應當感謝長官，因爲照規矩他們也有死罪，也算是「氣運」罷。在軍隊中我們信託自己還不如信託命運，因爲照命運爲我們安排下來的一切，是連疑問也近于多餘的。一個火夫的身體常常比我們兵士強壯兩倍，同時食量同担負也超過兩倍，他們就因爲什麼不懂才有這樣成績。我們縱非懂「唱歌」「下操」「喊口號」「行禮」種種事情不可，不過此外的東西，我們是不必去懂的。我們若只有機會看到我們的幸福，我們就完全是幸福的人了。

「打死他罷，」像這樣的意思，在那三個兵士的連裏，是應當有人想到的。這以為打死也不算過分的，必定就是那些曾經為一些小數目的債務，或爭一枝晒衣的竹桿，吵罵過嘴的人。小小的冤仇到某一時就可以牽連到生死，這是非常實在的。我們在××時還遇到一件事，就是一個兵士半夜裏爬起來把切菜的刀砍了同班的兵士七刀，頭臉各處全都砍到，到後兒手是被審訊了，問他為甚麼這樣粗魯，隨意拿菜刀砍人，他就說是因為同伴罵了他一句醜話。這是不是實在的供詞？一個熟習我們情形的人，他會相信這供詞的，所以當時軍法也相信了。那人定了罪。從這些小事上別的不能明白，至少可以瞭然那地方的民族性，凡是用辱罵的字言加在別人身上，是都免不了有用血去洗刷的機會的。不過另外的事我也來說說罷，就是我們的上司，不需要任何理由，是全可以隨意對於兵士加以一種很妙的辱罵的。每一個上司對於罵人總像不缺少天才，從學校出身的青年軍官，到軍隊以後是最先就學到罵人的。被罵的兵士有一種規矩是不做聲。但過一會不久，兵士一有了機會，就又把從上司處所記下的新穎名詞加到火夫的頭上了。火夫則只能互相罵罵、或對米桶，水缸，湯杓，痛切的辱罵，照例被罵的自然沒有做聲。

埋羅什長是營長出的錢，得了賞號的也有到那死人面前燒紙的。屍骸到晚上才許殮收。



今天有兩個兵士因爲賭博打了一架，到後各到連長處去打一頓板子。我先以爲這些人在晚上會又有發生上面說到的兇案了，不拘是誰在半夜三更爬起身來摸到了菜刀，血案就發生了。不過我完全錯了，他們到晚上仍然是在一堆賭牌九，且把挨打這一年事當作一個笑話討論了許久。真是有些福氣的人，爲他們擔心是自損心了。

## 二十

今天落雨，打牌的就在營裏打牌，非常熱鬧。

## 二十一

又落雨，打牌的也還是打牌。

## 二十二

還是落雨。

## 二十三

雨落了一連三天，一院子泥濘。担水的火夫大清早赤脚板在泥中走出走進，口中還哼哼不停不止。早飯前許多人皆很無聊賴的倚伏在樓廂欄杆上看院中落雨的景致。雨已不落了，一個高身子師爺，掇長橈在長燈廊下畫符，用黃紙書。到後且口咬雞頭，將血傳到符上面。他

原來正在爲昨天受傷那三個兵士治病。我們隊伍中是不可少了這樣人物的，有兵士被刀殺傷了，打傷了，或者營長太太有了病，少爺失魂夜哭，都不是軍醫的事，却非師爺畫符不可。這師爺若缺少卜課本領也還是不成其爲師爺的。大約「軍師」就指得是這樣人材，這人材的養成一半是天生一半還是由于地氣，因爲彷彿有三個全是××地方的人。望到師爺畫符的神氣，彷彿看到諸葛亮再生。

看看師爺畫符，自己也來學習，用從書記處討來的公文紙頭，隨意揮洒而成，且把這個東西也貼到床頭去，說是可以辟邪，就是我在下雨的這一天的事了。

我這符是到後又悄悄的貼到了一個火夫背上的。這火夫我們一到有機會就爲他畫一點鬍子，或者把一個羅卜包上骯髒東西給他吃，到被哄傷心，或吃虧不了時，就荷荷的哭一陣，哭聲元氣十足，大家聽這哭聲以及欣賞那姿態，都似乎很有趣味。這漢子年紀是三十七歲，命好的一定作祖父了。他哭了，或者排長走來，找一些稀奇的話語一罵，或者由兵士中捐出一點錢，塞在他的手心，不久就見到這漢子用大的有黑毛的手背擦那眼邊，聲音也沒有了。這樣人，看來好像可憐極了，但若果我們還有「憐憫」這種字樣，就留下到另外一些事情上用罷。方便中，他們是也常常在喝半斤酒以後，走到洗衣婦人處說一點野話，或做一點頗乎撒

野的事情的！他們用不着別人憐憫，如世界上許多人一樣。火夫這種人，他們到外面去，見了可以欺侮的人，并不把他們穿灰色衣服的權利喪失。他們也能在買菜蔬時賺點錢，說點謊話，再向神賭一個不負責任的咒。請神證明他的老實。他們做事很多，但吃東西食量也特別大。總之這些人的行爲，皆是不可原諒的行爲，所以挨打的時候比旁的人總多。在情緒上像小孩子，那不獨是伙夫一種人；就是年紀再大一點的博達長，也是一個樣子的。做錯事情被打了就哭，賞一個錢就又拭眼淚做醜樣子笑，五十歲年紀了還有童心，賭博一輸就放賴，這樣人還不止一個的。

天氣是使人發愁的天氣，我不能出去，就只有到修械處代替工人扯爐。把大毛鐵放到爐上炭火中，一面說話，一面身對風箱，用兩隻手向後奔，到相當角度時又將身體向前傾，爐火爲空氣所煽，發臭氣同紅光了。鐵煨紅了，一個小孩子把鐵用鉗取出，平放到鶴嘴砧上，於是兩小孩就揮細把鐵錘，錘打砧上的熱鐵，錘從背後揚起，從頭上落下，着鐵時便四方散爆鐵花。主任坐到舊槍筒的堆上，居高臨下，監察一羣小孩子作工，又拿孟英女萬壽良唱本書念給大家聽。主任的書已唱過多日了，故事小孩子全能背誦如流，主任還是一面看，一面唱，一字不苟且的混過。間或有什麼人來到修械機處了，有事同主任商詢，主任也還是用

唱歌的章法同來人談話，正像這個人成天吃酒不醉，却極容易醉到他自己的歌聲裏。

我在扯嘴厭煩以後，是也常常爬到過鐵堆上玩的。我愛這一屋子裏全身是煤烟與鐵鏽的人，也極歡喜那些「三角」，「長方」，「圓條」硬削實在的大小鐵器。還有那沙罐，有狗肉香狗肉，無狗肉時煎豆腐干也仍然不缺少狗肉香味，不拘挂到什麼地方我總能發現牠。

談到天氣，辛壽他們是沒有兵士們那樣發愁的。天氣越冷他們生活越痛快，一是吃肉的機會多，一是做事。在大冷天，我們營裏火夫穿厚棉軍服腫像人熊，辛壽他們一定還是赤裸裸露出又小又髒的肩膊做事。他們身上好像成天吃狗肉也仍然沒有脂肪的積蓄，但每一個人身體的健全；則彷彿把每人拿來每天飽打一頓已後，還放雨露中兩點鐘也不至于傷風。

明天是場期，應當早早的睡，所以凡是不在夜中照錢的，全都很早就睡了。

## 夫 婦

沈從文

住到××村，以為可以從清靜中把神經衰弱症治好的璜，有一天，正吃到晚飯，對於過於注意到自己飲食的居停，所辦帶血的炒小雞感到束手，忽然聽到有人在外面喊，說是「看去看去，捉到一對東西！」喊的聲音非常迫促，真如出了大事，全村中人皆有非看看不可的聲勢。不知如何本來不甚愛看熱鬧的璜，也隨即放下了飯碗，手拿着竹筷，走到門外大塘邊看熱鬧去了。

出了門，還見到人向南跑，且忽忽帶語給路人，說，

「在八道坡，在八道坡，非常好看的事！要去，就走，不要停了，恐怕不久會送到關上去！」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是不得分明的。惟以意猜想，則既然是人人皆想一看，自然是一件有趣味的消息了。然而在鄉下，甚麼事即有趣，想來是不容易使城中人明白的。

他以為或者是捉到了兩隻活野豬，也想去看看了。

隨了那一旁走路一旁與路上人說話的某甲，脚步忽過了一些不時所不經過的小山路走去，轉灣後，見到小坳上人的羣了。人的羣莫名其妙的包圍成一圈，究竟這事是甚麼事還是不能即刻明白。那某甲，彷彿極其奮勇的衝過去，把人用力掀開，原來這聰明人看到璜也跟來看，以為有應當把鄉下事情給城中客人看看的必需了，所以排除了其餘的人。鄉下人也似乎覺得這應給外客看看，着忙各閃開了。

一切展在眼前了。

看到所捉到的。原來是一對人，把看活野豬心情的璜分外失望了。

但許多人正因有璜來看，更對於這事本身多一種趣味了。人人皆用着彷彿「那城裏人也見到了」的語氣，互相作着會心的微笑，還有對了他近於奇怪的洋服襯衫感到新奇的鄉下婦人，作着「你城中穿這樣衣服的人也有這事麼」的疑問。璜雖知道這些鄉下人望到他的髮，望到他的皮鞋與起稜的薄絨褲，所感生興味正不下於纏縛着那兩人的事情，但仍然走近那被纏網的人面前去了。

到了近身纔使他更嚇，原來所縛定的是一對年青男女。男女皆為鄉下人，皆年青，女的在衆人無憐憫的目光下不作一聲，靜靜的流淚。不知是誰把女人頭上插了極可笑的一把野花

，這花幾幾乎是用簾纏到頭上的神氣，女人頭略動時那花冠卽在空中搖擺，如在另一時看來當有非常優美的好印象。

望到這情形，不必說話事情也分明了，這是屬於年青人纔有的罪過。

某甲是聰明人，見到璜是「客」，卻仍然來爲璜解釋這事。事情是這樣：有人過南山，在南山坳裏，大草集旁發現了這一對。這年青人不避人的大白天做着使誰看來也生氣的事情，所以發現這事的人，就聚了附近的漢子們把人捉來了。

捉來了，怎麼處置？捉的人可不負責了。

既然已經捉來，大概回頭總得把鄉長麻煩，坐堂審案，這事人人都這樣猜想。爲甚麼非一定捉來不可，被捉的與捉人的兩方面皆似乎不甚清楚。然而屬於流汗喘氣事自己無分，卻把人捉到這裏來示衆的漢子們，這時對女人是儼然有一種滿足，超乎流汗喘氣以上的。婦女們走到這一對身邊來時，各用手指刮臉，表示這是可差的事，這些人，不消說是不覺得天氣好就適宜於同男子作某種事情爲應當了。老年人則看了只搖頭，大概他們都把自己年青時代性情忘掉，有了兒女，風俗一類的言語是有提倡的必需了。

微微的晚風刮到璜的臉上，聽到山上有有人吹笛，擡頭望天，天上有桃紅的霞，他心裏感

正想到風光若是詩，必定不能缺乏一個女人。

他想試問問被繩縛定如有所思垂了頭那男子，是甚麼地方來的人，總不是造孽。

男子先低頭已見到璜的黑色皮鞋了。鞋不是他所習見的東西，雖不忘眼前處境，也仍然肆意欣賞了那黑色方嘴的皮鞋一番，且出奇那小管的褲過了。這時聽人問他，問的話不像審判官，就擡頭來望璜。人雖不認識，但這人已經看出璜是與自己同情的人了。把頭略搖，表示這事的冤抑。

「你不是這地方人麼？」

這樣問，另外就有人代為答應，說決定不是。這說話的人自然是不至於錯誤的，因為他認識的人比本地所住人還多。尤其是女人，打扮的樣子不與本村年青女人相同。他又知道全村女子姓名的。但在璜沒有來到以前，已經過許多人詢問，皆沒有得到回答。究竟是什麼地方人，那好事的人也說不出的。

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青不到二十歲，一身極乾淨的月藍麻布衣裳，臉上微紅，身體碩長，風姿不惡。身體的確有略與普通鄉下女人兩樣處，這時雖然在流淚，似乎全是爲了惶恐，不是爲羞恥。



瑣疑心或者這兵兩個年青人背了家人的私奔事也不一定，就覺得這兩個年青人很可憐。他想如何可以設法讓這人離開這一羣瘋子纔行。然而做居停主人的朋友進了城，此間團總當事人又不知是誰。並且在一羣民衆前面，或者真會作出比這時情形更愚蠢的事也不可。這時這些人就并不覺得這管閒事的不合理。正這樣想已經就聽有人提議了。

一個滿臉疔疽再加上一個大酒糟鼻子的漢子，像纔喝了酒，把酒葫蘆放下來到這裏看熱鬧的樣子，用大面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一下，在那裏自言自語，主張把男女衣服卸下，一面拿荆條打，打夠了再送倒鄉長處去。他還以為這樣處置是頂聰明合理的處置。這人不惜大聲的嚷着，擁護這希奇主張，若非另一個人扯了這漢子的褲頭，掙點他有「城裏人」在此，說不定把話一說完，不必別人同意就會做他所想做的事。

另外有較之男子漢另有牙齒意義，彷彿因為女人竟這樣隨便同男子在山上好風光下睡覺，極其不甘心的婦女，雖不同意脫去衣褲卻贊成「搓」。

小孩子，聽到這話了，莫名其妙歡喜，即刻便競往各處尋找荆條，他們是另一時常常為家中父親用打牛的條子把背抽得太多，所以對於打賊打野狗野貓一類事，分外感到趣味了。

璜看到這情形太不行了，正無辦法。恰在比時跑來一個在行伍中出身軍人模樣的人物。這人一來羣衆就起了騷動，大家爭告給這人事件的經過，且各把意見提出。大衆喊這人作練長，頭知道這必定是本村有實力的人物了，且不住聲，聽他如何處置。

行伍中人羣仿在城中所見到的營官閱兵神氣，眉皺着，不言不語，只憂鬱而莊嚴的望到衆人，隨後又看看周圍，璜也被他看到了，似乎因爲有「城中人」在，這漢子更非把身分拿出不可了，於時小孩子與婦人皆圍近到他身邊，成一圈；這漢子。就出乎衆人意料以外的喝一聲「站開」！

因這一喝各人皆踉踉跄跄退避了。衆人都想笑又不敢笑。

這漢子，就用手中從路旁扯得的一根狗尾草，拂那被委屈的男子的臉，用稅關中人盤詰行人的口吻問道：

「從那裏來的？」

被問的男子，略略沉默了一會，又望望那練長的臉，望到這漢子耳朵邊有一粒痣。他說，

「我是察上的人。」

好像有了這一句口供已就夠了的練長，又用同樣的語氣問女人，他問她姓。

「你姓甚麼？」

那女子不答，擡頭望望審問她的人的臉，又望望環。害羞似的把頭下垂，看自己的腳。腳上的鞋繡得有雙鳳，是只有鄉中富人纔會穿的好鞋。這時有人在誇獎女人的腳的無賴男子，那練長，用同樣微帶輕薄的口吻問，

「你從那裏來的，不說我要派人送你到縣裏去。」

鄉下人照例怕見官，因為官這東西在鄉下人看來總是可怕的一種東西。有時非見官不可，要官斷案，也就正有靠這兇惡威風把仇人壓下的意思，所以單是怕走錯路，說進城，許多人就毛骨悚然了。

然而女人被綁到樹下，與男子捆在一處，好像沒有法，也不怕官了，她仍然不說話。

於是有人多嘴了，說「撻」。還是老辦法，因為這些鄉下人平時愛說謊，在任何時見官皆非大板子皮鞭竹條不能把真話說出，所以他們之中記得撻是頂方便的辦法，乘混亂中就說出了。

又有人說找磨石來，預備沉潭。這是恐嚇。

又有人說喂尿給男子吃，喂女子吃牛糞。這是笑話。

完全是這類近於孩子氣的話。

聽到這些話的男女皆不做聲，不做聲則彷彿什麼也不怕。這使練長激動了，聲音放嚴厲了許多，仍然用那先前別人說的恐嚇話複述於女人，又像說這完全是衆人意見，既然有了違反衆人的事，衆人的裁判是正常的，城裏做官的也無從反對。

女人搖着頭，輕輕的輕輕的說，

「我是從察上來的人，過黃坡看親戚。」

聽到女人這樣說話的那男子，也怯怯的說話了，說

「同路到黃坡。」

那問官就說，

「同逃？」

「不是。是同路。」

在「同路」不「同逃」的解釋上衆人皆知這是因爲路上相遇始知好的意義，大家笑。

捉奸的鄉下人一個，這時纔從圍上趕來，正找不到練長，回來見到練長了，歡喜得如見大王報功。他用他那略略顯得狡滑的眼睛，望練長眯着，笑瞇瞇的說怎樣，怎樣見到這一對

無恥的青年在太陽下所做的事。事情的希奇自然是「青天白日」，因為青天白日在本村人除了做工都應當打盹，別的似乎都不甚合理，何況所做的事更不是在外面做的事。

聽完這話，練長自然覺得這是應當供衆人用石頭打死的事了，他有了把握。在處置這一對男女以前，他還想要多知道一點這人的身家，因為在方便中可以照習慣法律，罰這人一百串錢，或把家中一隻牛牽到局裏充公，他從中也多少叨一點光。有了這種思想的他，就仍然在那裏訊取口供，不殫厭煩，而且神氣也溫和多了。

在無可奈何中男子一切皆不能隱瞞了。

這人居然到後把男子的家中的情形完全知道了，則產也知道了，地位也知道了，家中人也知道了，得意的笑。誰知那被網捉的男子，到後還說了下面的話。他說他就是女子的親夫，雖是親夫婦，因與新婚不久，同返黃坡女家去看岳丈，走到這裏，看看天氣太好，兩人皆太覺得這時節需要一種東西了，於是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風景，看山上的花。那時風吹來都有香氣，雀兒叫得人心膩，於是記起一些年青人應做的事，於是到後就被捉了。

到男子說完這話，衆人也彷彿從這男女中情形看出不是臨時匹配的兩個了。然而同時從這事上失了一種浪漫趣味的衆人，就更覺得這事非處罰不行了，對於罰款無分的，他們就仍

然主張撻了再講。練長顯然也因為男子說出是真夫婦，成爲更澈底了的。

正因爲是真實的夫婦，在青天白日下也不避人的這樣做了一些事情，反而更引起一種只有單身男子纔有的憤恨騷動，他們一面想望一個女人無法得到，一面却眼看到這人的事情，無論如何將不答應的，也是自然的事了。

從頭至尾知到了這事的璜，先是也出於意外的一驚的，這時同練長來說話了。他要這練長，把這人放下纔是。聽過這話的練長，望到璜的臉，大約是在估計璜是不是洋人的翻譯。看了一會，璜皮褲帶邊一個黨部的特別證被這人見到了，這人不願意表示自己純粹鄉下人，就笑着，想伸手給璜捏。手沒有握成，他就在腿上搓自己那隻手，起了小小反感，說：「先生，不能放。」

「爲甚麼？」

「我們要罰他，他欺侮了我們這一鄉。」

「做錯了事，陪陪禮，讓人家趕路好了。」

那糟鼻子在衆人中說：「那不行，這是我們的事」。雖無言語但見到了璜在爲罪人說話的男女，聽到糟鼻子的話，就悶然和着。但當璜回過頭去找尋這反對的敵人時，糟鼻子把頭縮

下，蹲到人背後抽烟去了。

糟鼻子一失敗，於是就有平附和了璜代罪人爲向練長說好話的人了，這中也有女人，就是非常害怕「城裏人」那類平時極愛說閒話的中年婦人，可以諛之爲長舌婦而無愧的。其中還有知道璜是誰的，就扯了練長黑香雲紗的衣角，輕輕的告練長這是誰。聽到了話的練長，點着頭，心軟了，知道敲詐的事不行，但爲維持自己在衆人面前的身分，雖知道面前站得姓老爺，也仍然裝着辦公事人神氣，說

「璜先生您對。不過我們鄉下的事我不能作主，還有團總。」

「我去見你團總，好不好？」

「那也好罷，我們就去。我是沒有甚麼的，只莫讓本鄉人說話就好了。」

練長的狡猾，璜早就看透了。說是要見團總，把事情推到團總身上去，他就跟了這人走。於是衆人閃開了，預備讓路。

他們同時把男女一對也帶去了。一羣人皆跟在後面看，一直把他們送到團總院子前，許多人還不會散去。

天色夜了。

從團總處交涉得到了好的結果，狡猾的練長在璜面前無所施其技倆，兩個年青的夫婦縛手繩子在團總的院中解脫了。那練長，作成賣人情的樣子，向那年青婦人說，

「你謝謝這先生。」

女人正在解除頭上鄉下人惡作劇爲纏上的一束花，聽到這話，就連花爲璜作揖。這花她并不棄去，拿在手裏。那男子見了，也照樣作揖，但并不向練長有所照應。練長借故走了，這事情就這樣喜劇的形式收場了。

璜伴送這兩個年青鄉下人出去，默無言語，從一些還不散去守在院外的愚蠢好事的人前過身，因爲是有了璜的原故，這些人纔不敢跟隨。他伴送他們到了上山路，站到那裏不走了，纔想到說話，問他們肚中餓了沒有，兩人中男子說到黃坡趕得及夜飯。他又告璜這裏去黃坡只六里路，并不遠，雖天夜了，靠星光也可以走得他的岳家。說到星光時三人同時望天，天上有星子數粒。遠山一抹紫，夜景美極了，就真適宜於年青男女們當天事可笑的事。

璜說，「你們去好了，他們不會與你爲難了。」

男子說，「先生住在這裏，過幾天我來看你。」

女人說，「天保佑你這好先生。」



那一對年青夫婦就走了。

獨立在山脚小橋邊的璜，因微風送來花香，他忽覺得這件事可留一種紀念，想到還拿在女人手中的一束花了，遙遙的說，

「慢慢走，慢慢走，把你們那一束花丟到地下，給了我。」

那女人似乎笑着爲把花留在路旁，還在那裏等候了璜一會，見璜不上來，那男子就自己往回路走，把花送來了。

人的影子失落到小竹叢後了，得了一把半枯的不知名的花的璜先生，坐獨橋邊，嗅着這曾經在年青婦人頭上留過很希奇過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爲一種曖昧慾望輕輕搖動着。

他記起這一天來的一切事，覺得自己的世界真窄。倘若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太太，他這時也將有一些看不見的危險伏在身邊了，因此覺得住在這裏是厭煩的地方了。地方風景雖美，鄉下人與城市中人一樣無味，他預備明後天進城。

## 十四夜間

沈從文

十四有月亮，謝他天。沒有月，省得人間許多事。沒有月，至少子高也沒有勇氣做這在人以為平常在他却算非凡的事情。

子高住在銅錢巷，出巷就是北河沿，照例吃了晚飯就去河沿走慢步，是近日的事。天氣熱，河溝裏的水已乾，一些風，吹來微臭的空氣。子高在河沿，一旁嗅著臭氣一旁低頭走，隨意看著坐車過路的車上人，頭上是白白的月。淡淡的悲哀，在肚中消化食物的當兒，讓其在心上滋長，他不去制止。向南走到騎河樓，就回頭，一會兒，又到漢花園橋上了。

一對從身旁擦過去的白衣裙女人，人是過去了，路上就只留下一些香。又像特意爲子高留的一個樣，因爲路上此時是無別個人。

子高就回頭，回頭時，一對影子走進銅錢巷去了。

「是個娼婦吧？」他心想。

其實，是個娼婦，或者不，在子高，又有什麼法子來分別這兩種人的人格呢？在子高心

中；總而言之是女人；女人就是纏來陪到男人睡，或者玩，說好一點便是愛，一種要錢的便算娼，另一種，錢是要，但不一定直娼，也算是比娼不同的一類人。前者有毛病，使人笑話的地方，也只不過爲了她甘脆而已，爲了把關係全部纏繫在金錢與性慾上面而已。不願意，但要錢，不得不去賣，這是娼所造的罪。但是比娼高一等的時髦小婦人，就不會爲了虛榮或別的誘引獻身於男子的麼？一個男子他能想想他將一個女子的愛取得時所採的手段，他會承認女人無須去分出等項，只是一類的東西；她們是要活，是要精緻的享用，又無刀去平空攪得錢，就把性愛來換取，娼妓是如此，一般婦人也全是如此，過去既這樣，此時自己也就不會覺到這是不正常的活法了。娼的意義若是單在性慾直接貿易所生的罪惡上，成立一般人對之卑視的觀念，這觀念，在另一時期，會無形失去，可能的。目下的婦女，在經濟方面，撒賴於男子身上，可恥的地方，實在就比娼妓要更多，要女人想起這是羞恥幾乎是決不可能，也許以後永久也沒有能將這羞恥觀念提起吧。

「娼是可恥的營生，但一個平常女人，可恥的事情并不比娼婦爲少。」這在子高常想及的事。但是，此時，子高却以爲自己也是可恥的。女人在天賦上就有許多美處儘男人享用，天下女人又是那麼多，自己不能去愛人，就是去用少許的錢做一兩件買賣也是辦不到，懦弱到

這樣，不是可恥嗎？

「就學一個流氓跟著這女人走走吧，難道這就不算愛情麼？」然而女人已經去遠了，待到子高追進銅錢巷時，已不知女人去處了，依稀若有些餘香，在巷口徘徊，子高又回頭向騎河樓走去。

月亮更白了。還有好幾粒星子。風，是有的，不大也不冷。

這樣的天氣，不知於園僻靜處，就有多少對情人在偎著臉龐說話啊！

「初夏，盛夏，秋，秋天過去，河沿樹葉就得全落去，冬天便到了，冬天一到這年也就完事了……」

如今是初夏，這年已經就去了一半，且是一半好天氣，子高是在全無作爲的空想中渡過了。

「來了麼？」子高見到夥計探頭望，就笑笑的問。

夥計今天也神祕了許多了，只微笑。微笑這東西，有時是當得說十句以上的話的。

他忽然覺得對夥計不大好意思起來了。害羞的是今天自己的行爲，只好仍然低頭看石濤的畫。

「吳先生，要開水罷？」

「好吧，你就換一壺。」

夥計就走進來換了一壺水。水換了，要說什麼似的，不即走。夥計望了子高的鐵牀，枕頭套子才換過。牀上一些書，平時凌亂到不成樣子。此時也全不見了。若果夥計自信鼻子不算有毛病，今天房中就比平時香了點。回頭看書架，書架也像才整理一道。報紙都摺成方形放在一塊兒。桌子上，那個煨牛奶的酒精爐子不見了。

「吳先生，今天是特別收拾了一下！」夥計想到這樣話，可不說。

子高見到夥計鬼靈精樣子，眼睛各處溜，也想到句話。他就想到催夥計一句；再說一次第一句的話。

夥計又望到子高微笑着，意思就要走。一隻腳剛踹到門外，第二隻腳就爲子高的話語停著了。

「那人還不來麼？」

「快來了，張姓夥計去叫的。吳先生，你也——」

話不必說完，用意全知道。夥計對於子高的行爲，有覺好笑的意思。夥計代寓中先生叫

女人來陪到睡，這是平常事。但是爲子高當這差事就忍不了要笑。子高這樣子，那里像要私貨來陪睡覺的人？陪到女人睡，或是女人陪到睡，一個男子對於女人應當做些甚麼事，夥計就疑心子高至多只聽人說過。夥計對子高，總不大放心。子高是不是也會像別一個先生們，對於來此的女人照例要做一些兒女事？這成爲問題。

子高心想這是自己太像孩子了，夥計對此就有點嘲笑罷。自己實應做一個大人，於此事，尤其應得裝成老練點，以後才好做二次生意。但是平素行爲已經給了夥計輕而易與的經驗，這時就再儼乎其然正經老成也不成。

夥計終於不怕唐突問了一句話：

「吳先生，接過親了吧？」

哈，這是一個好機會，這是一個足以把自己尿脬身分吹脹一點的機會，子高就說「早已接過兩年了。」其實是鬼話。但夥計這麼一下，可把先時在心成爲問題的事情全給推翻了。

夥計去了後，子高想著剛才謊話獨自笑。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不期今夜來做這種事，自覺可憐的笑了。

跌一會，人是還不來。

子高出到院中去。院子比房涼快點，有小小的風。月圓人亦圓，「子高想起這麼一句詩，找不到出處，又像只是自己觸景得這五個字，前人并無說過的，但這五字可極恰今夜。

月是在天的中央，時間是還不到十點，已昏昏到西邊了。十四的月不算得全圓，人可先圓了。

「如此的圓也不算得圓，圓十四的月亮一樣吧。」

聽到河沿一個小噴哪的嗚嗚喇喇聲，又是一面鼓，子高知道這是幾個瞎子唱戲的。聽到噴哪像是停到河沿一個地方吹了一陣後，又漸遠去了。子高仰頭望，只能看見一顆星。明月還不明。這算風清月白之夜吧。

若來，就一同坐在這小小院子中，在月下，隨便談著話，從這中，就找不出情人的趣味麼？他相信是可以的，只要女人莫太俗。其實縱俗又何妨，在月下，就做點俗事，不是同樣有著可以咀嚼的回味麼？

子高想，第一句說什麼樣的話，這倒有點爲難了。問貴姓總不大好吧。頂好就不必知道她的姓名；自己也莫讓她知道，這又不是要留姓名的故事；無端的來去，無端的聚成一起又分開，在生活中各人留下一點影子就有了，縱有這一夜，算是做夢忽忽不及來打聽身世，也

許是更有意思吧。一來就坐下，不說話，也是好。坐下一點鐘、兩點鐘，都找不出話可以說，那更好。但是果真能夠在這白白月光下，來抱著親嘴，學一些新經驗，總不算壞的。他想著，眼前就有新鮮事，自己今天也來演劇了。

望她來，她不來，子高覺有點著急。

外面太冷了，仍然轉房中。在燈下頭籌畫自己的行為與態度，比看榜的秀才還不安。

「吳先生，」張夥計的聲音特別輕，使子高一驚。

這崢嶸，打了一個知會後，就把身後一個人推進了。

用不著紅臉，在燈光下又不比白天。但子高望到這雛兒頰邊飛了霞，自己臉也就腫到發燒了。

「怎麼樣？」夥計不敢再進房，就在窗下問。

「你去吧。」子高接着想起自己做主人的禮節時，便極力模擬方說「請坐。」

人是坐下了。如子高所預計，這是一幕噱劇，全無話可說。若是女人是老脚，子高這時受窘一定了。如今攻守已變了方向，子高恰恰站在窘別人之前。不說話，就是更窘人的事。

終於，想起客坐下後主人第二道陣勢。



「吃一杯茶吧，」就倒一杯茶。

吃。不，先不吃，獸兒才慢慢伸手擎杯放到嘴邊去。

淡藍細麻紗夾衣，青的綢類裙，青的襪，青的鞋。子高是靚靚，望人也只敢從肩以下望去的，怕是眼睛碰在一起又還要紅臉。

女人喝了茶，似乎想起此來功課了，旋臉對子高。她看他，詳細的看他，想說一句話，說不出，就舉手去理髮。髮是剪得很短的，全像不很老實四處蓬起幾多絡。子高雖不望別人，可知別人在望他，就有點忙亂，有點不自然，莽莽撞撞也就望過去。女人只讓眼光接一下，便又低下頭。子高把髮看了又臉部，臉部又頸項，肩，順下透過來衫去腰部檢察，腰以下的臀，腿，腳，全像看一個雕像樣細緻望盡了。

這麼算是一個頂長的時間。

子高忽然心中有點燥，坐在對面五尺遠近的，他覺像他妹子了。一眼望去女人的年齡，總不會到二十吧。

這樣嫖客遇到這樣私娼那是沒法的。

女人還是感到此來的義務，仍然是先立起身來靠近子高的身邊。她把右手搭到子高肩

去，左手向前圍。

子高仰起頭。她不避他了。當到兩人第二次眼光碰到一塊時，子高眼中含了淚。勉強笑，她也笑，她側了頭去佯傍，臉就盪著子高的臉龐。各人都感覺別的臉部的燒熱。子高的頸膊，有些細頭髮在刷，手就不知不覺向著那人的腰下環成一根帶子了。

子高採取了最近到平安見到的一個悲劇主人公對他情婦的舉動，口同女人第一次膠合了。

一方面，一個天真未泯的祕密賣淫人；一方面，一個未經情愛的怯小子，兩人互相換了靈魂的一半。

這又應算是一個頂長的時間。

「哎，我的妹！」

女人取出條手巾，爲他擦著臉上的眼淚。

「我這人，是不值價的男人，誰個女人也都用不著我的愛。」

「你不高興我嗎？」她輕輕的說，說了臉又佯到子高的頰邊。

「我有甚麼不高興你呢？你使我傷心，」他不再說了。

他覺得，這時有個比處女還潔白的靈魂就在他身邊，他把握著了。她呢，她感到一個情人了。他是她的醫生，在往日，她的職業使她將身體送人去作踐，她情帶了傷，這時的他就是來察她傷處的一個人。

是不常的事，世界上，就是北京城一個地方，這種事情就不知有許多！但是，子高一點可不平常的。雖然不是神祕，終究同平常相反。她本應凡事由他，事實却是他凡事由她。她凡事作了主，把子高處置到一個溫柔夢裏去，讓月兒西沈了。

於北京城東中一區治平小評月報

## （附）現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

沈從文

中華民國十六年後，中國的文學趨勢，從幾個平時以翻譯爲生活的小文人手上，產生了大批譯作新興小說，其中尤以由日文轉譯那種方便，得從事大量的不節制的生產與介紹，使中國出版界顯出十分興奮的樣子。市儈商人由小文人手上，用一個并不過大的本錢，接受了若干部新書，且新的小規模書店次第而起，於是引起一種競爭，因此大家的目光皆注意到廣告這樣東西來了。這競爭，這由于「商業」的競爭，乃支配了許多人的興味，成爲中國文學轉換方向使之熱鬧的背景。在上海轉變這兩個字是大家都熟習的字，都據說是那麼轉過來了，這個那個，儼然皆「變」了。或者可以這樣說：譯書人皆有了覺悟，知道文學將成一種力，一種轉動社會，傾翻一切的力。使文學由唯美的陶醉，成爲對新的世界的傾心。使個人主義的悲觀，轉爲卑視個人主義的幻滅而爲階級爭鬥的頑強。這欲望，不純粹是由于「國內現狀」而興起，却是「轉販」而來的。由于日本人年來對這文學新問題的興味，由于商業競爭眩目的告白，一面是中國內部的混戰，年青人無信仰，無良好生活，乃使這問題成爲一件嚴重的事實。

。使這問題得到一個機會，生着翅膀，向內地各方面飛去。但這個問題，在幾個以日本或其他國文字印行的刊物作精神上糧食的文學理論者說來，雖是那麼勇敢的高呼要變了，已經變了，魯迅不再被錢杏邨罵了，茅盾的書也不受批評了，但其實：這件事對於中國幾個創作者是無大關係的。印行了許多新方向作目的底藝術理論書籍，印行了無數小說，全是翻譯文，或者抄緣轉販。一個做生意的地方，模仿乃成爲一般人的技巧。國內幾個有相當地位的創作者，却正如與這個問題毫無關係，是很可怪的事。創作者以冷靜的眼，所見到的中國近年來的一切姿態，寫成時，却是另外一種東西。老舍用他一枝流暢的筆，寫到他所見及的都會，在「趙子曰」這本書上，爲我們所描下的一切人物，是明白而動人的。葉紹鈞，一個在創作態度上保持沉默而又非常誠實的作家，近年來所印行的兩本集子，在「城中」同「倪煥之」這兩本書上，他不單描畫到他所見及的都市與鄉村，「倪煥之」那個長篇上，作者同時還注入了自己欲望，對新的時代有所說明，然而在作品中那種人物憂鬱的一面。却正是革命文學家所否認的一面。茅盾在這時代以他生活的體念，寫了三個長篇，同稍後一時印行的一個「虹」，然而所有的人物，却又是爲革命文學家所指摘的人物。（許欽文，馮文炳，兩人所寫到的自然離那新要求更遠了。）一個在近年來異軍突起的丁玲女士，以她正確的大胆的觀察與描寫，產生

了」在黑暗中」一書，這本書，就只解釋到一樣事情，便是一個在都市中進步智識階級女子，對戀愛所具有的一種觀念，以及那種愛憎的姿態。作品中人物能認識「生活」、分析「愛慾」控制「興味」，却同「革命」無關。稍前一時以淦女士筆名，發表了「隔絕之後」那麼爲愛而反抗的作品，是那一時代男女的苦悶，丁玲作品中的女人，是正如把淦女士作品中人物，生活到都會裏，在爛熟的男女關係裏而產生煩惱，便在那類男女行爲上加以分析有所成就的。茅盾同丁玲，都看到青年男女靈魂的纖細，多疑而善感，却永遠不「粗暴」。什麼人看到那粗暴一面？完全沒有。能夠有機會安居在上海一隅，坐在桌邊五十枝燭光的電燈下，讀日本新興文學雜誌，來往租界乘電車或公共汽車，無聊時就看看電影，工作便是寫值三元到五元一千字的作品，送到所熟習的書舖去，這樣作家，除了在作品上間或不缺少努力使自己成爲粗暴，而結果還是失敗以外，是什麼也辦不好的！讀高爾基，或辛克萊，或其他作品，又看看雜誌上文壇消息，從那些上面認識一切，使革命的意識從一個傳奇上培養，在一個傳奇上生存，作者所謂覺悟了，便是模仿那粗暴，模仿那憤怒，模仿那表示粗暴與憤怒的言語與動作。使一個全身是農民的血的佃戶或軍人，以誇張的聲色，在作品中出現，這便是革命文學作品所做到的事。又在另一方面，用一種無賴的聲色，攻擊到另一羣人，這成就，便是文學家得意的

戰蹟，非常的功勳。作者中如蔣光慈，批評者中如魯迅，是那麼爲人發生興味的。關於譯文，如畫室等，文字的澀硬，復使之在一個最窄限度內存在。若把所謂使一切動搖的希望，求之于這類賢人，求之于這類文字，那只是一個奢侈的企圖，一個不合事實的夢想罷了。中國或許不缺少產生同時代接近使社會健康這樣的作者與作品，在新的時代年青的人中發現，但一定不是上海作家，不是寫戀愛故事的張資平，也不是寫「瓶」寫「我的幼年」的郭沫若。十年來國內的變亂，年青人中正不缺少以一種不幸的意義，置身到一切生活裏去的人，他們看到一切殺戮爭奪的情形，聽到一切爆裂哭喊的聲音，嗅到一切煙藥血腥的氣味，他們經驗這個人生，活到過那個時代裏，才能說明那現象，以及從那現象中，明白我們租界以外的人愛憎和哀樂。在明日的時代裏，只有這種人是我們所期待的，我們從他們那種作品裏，才會看到一些中國人的臉子，才能聽到一些中國人的聲音。在詩歌，也一定從那些人方面，有好的新的作品產生，因爲關於詩的文字與韻的處置，由那些人去試驗與決定，較之從一點不高明的抄譯來的新詩形式更爲適用。那由于自己民族習慣意識唱出的詩歌，在一種普遍的意義中存在，也才能使牠成爲一種力，代表一個民族向新努力的歡呼與喊叫。他的喊叫是大家所明白的，感到的，這使文學，成爲騰翻社會的瞭望，才能近于事實而成立。

用我們「自己的言語」，說明我們「自己的欲望」，以「平常的形式與讀者接近」，生息于上海的作家們，不屑注意牠，也不能注意到牠。這個東西被上海文學理論者與創作者都忽視而放棄過了，却待一切無名作家來尋到牠，使用牠，寫一點東西出來。因為這樣，我們期待的文學，却不是上海幾個人能夠包辦得下了，依我想像，內戰的小小結束，一定能給一些機會，使一些不是創作家的年青人，也能從容的用他的筆，畫出一些他所經驗到的時代影子，或是幼稚，是單純，是缺少各樣組織的技能，然而那在另一時，是可以使這作品成就在技巧以上，且可以從「幼稚」中成爲「完全」的。我望到他們「變」，却是一些現在人家所說不革命的紳士作者的努力，使文字成爲多數所了解的言語，另外是那些有生活經驗，却因爲給上海人所提出的文學方向與文字標準所恐嚇的年青人，都有那信仰國勇氣，從事來寫作，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學，或能盡一點力，成爲一個輪子，轉移一些現象，與一些使這現象所以凝固的人類愚蠢無恥野蠻的行爲。

在文學上所有企圖，正像是一個道德的努力，在「創作態度」上，我們似乎也需一點兒嚴肅才行。這一點，于無名作家，尤其是一個不可疏忽的信仰。缺少這個頑固堅實的態度，在上海，是可以從那類所謂都市趣味的新海派作者的成就，可以明白的。



我是那這想：文學的希望是使作者充實，使讀者充實，在初步努力的方向中，我們的限是不必太注意到商人做生意的刊物，却應當看分明了所生活的一切事物，趣味在生活裏，却不是「文壇消息」上的。

(文藝月刊)

# 郁達夫

## 傳略

浙江富陽縣人，現年三十五歲，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他的文藝生活的開始，在他肄業杭州第一中學的時候，已有很密切的關係了。那時所讀的東西，大部是花月痕，桃花扇一類的東西。一九一一年去日本，翌年，當他十八歲的時候，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肄業，在這一年中，是郁氏與西洋文學接觸的起始，先研究俄國諸作家的作品，復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該校四年，所讀西洋文學作品，有一千餘部。

入帝大後，對於文學的嗜好，更加熱烈，在一九二一年，創作了一部震動全國青年的沈淪，這部作品完全是描寫病態的青年的 Sentimental 之性的苦劇，給中國的舊禮教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炸彈，作者的大胆無畏，頗為當時青年所熱愛，為描寫「情慾的愛戀」之一部典型作品。

一九二二年從日本回國，這是郁氏正式開始文藝生活了。那時候創造社已在中國抬起頭來，郁氏與郭沫若或仿吾張資平等，都是該社中堅，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亦相繼出版。一九二三年，萬籟天出版，其後又繼續寫了不少的小說和散文，而其作品的中心，完全是描寫青年的病態的心理和頹廢的行動，而這許多小說，大都是郁氏的生活的實感，或描寫的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能博得廣大青年的同情與熱愛。

一九二三年九月，受北京大學之聘，担任文學教授，這中間又作成了秋柳，零餘者，十一月初三章繼篇，篇小說。一九二五年在武昌大學任教，這一年郁氏的生活最為苦悶，文章一篇也沒有做，病了半年，到廣州，在廣大教授，

一九二六年回上海。

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郁氏將自己的日記出版，名日記九種，在這裏面，記載着他和王映霞的戀愛歷史，從新把他從頹廢中救拔了出來。他在雞肋集的墮落上寫着：『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這大約就是指的王映霞了。』

郁氏創作的特色，都是反映青年的病態一方面的，青年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性的苦悶，經濟的苦悶，郁都如實地描寫出來。在郁氏的作品中，都是灰色的頹廢的人物，這是他的創作的特色。

他曾主編過，創造月刊，洪水，大眾文藝等雜誌。

去年他又到安徽大學去担任過教授，但不久就回來了。現居上海，從事於創造翻譯。

### 作品

關於他的短篇小說，小品文論文等，完全收在達夫全集內。全集已出六集：第一集包含短篇小說十一篇，第二集包含短篇小說八篇，第三集包含短篇小說及小品文字等十八篇；第四集包含文藝論文小品文及譯文等數十篇，第五集包含藝術雜論及批評介紹等數十篇，第六集包含最近二三年間小說及論文等作品。除此之外，長篇小說有迷羊，及日記九種。論文方面有文藝論集，小說論，文學概說，戲劇論等；翻譯方面有拜金藝術（辛克萊），小夜曲（歌美小說選譯）等。

## 茫茫夜

郁達夫

## (一)

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朝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線，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從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沈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脚步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沈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于君，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你的酒完全醒了麼？我只怕你上船之後，又要吐起來。」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

笑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被他叫作『于君』的，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大約是因爲酒喝多了，頰上有一層紅潮，同薔薇似的，在那裏。眼睛裏紅紅浮着的，不知是眼淚呢還是醉意，總之他的眉間，仔細看起來，却有些隱憂含着，他的勉強裝出來的歡笑，正在那裏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剛纔講話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簾青的的哩噠洋服，與剛纔講話的那青年的魚白大衫，却成了一個巧妙的對稱。他的面貌無俗氣，但亦無特別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龐上，加上一雙比較細小的眼睛，和一個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寬的舊式的硬領和紅格的領結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富有趣味的人。他聽了青年的話，就把頭向右轉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邊伸出右手來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邊笑着回答說：

「謝謝，遲生，我酒已經醒了。今晚真對你們不起，要你們到了這深夜來送我上船。」講到這裏，他就回轉頭來看跟在背後的兩個年紀大約二十七八的青年，從這兩個青年的洋服年齡面貌推想起來，他們定是姓子的青年修學時代的同學。兩個中的一個年長一點的人聽了姓子的青年的話，就搶上一步說：

「質夫，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可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你的錢夠用了麼？」

姓于的青年聽了，就放了捏着的遲生的手，用右手指着遲生回答說：

「吳君借給我的二十元，還沒有動着，大約總夠用了。謝謝你。」

他們四個人——于質夫吳遲生在前，後面跟着二個于質夫的同學，是剛從于質夫的寓裏出來，上長江輪船去的。

橫過了電車路沿了灘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鐘，他們已經走到招商局輪船碼頭了。江裏停着的幾隻輪船，前後都有幾點黃黃的電燈點在那裏。從黑闇的堆棧外的碼頭走上了船，招了一個在那裏假睡的茶房，開了艙裏的房門，在第四號官艙裏坐了一會，于質夫就對吳遲生和另外的兩個同學說：

「夜深了，你們可先請回去，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經不勝謝了。」

吳遲生也對另外的兩個人說：

「那麼你們請先回去，我就替你們做代表罷。」

于質夫又拍了遲生的肩說：

『你也請回去了罷。使你一個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遲生笑着回答說：

『我有什麼要緊，只是他們兩位明天還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遲了。』

質夫也接着對他的兩位同學說：

『那麼請你們兩位先回去，我就留吳君在這兒談罷。』

送他的兩個同學上岸之後，于質夫就拉了遲生的手回到艙裏來。原來今晚開的這隻輪船，已經舊了，並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頗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質夫的第四號官艙，雖有兩個艙位，單只住了他一個人。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裏，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裏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儘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裏。質夫看着遲生的同蠟人似的臉色，感情竟壓止不住了，就站起來緊緊的捏住了他的兩手；對面的對他幽幽的說：

『遲生，你同我去罷，你同我上A地去罷。』這話還沒有說出之先，質夫正在那裏想：

『二十一歲的青年詩人蘭勃 Arthur Rimbaud。一八七二年的佛爾蘭 Paul Verlaine。

白兒其國的田園風景。兩個人的純潔的愛……』

這些不近人情的空想，竟變了一句話，表現了出來。質夫的心裏實在想邀遲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幾時，一則可以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則可以看守遲生的病體。遲生聽了質夫的話，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忽，好像心裏有兩個主意，在那裏戰爭，一霎時解決不下的樣子。質夫看了他這一副形容，更加覺得有一種熱情，湧上他的心來，便不知不覺的逼進一步說：

『遲生你不必細想了，就答應了我罷。我們就同乘了這一隻船去。』

聽了這話，遲生反恢復了平常的態度，便含着了他固有的微笑說：

『質夫，我們後會的日子正長得很，何必如此呢？我希望你到了A地之後，能把你日常的生活，和心裏的變化，詳細細細的寫信來通報我，我也可以一樣的寫信給你，這豈不和同住在一塊一樣麼？』

『話原是這樣說，但是我只怕兩人不見面的時候，感情就要疏冷下去。到了那時候我對你和你對我的目的熱情，就不得不被第三者奪去了。』

『要是這樣，我們兩個便算不得真朋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難道還不能了解我的心麼？』

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人，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攔在



他的肩上說：

『你說什麼話，要是我不能了解你，那我也不勸你同我去了。』

講到這裏，他的語聲同小孩悲咽時候似的發起顫來了。他就停着不再說下去，一邊却把他的眼睛，伏在遲生的肩上。遲生覺得有兩道同熱水似的熱氣浸透了他的魚白大衫和藍綢夾襖，傳到他的肩上去。遲生也覺得忍不住了，輕輕的舉起手來，在面上揩了一下，只呆呆的坐在那裏看那十枝燭光的電燈。這夜裏的空氣，覺得沈靜得同在墳墓裏一樣。艙外舷上忽有幾聲水手呼喚聲和起重機滾船索的聲音傳來，質夫知道船快開了，他想馬上站起來送遲生上船去，但是心裏又覺得這悲哀的甘味是不可多得的，無論如何總想多嘗一忽。照原樣的頭靠在遲生的肩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幾分鐘，質夫聽見房門外有人在那裏敲門。他抬起頭來問了一聲是誰，門外的人便應聲說：

『船快開了。送客的先生請上岸去罷。』

遲生聽了，就慢慢的站了起來，質夫也默默的不作一聲跟在遲生的後面，同他走上岸去。在灰黑的電燈光下同游水似的走到船側的跳板上的時候，遲生忽然站住了。質夫搶上了一步，又把遲生的手緊緊的捏住，遲生臉上起了兩處紅暈，幽幽揚揚的說：

「質夫，我終究覺得對你不起，不能陪你在船上安慰你的長途寂寞。……」

「你不要替我擔心了，請你自家保重些。你上北京去的時候，千萬請你寫信來通知我。」

質夫一定要上岸來送遲生到碼頭外的路上。遲生怎麼也不肯，質夫只能站在船側，張大了兩眼，看遲生回去。遲生轉過了碼頭的堆棧，影子就小了下去，成了一點白點，向北在街燈光裏出沒了幾次。那白點漸漸遠了，更小了下去，過了六七分鐘，站在船舷上的質夫就不見遲生了。

質夫呆呆的在船舷上站了一會，深深的呼了一口空氣，仰起頭來看見了幾顆明星在深藍的天空裏搖動，胸中忽然覺得悲慘起來。這種悲哀的感覺，就是質夫自身也不能解說，他自幼在日本留學，習慣了飄泊的生活，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知身嘗了幾多，照理論來，這一次與相交未久的吳遲生的離別，當然是沒有什麼悲傷的，但是他看看黃浦江上的夜景，看看一點一點小下去的吳遲生的瘦弱的影子，覺得將亡未亡的中國，將滅未滅的人類，茫茫的長夜，耿耿的秋星，都是傷心的種子。在這茫然不可捉摸的思想中間，他覺得他自己的黑闇的前程和吳遲生的纖弱的病體，更有使他淚落的地方。在船舷的灰色的空氣中站了一會，他就慢

慢的走到艙裏去了。

(二)

長江輪船裏的生活，雖然沒有同海洋中間那麼單調，然而與陸地隔絕後的心境，到底比平時平靜。況且開船的第二天，天又降下了一天黃霧，長江兩岸，風景，如姻如夢的帶起傷慘的顏色來。在這悲哀的背景裏，質夫把他過去幾個月的生活，同手卷中的畫幅一般回想出來了。

三月前頭住在東京病院裏的光景，出病院後和那少婦的關係，同汗泥一樣的他的性慾生活，向善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逃往鹽原溫泉前後的心境，歸國的決心。想到最後這一幕，他的憂鬱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痕微笑來，眼看着了江上午後的風景，背靠着了甲板上的欄杆，他便自言自語的說：

『泡影呀，曇花呀，我的新生活呀！唉！唉！』

這也是質夫的一種迷信，當他決計想把從來的腐敗生活改善的時候，必要搬一次家。買幾本新書或是旅行一次。半月前頭，他動身回國的時候，也下了一次絕大的決心。他心裏想：

『我這一次回國之後，必要把舊時的惡習，改革得乾乾淨淨。戒煙戒酒戒女色。自家的品性上，也要加一段煅煉，使我的朋友全要驚異說我是與前相反了。……』

到了上海之後，他的生活仍舊是與從前一樣，煙酒非但不戒下，並且更加加深了。女色雖然還沒有去接近，但是他的性慾，不過變了一個方向；依舊在那裏伸張。想到了這一個結果，他就覺得從前的決心，反成了一段諷刺，所以不覺嘆氣微笑起來。嘆聲還沒有發完，他忽聽見人在他的左肩下問他說：

『Was Siefzen Sie, Monsieur?』

(你爲什麼要發嘆聲?)

轉過頭來一看，原來這船的船長含了微笑，站在他的邊上好久了，他因爲儘在那裏想過去的事情，所以沒有覺得。這船長本來是丹麥人，在德國的留背克住過幾年，所以德文講得很好。質夫今天早晨在甲板上已經同他講過話，因此這身材矮小的船長也把質夫當作了朋友。他們兩人講了些閒話，質夫就回到自己的艙裏來了。

吃過了晚飯，在官艙的起坐室裏看了一回書，他的思想又回到過去的生活上去，這一回的回想，却集中在吳遲生一個人的身上。原來質夫這一次回國來，本來是爲轉換生活狀態而

來，但是他正想動身的時候，接着了一封他的同學鄭海如的信說：

『我住在上海覺得苦得很。中國的空氣是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的使人腐爛下去。我不能再住在中國了。你若要回來，就請你來替了我的職，到此地來暫且當幾個月編輯罷。萬一你不願意住在上海，那麼A省的法政專門學校要聘你去當教員去。』

所以他一到上海，就住在他同學在那裏當編輯的T書局的編譯所裏。有一天晚上，他同鄭海如如在外邊吃了晚飯回來的時候，在編輯所裏遇着一個瘦弱的青年，他聽了這青年的同音樂似的話聲，就覺得被他迷住了。這青年就是吳遲生呀！過了幾天，他的同學鄭海如要回到日本去，他和吳遲生及另外幾個人，在雁山碼頭送鄭海如的行，船開之後，他同吳遲生就同坐了電車，回到編輯所來。他看看吳遲生的蒼白的臉色和他的纖弱的身體，便問他說：

『吳君，你身體好不好？』

吳遲生不動神色的回答說：

『我是有病的，我害的是肺病。』

質夫聽了這話，就不覺張大了眼睛驚異起來。因為有肺病的人，大概都不肯說自家的病的，但是吳遲生對了纔遇見過兩次的新友，竟如舊交一般的把自家的祕密病都講了。質夫看

了遲生的這種態度，心裏就非常愛他，所以就勸他說：

「你若害這病，那麼我勸你跟我去日本去養病去。」

他聽到這裏，就把泰其慕亞的一篇詩想了出來。他的幻想一霎時的發展開來了。

「日本的郊外雜樹叢生，離東京不遠，坐高架電車不過四五十分鐘可達的地方，我願和你兩個人去租一間草舍兒來住。草舍的前後，要有青青的草地，草地的周圍，要有一條小小的清溪。清溪裏要有幾尾游魚。晚春時節，我好和你拿了耨耜，把花兒向草地裏去種。在蔚藍的天空下，和暖的薰風裏，我與你躺在柔軟的草上，好把那西洋的小曲兒來朗誦。初秋晚夏的時候，在將落未落的夕照中間，我好和你緩步逍遙，把落葉兒來數。冬天的早晨你未起來，我便替你做早飯，我不起來，你也好把早飯先做。我禮拜六的午後從學校裏回來，你好到冷靜的小車站上來候我。我和你去买些牛豚香片，便可作一夜的清談，談到禮拜的日中。書店裏若有外國的新書到來，我和你省幾日油鹽，可去买一本新書來消那無聊的夜永。……」

賈夫坐在電車上一邊作這些空想，一邊便不知不覺的把遲生的手捏住了。他捏了遲生的柔軟的小手，心裏又起了一種別樣的幻想，面上紅了一紅，把頭搖了一搖，他就對遲生問起

無甚緊要的話來。

『你的故鄉是在什麼地方？』

『我的故鄉是直隸鄉下，但是現在住在蘇州了。』

『你還有兄弟姊妹沒有？』

『有是有的，但是全死了。』

『你住在上海幹什麼？』

『我因為北京天氣太冷，所以停了學，打算在上海過冬。並且這裏朋友比較得多一點，

所以覺得住在上海比北京更好些。』

這樣的問答了幾句，電車已經到了大馬路外灘了。換了靜安寺路的電車在跑馬廳盡頭處下車之後，質夫就邀運生到編譯所裏來閒談。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的交際，更漸漸兒的親密起來了。

質夫的意志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戀愛外，以友情為最美。他在日來週來一兩年，從未會得着一次滿足的戀愛，所以這一次遇見了吳運生，覺得他的一腔不可發洩的熱情，得了一個可以自由傾吐的目標，說起來雖是他平生的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平生

淪落未曾遇着一個真心女人的哀史的證明，有一天晴朗的晚上，遲生到編輯所來和禮談到夜半，質夫忽然想去洗澡去。邀了遲生和另外的兩個朋友出編輯所走到馬路上的時候，質夫覺得空氣冷涼得很。他便問遲生說：

「你冷麼？你若是怕冷，就鑽到我的外套裏來。」

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裏，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鑽在質夫的懷裏。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他們出浴室已經是十二點鐘了。走到三叉路口，要和遲生分手的時候，質夫覺得怎麼也不能放遲生一個人回去，所以他就把遲生的手捏住說：

「你不要回去了，今天同我們上編輯部去睡罷。」

遲生也像有遲疑不忍回去的樣子，質夫就用了強力把他拖來了。那一天晚上他們談到午前五點鐘纔睡着。過了兩天，A地就有電報來催，要質夫上A地的法政專門學校去當教員。

(三)

質夫登船後第三天的午前三點鐘的時候，船到了A地。在昏黑的輪船碼頭上，質夫等不出方向來；但看見有幾顆淡淡的明星印在清冷的長江波影裏。離開了海頭上的嘈雜的聲樂，



跟了一個法政專門學校裏托好在那裏招待他的人上岸之後，他覺得晚秋的涼氣，已經到了長江北岸的省城了。在碼頭近傍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裏住下之後，他心裏覺得孤寂得很。他本來是在大都會裏生活慣的人，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到了這一處不聞熱的客舍內，從微明的洋燈影裏，看看這客室裏的粗略的陳設，心裏當然是要驚惶的。一個招待他的酣睡未醒的人，對他說了幾句話，從他的房裏出去之後，他真覺得是闖入了龍王的水牢的樣子，他的臉上不覺有兩顆珠淚滾下來了。

『要是遲生在這裏，那我不會這樣的寂寞了。啊，遲生，這時候怕你正在電燈底下微微的笑着，在那裏做好夢呢！』

在床上橫靠了一忽，質夫看見格子窗一格一格的亮了起來，遠遠的鷄鳴聲也聽得見了。過了一會，有一步運載貨物的單輪車，從窗外推過了，這車輪的僕獨僕獨的響聲，好像是在那裏報告天晴的樣子。

侵晨旅館裏有些動靜的時候，從學校裏差來接他的人也來了。把行李交給他，質夫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裏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車並着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的時候，他就覺得元氣恢

復起來了，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崗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線和一灣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少的。不曉是什麼原因，不知不覺他發起了一種感謝的心情。過了一忽，他忽然自言自語的說：

「這謙虛的情！這謙虛的情！就是宗教的起源呀！淮爾特 Wilde呀，佛爾蘭 Verlaine呀！你們從獄裏叫出來的『要謙虛 Bon humble』的意思我能了解了。」

車到了學校裏，他就通名刺進去。進了門房，轉了幾個灣，到了一處門上掛着「教務長」牌的房前的時候，他心裏覺得不安得很。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不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鬍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閉閉幾次。質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尋常套話之後，他就領質夫上正廳上去吃早飯。在早膳席上，他爲質夫介紹了一番。質夫對了這些新見的同事，胸中感着一種異常的壓迫，他一個人心裏想：

「新媳婦初見姑嫂的時候，她的心理應該同我一樣的。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還不如什麼事也不幹，一個人回到家裏去貪懶的好。」

吃了早膳，把行李房屋整頓了一下，姓倪的那教務長就把功課的時間表拿了過來。却好那一天是禮拜，質夫就預備第二日去上課。倪教務長把編講義上課的情形講了一遍之後，便輕輕的對質夫說：

「現在我們校裏正是五風十雨的時候，上課時候的講義，請你用全副精神來對付。禮拜三用的講義，是要今天發才趕得及，請你快些預備罷。」

他出去停了兩個鐘頭，又跑上質夫那邊來，那時質夫已有一百講義編好了。倪教務長拿起這頁講義來看的時候，神經過敏而且又是自尊心頗強的質夫，覺得被他侮辱了。但是一邊心裏又在那裏恐懼，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怕沒有就過事的人是不能了解的。他看了講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不好，但是質夫的纖細的神經却告訴質夫說：

「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經滿足了。」

恐懼的心思去了之後，質夫的自尊心又長了一倍，被侮辱的心思比從前加一倍，抬起頭來，但是一種自然的勢力，把這自尊心壓了下去，教他忍了，這教他忍受的心思，大約就

是卑鄙的行爲的原動力，若再長進幾級，就不得不變成奴隸性質，現在社會上的許多成功者，多因爲有這奴隸性質，纔能成功，質夫初次的小成功，大約也是靠他這時候的這點奴隸性質而來的。

這一天晚上質夫上床的時候，却有兩種矛盾的思想，在他的胸中來往。一種是恐懼的心思，就是怕學生不能贊成他。一種是喜悅的心思，就是覺得自家是專門學校裏的教授了。正在那裏想的時候，他覺得有一個人鑽進他的被來。他閉着眼睛，伸手去一摸，却是吳遲生。他和吳遲生顛顛倒倒的講了許多話。到第二天早晨，齋夫進房來替他倒洗面水，他被齋夫整醒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場好夢，他醒來的時候，兩隻手還緊緊的抱住在那裏。

第二次上課鐘打後，質夫跟了倪教務長去上課去。倪教務長先替他向學生介紹了幾句，出課堂門去了，質夫就踏上講壇去講。這一天因爲沒有講義稿子，所以他祇空說了兩點鐘。正在那裏講的時候，質夫覺得有一種想博人歡心的虛僞的態度和言語，從他的面上口裏流露出來。他心裏一邊在那裏鄙笑自家，一邊却怎麼也禁不住這一種態度和這一種言語。大約這一種心理和前節所說的忍受的心理就是構成奴隸性質的基礎罷？

好容易破題兒的第一天過去了。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倪教務長的蒼黃的臉上浮着了

一臉微笑，跑上賈夫房裏來。賈夫匆忙站起來讓他坐下之後，倪教務長使用了日本話，笑嘻嘻的對賈夫說：

『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幾班，都來要求加鐘點了。』

賈夫心裏雖然非常喜歡，但是面上却祇裝着一種漠不相關的樣子。倪教務長到了這時候，也沒有什麼隱瞞了，便把學校的內情全講了出來。

『我們學校裏，因為陸校長今年夏天同軍閥李只狼麥連打了一架，並反對違法議員和驅逐李的走狗韓省長的原因，沒有一天不被軍閥所仇視。現在李和那些議員出了三千元錢，買收了幾個學生，想在學校裏搗亂。所以你沒有到的幾天，我們是一夕數驚。在這裏防備的。今年下半年新聘了幾個先生，又是招怪，都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所以要是你再受他們學生的攻擊，那我們在教課上就站不住了。一個學校中，若聘的教員，不能得學生的好感，教課上不能銅牆鐵壁的站住。風潮起來的時候，那你還有什麼法子？現在好了，你總站得住了，我也大可以放心了。呵呵呵呵（底下又用了一句日本話）你成功了呀！』

賈夫聽了這些話，因為不曉得這A省的情形，所以也不十分明瞭，但是倪教務長對賈夫

是很滿足的一件事情，質夫明明在他的言語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從此質夫當初所懷着的那一種對學生對教務長的恐懼心，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四)

學校內外浮盪着的暗雲，一層一層的緊迫起來。本來是神經質的倪教務長和態度從容的陸校長常常在那裏作密談。質夫因為不諳那學校的情形，所以也沒有什麼懼怕，儘在那裏幹他自家一個人的事。

初到學校後二三天的高張的精神，漸漸的弛緩下去的時候，質夫的許久不抬頭的性慾，又露起頭角來了。因為時間與空間的關係，吳遲生的印象一天一天在他的腦海裏消失下去，於是代此而興，支配他的全體精神的慾情，便分成了二個方向起起作用來。一種是純一的愛情，集中在他的一個年輕的學生身上。一種是間斷偶發的衝動。這種衝動發作的時候，他竟完全成了無理性的野獸，非要到城裏街上，和學校附近的鄉間的貧民窟裏去亂跑亂跳走一次，偷看幾個女性，不能把他的性慾的衝動壓制下去。有一天晚上，正是這衝動發作的時候，倪教務長不聲不響的走進他的房裏來忠告他說：

「質夫，你今天晚上不要跑出去。我們得着了一個消息，說是幾個被李麥買取了的學生

，預備今晚起事，我們教職員還是住在一處，不要出去的好。」

質夫在房裏電燈下坐着，守了一個鐘頭，覺得苦極了。他對學校的風潮，還未曾經驗過，所以並沒有什麼害怕，並且因為他到這學校不久，纏繞在這學校周圍的空氣，不能明白，所以更無危懼的心思。他聽了倪教務長的話之後，祇覺得有一種不熱鬧的好奇心起來，並沒有別的觀念。同西洋小孩在聖誕節的晚上盼望聖老人到來的樣子，他反而一刻一刻的盼望這搗亂事件快些出現。等了一個鐘頭，學校裏仍沒有什麼動靜，他的好奇心，竟被他原有的衝動的發作壓倒了。他從坐位裏站了起來，在房裏走了幾圈，又坐了一忽，又站起來走了幾圈，覺得他的獸性，終究壓不下去。換了一套中國衣服，他便悄悄的從大門走了出去。濃藍的天影裏，有幾顆遊星，在那裏閃閃。學校附近的郊外的路上黑得可怕。幸虧這一條路是沿着城牆溝渠的，所以黑暗中的城牆的輪廓和黑沈沈的城池的影子，還當作了他的行路的目標。他眼睛子試的在不平的路上跌了幾腳，踏了幾次空，走到北門城門外的時候，忽然想起城門是快閉了。若或進城去，他在城裏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事情是不容易解決的。所以在城門外遲疑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腳，一直沿了向北的那一條鄉下的官道跑去。跑了一段，他跑到一處狹的街上。他以爲這樣的城外市鎮裏，必有那些奇形怪狀的最

下流的婦人住着，他的衝動的目的物，正是這一流婦人。但是他在黃昏的小市上，跑來跑去跑了許多時候，終究尋不出一個婦人來。有時候雖有一二個蓬蓬的女子走過，却是人家的未成年使婢。他在街上走了一會，又穿到漆黑的側巷裏去走了一會，終究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一條無人通過的漆黑的側巷裏站着，他仰起頭來看幽遠的天空，便輕輕的嘆着說：

「我在外國苦了這許多年數，如今到中國來還要吃這樣的苦。唉！我何苦呢，可憐我一生還未曾得着女人的愛惜過。啊，戀愛呀，你若可以學識來換的，我情願將我所有的知識，完全交出來，與你換一個有血有淚的擁抱。啊，戀愛呀，我恨你是不能糊塗了事的。我恨你是不能以資格地位名譽來換的。我要滅這一層煩惱，我只有自殺……」

講到了這裏，他的面上忽然滾下了兩粒粗淚來。他覺得站在這裏，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就又同醉大似的走上街去了。垂頭喪氣的正想回到校裏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一家小小的賣香烟洋貨的店裏，有一個二十五六的女人坐在灰黃的電燈下，對了賬簿算盤在那裏結賬。他遠遠的站在街上看了一忽，走來走去而走了幾次，便不聲不響的踱進了店去。那女人見他進去，就丟下了賬目來問他：

「要買什麼東西？」



先買了幾封香烟，他便對那女人呆呆的看了一眼。由他這時候的眼光看來，這女人的容貌却是商家所罕有的。其實她也只是一個平常的女人，不過身材生得小，所以儆得很，衣服穿得時髦，所以覺得有些動人的地方。他如餓犬似的查看了一二分鐘，便問她說：

「你有針賣沒有？」

「是縫衣服的針麼？」

「是的，但是我要一個用熟的針，最好請你賣一個新針給我之後，將拿新針與你用熟的針交換一下。」

那婦人便笑着回答說：

「你是拿去煮在藥裏的麼？」

他便含糊的答應說：

「是的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鄉下的仙方裏，老有這些頑意兒的。」

「不錯不錯，這針倒還容易辦得到，還有一件物事，可真是難辦。」

「是什麼呢？」

『是婦人們用的舊手帕，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又無朋友，所以這物事是怎麼也求不到的，我已經決定不再去求了。』

『這樣的也可以的麼？』

一邊說，一邊那婦人從她的口袋裏拿了一塊洋布的舊手帕出來。質夫一見，覺得胸前就亂跳起來，使漲紅了臉說：

『你若肯讓給我，我情願買一塊頂好的手帕來和你換。』

『那請你拿去就對了，何必換呢。』

『謝謝，謝謝，眞真是感激不盡了。』

質夫得了她的用舊的針和手帕，就跌來碰去的奔跑回家。路上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上他的微紅的臉來，那時候他覺得爽快極了。

回到了棧內，他看還具未曾熄燈。幽幽的回到房裏，闔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他又忽然注意到了桌上立在那裏的那一面鏡子，心裏就馬上想把現在的他的動作一一的照到鏡子裏去。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凝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

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鐘，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本來爲了興奮的原故，變得一塊紅一塊白的面上，忽然滾出了一滴同瑪瑙珠似的血來。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後，看見鏡子裏的面上又滾了一顆圓潤的血珠出來。對着了鏡子裏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腥紅的血跡，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

不多一忽，電燈熄了，他因爲怕他現在所享受的快感，要被打斷，所以動也不動的坐在黑暗的房裏，還在那裏貪嘗變態的快味，打更的人打到他的窗下的時候，他纔同從夢裏頭醒來的人一樣，抱着了那針子和手帕摸上他的床上去就寢。

(五)

清秋的好天氣一天一天的連續過去，A地的自然景物，與質夫生起情感來了。學生對質夫的感情，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過晚飯之後，在學校近傍的菱湖公園裏，與一羣他所愛的青年學生，看看夕陽返照在殘荷枝上的暮景，談談異國的流風遺韻，確是平生的一大快事。質夫覺得這一般智識慾很旺的青年，都成了他的親愛的兄弟了。

有一天也是秋高氣爽的晴朗的早晨，質夫與雀鳥同時起了床，盥洗之後，便含了一枝御

利克，緩緩的走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東天角上，太陽剛纔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他從學校近傍的山坡上，一直沿了一條向北的田塍細路走了過去，看看四圍的田園清景，想想他目下所處的境遇，質夫覺得從前在東京的海岸酒樓上，對着了夕陽發的那些牢騷，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也可以滿足了。』照目下的狀態能夠持續得二三十年，那我的精神，怕更要發達呢。』穿過了一條紅橋，在一個空亭裏立了一會，他就走到公園中心的那條柳蔭路上去。回到學校之後，他又接着了一封從上海來的信，說他著的一部小說集已經快出版了。

這一天午後他覺得精神非常爽快，所以上課的時候竟多講了十分鐘，他看看學生的面色，也都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正要下課堂的時候，他忽然聽見前面寄宿舍和事務室的中間的道路上，有一陣搖鈴的聲音和學生喧鬧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下了課堂，拿了書本跑過去一看，只見一羣學生圍着了一個青臉的學生在那裏吵鬧。那青臉的學生，面上帶着一味殺氣。他的頰下的一條刀傷痕更形容得他的貓惡。一羣圍住他的學生都磨拳擦掌的要打他。質夫看了一會，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正在疑惑的時候，看見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從包圍在那

裏的學生叢中，闢開了一條路，擠到那被包圍的青臉學生面前，不問皂白，把那學生一把拖到了到教員的議事廳上去。一邊賈夫又看見他的同事的監學唐伯名溫溫和和的對一羣激憤的學生說：

『你們不必動氣，好好兒的回到自修室去罷，對於江杰的搗亂，我們自有辦法在這裏。』

一半學生回自修室去了，一半學生跟在那青臉的學生後面叫着說：

『打！打！』

『打！打死他。不要臉的，受了李麥的金錢，你難道想賣同學麼？』

賈夫跟了這一羣學生，跑到議事廳上，見他的同事就立在那裏。同事中的最年長者，帶着一副黑眼鏡，頭上有一塊禿的許明先，見了那青臉的學生，就對他說：

『你是一個好好的人，家裏又還可以，何苦要幹這些事呢？開除你的是學校的規則，並不是校長。錢是用得完的，你們年輕的人還是名譽要緊。李麥能利用你來搗亂學校，也定能利用別人來殺你的，你何苦去幹這些事呢？』

許明先還沒有說完，門外站着的學生都叫着說：

『打！』

「李麥的走狗。」

「不要臉的，搖一搖鈴三十塊錢，你這買賣真好啊。」

「打打！」

許明先聽了門外學生的叫喚，便出來對學生說：

「你們看我面上，不要打他，只要他能悔過就對了。」

許明先一邊說一邊就招那青臉的學生一名叫江杰——出來，對衆謝罪。謝罪之後，許明先就護送他出門外，命令他以後不准再來，江杰就垂頭喪氣的走了。

江杰走後，質夫從學生和同事的口頭聽來，纔知道這江杰本來也是校內的學生，因為鬧事的緣故，在去年開除的，現在他得了李麥的錢，以夢求復校爲名，想來搗亂，與校內八九個得錢的學生約好，用搖鈴作記號，預備一齊鬧起來的。質夫聽了心裏反覺得好笑，以爲像這樣的鬧事，便鬧成也沒有什麼。

過了三四天，也是一天晴朗的早晨十點鐘的時候，質夫正在預向上課，忽然聽見幾個學生大聲哄號起來。質夫出來一看，見議事廳上有八九個長大的學生，喫得酒醉醺醺頭向了天，帶着了笑容。在那裏哄號，不過一二分鐘，教職員全體和許多學生都跑向議事廳來。那八

九個學生中間的一個最長的人便高聲的對衆人說：

『我們幾個人是來搬校長的行李的。他是一個過激黨，我們不願意受過激黨的教育。』八個中有一個矮小的人也對衆人說：

『我們既然做了這事，就是不怕死的。若有人來攔阻我們，那要對他不起。』

說到這裏，他在馬褂袖裏，拿了一把八寸長的刀出來。質夫看着門外站在那裏的學生起初同蜂巢裏的雄蜂一樣；還有些嗡嗡吶吶的聲音，後來看了那矮小的人的小刀，就大家靜了下去。質夫心裏有點不平，想出來講幾句話，但是被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先生拖住了。王先生對他說：

『事情到了這樣，我與你立出去也壓不下來了。我們都是外省人，何苦去與他們爲難呢？他們本省的學生，尙且在那裏旁觀。』

那八九個學生一霎時就打到議事廳間壁的校長房裏去，却好這時候校長還不在家；他們就把校長的鋪蓋捆好了。因爲那一個拿刀的人在門口守着。所以另外的人一個人也不敢進到校長房裏去攔阻他們。那八九個學生同做新戲似的笑了一聲；最後跟着了那個拿刀的矮子，抬了校長的被褥，就慢慢的走出門去了。等他們走了之後，倪教務長和幾個教員都指揮其餘

的學生，不要紊亂秩序，依舊去上課去。上了兩個鐘頭課，喫午膳的時候，教職員全體主張停課一、二天以觀大勢。午後質夫得了這閒空時間，倒落得自在，便跑上西門外的大觀亭去玩去了。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了幾條反射的光線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頭白了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去，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看了這後面的風景，質夫忽然想起在洋書上看見過的瑞士四林湖的山水來了。一個人逛到傍晚的時候，看了西天日落的景色，他就回到學校裏來。一進校門，遇着了幾個從裏面出來的學生，質夫覺得那幾個學生的微笑的目光，都好像在那裏哀憐他的樣子。他胸裏感着一種不快的情懷，覺得是回到了不該回的地方來了。

喫過了晚飯，他的同事都鎖着了眉頭，議論起那八九個學生搬校長舖蓋時候的情形和解決的方法來。質夫脫離了這議論的團體，訂下約了他的同鄉教體操的王亦安，到菱湖公園去散步去。太陽剛纔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周，也染了這較餘霞的返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騰路



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腳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質夫和亦安一邊走一邊談，亦安把這次風潮的原因細細的講給了質夫聽：

『這一次風潮的歷史，說起來也長得很。但是他的原因，却伏在今年六月裏，當李星狼麥連邑殺學生蔣可奇的時候。那時候陸校長講的幾句話是的確厲害的。因為議員和軍閥殺了蔣可奇，所以學生聯合會有澄清選舉反對非法議員的舉動。因為有了這舉動，所以不得不驅逐李麥的走狗想來召集議員的省長韓士成。因這幾次政治運動的結果，軍閥和議員的怨恨，都結在陸校長一人的身上。這一次議員和軍閥想趁新省長來的時候，再開始活動，所以首先不得不去他們的勁敵陸校長。我聽見說這幾個學生從議員處得了二百元錢一個人。其餘守中立的學生，也有得着十元十五元的。他們軍閥和議員，連警察廳都買通的，我聽見說，今天北門站崗的巡警一個人還得着二元賄賂呢。此外還有想奪陸校長做的一派人，和同陸校長倪效務長有反感的一派人也加在內，你說這風潮的原因複雜不複雜？』

穿過了公園西北面的空亭，走上園中大路的時候，質夫邀亦安上東面水田裏的純陽閣裏去。

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青的變了好幾次顏色。他們進純陽閣的時候，屋內已經漆黑了。從黑闇中摸上了樓。他們看見有一盞菜油燈點在上首的桌上。從這一粒微光中照出來的紅漆的佛座，和桌上的供物，及兩壁的簾對之類，都帶着些神祕的形容。亦安向四周看了一眼，對質夫說：

『純陽祖師的籤是非常靈的，我們各人求一張罷。』

質夫同意了，得了一張三十八籤中吉。

他們下樓，走到公園中間那條大路的時候，星月的光輝，已經把道旁的楊柳影子印在地上了。

鬧事之後，學校裏停了兩天課。到了禮拜六的下午，教職員又開了一次大會，決定下禮拜一暫且開始上課一禮拜，若說官廳沒有適當的處置，再行停課。正是這一天的晚上八點鐘的時候，質夫剛在房裏看他的從外國寄來的報，忽聽見議事廳前後，又有哄號的聲音傳了過來。他跑出去一看，只見有五六個穿農夫衣服，相貌兇惡的人，跟了前次的八九個學生，在那裏亂跳亂叫。當質夫跑近他們身邊的時候，八九個人中最長的那學生就對質夫拱拱手說：

『對不起，對不起，請老師不要驚慌，我們此次來，不過是為搬教務長和監學的行李』

來的。」

質夫也着了急，問他們說：

『你們何必這樣呢？』

『實在是對老師不起！』

那一個最長的學生還沒有說完，質夫看見有一個農夫似的人跑到那學生身邊說：

『先生，兩個行李已經搬出去了，另外還有沒有？』

那學生却回答說：

『沒有了，你們去罷。』

這樣的下了一個命令，他又回轉來對質夫拱了一拱手說：

『我們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只有請老師原諒原諒。』

又拱了拱手，他就走出去了。

這一天晚上行李被他們搬去的倪教務長和柳監學二人都不在校內。鬧了這一場之後，校內同暴風過後的海上一樣，反而靜了下去。王亦安和質夫同幾個同病相憐的教員，合在一處談議此後的處置。質夫主張馬上對把行李搬出校外，以後絕對的不再來了。王亦安光着眼睛

質夫說：

『不能不能，你和希聖怎麼也不能現在搬出去。他們學生對希聖和你的感情最好。現在他們中立的多數學生，正在那裏開會，決計留你們幾個在校內，仍復繼續替他們上課。並且有人在大門口守着，不准你們出去。』

中立的多數學生果真是像在那裏開會似的，學校內瀰漫着一種緊迫沉默的空氣，同重病人的房裏沈默着的空氣一樣。幾個教職員大家合議的結果，議決方希聖和于質夫二人，於晚上十二點乘學生全睡着的時候出校，其餘的人一律於明天早晨搬出去。

天瀟瀟的下起雨來了。質夫回到房裏，把行李物件收拾了一下，便坐在電燈下連連續續的吸起煙來。等了好久，王亦安輕輕的來說：

『現在可以出去了。我陪你們兩個人出去，希聖立在桂花樹底下等你。』  
他們三人輕輕的走到門口的時候，門房裏忽然走出了一個學生來問說：

『三位老師難道要出去麼？我是代表多數同學來求三位老師不要出去的。我們總不能使他們幾個學生來破壞我們的學校，到了明朝，我們總要想個法子，要求省長來解決他們。』



講了許多安慰教職員的話之後，却作一個『總有辦法』的回答。

質夫和另外的幾個教職員，自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便同喪家之犬一樣，陷到了去又去不得留又不能留的地位。因為連續的下了幾天雨，所以質夫只能熱居在一家小客棧裏，不能出去閒逛。他就自己與另外的幾個同事的這幾日的的生活，比作了未決囚的生活。每自嘲自慰的對人說：

『文明進步了，目下教員都要蒙塵了。』

性慾比人一倍強盛的質夫，處了這樣的逆境，當然是不能安分的。他竟瞞着了同住的幾個同事，到娼家去進出起來了。

從學校裏搬出來之後，約有一禮拜的光景。他恨省長不能速行解決鬧事的學生，所以那一天晚上吃晚飯的時候就多喝了幾杯酒。這興奮劑一下喉，他的獸性又起起作用來，就獨自一個走上一位帶有家眷的他的同事家裏去。那一位同事本來是質夫在A地短時日中所得的最好的朋友。質夫上他家有，本來是有一種漠然的預感和希望懷着，坐談了一會，他竟把他的本性顯露了出來，那同事使用了英文對他說：

『你既然這樣的無聊，我就帶你上班子裏逛去。』

穿過了幾條街巷，從一條狹而又黑的巷口走進去的時候，質夫的胸前又跳躍起來，因為他雖在日本經過這種生活，但是在他的故國，却從沒有進過這些地方。走到門前有一處賣香烟橘子的小舖和一排人力車停着的一家牆門口，他的同事便跑了進去。他在門口仰起頭來一看，門楣上有一塊白漆的馬口鐵寫着鹿和班的三個紅字，掛在那裏，他遲了一步，也跟着他的同事進去了。

坐在門裏兩旁的幾個奇形怪狀的男人，看見了他的同事和他，便站了起來，放大了喉嚨叫着說：

『引路！荷珠姑娘房裏。吳老爺來了！』

他的同事吳風世不慌不忙的招呼他進了一間二丈來寬的房裏坐下之後，便用了英文問他說：

『你要怎麼樣的姑娘？你且把條件講給我聽，我好替你介紹。』

質夫在一張紅木椅上坐定後，便也用了英文對吳風世說：

『這是你情人的房麼？陳設得好精緻，你究竟是一位有福的嫖客。』

『你把條件講給我聽罷，我好替你介紹。』

「我的條件講出來你不要笑。」

「你且講來罷。」

「我有三個條件，第一要她是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紀大一點，第三要客少。」

「你倒是一個老嫖客。」

講到這裏，吳風世的姑娘進房來了。她頭上梳着辮子，皮色不白，但是有一種婉轉的風味。穿的是一件蝦青大花的鍛子夾衫，一條玄色素緞的短腳袴。一進房就對吳風世說：

「說什麼鬼話，我們懂的呀！」

「這一位于老爺是外國來的，他是外國人，不懂中國話。」

質夫站起來對荷珠說：

「假的假的，吳老爺說的是謊，你想我若不懂中國話，怎麼還要上這裏來呢？」

荷珠笑着說：

「你究竟是不是中國人？」

「你難道還在疑信麼？」

「你是中國人，你何以要穿外國衣服？」



「我因爲沒有錢做中國衣服？」

「做外國衣服難道不要錢的麼？」

吳風世聽了一忽，就叫荷珠說：

「荷珠，你給于老爺薦舉一個姑娘罷。」

「于老爺喜歡怎麼樣的？碧玉好不好？春紅？香雲？海棠？」

吳風世聽了海棠兩字，就對質夫說：

「海棠好不好？」

質夫回答說：

「我又不曾見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呢？海棠與我提出的條件合不合？」

風世便大笑說：

「條件悉合，就是海棠罷。」

荷珠對她的假母說：

「去請海棠姑娘過來。」

假母去了一忽來回說：

「海棠姑娘在那裏看戲，打發人去叫去了。」

從戲院到那鹿和班來回總有三分鐘，這三分鐘中間，質夫覺得好像是被懸掛在空中的樣子，正不知如何的消遣纔好。他講了些閒話；一個人覺得無聊，不知不覺，就把兩隻手抱起膝來。吳風世看了他這樣子，就馬上用了英文警告他說：

「不行不行，拍膝的事，在班子裏是大忌的。因為這是閒空的象徵。」

質夫聽了，覺得好笑，便也用了英文問他說：

「另外還有什麼禮沒有？請你全對我說了罷，免得被他們姑娘笑我。」

正說到這裏，門聲開了，走進了一個年約二十二三，身材矮小的姑娘來。她的青灰色的額角廣得很，但是又低得很，頭髮也不厚，所以一眼看來，覺得她的容貌同動物學上的原始猴類一樣。一雙魯鈍掛下的眼睛，和一張比較長狹的嘴，一見就可以知道她的性格是忠厚的。她穿的是一件明藍花緞的夾襖，上面罩着一件雪色大花緞子的背心，底下是一條雪灰的牡丹花緞的短腳袴。她一進來，荷珠就替她介紹說：

「對你的是這一位老爺，他是新從外國回來的。」

質夫心裏想，這一位大約就是海棠了。她的面貌却正合我的三個條件，但是她何以會這

樣一點兒嬌態都沒有。海棠聽了荷珠的話，也不做聲，只呆呆的對質夫看了一眼。荷球問她今天晚上的戲好不好，她就顯出了一副認真的樣子，說今晚上的戲不好，但是新上臺的小放牛却好得很，可惜祇看了半齣，沒有看完。質夫聽了她那慢慢的無嬌態的話，心裏覺得奇怪得很，以爲她不像院裏的姑娘。吳風世等她講完了話之後，就叫她說：

「海棠！到你房裏去罷，這一位子老爺是外國人，你可要待他格外客氣纔行。」

質夫風世和荷珠三人都跟了海棠到上房裏去。質夫一進海棠的房，就看見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鼻上起了幾條細紋，笑嘻嘻的連了出來。她的青青的面色，和角上有些吊起的一雙眼睛，薄薄的淡白的嘴唇，都使質夫感着一種可怕可惡的印象，她待質夫也很殷勤，但是質夫總覺得她是一個惡人。

在海棠房裏坐了一個多鐘頭，講了些無邊無際的話，質夫和風世都出來了。一出那條小巷，就是大街，那時候街上的店舖都已閉門，四圍靜寂得很，質夫忽然想起了英文的「Dogs」兩個字來，他就幽幽的對風世說：

「風世，我已經成了一個 Living Corporation。」

走到十字路口，質夫就和風世分了手。他們兩個各聽見各人的腳步聲漸漸的走了下去。

，不多一忽，這入人心脾的足音，也被黑闇的夜氣吞沒下去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寒炭集）

## 過 去

郁達天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噝噝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喫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且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且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

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適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料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喫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而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

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唉！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喫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去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唇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罷？」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喫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權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在我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住在。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

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為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是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店的門口了。在這一條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雨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船，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很大，鼻梁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並沒有對老四注過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談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細白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

，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雞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雞，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他的椅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痛！再踢一下！再踢一下！」她也就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

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喫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膝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膝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看脚尖有點痛！」我就搖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這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腳，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搔癢，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嘴唇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

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喫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乖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經，對於將來的希望，還很有自負心理。

常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并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含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二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喫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一笑說：『去喫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喫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

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靠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巴。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為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為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為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二，還要以為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過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感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喫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當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而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喫了兩三碟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喫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



節，我因為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很小，兩個流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灑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麻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逼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漱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真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音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蹤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脣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然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

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匆匆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跟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扶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向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想，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

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上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蓦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

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汗溼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看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晚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尼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爲我感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蓮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已經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個痛快。我想想她的

身世。想想她日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是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去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 （附）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

一個人活在世上，生了兩隻腳，天天不知不覺地，走來走去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細想則已，你若回頭來細想一想，則你所已經走過了的路線，和將來不得不走的路線，實在是最自然，同時也是最複雜，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條路，你轉灣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輩子也走不了，有時候你以為是沒有路了，然而幾個圈圍一打，則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續，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長，約而言之，我們所走的路，是繼續我們父祖的足跡，而將來我們的子孫所走之路，又是和我們的在一條延長線上的。

外國人說，「各條路都引到羅馬去，」然而到了羅馬之後，或是換一條路換一個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舊是有路的，羅馬決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們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牠接合起來，連成了一條直線

來回頭一看，實在是使人驚駭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們的心境行動，也是如此。你若把過去的一切，平鋪起來，回頭一看，自家也要駭一跳。因為自家以為這樣平淡的一個過去，回顧起來，也有那麼些個曲折，那麼些個長度。

我在過去的創作生活，本來是不自覺的。平時爲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於無聊之際，拿起筆來寫寫，不知不覺的五六年間，總計起來，也居然積寫了五六十萬字。兩年前頭，應了朋友之請，想把三十歲以前做的東西，匯集在一處，出一本全集。後來爲饑寒所驅，乞食四方，車無停轍，這事情也就擱起。去年冬天，從廣州回到了上海，什麼事情也不管，偶爾一檢，將散佚的作品先檢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沈』『蕩』兩集，修改了一下，訂成了一本『鷄肋』。現在又把上兩集所未錄的稿子修輯成功，編成了這一本『過去』。

對於全集出書的意見，和各集寫成當時的心境環境，都已在上舉兩集的頭上說過了，現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說發生關係』、『如何的動起筆來』，又『對於創作』有如何的一種波見等等，來亂談一下。

我在小學中學念書的時候，是一個品行方正的模範學生。學校的功課做得很勤，空下來

的時候，只讀讀四史和唐詩古文，當時正在流行的禮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說和林長廬的繡譯說部，一本也沒有讀過。只有那年正在小學校畢業的暑假裏，家裏的一隻禁閱書箱開放了，我從那隻箱裏，拿出了兩部書來，一部是石頭記，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後，進了中學校，禮拜天的午後，我老到當時在書舖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舊書舖裏買了一部西湖佳話，和一部花月痕。這兩部書，是我有意看中國小說的時候，和我相接觸的最初的兩部小說。這一年是宣統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學裏讀書。

第二年武昌革命軍起了事，我於暑假中回到故鄉，秋季開學的時候，省立各學校，都因為時局關係，開門停學，我就改入了一箇教會學校。那時候的教會學校程度很低，我於功課之外，有許多閒暇，於是就去買了些浪漫的曲本來看，記得桃花扇和燕子箋，是我當時最愛讀的兩本戲曲。

這一年的九月裏去國，到日本之後，拚命的用功補習。於半年之中，把中學校的課程全部修完。翌年三月，是我十八歲的春天，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預科。這一年的功課雖則很緊，但我在課餘之暇，也居然讀了兩本俄國杜兒葛納夫的英譯小說，一本是初戀，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學的接觸開始了。以後就急轉直下，從杜兒葛納夫到托爾斯泰，從托爾斯泰到獨思托以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更從俄國作家，轉到德國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後來甚至於弄得把學校的功課丟開，專在旅館裏讀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

在高等學校裏住了四年，共計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內外，後來進了東京的帝大，這讀小說之癖，也終於改不過來，就是現在。於吃飯做事之外，坐下來讀的，也以小說爲最多。這是我和西洋小說發生關係以來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學校的神經病時代，說不定也因為讀俄國小說過多，致受了一點壞的影響。

至於我的創作，在『沈淪』以前，的確沒有做過什麼可以記述的東西，若硬要我說出來，那麼我在去國之先，曾經做過一篇模倣西湖佳話的敘事詩，在高等學校時代，曾經做過一篇記一箇留學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戀愛的故事。這兩篇東西，原稿當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節，現在也已經想不出來了。我的真正的創作生活，還是於『沈淪』發表以後起的。

寫『沈淪』各篇的時候，我已在東京的帝大經濟學部裏了，那時候生活程度很低，學校的功課很寬，每天於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裏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願意用功，誰也不想不到將來會以小說吃飯。所以『沈淪』裏的三篇小說，完全是遊戲筆墨，既無真生命在內，也

不會加以推敲、經過磨琢的。記得『沈淪』那一篇東西寫好之後，曾給幾位當時在東京的朋友看過，他們讀了，非但沒有什麼感想，並且背後頭還在笑我說：『這一種東西，將來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國那裏有這一種體裁？』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實在還混亂得很，適之他們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過懂得一小部分的學生的同情而已，大家決想不到變遷會這樣的快的。

後來『沈淪』出了書，引起了許多議論，一九二二年回國以後，另外也找不到職業，於是做小說賣文章的自覺意識，方纔有點燃起頭來了。接着就是創造週報的發行，這中間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一九二三的一年，總算是我的 *Most Productive* 的一年，在這一年之內，做的長短小說和議論雜文，總有四十來篇。（現在在這集裏所收的，是以這一年的作品爲最多。）這一年的九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後，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感到了許多苦悶焦燥，然而作品終究不多。在這一期的作品裏，自家覺得稍爲滿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裏了，所以在這集裏，所收特少。

一九二五年，是不言不語，不做東西的一年。這一年在武昌大學裏教書，看了不少的陰謀詭計，讀了不少的綴裝書籍，結果終因為武昌的惡濁空氣壓人太重，就匆匆的走了。自我



從事於創作以來，像這一年那麼的心境惡劣的經驗，還沒有過。在這一年中，感到了許多幻滅，引起了許多疑心，我以為以後我的創作力將永久地消失了。後來回到上海來小住，閑時也上從前住過的地方去走走，一種懷舊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將我的創作慾喚起，一直到現在止，雖則這中間，也曾南去廣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來做過偉大的東西，但自家想想，今後彷彿還能夠奮鬥。還能夠重新回復一九二三年當時的元氣的樣子。

至於我的對於創作的態度，說出來，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句話，是千真萬真的，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你客觀到怎麼樣一箇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滅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純客觀的描寫的標本，那麼他著的小說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豈不是同他一樣的麼？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豈不是也和他一樣的嗎？所以我說，作家的個性，是無論如何，總須在他的作品裏頭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這一種強的簡性，他只要能夠修養，就可以成功一個有力的作家。修養些什麼呢？就是他一己的體驗，美國有一位有錢的大太太，因為她兒子想做一個小說家，她家兒子曾在哈佛大學文科畢業的。有一次她寫信去問 W. D. Howells，要如何纔可以使她的兒子成名

。M.氏回答她說：給他兩千塊大洋錢一年，由他去鬼混！（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我覺得這就是作者要尊重自己一己的體驗的證明。

關於這一層，我也和一位新進作家討論過好幾次，我覺得沒有這一宗經驗的人，決不能憑空捏造，做關於這一宗事情的小說。所以我主張，無產階級的文學，非由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他反駁我說：「那麼許多大文豪的小說裏，有殺人做賊的事情描寫在那裏，難道他們真的去殺了人做了賊了麼？」我覺得他這一句話，仍舊是駁我不倒。因為那些大文豪的小說裏所描寫的殺人做賊，只是由我們這些和作家一樣的也無殺人做賊的經驗的人看起來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殺人者做賊者看起來，恐怕他們不但不能感動，或者也許要笑作家的淺薄哩！

所以我對於創作，抱的是這一種態度，起初就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將來大約也是不會變的。我覺得作者的生活，應該和作者的藝術緊抱在一塊，作品裏的 Individuality 是決不能喪失的。若有人以為這一種見解是錯的，那麼請他指出證據來，或者請他自己做出幾篇可以證明他的主張的作品來，那更是我所喜歡的了。

於『過去』一集編了之後，回顧了一下從前的經過，感慨正是不少，現在可惜我時間沒有

，不能詳細地寫牠出來；勉強做了這一段短文，聊把牠拿來當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時於上海之寓居（過去集）

## 達夫的三時期

錦 明

沉淪——寒灰集——過去

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作家，有三個階級的讀者。

藝術的估價……思想的範圍……道德的標準……第一種作家這般想着，計畫着，希望着。他們能偉大自不是偶然的事。第二種作家却全無打破這些計畫，想望，只是將一個人的個性，情感，生活誠實的鋪在紙上。他們能偉大更不是偶然的事。

那三個階級的讀者是：一，平凡的讀者；二，文學匠；三，超文學匠。所謂批評，便是第二階級產生的。同情，悲傷，痛苦，憤恨，愉快……是第一階級從作品得來的真實反應。『Madame Bovary』使一位放浪的太太自殺，少年維特的煩惱使一個青年自殺，還有許多，還有許多……這均是普遍的事。第三階級的讀者便從文學講壇上走下來，將他的心性，靈魂放逐到作品中去游移，去冒險……。他不失第一階級讀者的同情反應，然而他沉默着；在長久的沉默中他想起了必要說的話，以完成文學的使命。

我覺得達夫的作品是屬於第二種作家的；讀達夫的作品的人不是第一階級的則非第三階級的不能得到真切的愛好和了解。對於他的作品，我們完全不能拿出那批評家口邊的藝術估價哇，道德標準哇，思想範圍哇……去鑑賞。他的作品價值是說不出一種價值；那價值……是使我們同情，悲傷，憂鬱……的原素。其實，真的文藝無上的價值也就在這裏。

凡讀過達夫的作品的人，誰也知道，他是一個感傷極重的作者。他的情感頹廢。依他那篇給一個青年的公開狀看，他的思想也是頹廢的。頹廢思想是走極端，不承認其餘一切思想存在的思想，這許帶一點主義的色彩，但情感頹廢却是從個性和生活中得來的反映，是無可諱言的真實。阿志巴綏夫的頹廢是社會的，鮑特來爾是哲學的，達夫的頹廢我承認是真文學的，雖然我並不贊成他的頹廢。

要理解達夫的作品，自是不容易的且不必的事……如果要真的理解的話，我覺得最好用 W. H. Hudson 從他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的原則。『文學是個人的素質』(Personal element)的話去看它。一切的思想藝術時期我們都得撥開。自然，異常的作家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我們以個人主義來衡量別個人主義的作品自屬容易發生許多衝突，(如當吶喊的作者非維陀倫的那種說法)這不能分判是非的。反之，我們竟能因達夫

的頹廢而讚美達夫嗎。這是十八九世紀的青年國書來那種 *Worthen Stylism* 或 *Realism* 的笑話。  
……我想只有 *W. H. Hudson* 的原則加於達夫的作品上才是真切的。

固然，有人說「個人的素質」並不能盡包括一切文學作品，但在十九二十世紀這樣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文學上這句定義自更顯得其深詣。無論蕭伯納和高爾基華綏是一個性質相同的作家，我們儘可以看出許多異點來。……也可以說，若莎士比亞降生的現世，或許他還不能制止的寫他的哈孟雷特和李爾王等作品。……達夫丟開一切的思想藝術問題來寫他的個人主義（主義加於此處本來不妥，因文字上的阻障也只好用它）的文學，自然，這并非我自己加他的名辭，他在他的血裏中早已完全把那巨大的精神表露了出來了。

在這裏，我雖不必怎樣替他 *opine*，說他是一個偉大的創作天才，但他從許多庸碌的羣衆裏突出他的澈底的個人主義，實在具有迥異尋常的天才特質。他用那簡單的抒情方式 (*lyrical form*) 的文字表現他的情感，生活反映，生活，有那樣的真切動人，實在不是一個普通作者所能的事。……他的情感、生活都是中國人的、東方民族所特有的、同樣在複雜的二十世紀中產生的，這樣，他不帶一點外來的習見與理想把它直鋪出來，在廣義上講，這是文學上的種類與時代的暗示，他不比魯迅能站在這種族與時代的上面冷觀，然而他的靈魂混和

在這種族與時代裏面，却更能表現它的實在性來。

現在，我們且拿他所有的作品來看。單在他個人的藝術上講，可以將他的創作方向分三個時期。

第一，沉淪產生的時期。

此時期是拿他的生活作依據，創造一種普遍的意義相衝突——靈肉的衝突。這衝突在沈淪中的南遷裏面充份的表顯出來了。事實雖簡單，然而在這簡單的事實中充滿情感的真實流露，使人得着一種純淨的悲哀。

理的純摯，實勝於其他一篇。南遷則由肉感走到靈感所生的一種悲哀，——一種空惘的悲哀。銀灰色的死則全是靈的色調；因靈的要求不遂，一個青年失望而憔悴的死在異國的道途中。在那淒淡灰黯的空氣中，充滿了人生的哀傷，——是最能打動讀者心情的一篇。

三篇中沉淪一篇給我們是純印象的，銀灰色的死給我們是純哀傷的暗示，南遷則二者皆具。自然，印象比一切的情感感應能發生較大的效力。故我們讀過沈淪全書後，第一篇使我們更不容易忘掉。非難此書的人，也不過這印象使之罷。然則作者這無畏憚的表現是顯

當的嗎？自然應當。我並不是一口咬定說表現要一無顧忌的真實，但在一個完全沒有這真實性存在的當時文壇，能突然給人們降生這篇破曉的印象，實是一件有偉大性的工作。

沈淪是一件藝術品，周作人先生這麼說過，誠然。它的藝術的優美，完全在那淒婉動人的文字上；當時文壇，實無有出其右者。我們在許多外國作品中感到許多的偉大藝術，然在沈淪中所覺到的這種平鋪直敘的藝術，都感到一種毫不為藝術形式所蒙蔽的真實性來。

打破了傳統 (Tradition)，習見 (Convention)，沈淪出世的影響不但在文壇上，在現今中國社會上，道德上的變動，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是發自它的原動。今日公開的性的討論，那神聖的光，是沈淪啓導的；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說是從沈淪中那苦悶到了極端的反應所生的。雖然，沈淪并不是一部記述關於性問題，革命心理的文字，然而那真實的情感的啓示 (Revelation) 比吶喊那較明顯的激動，尤其來得深遠。

淪沉是一部創作——初期想象的結晶。其中的個性的表徵已微微可得出來；到

第二，自我表顯 (Self-expression) 的時期中，已充分的明顯了。這時期達夫的作品大半是個人生活的記錄。近來所出版的寒灰集便是此時期的代表作品。寒灰集中不曾將葛羅行，血淚收在裏面，在我看是可惜的。茫茫夜、秋柳兩篇已表示達夫的藝術由沈淪時代轉變出



來了。至血淚出世，則政綱將爲一對於文學深入的主張去揚了。這是他在第二時期表示的特徵。

自我表現，生活記錄，這是不易的事，不易之處在於一種純樸的真實。有許多作家爲的想真實，反而弄成那過份的 Arrogation 來。他們想表現自己，反而爲自己所欺騙了……許多作家的失敗均由於此。達夫在這時期的作品處處都能令人感着一種不可磨滅的生活的共鳴來。

在這時期，最明顯的，達夫把連在沉淪時的藝術都撇開。這時期中他的作品的體裁是那樣的散浪，幾乎完全打破一切文學上藝術的範圍；那更其單純的抒情方式却更能畫出他生活的純真和個性的影象來。這時的文壇，差不多只有他這巨大的個人主義是永久突立着的，許多純潔的青年的靈魂都被他這巨影所遮蓋了。誠然，許多文學者拿藝術的原則非難他，拿道德的觀賞非難他是一件不可免的事；然而一個倒在人間的光影始終不會被實體的腳履所踐滅的，……這影，是文學的真義從月光裏投射給他的。

寒灰集中，如其只學是一個靈魂走到裏面，沒有不會染遍那哀傷的色調。茫茫夜是現代生活中的靈魂的叫喚，一篇中的主人，因受不住生活的牢囚，不得不趕出他的靈魂跑到妓

院裏來。他那回事們灰色的面容，那種變態的靈魂的暴戾「打！打！」的叫聲，已完全將他所遺棄的那生活內容整個表示出來了。秋柳一篇是茫茫夜的結篇，表示兩個破殘的靈魂——主人質夫與妓女海棠——的安慰來。我們在那肉的描寫中只看見那灰頹的靈的色調，兩種懸殊的生活的結納都能看出生活的真意義來。Scandalous！這是真的，在這一個 backward movement 的中國社會裏，我們只看見許多弱小的被壓迫者在最低層下面去求靈的安慰。海棠一個弱小者，她的靈魂已被壓迫而死亡了；質夫，一個弱小者，他從這死亡裏感出靈魂的淒涼來。二篇的意義均集中於此。

寒灰集中最能動人的我覺得要算春風沉醉的晚上一篇。這篇給我們的哀感完全在那和篇中主人——達夫自己——同家的那窮苦真摯的女工的襯飾。這是怎樣深的印象！我看時，似乎遊移在罪與罰那淒緊的情景裏了。實在，它斯妥以夫斯基謂人類的靈魂不會滅亡的，我相信，無論是安居在繁華生活裏的男女，或者和達夫經過同樣生活的男女，生活比達夫更不如的男女，春風沉醉的晚上給他們靈魂的摧殘是一樣的。現代的生活已經麻木了，靈魂麻木了，春風沉醉的晚上從這許多麻木中喚醒了不知多少人們啊！

采石磯是全書中工夫用得最深的一篇，篇中寫兩個落魄的文人，黃仲則與洪稚存的被壓

抑的才能所生的那清冷孤僻的生活，沒有達夫的心性，我相信此篇在無論何人手中都不能寫出來的。此篇特點是從那精鍊的文字中表示一種單純的情感。雖然給讀者的效力不如前後數篇，然而它的藝術性却長久有那麼永雋。

薄奠也是意味深永的一篇，寫兩個生活——他和拉他的洋車夫——的對照；最明顯的，此篇完全表示作者那極端的頹廢色調了。小春天氣滿紙是清淡的色調，從中寫出一段友情，襯以幽涼的背景，藝術上顯得異樣的別致。一個人在途上寫他的家庭悲劇的回憶，色彩情調均真切。十一月初三寫他在這一天誕辰所生出孤另的感想和在外面追逐靈魂的幾段事實；餘者和十一月十三的色彩有點相同，都是一種平淡裏顯出生活深沉的反感，在那蕭條的北地道途上；它放在春風沉醉的晚上末後，却能使人得着貫聯的衰感來。煙影則寫他的精神物質都瀕於病殘的一段生活記錄，由兩個趨向不同的情景，暗示人生的空惘來，實是一篇不易於捉摸的深刻的作品。給一個青年的公開狀雖有些怪僻，但將其仔細一想，却能從中發現許多人生的真實意義——他在這時的頹廢思想，已從此篇明白的告知給他的同情者了。

在這時期作的而未收入寒灰集中的葛羅集三篇，讀過它的人，想不會將印象忘掉。這三篇是他這時期最能表現他自己的，三篇中無一篇不是佳作；血淚的思想深刻，葛羅行的情緒

沉着，在此就可以看出他以後的作品的精神了。秋河與人妖兩篇是真正兩篇藝術品，差不多是第二時期的特創。

雖然，有人說達夫到第二期末尾的作品顯得漸平淡起來，然這却是他在醞釀中第三個轉變時期的開始了。一封信、離散之前等作品的平淡，但它却未曾損去他絲毫的價值。真文藝是生活的結晶或反映；爲着生活平常，我們却不能那麼容易把生活以外的幻象來填入自己的作品。那是奢望，那是虛假。而且，作品的蛻變和演進不過在藝術上。思想不能離藝術獨立，藝術精進了，便更能表示思想的真諦來。到達夫的

### 第三，「過去」的蛻變時期。

他的工作與前更顯得有重大意義了。他開始了那純想象的創造。誠然，想象與回憶迥然不同；但沒有生活的照映，便失去真實性了。沒有想象便沒有藝術；沒有生活的照映而，想象那是反藝術——現代的藝術精神完全以此爲定論，因爲現代人的生活意義較近代更複雜不同了。

這時期達夫的作品以過去一篇爲代表，它是他的一篇重要的傑作。他將他自己的靈魂代表篇中的主人，這主人心性中產生兩個代表女性——老二、老三來。這兩個女性心理的描寫

的深刻，實令人讚嘆。如其達夫和莫泊三，柴霍夫一樣在冷靜的觀察中去寫女性，說不定要失敗了；即屬不失敗，也決不能有這樣的真實動人。他依然用男性在追逐女性的情景中去寫女性，自然更能使藝術偉大了。誠然，誠然，世界上的女性的特徵不過都從男性心目中變化出來的啊；把愛利歐（Eliot）和曼絲菲（Mansfield）作品裏的女性來和福羅貝爾與柴霍甫篇中的女性比一比就可以判定二者的深刻與不明顯了。過去中的兩女性，我們試想想，老二是代表一個虛榮性重而驕傲的女性，篇中主人去追逐她，失敗了；老三是一個誠懇溫和的女性，篇中主人從一個變化了的境遇裏去追逐她，也失敗了。在這兩次追逐的失敗中寫出兩個不同的女性，其藝術手腕實是高絕。

過去告示我們，達夫在此時期的藝術已臻完全成功境地了。從第一，第二時期中的作品裏，我們所看見的女性總不及過去中的深刻，無論春風沉醉的晚上那凄婉的陪襯那麼動人。總之，在達夫眼中所見的女性總是可憐的，真實的，被摧殘的偉大的動物。把達夫所寫的女性和張愛平氏所寫的那追逐男性的女性比較一下，就可分判二者的不同來。齊平心目中的女性完全是猜度的，幻想的，動人之處不過在那異常緊張的情節。達夫心目中的女性，由他那毫無掩飾的性昇華裏對照出來，藝術上必然性質無可諱言了。

過去從第二時期中脫變出來，可見篇中的內容已充實了，藝術已精鍊了，雖然我說不出第二時期中一部份的作品的不充實不精鍊來。達夫從這時期造出他新穎的想象，這是必然的步驟、必然的過程。過去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的重要，自是不在明言了。……「Serena」！有人當他在過去未產生以前這麼非難他說。這不過短視的猜度而已，又安知達夫的想象是這樣的優美呢，這實在不是我說他的話。

他的第三時期開始，過去罷，向未來看着罷，我相信在數年後——或者即現在——達夫在他的想象裏能造成 Omniscience 來。那時期，他偉大了，雖然這并不是能怎樣希望出來的事。



# 郭沫若

## 傳略

四川嘉定府人，現年三十八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在帝大時即對於文學有非常熱烈的嗜好。如女神等，都爲當時之力作。自帝大畢業後，完全投身于文藝運動，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組織創造社。主編創造日，創造週報，創造季刊等，開闢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一個新紀元。後創造社成立出版部，出版震動全國思想界的創造月刊，氏之力量最大。這是郭氏前期的思想與行動，在思想上，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在行動上，完全是一種浪漫主義文藝運動；那時的創作如女神，星空，落葉，瓶等，翻譯如介紹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都可見到氏之前期思想的表徵。一九二六年，氏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革命與文學後，即打破了他的藝術至上主義的主張，而氏之提倡革命文學，亦在此時開始，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氏即投身於革命的實際運動，革命軍抵定武，氏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後國軍復南京，國共分裂，氏復捨去政治運動，度其文藝生活。現留居日本，除努力介紹美國辛克萊氏的著作以外復埋頭於中國甲骨文之研究。曾任上海大夏大學及廣州中山大學等文學教授。

## 作品

詩歌方面有女神，短詩，星空，短詩瓶，長詩，前茅，短詩，恢復，長詩，辛夷集等。（現完全收集在沫若詩全集內）

小說方面及戲曲方面，現完全收集在沫若小說戲曲集內，計分十輯，第一輯塔包含短篇小說七篇，第二輯落葉，



包含長篇小說一篇，第三輯漂流三部曲，包含短篇小說三篇，第四輯行路難，包含小說一篇，第五輯中山雜記，包含隨筆數則，第六輯路畔的薔薇，包含短篇六則，第七輯牧羊哀話，包含雜記四篇，第八輯後悔，包含雜記七篇，第九輯女神，包含戲曲四篇，第十輯三個叛逆的女性，包含劇作三篇。

自敘傳方面，有我的幼年，及反正前後二部。

論述方面，有文藝論集、文藝論集續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研究，西洋美術史提要等。

翻譯方面，有浮士德、德國歌德的詩劇，少年維特之煩惱（德國歌德抒情長篇小說），德國詩選（與成仿吾合譯）新時代、俄國屠格涅夫長篇小說，卷耳集、詩經、沫若譯詩集，雪萊詩選，茵夢湖（德國施篤謨著），新俄詩選（與L合譯），查拉圖司屈拉抄（尼采）美術考古學發現史，銀匣，爭鬥，法網，異瑞，約翰沁狐戲曲集，更有以馬、人的筆名翻譯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煤油等三部鉅作。

## 歧 路

郭沫若

一種愴悵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精神打采地走回寓所來，將要敲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自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止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脫葉樹下躡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鬢，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雪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前面，只看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濤洶湧的黃海上飄盪。

——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着我呢。

他這麼自語了一聲，他的眼淚洶湧了起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門的處分。

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苦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不容易等他畢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爲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爲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發塞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諉說沒有自信。四川的C城有赤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愁，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苗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但如今出到社會來，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個弄子裏，自己雖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針氈。

。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聽利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爲甚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〇六，醫瘧疾用金雞納霜，醫白喉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奔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夠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鱗如蟻的一些吮癩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個有又有甚麼！

——醫學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麼！有甚麼！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甯肯餓死！

——醫學有甚麼！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斷，有槍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裏糰……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强盜，做强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倒如今的教育制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獨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回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只得勸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

爲買船票及摒擋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會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羅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露還睡在昏朦的夢裏。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願離人的眼淚，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孫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歡叫了起來。他也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有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還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兒，你回日本去多揀些金蚌壳兒罷，在那海邊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

——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賣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大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夠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艙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捫攔幾天回來，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在上船去補票罷，是的，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那三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

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王君照顧。我還是不能去。唉，我還是不能去。——輾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按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匯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幹。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不作聲息。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船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屋簷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靜，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外還不見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艙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掛在壁針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回回去不要顧惜炭費，應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

她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煮飯

，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總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腫有點微紅了……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二十塊錢也不夠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錢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賣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 Zigona 鬧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有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園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個兒子，怎麼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鑼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



不見，他有幾分孤疑起來了，是起來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悔不會去約他。他跑出艙來看望。

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擺，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的。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君來了！車上下來的果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鑼來。我怎麼樣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贅累，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又響徹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喲！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永遠的女性喲！……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T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出艙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得得孩兒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T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與油沖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盪漾了嗎？va Maria, Ava Maria……永遠的女性！……Beatrice……『潔光』……他直到走上了電車，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黃浦江裏去。

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激越漸漸緩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他想到他歷年來的飄泊生涯，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啊，我的生活意識是太曖昧了。理想的不能實行，實行的不是理想，遂過苟且，過混了大好的光陰。我這十年來，究竟成就了些甚麼呢？嚮學是不用說了。雖然隨着一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但那是甚麼東西喲！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夠足以自慰呢？啊，慚愧！慚愧！真是慚愧！我比得甚麼Dante。我比得甚麼Dante！我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啊，我是……他這麼想着，

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成了他沒大的重担。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衛的微石了。他的腦精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假使電車裏沒有人，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多，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見燥煩，愈見燥煩，他愈見自卑。直到他現在，幾乎連筆也不能拿了。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呢？一知半解的評論，媒婆根性的翻譯，這有甚麼！這有甚麼！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我真婉死！我真婉死！我還無廉無恥地自表孤高，啊，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啊啊，我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上面呢？醜啣！醜啣！庸人的奇醜，庸人的悲哀啣！……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詩中敘述一位貧苦的音樂家，因為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悲痛地號哭道：

We drop into oblivio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 son,

Are now no more: there is no God.

這節的意思是：

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這個兒，

都已沒了：誰說有甚『天主』，

他應着電車的節拍，默念起這節詩。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樣。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真摯。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甚麼資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樂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逝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妻子向東，他自向西，妻子在飄渡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這兒夢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攪嗎？他一想到這兒，他

又失悔不會送他的妻兒回去。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啊，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這責任觀念薄弱的小人！……

一種愴惘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儘滾滾的電車把他拖過繁華的洋場，他就好像埋沒在坟墓裏一樣。他沒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麼比死還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他掉頭跑出弄子來，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樹下躡走着了。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視着前面，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會驚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凝視着街心的路標燈不動，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來最愛留心注視的。他立了一回，無意識地穿過西摩路南走，又走到福照路上來。走到聖智大學附近，他又轟然佇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兩個孩子爭前逐捕，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他那時曾經做過一首詩，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攜着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颺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的牆上，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跳墜，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遁，

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躲？』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啾，爲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樹調吟了一回：念起昔日清貧的團圓遠勝過今日淒切的孤單，他的眼淚如像噴

泉一樣；忍韌不着傾瀉下來了。在這時候，他真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對他含着敵意，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許多批評家對於他下的苛刻的言論，都一時潮湧了上來。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暴屍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來，腸爆了出來，眼睛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這倒痛快，這倒痛快。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我可以長睡而不惱。……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朋友的失望是怎麼樣呢？她怕我受累贅，纔帶着兒子們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每週的雜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要待我做文章呢。這是我死的時候嗎？啊，太 Sentimental了！太 Sentimental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天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地過活的。我這個生命的炸彈，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啊，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海了，我回去，回去，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潔光」表現了出來。……

他的脚步徐徐移動起來了。他如何抱着舊式結婚的痛苦纔跑到東洋，如何自暴自棄；如何得和他的女人生戀愛，如何受她的激勵，……過往十年的回想把他運回了寓所。客堂裏的掛鐘已經一點過了。一位老娘姨問他吃飯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樓去。但把房門推

間，空洞的樓房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氣。他擦了一下，走向房裏的中央，靜立着了。觸目都是催人眼淚的資料。兩張棕網床，一張是空無所有，一張還留下他蓋用的幾條棉被。他立了一會，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張靠書檯的藤椅上。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還是只好借筆墨來攻擊了。他把書檯的抽屜抽開來，却纔拿出了他兒子們看殘了的幾頁兒童畫報，又拿出了一个兩脚都沒有了的洋囀。在這些東西上他感覺着無限的珍惜意來。他起來打開了一隻柳條箱子，裏面又發現了一件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國的棉衣，他低頭去抱着衣裳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種輕微的香澤使他感受着一種肉體上的隱痛。他把洋囀和畫報來收斂在箱子裏面了，又回到桌邊，纔展開一帖原稿紙來，蘸着筆在紙端寫下了「潔光」兩字。……他的筆停住了。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筆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述？還是直叙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十年的生活從甚麼地方起頭？——他的腦精一時又混亂起來了。他把擰着筆的手來擰着右鬚，側着頭冥想了一回，但仍得不出甚麼頭緒。一夜不會睡覺的腦精，為種種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亂了的腦精，就好像一座荒寺裏的石燈一樣，再也閃不出些兒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興奮，他聽着隣舍人的腳步聲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樓，他聽着別處的小兒啼哭聲，就



好像他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兒們呢？已經過了黃海了。啊，他們怕已經過了黃海了。我只希望他們明日安抵福岡，我只希望他們不要生出意外。他一面默禱着，一面把筆擲在桌上。唉唉，今天我的腦筋簡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脫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納頭便倒在一張床上睡去。……馬蹄的得得聲，汽笛聲，輪船起碇聲……好像還在耳裏。抱着耶穌的聖母，抱着破瓶的幼婦，黃海，金蚌壳，生了巢的瓦雀，Beatrice 棉布衣裳，潔光，潔光，潔光，……

淒寂的寒光燈照着空洞的樓房，兩日來疲倦了的一個精神已漸漸失却了他的作用了。

二月十七日（檣樓）

## 煉 獄

郭沫若

愛牟自從和他的夫人別離了後，半月以來時常和孤寂作戰。但池幸戰一次，失敗一次，就好像不諳水性的人，船破落水，在白齒蟻蟻的波中，愈見下沉，愈想奮發，愈想奮發，愈見下沉，結局是只有沉沒在悲哀的絕底了。他的寓所本是一樓一底的民房，自從他夫人去後，一切陳設都足使他傷感。他在當晚便去邀了幾位朋友來，一同住在前樓，把全家的佈置都完全改革了。但是，改不了的，終是他自己的身心。他隔不幾時又深悔何不保持着原有的位置，索性沉沒在悲寂的深淵，終日受淚泉的澆灌。他對着朋友們時，時常故意放大聲音講話，放大聲音發笑，但在話未落腳，笑猶未了時，他又長嘆了起來。這種強爲歡笑的態度，於他實在是太不自然，並且是太爲苛苦，他和朋友們同住沒兩天便又一人搬到後樓的一間斗室裏去了。

這間斗室裏除一床一桌而外，只有四面壁頭。他一人盤居在這裏，時而謳吟，時而倒在床上長伸兩腳一睡，覺得太無聊時也起來執筆，想寫東西，但是總寫不出甚麼條理。他不

知道幾時早把他夫人留下的一件棉衣從箱櫃裏取了出來放在床上，他睡的時候，總要把棉衣抱着親吻一回；然後再把貼身蓋着。他的夫人有和女友們會照的一張相片，他把她剪了下來，花了兩角錢，買了一個相匣，把來裝飾起了。他倚案時，相匣是擺在桌上，睡時，又移在床頭，偶爾一出門也把來揣在懷裏。

『曉芙！曉芙！你怎麼不同我講話？你現刻在做甚麼？兒子們又在做甚麼？』  
他時常對着相匣說話，他的兩眼總是濕漉漉的。

無論你是反抗或者是帖服，悲哀的分量總是不會減殺。他到近來索性自暴自棄起來了。時而賭氣使酒，時而拼命吸煙，朋友們問他何故如此，他說這便是自殺。但是等他酩酊過後，酒煙的餘毒，良心的苛責，又來磨盪着他。他時尋向着相匣請罪，屢說不再吸了，不再嗑了，嚴烈的發誓已經發過了多少回，但他依然敵不過『悲寂』的驅遣。朋友們都很替他擔心，有的勸戒他說：蓄意沉淪於悲哀是所不許的，有的說：他是有室家的人不能如法蘭西士湯姆孫一樣在樓閣中拼一個餓死。這些親切的友誼他也很能懷着謝意去接受。但他總是不能自拔。

——長此浸淫着實在是不成事體，妻兒們的生活費還全無着落呢，我索性離開這家屋子

，或者索性離開上海罷。他有一天中午和着衣裳晝寢的時候，他的心裏正在這樣浮想。後門的門鈴響了，同住的尼特替他拿了一捲郵便上來。他滿以為是他夫人給他函信，但他接着看時，却是從無錫寄來的。他拆開一看，除去一些原稿之外還有一張信牘，他便先拿來讀了。信裏說梅園的梅花盛開，太湖上的風光已隨陽春蘇轉，希望他和芳塢諸人同去游玩，也可以消除他們的愁煩。

——啊啊，這是和悲哀決鬪的武器了，我索性暫時離開上海罷！

他決絕地跳起床來，拿着信走到前樓來向芳塢說道：

——無錫的嘉華和瘦蒼邀我們去游太湖，你願意去麼？我們禮拜去罷。

——唔，唔，禮拜去，禮拜定去。芳塢回答了他，他又轉向尼特：

——尼特也去罷。

——去，你先寫一封快信去就行了。

他得了他們的贊成，隨即寫一封快信，約定後日乘早車到無錫。

第二天是禮拜六，他墊居在家裏仍和平常一樣。晚上有人招飲，他也勉強出席了。席中有人問及他的夫人和兒子的，他觸到傷感處，不禁又痛飲起來。一席的人他都和他們對酒，

飲到席罷，他已經難以支持，東抱一人接吻一回，西跑一人接吻一回，同席的人他幾幾乎都接吻遍了，他的腦精還有幾分清晰，他一面狂態百出，一面也在自己哀嘲：看你這個無聊人究竟要鬧到怎樣？你在這兒享樂麼？你的妻子還在海外受苦呢！……酒的烈燄煎熬着他，分裂了的自我又在內心中作戰，他終竟支持不着，在友人的家裏竟至大吐了一場。芳塢把他送回家，他坐在人力車上一路只是懺悔，從衣袋中取出他夫人的相來冰在自己的灼額上。

剛回家，他一倒在床上，便抱着他夫人的棉衣深深地睡去了。

醒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早亮了。心尖不住地狂跳，前腦沉重得非常而且隱隱作痛。他口渴得甚麼似的，幾次想起床尋茶水嗑，但都沒有勇氣了。最後他終竟忍耐不住，推開棉被拾起半身來時，他纔看見桌上放着的茶壺和茶杯，原來芳塢在他睡時已經給他豫備好了。啊，友情的甘露；他接連呷了幾杯，一股清涼的滋味一直透到他的心底。他想趁勢起床，但頭腦總是沉重得不堪，他又依然倒下去睡着。

——愛牟：怎麼樣了？還不起來。芳塢走進房來催他。

他說：不行，我頭痛，你和尼特兩人去罷；我今天不能去了。

——起來盪，趕快；你起來便會好的。已經七點鐘，趕七點鐘三十分的車還來得及。

芳塢說着便下樓去了，他在床上還遲疑了一會，結局還是坐了起來。不去覺得對不住朋友，便留在家中也還是一樣受苦，他便決心起了床。但是，頭總昏騰騰地作痛，走起路來總覺得有點搖晃的意思。

七點三十分的車他們也趕不及了，便又改乘九點半鐘的快車。上車的時候，三等車的人已經坐滿，芳塢和尼特只在車外站着，愛牟一人却去楔得了一個座位來坐下了。他只呆呆地坐着：隣近的人都向他投視一瞥疑怪的眼光。他心裏時常起着不平的抗議。車出上海以後，窗外一片荒涼的平原，躺在淡淡的陽光裏，他覺得這種風光就和他自己的心境一樣。

車到蘇州時，下車的人很多，芳塢和尼特纔得走進車來。

——愛牟，你怎麼樣了？腦子不痛了嗎？芳塢一進車來便關心着愛牟。

——已經全不痛了，究竟還是來了的好，因為他熱居在家中，包管有兩三天是不會舒服的。

談不兩句話，愛牟又沉默着了。他看見尼特坐在車隅看書，芳塢貪看着車外的景物，心裏很羨慕他們的自由。只他自己是在重重絲繭中牢束的蠶蛹。灰色的蘇州古城漸漸移到車後去了，愛牟隨着車輪的聲音低低地謳吟了起來，聲音高的時候，聽得的是……吳山點點愁

……恨到歸時方始休……的幾句。

無錫的惠山遠從荒茫中迎接前來，錫山上未完成的白塔依然還是四年前的光景。四年前愛牟本在惠山下住過。他因為生活的不安，在那年的四月，向學堂告了半年的休職，離開了他的妻子，從日本跑回了上海。上海的煩囂不宜於他著述的生涯，他就好像灼熱的沙漠上折了翅膀的一隻小鳥。他心中焦灼得甚麼似的。一直到七月，因友人盛稱惠山的風光，並因鄉下生活的簡易，他便決計遷來。起初原擬在山下靜靜地譯述一兩部著作，但是惠山的童裸，山下村落的穢雜，蚊蚋的猖狂，竟使他大失所望。他住不兩天接到上海轉來的他夫人的來信，說是因為房金欠了兩月，房主人迫着他們遷徙了。他拿着信札，一個人走上頭茅峯去，對着曉霧濃臃中的旭日，思念着他寄留在東海島上的可憐的妻兒，他的眼淚界流在面上，知道他的苦痛的怕只有頭茅峯上的石頭。他那時終竟不能安定，便在當日他又悒悒折返了上海。

頭茅峯上的石頭已漸漸可以辨別了，新愁舊恨一時湧上心來，愛牟苦到不能忍耐了。啊，我爲甚麼到這裡來！我是來尋樂的嗎？現在是該我尋樂的時候嗎？這兒是可以尋樂的地點嗎？我爲甚麼到這裡來？我想做的長篇不是還全末着手嗎；啊，我這糊塗虫！……他一面悔恨着，但不容情的火車已把他拖到了無錫車站了。芳塢和尼特促着他下了車，他在月台上

走着，打算就改乘一時刻鐘的下行車，折回上海，遲遲疑疑地走到出口處時，嘉華和瘦蒼兩人又早捉着了他們的兩手了。

嘉華和瘦蒼兩人在車站上已經等了他們半天了，另外聽說還有一位朋友想私下見他們一面的，也同在車站上等着，他爲友人們的濃情所激動，他的元氣纔漸漸甦活了轉來。啊，真醜！真醜！我簡直是沒有骨頭！他們握着手一直走到繁華的市中，在一家飯館裏用了中飯，便同路繞道惠山再往太湖出發。

童童的惠山，淺淺的惠山，好像睡着了幾條獐子一樣的惠山，一直把他們招引到了脚底。他們走過了運河了，千四百年前隋煬帝的二百里錦帆空遺下一江昏水。啊，榮華到了帝王的絕頂，又有甚麼？只可惜這昏昏的江水中還吞沒了許多藝術家的心血呢！……你錫山上的白塔，你永遠不能完成的白塔，你就那樣也儘有殘缺的美點，你也莫用恐人的設置了。……叢雜的祠堂和生人在山下爭隙，這兒只合是死人的住所，但是在這茫茫天地之間，古今來又有幾個生人存在呢？……永流不涸的惠泉，你是哀憐人世的清淚，你是哀憐宇宙的清淚，我的影子落在你的眼中，我願常在這裏的淚泉橫浸洗。……

空氣是很清新的，在冷冷的感觸中已經含有幾分溫意。走向太湖的路上沿途多栽桑木，



農人已在鋸伐枝條，預備替綠女紅男養織出游春的資料。迎面成羣的學子欣欣歸來，梅影湖光雖還存留在他們健康的頰上，但在他們傲傲的步武聲中已在預告着閉關的課堂鈴響了。只有幽閑托大的水牛，間或有一二隻放在空蕪的草地上，帶着半形而上學家的面孔，好像在嘲笑人生忙碌的光景。路雖曠達，但因小石可就，畢竟崎嶇不平，愛牟右腳上的皮鞋，因在腳底正中早已穿破了一個窟窿，他走起路來總覺腳心有些兒微痛。他跛蹣着跟在國人的後頭，行路正很緩慢的。他們約未走了一個鐘頭的光景，將近要到茶巷了。瘦蒼蒼止着腳，叫嘉華引他們到東大池去，他到茶巷去尋人力車來再往太湖。

——東大池？是甚麼名勝地麼？愛牟忍不著向嘉華發問了。

——這裏有一家別邸是我們去年替你找就的。去年我們幾次寫信催你，叫你來你總不來，現刻還空着在呢。我們現刻去看一看罷，你看了定會悅意。

去年愛牟回國的時候。本打算不住在上海，想在鄰近的鄉下卜居，以便從事著作並領略些江南風味。嘉華們聽了，便邀他往無錫。但是無錫他是到過的地方，三年前失望的經驗使他生了戒心，所以他終竟不會決意。在再將近一年，無錫他不會來，別處他也不會遷去。熱居在上海市中使他從前的計畫歸了泡影，連他自己的妻兒也不能不折回日本去了。這是他失

敗史的一頁，從此不能扯去的一頁！

瘦蒼走向茶巷去了，四人改途向北折入田地中的一道枝路上去。路向直趨山麓，走不多遠有小學校舍一間，校門都是嚴閉着的。轉過校舍後現出一面溶溶的大池，池水碧綠而不能見底。池形如像倒打一個問號一樣，在撇尾的一點處，一座大理石的洋亭，是兩疊兩進的結構。亭下有石檻臨池，左右有月橋，下通溪水。池之彼岸有松木成林，木雖不古而幽雅成趣。三面環山，左右形如環抱。愛牟和芳塢尼特都驚異了起來。

——啊，有這樣好的地方！

——有這樣好的地方！

——這簡直是物外桃園了！

冷靜的嘉華引着他們只娓娓地細說：這兒聽說是前年纔開闢的，只有一個老人留守。我們在此地住了五年，一直到了去年我們纔在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所在。同學大都不曉得，有的只說是荒涼了一點，但我們來看時全無荒涼的感覺。我們滿意以爲你們會來，把交涉都辦好了，只要你們一回信，便請校長作函介紹一下，立地便可以移住的。留守的老人也非常歡喜，他以爲可以破他的岑寂了。

沿着湖東一直走過月橋，便走到別邸的區域。沿途有新植的梅花，已經開放。愛牟一路吮吸着梅花的清芬，一路靜聆着泉流的幽韻，他的一心好像起了幾分出塵的逸想，而他的一心又湧上了無窮的懊喪。去年爲甚麼要辜負朋友的盛意終竟不肯來呢？我真是作孽自受！……石亭後是一面草場，草場盡處便是一列三間的住宅。住宅的形狀頗類廟宇，屋淺無樓，結構本不甚美好，然而四方的風物也儘足補牠的缺陷了。住宅右手還有一帶翼房，留守的老人正在門前織履。

石亭，擁立在假山石上。底層前爲空閣，後爲石窟。上層前爲平台，後爲亭屋。平台三面均有石欄，正中有圓形石案，有石橈環繞。登台一望，全池景色盡在眼中。風聲鳥聲，松聲澗聲，凝靜之中，時流天籟。坐在這台上負暄，坐在這台上賞月，坐在這台上讀書，坐在這台上作文，坐在這台上和愛人暖語，坐這臺上和幼子嬉戲，……這是多麼可樂的情事嘯！每當風清月朗之夜，清友來游，粗茶代酒，洞簫一聲，吹破大千的靜祕；每由晝慵午倦之時，解脫衣屐，沐浴清池，翡翠雙飛，重現樂園的歡慰；或則大雨傾盆，環山飛瀑，赤足而走，大嘯呼風，或則濃雪滿庭，天地皓素，呼妻與子，同做雪人；啊，這又是多麼理想的境地嘯？……但是，唉，但是，在愛牟現在是不能辦到的了。他坐在平臺的石欄上只自深深懨懨

：啊，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四人，我的妻兒們都是被我犧牲了！

嘉華勸他們今年再來，芳塢和尼特都主張立刻搬來，輪流居住，只是愛牟的心中填滿了  
一腔的悔恨，他不願意再和幸福相隣，他只願在煉獄中多增他些苦痛。苦痛是良心的調劑，  
苦痛是愛情的代價，苦痛是他現在所應享的幸福了。他贊成芳塢和尼特遷到此地來，而他終  
願獨留上海。

天色已漸漸移入晚景了，四人辭別了亭臺，從港之西畔步去，遠遠望見瘦蒼已到池之彼  
端來迎接他們了。他們忽忽轉到舊路，改乘人力車先到太湖，過梅園時尚有多人出園，及抵  
湖畔時游人已經絕跡了。

太湖的風光使愛牟回憶起博多灣上的海景。渡過龍淵岬後，他步到岬前的岩石下竟掬了  
一握水來嘗嘗牠的滋味，但是，只是淡的。——多得些情人來流些眼淚罷，把這太湖的湖水  
變鹹，把這太湖的湖水變成淚海！啊，范蠡噯，西施噯！你們是太幸福了！你們是過煉獄生  
活來的，你們是受過痛苦來的，但這太湖的湖上只有你們的笑紋，太湖的湖中沒有你們的淚  
滴呢。湖山上的強盜——果其是有時，我想在此地來做個嘍囉。

太陽快要墜落了，湖上的七十二峯，時而深藍，時而嫩紫，時而籠在模糊的白霧裏。西

天半壁的金光使湖水變成橙黃，無人的龍巖卼上已瀰滿着蒼茫的情調。他們被船夫催促，只得又渡回岸來。人到梅園的時候，長庚星已經琳瑯地高懸在中天了。

——這樣的梅花有甚麼探賞的必要！梅花關在園子裏頭，就好像清潔的處女賣給妓院的一樣。

愛牟在暗淡的梅花樹下只仰頭看望星星，旁邊嘉華說道：

啊啊，大犬星已經出現了。大犬星下正南的那顆大星是甚麼？

——那怕是南極老人罷。

愛牟這樣答應着嘉華，但他却遠遠看見一對男女立在昏茫的曠野裏。女的手持着洋燭，用手罩着西北風，免得把燭吹熄，手指被燭光照透，好像一條條的鮮紅的珊瑚。男的按着圖譜，正在尋索星名，只聽女的問道：

那北斗星下鮮紅的一顆大星是甚麼？

男的把頭舉起來，看了一會又找尋圖譜。唔，那是牧夫呢。

——那同牧夫品起的一顆清白的星子呢？

——……那是少女呢。牧夫燃到了那個樣子，少女總是淡淡的。

——你在說的甚麼？女人的聲音帶些笑意了。只見男的把她手中的燭光吹熄，兩人在天星之下擁抱着了，緊緊的接吻着——

——愛牟！我們走罷，明天還要到蘇州去呢！芳塢和尼特瘦蒼兩人在園中各處遊了一回走來呼喚愛牟，愛牟纔從他的幻覺中回到自己來，他所看見的，只是四年前的他和他的夫人。

——啊，走罷，嘉華，我們走罷。

五人同回無錫城外，在一家旅館中過夜。談到十二點過後各人都倦於一日的巡遊，早沉沉地睡熟了，只有愛牟一人總是不能合眼。他夫人的棉衣今晚不曾帶來，他夫人的相片來時也忘却了揣在衣包裹，這怕是他不能睡熟的最大原因了。耿耿一夜，左思右想的仍不外是些追懷和後悔，他有時也想到他家中的父母，有時又想到索性到廣東去從軍，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死一些人，然後被一個流彈打死。假使朝鮮人能夠革命，他又想跑去効法拜輪……一些無系統的思想，一直纏繞着他到天亮。

他決心不再往蘇州去了。十一點半鐘，和嘉華瘦蒼在車站上握手告別之後，芳塢和尼特在蘇州下了車，愛牟一人便一直坐到上海。他回到上海後，又在他的斗室之中，過透着煉獄的生活了。

# 十字架

郭沫若

「住在上海的時候使你受了多少累費，臨行真是又勞苦了你不少了。我們不能不暫時離開你走，我是只有眼淚。臨行的那天，天氣還好，但從正午以後海便荒暴了起來，我是真正苦了。三個孩子都吐，和兒吐得頂厲害的樣子，但到第二天也就好了。我是連動也不能動，就好像死了一樣。到長崎的時候又是大風，雪是落得非常厲害的。到福岡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便在石川家裏寄宿，T君也在那裏留宿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走了。」

在石川家裏只宿了一晚上，我們便到御虎家的樓上來了，樓居是很危險的，兩天後又要搬家。小孩太多，樓上一人是不能住的，並且又是壞了的房子，真是冷得沒法，冷得沒法呢。租了一家二十塊錢一月的房子，念到孩子們的分上，家裏有菜園，有橘子樹，覺得也好。

在回上海以前從我們住過的那家樓上不是可以望見的嗎？在鄰近有一家有園子的，便是現在所說的住家了。本想先回你後再定奪，但爲兒子們設想，很想早一刻移住稍爲好一點的房子，所以一個人便決定了，雖是覺得太貴了一點。現刻雖還住在此地，待二三天後便想搬

過去了。兩天前吃飯是在石川家裏吃的，太久了覺得對不住，從昨天起我在自己做飯吃了。

你在上海的生活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是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只是到此地來後，甚麼人的生活也寫得看見，只有這一點好。孩子們都很歡喜的樣子。

我依然是寂寞，無論走甚麼地方去，一種深不可測的孤獨的悲哀好像洄漩一樣旋湧起來。

想寫的很多，但沒安定，隨後慢慢寫罷。

今天颳大風下大雪，冷得無言可喻。把佛兒措着，買了東西回來又煮飯，覺得很困苦。別來不過纔半個月的光景，就好像已經隔了一年的樣子。

移到這裏以來，每天天氣都不好，真是窘人。大前天天氣晴了，把三個孩子帶着上街去買東西，走過電影館的時候，孩子們說要看，便引他們進去看了。領着三個孩子看電影，真是再苦沒有的事呢。回來的時候，各人吃了一碗湯麵。佛兒真個重起來了，措了半日，夜來身子痛得不能動彈了。

回家來把門開開，又起火，又煮飯，真是累人，淋病的家中，寒冷的夜氣侵人，徹入骨



髓一般地冰冷。我的心境是陷在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一種狀態裏面的。夜到深時也不能睡熟，孩子們因為倦了，都立刻睡熟了。還是只有孩子們好，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沒有不安的心事。

好像想寫的東西很多，但一寫起來，這樣也想不寫，那樣也想不寫，結局是甚麼也不能寫下去了。

這是因為想起你在上海的生活的緣故。真的，我們的生活真是慘目！我們簡直是牛馬，對於過酷地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馬，人是沒有些兒同情，沒有些兒憐憫的一樣。我們的生活簡直是一點同情一點憐憫都不能值得！周圍的人都覺得可羨慕，他們只在被賦與的世界裏面享受着幸福過去。

像我這無力的人簡直沒有法子。被賦與了的東西也被剝奪了，把持着了的東西也失掉了，我以後正不知如何。在心裏留剩着的只有這麼一點，女人到了三十無論做甚麼事情都遲了！我是只有這一點遺恨。孩兒的爹爹，我對你說。人生是怎樣短促的喲！這雖是甚麼人都知道的事體，但是實際上浸潤在身心的很少。

我們走後你在上海的生活是怎麼樣呢？

不知道爲何，只是這樣被深不可測的悲寂惱亂着。從上海帶來的點心，也在今天吃完了。夜半不能睡的時候，一個人取出來吃。每天每天，想起來的時候便吃，也把給孩子們吃。雖是稍稍顯惜着在吃，但是到了今天，蜜棗也吃完了，甚麼也吃完了。

這邊百物都貴，貴得沒有道理。小小的鯛魚一匹也要兩毛錢，孩子們一人不把一匹給他們的時候又不夠。佛兒是吃的牛奶和粥。

今天風很大，簡直不能外出。

隨後再寫。」

愛牟夫人回日本後將近三個禮拜了，還不曾有甚麼消息轉來。起初寫信去懇求，後來漸漸生怒，又後來漸漸懷疑以爲是生出甚麼意外了。——在這樣搖曳不定的悲情之下苦惱着的愛牟，在今天的早晨，突然總接到了這麼一封長信。他急切地揭開信來展讀，比得着天來的靈感時還要急切，還要興奮的一樣；他的心尖很敏速地戰顫起來，胸腔緊張得好像要爆裂，讀一句，他的眼鼻只是漲痛一次。

信是用鉛筆寫的，字跡異常草率；兒童們旁邊攪擾着的光景，可以歷歷看取。信的後半部更顯然是夜深人靜後犧牲着睡眠的時間寫的了。一面憂心着目前的兒童，一面又望着海

外的丈夫，應該歡聚的生活却不能不為生活分離，應該樂享的愛情却不能不為愛情受苦，做母親的心，做妻的心，一時把她引到天涯，一回又把她引回咫尺，在空闊的陋室中，在冷寂的夜氣中，一個孤獨的女人，抽寫着生離的恨緒，這在不關休戚的人看來，就如像在殺人場上看見了處決死囚，看見了別人的血肉橫飛身首異地，倒可以感受些獎賞悲劇的快感，但在身當其事的人在與當事者切膚之痛的人，他們的悲哀，他們的眼淚，是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計算的了。

——啊，他們是安抵了福岡，只這一點是可以感謝的。

愛牟一面讀着，一面潛潛地謝着。讀了一遍又讀一遍，他的眼淚只如貫珠一樣滴落在信紙上，和紙上舊有的淚痕，融合而為一體。

——啊啊，不錯，我們真正是牛馬，我們的生活是值得不得一些兒同情，我們的生活是值得不得一些兒憐憫！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與的世界！女人啊！女人啊！你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啊！我們是甚麼都被人剝奪了，甚麼都失掉了，我們還有甚麼生存的必要呢！

——不錯，人生原是短促的！我們為空間所圍，為時間所圍，我們還要受種種因習

的禮制，因習的道德觀念的凌辱，使我們這簡短的一生也不得享受一些兒安慰，我們簡直是連牛馬也還不如，連狗彘也還不如！同樣的不自由，但牛馬狗彘還有悠然而遊，怡然而睡的時候，而我們是無論睡遊，無論晝夜，都是爲這深不可測的隱憂所盪擊，是浮沈在悲愁的大海裏。我們在這世間上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必要，有甚麼存在的必要呢！我們絞盡一些心血，到底爲的是甚麼？爲的是替大小資本家們做糞料，爲的是養育兒女來使他們重續我們的運命的舊轍！我們真是無聊，我們的血簡直是不值錢的莧菜水！甚麼叫藝術，甚麼叫文學，甚麼叫名譽，甚麼叫事業嘍！這些鎊金的套狗圈，我是甚麼都不要了，我不要丟去了我的人性能個甚麼藝術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個人，我就當討口子也可以，我就死在海外也可以，我是要做我愛人的丈夫，我是要做我愛子的慈父，我無論別人罵我是甚麼都可以，我總要死在你們的懷裏。女人嘍，女人嘍，你爲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嘍！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永遠是你的！你所把持着的是並未失掉，你曾被賦與的是並未被人剝奪呢！我不久便要跑到你那裏來，實在不能活的時候，我們把三個兒子殺死，然後緊緊抱着跳在博多灣去死了罷！你請不要悲哀，我是定要回來，我們的雜誌也快要滿一年了，我同朋友們說過，我只擔負一年的全責，還只有三四十天了，把這三四十天的有期徒刑住滿之後，無論續辦與否，我是定要

回來的。我們是預備着生，還是預備着死，那時候聽你自由採決，我是甚麼都可以。你所在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無論水也好，火也好，鐵道自殺也好，我總隨你去，我誓不再離開你一刻兒，你所住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的呀！……

他自言自語地發了一陣牢騷，又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陣眼淚，他的意識漸漸清晰了起來，他是在一個小小的堂屋裏踱來踱去地走着。時候已近午後二小時了，淡淡的陽光抹過正面的崇墉照進窗來，好像是在哀憐他，又好像是在冷笑他的光景。堂屋裏除去一些書櫥桌椅之外，西壁正中訂着一張歌德的像，東壁訂着一張悲多汶的像，這兩位偉大的藝術家都帶着嚴厲的面孔好像在鄙夷他的樣子。你這樣意志薄弱的低能兒！你這樣憂鬱成性的白痴！你的生活是怎樣的無聊，你的思想是怎樣的淺薄，你的感情是怎樣的自私，像你這樣的人正是製瀆藝術的罪人，製瀆詩文的罪人！……這種尖刻的罵聲，好像從兩壁中迸透出來，但是他也不介意，他只是在堂屋中踱來踱去地走着。悲多汶，歌德，你們莫用怒視着我，我總不是你們藝術的國度裏的居民，我再不掛着你們的羊頭賣我的狗肉了，我要同你們告別，我要永遠同你們告別。他顧盼着兩人的像片自語了一陣，不禁帶着一種激越的聲音又謳吟了起來：

去喲！去喲！

死向海外去喲！

文藝是甚麼！

名譽是甚麼！

這都是無聊無賴的套狗圈！

我把我這狗兒解放

飄泊向自由的天鄉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喲！去喲！

死向海外去喲！

家國也不要

事業也不要

我只要做個殉情的乞丐兒

任人們罵我是禽獸

我是死心蹋地甘受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喇！去喇！

死向海外去喇！

火山也不論！

鐵道也不論！

我們把可憐的兒子先殺死！

緊緊地擁抱着一跳

把瀟天的悲痛同消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他反反覆覆地謳吟，起初只是一二句不整飭的悲憤語，後來漸漸成了這麼一首歌詞。這是文人的一種常有的經驗。每到痛苦得堪忍耐的時候，突然經一次的發洩，表現成爲文章，他的心境是會漸漸轉成恬靜的。愛牟也味覺到這種心境上來了。不怕他的心中，他的歌中，對於文藝正起了無限的反抗，但他却從他的衣袋中搜出了一枝鉛筆，俯就桌上，把他夫人的來信翻過背面來，便寫出他這首歌詞。信上的淚痕還有些是濕的，寫時每爲鉛筆刺破，但他也不迴避，只是刺刺的寫，好像他所把捉着了的東西，深恐失掉了的一樣。他寫好了後，又反覆念了一回，他只覺得他的心尖異樣的戰慄。他索性尋了些信箋出來，想趁勢給他夫人寫一封回信去，並想把這首歌翻譯成日文，寫寄給她。但他纔要落筆的時候，大門的門環響了。

——這兒是愛牟先生的貴寓嗎？

——是的。

——愛牟先生在家嗎？

——我便是。



——哦哦！

兩個客人特別表了一次敬意，但他們的眼光有幾分不相信的樣子。愛牟把他們請進客堂。他們便各道了姓氏，其實在他們剛進門時，愛牟看見他們的容貌，聽見他們的聲音，早知道他們的來歷了。

他們是從四川的C城來的。在兩禮拜前C城的紅十字會給愛牟拍了一張電報來，仍然要找他去當醫生，說不日當派員攜款來迎，務希俯就等等。隔不幾日愛牟又接到他的長兄由C城寄來一封快信：

『愛牟仁棣如面：生叙在渝在萬時均致有弟函，迄未得一覆，不知吾弟究係何意，總希明日表示。頃C城紅會致我一函，附有電稿，特連函送吾弟一閱，便知此中底蘊。須知現在世局，謀事艱難，謀長遠之事尤難，紅會局而較大，比之官家較為可靠，幸勿付之等閒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擋，早日首途。來渝一闔良晤，至盼至囑。願詢近好，并候曉美母子旅祺。兄W再拜。二月十三日勸。』

W兄親家大囑：愛牟兄准定聘請，月薪四百，現因經費支絀，暫作捌成開支，一俟經費充足，即照訂開支。即希台端備函轉致，誠恐愛牟兄在滬就聘他事。今日由弟宣達，緩日

派員攜款去申迎駕。電稿附呈台覽。順請文安。小弟K頓首。』

另外還有電稿一張，和以前所接的電文一樣。

他的長兄一向是在C城辦事的。紅會的事，兩年前便替他經營好了，去年在他回國的時候，曾經由紅會給他送過旅費到日本去，但是錯過了，旅費又打轉去了。他回到上海來將近一年，他的長兄在朋友處打聽了他的住所，接連寫了幾封信來，他概不會回信。他的長兄愛他的心情甚深，他的父母思念他的性情更切，他們都望他早早回家，但他們却不能諒察他之所以不想回家的心理。

十一年前他是結過婚的，結婚後便逃了出來，但他總不敢提出離婚的形式。他知道他的父母老了，那位不相識的女子又是舊式的腦精，他假如一把離婚的形式提出來，她必定會自殺，他的父母也會因而氣死。九年前他有一位妹子定婚的時候，他寫信反對，發過一次牢騷，說甚麼「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得一個臭蝦蟆，也只得飽吃一口」的話，他的父母竟痛責了他一場，那位女子也尋了歹幾次短見。他和他的夫人曉美自由結了婚，他的父母也絕過他一陣，後來念到生了孫子，又纔寬恕了他們；但他家中寫信給他的時候，定還要稱他的夫人是妾，稱他的兒子是庶子，這是使他最傷心，最厭恨不過的字面。幾次決定寫信回家去離婚

、但終可憐老父老母；終可憐一個無罪無辜只爲舊制度犧牲了的女子。他心裏想的是：縱橫他是不願仰仗家庭，他是不願分受家中絲毫的產業的，他何苦更爲些許形式，還要犧牲多人！父母不願意聽她，儘可把她養在家中做個老女；她也只得做一世的貞姑。照人道上來說，她現在的境遇，只是少一個男子陪伴罷了，他不能更逼她去死，使他自已担負殺戮無辜的罪過。——他懷着這樣的宗旨，所以他便決定了永遠和家庭疏遠的意志。最能了解他的是他的長兄，但是他的這層苦衷，他却不會知道。長兄只是希望他速回C城，但他怎能夠回去呢？C城更和他的家庭相近了。他想起十一年不見的老父，十一年不見的老母，十一年不見的兄弟姊妹，十一年不見的故鄉，他也有流淚吞聲，也有終夜不能成寐的時候，但是，要叫他回家，他是不能，他怕是永遠不能的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全身今世怕已不能和你們相見，你們老來思子的苦心，我想起便時常落淚，但是我無法安慰你們，我只好使你們遺憾終古了。我的兄弟姊妹們，你們望我的心，你們愛我的心，我都深能感受，但是我們今生今世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了，我們是枉自做了骨肉手足一場，到頭我們是互相離開着到死。住在我父母家中和我做過一次結婚兒戲的女人，我們都是舊禮制的犧牲者，我絲毫

不怨望你，請你也沒用怨望我罷！可憐你只能在我家中心一世的空。我不能再解救你。……

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時候，每每和着眼淚在無人處這樣的號呼，但是，他的苦情除他自己而外沒有第二人知道。

——我們是奉了會長的命令來的，命我們來迎接先生。這是會長的信，這是令兄先生的信，還有一張匯票，我是揣在懷包裏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來客的一位把信交了，一面解開衣裳在最裏一層襯衫裏又取出一張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紅會的信和愛牟長兄的信，內容大抵和前回的相同。只是多說了幾句派了甚麼人來接和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旅費的話。愛牟一一把信檢閱了，他當面對來人說：他不回去，並且誘說了些不能回去的原因。匯票他不願承受，叫怕們回四川時一直帶回去。

——我們受了會長的命令交給先生，交給了先生我們便算是盡了職分，不則我們將來會討會長的怪。會長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醫院裏面不是說有兩個德國醫生嗎？

——是，是有兩個。中國醫生也還有三十幾個呢。

——哦，有那麼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但是，人還不夠用呢！二軍一敗，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也不能不去醫，一軍又

一敗，又打傷幾千丟在那兒，我們也不能不去醫，所以人手總是不夠用的。

——那也沒有辦法了。軍人們這麼時常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醫，恐怕也不夠用罷。

——嚇，嚇，嚇嚇嚇……

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人始終不肯拿去，愛牟只得權且收下。他寫了一張收據交給來人，他們便匆匆告別去了。

淡淡的陽光仍然還照進窗外，客堂裏的微塵靜靜地在空中遊戲。愛牟想寫信給他夫人的興頭被人打斷。他的意識的焦點又集中到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上來了。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到手裏的這麼一樁巨款！這對於他隱穩是一個有力的誘惑了。他想：他假如妥協一下，把這匯票換成錢，跑到日本去把他妻兒接回來，再一路回C城，那他們以後的物質的生活是可以再無憂慮的了。一月有三百二十塊錢的薪水，即使把一百二十塊錢作爲生活費，也可窮奢極侈。餘錢積展得三五年，已儘有中人之產，更何況將來的薪水還可增添，薪水之外可以弄些別潤。但是他回到C城，則不得不回到家裏；即使不回家，家裏人也自會來，那時舊式婚姻的禍水便不能不同時暴發。父母絕對不能和他一致的，人命的犧牲是明於觀火的事情，他決不能

爲自己幸福的將來犧牲別人的性命；而且會犧牲他自己年已垂暮的老父母的性命。

——啊！父母嗚！父母嗚！你原諒你的兒子罷！你兒子忍心不回來，固然是不孝，但是你兒子終竟不忍回來；也正是出於他還未喪盡的一些孝心。你兒子回來了，便會把人害死，便會把你兩老親害死；這教你兒子怎麼能夠忍心得呢？父母嗚！父母嗚！我是永遠不能和你們相見了！

他這麼思念到他的父母，又不禁流出了眼淚來。他知道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親，最痛憐兒女的人，他還未出國的時候，他的長兄次兄都曾出過東洋；他的母親思念起他們時，時常流淚，時常患着心痛的情形。他最知道得詳細的。他母親時常說：絕對再不要愛牟出洋，因爲她的心是碎了，再經不着牽腸罷了。在十一年前愛牟結了婚，不三天便借故出門，說要上省進學，他母親親自送他上船，在船離岸的時候，還諄諄誡他：

——牟兒，你千切不要背着娘，悄悄跑到外國去啊！

他爲他母親這句話在船上悲痛了好一場。他當時還做過一首詩，而今他還記得。

『阿母心悲切，送兒直上舟。淚枯唯刮眼，灘轉未回頭。』

流水深深恨，雲山點點愁。難忘江畔語，休作異邦遊。

但是他終竟背着他的母親逃到了日本，並且別來便一十一年了！在這十一年中間，他母親思念他所流的眼淚，他母親思念他所想的心痛，正不知有多少斗斛，正不知有多少回度。他母親今生今世不能再見他一面，一定是到死都不能瞑目的了。愛牟時常對他的夫人說：他一生的希望也只想回去再見母親一回，但是他不能回去，他不忍回去。啊，舊式的婚姻制度的功果啊！世間上有多少父母，多少兒女，同困在這種磔刑之下，正磨受着多少難熬的苦痛啊！

啊！算了！這金錢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躪，你且看我來蹂躪你罷！

愛牟突然把那一千兩的匯票，和着信封把來投在地板上，很很地走去踏了幾回。他不回C城的決心愈見堅毅了，他立地便分別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他的長兄，一封寫給紅會的會長，把匯票也封在裏面，堅決地便把關聘辭退了。回頭又把他夫人的信來讀了一遍，他接着便寫一封去答覆她：

「曉芙，我的愛人：你的信我接到了。我在未接到你的信前是如何傷心，我在既接到你的信後又是如何傷心，你該能想像得到罷。你的悲苦我是曉得的，我現在也不能說些無謂的話安慰你；我現在所能說的只有這一句：「我在三四禮拜之後便要回到你那裏去了」，我想這

一點或者可以勉強安慰你罷。我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通懺悔了，我對於文學是毫無些兒天才，我現在也全無一點留戀，我還不能再住三四禮拜的緣故你是曉得的，我們的雜誌要在那時纔能滿一年，我對於朋友的言責是不能不實踐的。

今天剛接到你的信後，四川的紅十字會派人來接我們來了，大哥他還不知道你和兒子們都回日本去呢。紅會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路費，我拒絕了他，同時把路費也給他送回去了。我拒絕他的原故，想來你當能了解我罷？我固不願做醫生，我尤不願回C城，C城和我家裏接近了，一場糾葛不得不決裂了起來，我不願我的父母到老來還要做作的犧牲。這是我所不能忍的，又是爲我的原故使你不能不受苦，你請原諒我罷！我永遠是你的所有，你所在的地方，我總要隨你來，你便叫我死，我也心甘情願。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體，前幾天我到無錫去過一回。去年夏天無錫的朋友們不是說替我們找就一個住所嗎？那個住所真好，我此次跑去看了來，我可惜去年我們沒有遷去。倘使去年我們是去的時候，我們的生活，或者不會如許落寞，你也不會轉回日本去了。但是，過往了的事悔也來不及的。我現刻對於生活的壓迫，我一點也感不着甚麼了，我有解決牠的一個最後的手段，等我到日本後再向你說罷。最痛快的事情是我今天把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蹂躪



了一次——真個是用腳來蹂躪了一次。金錢嘍！我是永不讓他在我頭上作威福了！我到日本去後，在生理教室當個助手總可以罷，再不然我便送新聞也可以，送牛奶也可以，再不然，我便要採取我最後的手段了，到日本後再說。

爲我抱着孩子們多接幾個吻。」

他草率地把幾封信寫完之後，時候已經將近四點鐘了。身上好像放下了沒大的重載，心裏也疏暢得許多，只是兩眼總覺得異常乾澀，他便把紙筆檢好，又去打了一盆冷水來洗了一次臉，把幾封信揣在衣袋中，打開後門出去。

一千九百九十一年前同着耶穌釘死在 Golgotha 山上的兩個強盜中之一個，復活在上海市上了。

(橄欖)

## （附）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

郭沫若

我國的批評界中，我覺得有一種極不好的習氣充溢著。批評家每每藏在一箇匿名之下，談幾句攏統活脫的俏皮話來罵人；我覺得這真不是一種好習氣。批評家爲主義而戰，爲真理而戰，原是正富的天職，不過爲尊重主義起見，爲尊重真理起見，爲尊重論敵的人格起見，總應該採取嚴肅的態度，堂堂正正地布出論陣來，也纔能使人信服、纔能勉強盡其天職於萬一。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譏誚之傷人，毒於暗刀冷箭；不准不能折服人，並且反轉激成一種反動，不怕自己的論敵就是十惡不善的人，他也會生出一種執著來，永無改善的希望了。

據我箇人的意見，批評是當生於一種淵深的同情。父母愛兒，見他有錯誤時，不惜打他罵他。但他們的打罵是以愛人根據的，是有一掬的眼淚爲其調和劑的，所以受他們責楚的兒女也少有實心怨恨他父母的人。我想批評家的態度也當如是。我想批評家總當抱著博大的愛情以對待論敵，或其他的對象，不當存一箇「惟我獨醒」的存見來拒絕人於千里之外。至於隱姓匿名，含沙射影之舉，更表示得自己卑怯了，這更可以不必。批評如果出於同情，出於對

於敵人的愛意，即使辭意峻嚴，形近攻擊，但也可以問心無愧，可以放諸四海而無隱。

不過批評家要走到這一步境地，恐怕也是難能的事情。落到我們年青人，尤爲是難之又難的了。我們年青人血氣方剛，好勇鬥狠，每每愛強不知以爲知，損他人以益己，我自己內省我自己，便不免時有這種毒龍的爪牙，在我內心中孳噬，想起古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一句話上來，真不免要汗流浹背了。總之人生是一切事業之基，我們從事於一切的事業之中，總當時時內省自己，使自己的生活常常趨近理想的標的，然後所發出來的言論，所做出來的事業，纔能真有生命，真有價值，這箇我願意和我表同意的朋友們共同勉力做去。

我對於國內評壇的感想只能說這上面的幾句話，以下我要說及我從事於創作上的態度。我是一箇偏於主觀的人，我的朋友每肯向我如是說，我自己也很承認。我自己覺得我的想像力實在比我的觀察力強。我自幼便嗜好文學，所以我便借文學來以鳴我的存在，在文學之中更借了詩歌的這隻蘆笛。

我又是一箇衝動性的人 Impulsive，我的朋友每肯向我如是說，我自己也很承認。我回顧我所走過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衝動在那裏奔馳；我便作起詩來，也任我一己的衝動在那裏跳躍。我在一有衝動的時候，就好像一匹奔馬，我在衝動窒息了的時候，又好

像一隻死了的河豚。所以我這種人意志是薄弱的，要叫我勝勞耐劇，做些偉大的事業出來，我沒有那種野心，我也沒有那種能力。

我既曉得我自己性格的偏頗，意志的薄弱，但是我也很想從事於糾正與鍛鍊。我對於我不甚嗜好的科學也從事研究，我更決意把醫學一門作為我畢生研究的對象。我研究科學正想養成我一種縝密的客觀性；使我的意志力漸漸堅強起來。我研究醫學也更想對於人類社會直接盡我一點對於悲苦的人生之愛憐。

反乎性格去從事糾正與鍛鍊，也不能完全無補。我近來對於客觀的世界也漸覺得能設保持靜觀的態度了。不過我對於藝術上的見解，終覺不啻是反射的 *Reflective*。應當是創造的 *Creative*。前者是純由感官的接受，經腦精的作用，反射地直接表現出來；就譬如照像的一樣。後者是由無數的感官的材料，儲積在腦精中，更經過一道濾過作用，醞釀作用，綜合地表現了出來。就譬如蜜蜂採取無數的花汁釀成蜂蜜的一樣。我以為真正的藝術，應得是屬於後的一種。所以鍛鍊客觀性的結果，也還是歸於培養主觀，真正的藝術品當然是由於純粹的主觀產出。

至於藝術上的功利主義的問題，我也曾經思索過。假使創作家純以功利主義為前提以從

事創作，上之想借文藝爲宣傳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藝爲餬口的飯盤，這箇我敢斷定一句，都是文藝的墮落，隔離文藝的精神太遠了。這種作家慣會迎合時勢，他在社會上或者容易收獲一時的成功，但他的藝術(?)絕不會有永遠的生命。這種功利主義的動機說，從前我也曾懷抱過來；有時在詩歌之中借披件社會主義的皮毛，漫作驢鳴犬吠，有時窮得沒法的時候，又想專門做些稿子來賣錢，但是我在此處如實地告白：我是完全懺悔了。文藝本是苦悶的象徵，無論他是反射的或創造的，都是血與淚的文學。不必在紙面上定要有紅的字眼纔算是血，不必在紙面上定要有三水旁邊一箇戾字的纔算是淚。箇人的苦悶，社會的苦悶，全人類的苦悶，都是血淚的源泉，三者可以說是一根直綫的三箇分段，由箇人的苦悶可以反射出社會的苦悶來，可以反射出全人類的苦悶來，不必定要精赤裸地描寫社會的文字，然後纔能算是滿紙的血淚。無論表現箇人也好，描寫社會也好，替全人類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總要在苦悶的重圍中，由靈魂深處流瀉出來的悲哀，然後纔能震撼讀者的魂魄。不然，只抱箇死板的概念去從事創作，這好像用力打破鼓，只是生出一種怪聒人的空響罷了。並且人的感受力是有限的，人的神經纖維及腦細胞是容易疲倦的，刺激過烈的作品容易使人癡痺，反轉不生感受作用。

總之我對於藝術上的功利主義的動機說，是不承認他有成立的可能性的。我這種主張或者有人會說我是甚麼藝術派的藝術家的，說我儘他說，我更是不承認藝術中會畫分出甚麼人生派與藝術派的人。這些空漠的術語，都是些無聊的批評家——不消說我是在說西洋的——虛構出來的東西。我認定藝術與人生，只是一箇品球的兩面；只如我們的肉體與精神的關係一樣，他們是兩兩平行，絕不是互為君主臣僕的。而有些客氣未除的作家或者批評家，更揭以自行標榜，在口頭筆下漫作空曠的戰爭，我覺得只是一場滑稽悲喜劇罷了。

有人說：「一切藝術是完全無用的」，這話我也不十分承認。我承認一切藝術，牠雖形似無用，然在牠的無用之中，有大用存焉。牠是喚醒人性的警鐘，牠是招返迷羊的聖籙；牠是澄清河濁的阿膠，牠是鼓舞生命的醞釀；牠是……，牠是……，牠的大用，說不盡，說不盡。

## 郭沫若及其創作

錢杏村

### 一

中國的新文藝運動，因為五四的推進，得到充分的發展的機會，但這樣的 Movement 還沒有持續到兩年的時候，全國的軍閥已一變初期的態度，差不多舉國一致的對學生運動加以摧殘，殺害。在五四的時候，雖然也有逮捕、拘囚一類的事件發生，可是因着得到最後的勝利的原因，青年的心理還沒有什麼幻滅的表現。到了這個時候，因着軍閥的繼續的摧殘與殺害，使青年的心理突然有了分野，一派是不怕一切的壓迫與犧牲，始終如一的向前抗鬥，一派是因着外力的襲擊，迫害頹喪了他們的意志，於是灰心消極，走上幻滅的路。

這兩方面精神的表演，在現代中國創作壇上，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實在的，創造社是完全的把這樣生活的兩方面表現出來了；代表上進一派的作家就是郭沫若，代表頹廢一派的就是郁達夫。因為一部分青年努力向上，他們需要他們的表現者，於是郭沫若便成爲他們的信仰唯一的作家；因爲一部分青年頹廢幻滅，他們也需要頹廢幻滅的表現者，於是郁達夫便成

爲這一派的最尊貴的作家了；這是一種事實，也是時代表現者產生的實際背景。

這一篇，我們是專談郭沫若給予我們的印象。我們固然說沫若的精神是向上的，其實遠夫也有兩次同樣的說明。記不得他是在那一篇劇作裏說過，沫若雖然已有了幾個孩子，經濟壓迫他到十足的地步，但是他毫不灰心，他要奮鬥下去。同時，他在送仿吾的行（奇零集）153裏也曾說過，「看沫若，他纔是真正的戰鬥員！」「上得場去，當然還可以百步穿楊。」是真的，從沫若開始了他的文藝生活一直到現在，在他的作品中確實的表現了一種毫無間斷的偉大的反抗的力。所以，沫若的創作的精神，給予青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一以貫之的反抗精神的表演。

沫若的這種精神，無論在作品的內容或形式方面，我們是任在可以看得出，而且可以證明他的反抗精神的發育，與社會的壓迫差不多成爲正比例。因此，我們在他的作品裏，又可以發現一個很重大的意義，就是在他的一貫的反抗精神的表現中所給予我們的關於思想轉變的印象。那就是說，社會對他的壓迫愈深，則他的思想和社會主義也就愈接近；社會施予他的壓迫愈激烈，則他的態度的表白愈趨顯明。

他自己也曾把這意思說明過，那是在文藝家的覺悟篇裏；他說，「至於說到我的思想上



來，凡會讀過我從前作品的人，只要真正是和我的作品的內容接觸過，我想總不會發現出我從前的思想和現在的思想有什麼絕對的矛盾的。我素來是站在民衆方面說話的人，不過我從前是思想不大顯明的，現在更加顯明了些；我從前的思想不大統一的，現在更加統一一些罷了。

（洪水二卷四期 P. 134）

我們根據這個原則細細的研究起來，是很容易捉到他的思想的轉變的痕跡的。如果分析他的思想的轉變，最適當的是把他的創作生活分爲兩期，以一九二四年做兩個時代的分界線。前期分爲兩個時代，回國以前的詩人時代和回國以後的經濟苦悶時代；後期截止到現在，也可以分成兩個時代，階級意識覺醒的時代和開始第四階級文藝創作的時代。

同時，我們也可以說明，他的思想的轉變，是經過三個階段的。先經過了一個對一切不滿足而反抗一切的渾沌時代，以後走上因生活的壓逼自由的渴求覺悟到現代經濟制度非顛破沒有幸福的時候的過渡的黎明期，這纔走上了根本解決的階級的意識的喚醒的現在的路。雖然這裏沒有列舉證明，我們想和沫若作品接觸過的人，對這說法是不會有什麼懷疑的，他確實是這樣的轉變來的。……

我們說，沫若的思想，可以代表五四以來的中國的向上青年，這便是一大證明。他們思

想的轉變，我們實在找不出和沫若有什麼異途的地方。

何以一九二四年是沫若生活上的一大關鍵，是前期生活的結束，後期生活的開始呢？關於這問題的解答，可以從他的全創作方面去看。在起始，就是女神產生的時候，他的生活雖然很艱苦，也感到社會的萬惡，然而還有種種的希望，有國內經濟的接濟，有回國後的生活的理想，以及詩人的夢，所以這個時期的作品究竟是可以「用」詩人與夢」的一個標題說盡了的，並沒有什麼生活的艱苦的表現。

回國以後却不同了，現實把一切的理想打擊得粉碎！經濟的接濟是沒有了，生活的理想也實現不了，詩人更是做不成。而孩子們的嗷嗷待哺，衣食住的逐日襲擊，社會上不公平的評判，……一切一切，都使他的理想變成了雲煙，終竟免不掉近似的妻離子散的際遇的實現和異國的飄流，這個時代，詳細的解析，可以說是沫若的經濟苦悶與社會苦悶的交流的時代，而以經濟的苦悶為重心，橄欖便是這時代的後期的代表作。

以下便到了所謂重要的一九二四年了。因為沫若輾轉生活在現代經濟制度底下的結果，使他覺悟到一切的理想의 殞滅，完全是這經濟制度的作祟。單純的高叫幾聲反抗，反抗，反抗，這是沒有用的；單純的去搗爛塗塗的去反抗，也是沒有根本解決的希望の，根本解決，

就是這經濟制度的推翻，根本解決，就是經濟制度的改造：這是他生活方面的激勵，以及他的思想轉變得激忿的原因。

還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結果。因為翻譯這本書，使他的思想上受了特大的打擊和覺醒，翻然的走上最後的一條路。這一點，他自己在給仿吾的信裏說得很明白，『我從前祇是茫然的對着個人資本主義懷着的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的信心，於今更得着理性的曙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眼的狀態裏喚醒了的是牠，把我從歧路的徬徨裏引出了的是牠，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牠，我對於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於 Mark Linon 是非常感謝。』(創造月刊一卷二期 P.129) 因為這部書的翻譯，結果是使他以前的不統一的思想統一起來，以前矛盾而不能解決的問題尋出了關鍵(同上 P.129—30)，形成了他以後新的時代的產生的轉變。

所以這一九二四年，在沫若個人方面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時代。使他的思想離開了個人的，走向集體的一方面！

這以後，在沫若參加實際工作之前，他的思想雖有了變化，可是他的革命文學的創作

却沒有什麼發表的，除去少數幾首詩歌。所以我們要說明他的這個時代，祇有他的兩篇提倡革命文學的論文。

在這個時候，他有着實質的覺悟到他過去的見解是錯誤了。給仿吾的信而外，還有一個很扼要的原理的說明，那就是文藝論集的序裏所說的：『我的思想，我的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的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要發展個性，大家應得同樣的發展個性，要生活自由，大家應得同樣的生活自由。但在大眾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於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無當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爲大眾人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序P.112）是完全的推翻了他的批評與夢的以前的文藝態度了。

所以他在醒悟之後，努力的高喊着革命文藝的重要，又在文藝作家的覺醒裏很乾脆的叫道：『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是社會主義的，』（洪水二卷四期P.140）這便是他參加實際工作之前，給予我們的

留下的一個強烈印象。

等到後期的第二時代，我們對他的作品，果然得到了很強烈的新的感覺，新的體裁，新的技巧。以及新的思想。這是最近的事。本篇祇想說到後期第一時代為止，在這裏祇附帶的提出來說一說。

這一章到這裏完了。雖說是很疲乏的敘述，沫若的創作時代背景，以及他的反抗的偉力，以及他的思想的轉變，多少是很明顯的劃出了一點。他的時代確實是這樣的磨折他的，從在日本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為止，社會的壓迫，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壓迫，敵對文壇的攻擊，為創造社的奮鬥，……他無往而不是在壓迫中圖生存，在壓迫裏找出路，在艱難困苦之中以從事中國新文壇的推進的運動！他的抗鬥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敬佩！

## 二 『女神』

無邊天海嘯！

一個水銀的浮瀾

下有星漢湛波，

下有融晶汎流，

正是有生之倫睡眠時候。

我獨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遙遙地、遙遙地，

在一隻象牙舟上翹首。

我們要回到初期的沫若是怎樣的一個詩人，我們覺得再沒有那一節詩能像上面徵引的這一節（女神 P. 199）能以說明他的了。在這時，他雖然也苦悶，也反抗，可是終竟具着很濃重的常有生之倫都睡着的時候，他披着一件白孔雀的羽衣，在象牙舟上翹首的風味。

在這裏，我們有介紹他的詩論的必要。他那時，他的詩的見解是：詩的專職是抒情（三葉集 P. 46），主張要出於無心，自然流瀉（女神 P. 198），主張詩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 Utain，心琴上彈出來的 Melody，生的顫動，靈的叫喊）（三葉集 P. 6）。這種見解的錯誤，到他序文藝論集的時候，他自己已經發現而且醒悟了，不過這是很能以說出女神寫詩時的原理的根據的。

我們常常的這樣的想；如果稱沫若做一個小說家，總不如稱他為詩人的恰當。像他的女神裏那些詩歌，在中國的詩壇上，很難找到和他可以對立的作家，這是第一種原因；沫若的

小說，卽如俄國全部，詩的風趣實在是很濃重的，簡直是詩的散文，這是第二種原因，第三的一點，就是沫若的戲劇，他的三個叛逆的女性，裏面的詩的情趣也實在是太多了；最後，女神是中國詩壇上僅有的一部詩集，也是中國新詩壇上最先的一部詩集，沫若的創作，究竟是詩比小說好，所以我們很大的自信，沫若是一個詩人，中國新文壇上最有成績的一個詩人！……

女神實在有很多的好處，約略的說來，第一就是靈感的豐富。女神裏所收的詩，除去少數的幾篇而外，大多是富於靈感的。從那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豐富的想像和神祕的眼睛，鳳凰涅槃是最能代表的一首。第二是詩裏面所蘊藏的一種偉大的力，簡括的說，就是力的表現，二十世紀的力的表現，震動的表現，奔馳的表現，紛亂的表現，速率的表現，立方的表現，……筆立山頭展望 (P. 97-8)，立在地球邊上放號 (P. 101)，我是偶像崇拜者 (P. 142)，都能代表。第三就是情緒的健全，詩人而不帶病態，在過去的中國詩壇上是很少有的，但是沫若除了少數的幾首而外，情緒都是很狂暴的，很健全的，眼前的世界是很開擴的，他彷彿一片發了瘋的火雲，如醉了一般的狂呼飛馳，自由來往，所謂「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到處都是詩；到處都是笑；海也在笑，山也在笑，太陽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我同阿和，我的嫩苗，同在笑中笑』（女神 P. 129—30）的情趣是很多的，光海了勇猛的，反抗的，狂暴的精神，同時還有和這種精神對稱的狂暴的技巧。大部分的詩都是狂風暴雨一樣的動人，技巧和精神是一樣的震動的，咆哮的，海洋的，雷閃電霆的，像這樣精神的集子，到現在還找不到第二部；致於語句的自然，當然也是以後的詩歌所趕不上的。

女神的歷史地位是很穩固的，它是有永久性的創作。在這部詩集裏，表現了他的特有的詩的天才，信如他自己所說：『我是一個偏于主觀的人……想像力比觀察力強……我又是一個衝動性的人……我便作起詩來，也任我一己的衝動在那裏跳躍，我一有衝動了的時候，就好像一匹奔馬，我在衝動窒息了的時候，又好像一隻死了的河豚，』（文藝論集 P. 176）這部詩集裏表現了他的詩人的想像。……

不過，在意義的一方面，因着時代的關係，當然不及『前茅』裏表現得旗幟顯明，在這時期的思想——我們想，星空是可以附在女神裏說的——祇是對社會的咒詛（如鳳凰涅槃），對社會的喬概（如匪徒頌），反抗精神的表演（如勝利的死），原人生活的渴求（如光海），



光明的創造（如金字塔）。我們要具體的說來，祇算表現了一種模糊的反抗思想，而且有許多錯誤的見解，如原人的生活的需求這一點。「前茅」裏却不然，他發現了他自己應該走的路，他發現了人類的真正的敵對的方向，他繼續的去做力的追求者，他是很顯明的向資產階級進攻！然而，我們覺得究竟前茅是可以代表時代的，比「前茅」偉大而重要。在技巧方面「前茅」以及另一詩集「瓶」，實際上我們覺得是沒有一首能趕得上女神的，大部分都是做的，做成的，而不是寫出來的了。

總結沫若已出版的詩歌集。所有的詩歌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大類，歌詠自然的重心作當然是收在女神裏，戀詩收在瓶裏，革命詩收在前茅裏，不過很多的是可以互相歸併的。其間，瓶與前茅最單純，女神是容比較複雜，除去檢出一部分戀詩和近似革命的雜首而外，我們可以找出裏面所表現的是兩個方面 和三種的技巧。所謂兩個方面，是社會的與自然的；所謂三種技巧，一是力的技巧，二是沈著悲痛的調子，三是優遊自得的田園詩的技巧。當然，最能代表他的是第一種，發現了二十世紀的動的精神，舉一節最簡短的例：

大都會的脈膊喲！

生的鼓動喲！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噴着在，飛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都煙霧蒙籠了！

我的心臟喲，快要跳出口來了！

哦哦，山岳的波濤，瓦屋的波濤，

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湧着在喲！

——筆立山頭展望 (P. 97)

像這一類的詩，讀來是很能感到震動，節奏，以及力的；第二類的調子沒有這樣的震動，然而字句非常的沈著，沉痛處拿舊詩比擬，實在有些逼近老杜，暗夜（星窓 P. 23）就是最好的例證，使我們讀了不能不想到子美在四川的生活。這樣句調的例證，我們勉強的可以抄出黃浦江口的最後的一節作證（女神 P. 223）：

小舟在波上簸揚，

人們如在夢中一樣。

平和之鄉喲！

我的父母之邦！

說到第三種表現，那完全是詩人生活，那一種閒吟謾度的風味，正不亞於北宋諸家，星  
空最足以代表。自然表現的天才，浪漫詩人的風趣，說明得饒有奇味，都曲曲的傳出了。不  
過在這裏的表現方法中，很多的有固定的方法的，同一的方法的，我們可以舉出下面這  
一首：

南風自海上吹來，

松林中斜標出幾株烟靄。

三五白帕蒙頭的青衣女人，

殷勤勤的在焚掃針骸。

好幅雅典的畫圖。

引誘着我的步兒延佇，

令我回想到人類的幼年，

那恬淡無爲的太古。

還有兩種詩的表現技巧，就是戀詩與革命詩。本來，舉一兩首詩，甚至一節詩要來證明一種技巧，這是很滑稽的事，不過在事實上又沒有法子可想，關於戀詩，瓶裏刻畫心理雖說深刻，我終意歡喜女神裏的 Venus 一首。(P.181)革命詩，最健全的當然是前進曲（前茅 P.35-7），全詩冗長，要舉例證，我們可以引這一節：

馬路上面的不是水門汀，

面的是勞苦人的血汗與生命！

血慘慘的生命呀，血慘慘的生命，

在雷兒們的汽車輪下……滾，滾，滾，……

兄弟們喲，我相信就在這靜安寺路的馬道中央，

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

——上海的清晨（前茅 P.17）

從這一節裏，我們可以看到沫若思想轉變，不是最近的事。我們如果仔細考察，則他對工人階級的同情是由來已久了。他是一個自然的歌者，但後來是變為一個城市的歌者了，同時，他也由於個人的歌者一變而為集體的歌者。到後來，他對於過去的是懺悔了，「松林

外海水清澈，遠遠的海中島影昏昏，好像是，還在戀着他昨宵的夢境（女神 P. 210），他是沒有這樣的態度了。他以前祇是想跪在雷峯塔畔農夫的足前，做一個勞動崇拜者而已，現在是不同了，他的思想是進了一步了。所以，從沫若的詩歌裏，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一以貫之的反抗思想，更可以看出他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逐漸顯明的過程。

沫若的初期的詩歌，當然不是怎樣完善的，也有不少的小苦。卽如在這時代，他是很明白的倡着非戰的論調，不管戰爭的意義，祇一味的反對戰爭，這種思想是不妥當的。他雖然自己說，始終是站在民衆方面說話，在當時總歸忘不了自己，所以他就隱然以大鷲自居了，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當然是要不得的，還有一個重要點，那就是他高唱其歸真反璞的調子，渴求着所謂精神生活，鎮日裏做着葛天無懷的夢。關於這幾點，到後來已經是自己覺悟，而且轉變過來了。不過迴溯當年，我們是應該提出來的。再有，那就是女神的詩歌，有一部分是失敗了，『死』就是一個好例。

### 三 『三個叛逆的女性』

說戲劇，三個叛逆的女性是最重要的。這三篇戲劇裏所表現的思想祇是一個思想，女性的反抗！反抗歷史的因襲的婦女舊道德——三從主義！我們從這三部曲的人物個性構造

方面，人選方面，處處可以看出他的創作用心的艱苦，以及前面所說的想像像是怎樣的豐富！卓文君，他是有意做的翻案文章（後序 P. 129），但他要寫出她的最後的反抗，所以在收東處有極反抗的道白。王昭君，大部分是出於他的想像，因為要表現反抗，他終於寫出她反抗元帝的高傲，澈底的去反抗王權。品嫫，本來的精神展開表現了，當然是一個反抗的女英雄；可是作者的用心又可在一個地方看出，就是二幕末場衛士們的出走。歸結起來，三個叛逆的女性是一部具着狂暴精神的反抗作！

這部戲劇實在是一部很有意義的戲劇，不僅表現了女性的反抗，同時也暗示了一種力量——命運要自己去開拓！這意義，在卓文君裏表白得最顯明：

自己的命運爲什麼自己不去開拓，要使爲父母的，都成爲蹂躪兒女的惡人？（塔 P. 202）

他所看到的現代的人生，祇是名與利組成的一道彩繩（塔 P. 223），主張不要做骸骨深戀的舊夢，尋出一切的社會罪惡的產生由於經濟制度，暗示打破的必要（塔 P. 187），而同情於被壓迫的工農（塔 P. 321）。以上可以說是三個叛逆的女性的全部意義。

三個叛逆的女性寫的着實不差，和女神一樣的還不能使我們找到第二部。可是，在事實上看來，是祇能代表女神同時的思想的。關於結構的一方面。自然的是很精細的計畫想像的

結果。他自己說很受了 Faust 的影響，我們也可以說出浪漫的色彩很深。至於 王昭君 的結束處，卓文君 的結束處，實際上也都受了西洋戲劇的影響的。

在 王昭君 一劇的結束地方，元帝 的一段表白動態，最富有浪漫派戲劇的精神；他把 毛延壽 的頭放在橋欄上，展開 王昭君 的真容展覽了一回，又向着 延壽 的頭：

延壽，我的老友！你畢竟也是比我幸福！你畫了這張美人，你的聲名可以永遠不死。你雖是死了，你的臉上是經過美人的被打的。啊，你畢竟是比我幸福！（置畫捧 延壽 首）

啊，延壽，我的老友！她披打過你的，是左臉呢？還是右臉呢？你說罷！你這臉上還有她的餘惠留着呢，你讓我來分你一些香澤罷！（連連吻其左右頰）……——塔 P. 189—190

元帝 說了許多話，把 毛延壽 的頭捧到掖庭裏去，這浪漫的來源，顯然受了 Wilde 的 Salome 的影響而成，和 Salome 抱住了鮮血淋漓的 John 的頭時所說的話簡直沒有二樣（參看 田漢譯莎樂義 P. 79—83）。但在 卓文君 的最沒一場卻是 Ibsen 精神的覆現，舉例於下

卓 你這說的是什麼話，你在向什麼人說話？

文 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

文 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你們自己說的話。

卓 造反了，造反了！

文 我自認我的行爲是爲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PP. 251—52

這一段對話是很容易叫人聯想到。Ibsen 的 *A Doll House* 的，在 *A Doll House* 裏第三幕女主人公走開時和她的丈夫的一段對話，和這可以說是完全是一樣的形式。避免冗長，*A Doll House* 裏的話不抄出了。

由此，我們更可以決定，三個叛逆的女性，無論在思想或是在技巧方面，都是受了西洋的文學的衝激而成的，這可說是這戲劇產生的背景的一部分。也就可以證明這一部戲曲不是什麼古典派，而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我要借古人的骸骨來，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星空* P. 43 這是一部具有時代性的東西。

本已說過，沫若的小說和戲劇也都具有濃厚的詩的氣息，使人讀他的小說或戲劇時，也使人感到這是詩！意境是詩，句子也是詩。我們可以一例證來說明：



文 你聽，不是琴音嗎？

紅 ……不是，是風吹得竹葉兒玲瓏呢？

文 是從下方來的。

紅 ……是水搖得月影兒叮咚呢。

文 是從遠方來的。

紅 ……不是，不是，甚麼音息也沒有呢。啼飢的鶯聲也沒有，吠月的犬聲也沒有。

……

文 啊，沒有，真的甚麼也沒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

——洪P.197—8

這是多麼富有詩意，在全戲劇裏隨地都可遇到，人物也多是詩的，聶婆裏的盲叟便是一個，我們祇要聽得他的一段飄流的告白（洪P.275—6），我們就可以即刻感到濃重的詩意。此外，他的技巧還有一個絕大的好處，無論在那一類的創作裏都是一樣，那就是文氣的流暢。簡單的，可以舉王昭君裏的例，那就是延壽和毛女對話的一節（洪P.152—1）。他寫人物的動態也不像一般的劇本，是含着小說的風味的，尤其是細小的點景，使讀者感到一種特殊

的情調，如卓文君裏的這一段動作的說明：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側門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紅燈前行；弟可十歲。——[P. 205]

這一種雖祇是小動作，但給予讀者的印像極深的，使我們不得不回憶到元代的一首絕詩，可以錄出印證：

深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欄杆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

最後，我們還想舉出一點，就是階級生活實際的表演；三種之中，我覺得卓文君是最成功的，處處刻劃出貴族家庭裏的生活意象。……歸結起來我們覺得沫若戲劇的好處很多，概括的評判，可以用這句話：

「好像是一點閃爍的星子。」（[P. 195]）

沫若的戲劇，我們覺着也有一些可議的地方。第一，是他的刻劃過甚的描寫，寫卓王孫對司馬相如的口語，以及程鄭，以及孟婆二幕都有這種病點。貴族看不起文人這是不奇怪的，但他公然的說出「他不來我們到可以多勝些殘飯來喂狗」（[P. 221]），這却有些靠不住，這是一例。程鄭固帶着些小丑風味，然而在前部是開口必文，後來却絕對的不同，雖則與在場的人物有關，究竟不能使人得到真實的感覺。至於孟婆第二幕，說鬼一段，並不能使人滿意

，祇能叫人感到這是在尋開心，在尋開心而已！第二，就是對話裏用的疊句太多。沫若是喜歡喜用疊句的，不過在戲劇的對話裏用是萬分的不妥當。無論何如，在對話裏偶而疊一兩句還不礙耳，多了着實使人感到不是戲劇，於表演上很多不便，第三，有一兩處精神的不很健全，如當元帝發現昭君是美女子時，他向着毛女說：『唔，有這樣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無怪乎他畫的像總和實質不同。啊，我真誤我不淺！有這等美貌的人我怎捨得她去和親呢！』毛女在三個叛逆的女性的後序裏，沫若所明元帝性慾的特強，和這一節的精神完全不能印證，描寫得元帝的心實在太平靜了，話語也太從容了，應該表現一點驚奇的態度纔好的。第四，就是舊戲的風味太重，很多的地方我們可以拿來和京戲對照，這也是一個缺陷，在全戲劇中最重要又最多的缺點，下面的例便是一部分的證實：

元帝（起立觀畫）啊，好一幅美人畫！（默賞有間）這畫的是什麼人呢？……這是畫的奔月的嫦娥？……是浣紗的西施？……是爲雲爲雨的巫女神女？……啊，但是這又着的是時裝，彈的是琵琶。（問）我想，我活了四十多年，不曾看見過這樣的美女！啊，但是，你們快些捲好，快些捲好，怕她要離去這個塵寰，飛回天界去了呢！  
！饒寬，你知道麼？這到底是甚麼人畫的？這畫的是甚麼人呢？

元帝 啊，你不用說了，你不用說了。你們知道掖庭在那兒麼？

毛女 陛下，我們知道。

元帝 你們快引我去罷。（匆匆向後戶口走去）我是一刻也不能遲延，一刻也不能遲延了。

延壽 起立在橋上往來一兩遍徐徐去母女身旁走去）王昭君，我知道你就要報償我，你

現刻的身邊恐怕也不能夠。可是，我是可以救你的。（尾隨二人）

王昭君，你有那邊是鴛鴦殿，這邊是披香殿，那兒是玉墀居楹，金壁飾璫，牆不露形，屋不呈材，隨傍明月，流耀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那裏面的人是紅羅綺組，倚仰如神。王昭君，那兒的榮華在向你微笑。：王昭君，腥膻的北風從沙漠吹來，帶來的消息是，那兒是廣漠連天，黃砂遍地，人如野獸。茹腥匪膻，淫如山羊，狼如豺狼，穹廬卑陋，夏則焮熱，冬亦不能避寒。王昭君，那兒的淫風也在向你猶笑。……

王昭君，你的運命替你開張着兩條路，你還是想走近路，還是想走遠路呢？

以上不過是從王昭君一劇裏抄出的片斷，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種對話完全是京劇裏的道白

，新的戲劇是不宜的，雖然文字是這樣的美麗。……若是再舉一例，那就是卓文君裏的紅燭了，沫若把她寫得和京劇花旦戲裏的俏皮丫鬟一樣，我們覺得不很相宜的。我們索性再抄一節罷：

紅 兩個心中一輪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心中有你不呢？

文 啊哈，你又在調弄人！（以手欲撲紅，紅奔馳上樓，文隨後。）

（二人在樓上追逐，最後紅蕭跪地求饒。）

紅 小姐，你饒了我罷，你饒了我罷！

文 嘍，你這沒志氣的嗑頭虫！

說時順口，說後頓首；

我若打了你時，也要污了我的貴手。

總結以上所論，關於沫若的戲劇可以得到一個單簡的結論，就是三個叛逆的女性意義是偉大的，技巧也很好，祇是有一些疵病，舊戲的色彩太濃重了！

#### 四 『橄欖』

『塔』，『橄欖』，『落葉』：是以下要談到的三部沫若的小說，不過我們覺着這三部創作，祇有『橄欖』

體最能代表他，所以落葉與塔在事實上祇能附帶說明一回。落葉是一部書函體的小說，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只倚賴着你的愛情把一切都拋棄了。落葉以後，爲他的愛人所寫的四十二通情書。從這部書裏，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少女戀愛心理的解剖，可以看到女主人公的溫柔活潑，措辭異樣的妩媚，實在具有櫻花下面的風光，思想當然是祇有愛，是忘却一切的事件的。說到塔，裏面收的七篇小說，可以分成三類，屬於古事的是 Lohenich 的塔，鴉鵲，函谷關，屬於經濟苦的是萬引，陽春別，屬於戀愛的是葉羅提之墓，喀爾美囉姑娘。經濟的歸併到橄欖裏去說，戀愛的兩篇和落葉的意境描寫都不同，各有各的手術的，重心好像是懷古的三篇，Lohenich 的塔祇是懷古，其他的兩篇，是合了沫若自己的憤激與苦悶，和三個叛逆的女性可以說是同時的，用古舊的屍骸來表滄新的生命，這是沫若當時愛幹的事。在這三篇裏，我們可以看出他的當時的孤高的調子。

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十字街頭，像這樣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啊，青春啊！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啊！我在這兒和你告別了！……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塔的序）

實在的，處身在這個經濟的世界上，是沒有多少時間能使我們去過牧歌的生涯的。像塔

裏的幾篇懷古；像行路難山中雜記裏的異鄉的情趣，牧歌的生涯；像落葉葉羅提之墓喀爾美  
囉姑娘的幻美的追逐；在我們沒有經濟負擔的時候，似乎還能得着一些影像，假使你有了經  
濟的負擔，腦筋將整個的耗費在怎樣找錢的意念上，那個時候，謀衣食住之不遑，那裏還有  
什麼追尋的興致？嚴格講起來，淡若經過的生涯，雖經過如許的艱苦，但他的牧歌的趣味是  
特厚的。許許多多的人的生涯是沒有這樣滿足的！……所以橄欖這一部書一面做了他的回憶  
的牧歌生活的永久的記錄，一面却是經濟制度底下他們一家人的殷殷的血淚；在他的一生中  
，這部書可以說是過去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了。

這就是橄欖精神表現的兩方面。其間，三部曲及其他幾篇表現文人生涯的，我們想特別  
的提出來說一說，這與 Upton Sinclair 的 *The Journal of Arthur Stirling* 的很有點相似。  
Sinclair 的這部小說是說一個爲社會輕視訕笑的天才作家。因飢寒交迫不得不去自殺的心理  
。作家的理想和希望，作家當靈感來到時的緊張的心理，沒有靈感想寫文章時的發急狀態；  
……一切都寫得深刻細密，我想橄欖裏的作家心理，是有一部分很相似的。

橄欖裏表現作家被社會輕視也很深刻，社會照例是不管什麼詩人與不詩人的，他們能估  
價的祇是經濟，所以澈覽裏的詩人便不得不飽受種種的壓迫與艱苦。所以他忍不住在裏面大

賊其什麼是文藝，什麼是名譽，而在眼前落下了死的幻影來。這一點，我們便在萬引裏，也能看到這種沈痛的表現。社會是需要文化的，但目前的世界，需要的是富兒的文化！……

因為世界上的一切屬於富兒，因為一切的壓迫屬於窮人，所以橄欖裏的詩人雖窮到『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P.13）而自己內疚說是『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呢』（P.13），但他是不願意去行醫的；他不願意醫好富兒，讓他們繼續的去榨取窮人的血汗，醫好窮人，讓他們繼續的去受富兒們的宰割（P.4），所以他始終的和着妻兒向着困苦的生活抗鬥，血與淚成了他們每天的食料！……

他憤慨他自己的生活，他說：『我們的生活真是慘目！我們簡直是牛馬，等於過酷的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馬。……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與的世界，……我們簡直是連牛馬也還不如，連狗彘也還不如！同樣的不自由，但牛馬狗彘還有悠然而遊，怡然而睡的時候，而我們是無論睡遊，無論晝夜，都是為這深不可測的隱憂所盪擊，是浮沉在悲愁的大海裏。……我們絞盡一切心血，到底為的是什麼？為的是替大小資本家們做養料，為的是養育兒女來使他們重蹈我們的運命的舊轍！（P.4—5）』這作家是被社會，生活壓逼到這樣的程度，他對於生也似乎倦怠了，於是他希望死，死在博多灣，死在火上，



死在鐵道上 (P. 45)，用煙酒慢性自殺的方法 (P. 23)，或者死在汽車的飛輪的底下 (P. 17)……所以我們的主人翁，在最沈痛的時候慘然的喊道：『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囚人！』 (P. 34) 『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囚人！』實在的喲，舉世的詩人，在這種社會經濟的情形底下，祇是一些被幸福遺棄的囚人而已！祇是生活的鞭子底下的苦痛的喊叫者而已！

橄欖的生活表現的另一方面，那就是牧歌情趣生活的書寫。這一種在全書的各處都可遇到，尤其是山中雜記的一部分和行路難全篇，和路畔的薔薇六章。山中雜記裏的菩提樹下，三詩人之死，雞籠，行路難裏的飄流插曲，新生活日記，更是每個讀者能以舉出的。完全是牧歌生活的表現！我們抄選下一篇短的：

山茶花

昨晚從山上回來，採了幾串次實，幾枝蓓蕾着的山茶。

我把牠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裏面，掛在壁間。鮮紅的積子和嫩黃的芡實襯着濃碧的茶枝——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黑色的鐵壺更和脂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今早剛從熟睡裏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着一種清香的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什麼地方吹來的喲？——

原來鐵壺中投插着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靈裏了！

這樣的情趣遍地都是，都和詩一樣的可愛。我們早就說了，沫若的小說也是富有詩的意趣的。這當然不需要怎樣的精細的分析的說明；我們就用這山茶來證明懋齋全部的歌的情趣和懋齋全書的詩的技巧！

橄欖和女神三個叛逆的女性同樣的印象，是沫若怎樣的和困苦奮鬥，留給窮寒的青年一點暗示，一把紅灼灼的抗鬥的火把，是被他送到每一個人的心胸裏了。

## 五

詳細的說明沫若，非專書不能盡。他是中國現代文壇上是最有力量最多產的作家；無不是在創作方面，抑是翻譯方面，他都有很驚人的成績，這裏所記，祇是印象的一部，祇是一篇印象小記，原來准備的材料，扔下了四分之三，總之，他的思想的轉變就是中國十年來向上的青年的思想的轉變；他對現代文藝發展的推進，敢說他是最重要的的一個；他知道新的酒漿應該用新的皮囊，他收束了舊的時代，早就走上革命的路，革命文學的路；雖然現在還沒有顯示方向轉變以後的特殊成績，但從他最近的創作去看，仍然是有希望的；他是中國現代

文壇上最重要的一個詩人，他是值得我們永久紀念的一個文藝戰士！

三月二十六（一八日）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 茅 盾

生平

「茅盾」是中國現代文壇上一位老作家的筆名。他以前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翻譯與批評方面，到了一九二七年，他纔開始創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間，他在上海開始寫那著名的三波曲，一、動搖，二、幻滅，三、追求。以後又寫了霧與野薔薇那五篇短篇小說：一、創造，二、自殺，三、一個女性，四、詩與散文，五、曇。一九二九年四月至七月間，又寫成一種叫做虹的長篇小說。

無疑地他是一個代表新時代的作家了。



## 創 造

茅 盾

——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養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黑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尖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為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自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嫻嫻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割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面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左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這里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了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搭，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成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鍍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紛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

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灑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破破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擱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Wool*），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牠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也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復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捉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爲都不是。他自己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攤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鼻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却絕對不承

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彌補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

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爲思想以他的行動爲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里，君實忍不住微微啞了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虛亂去，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離離來。莫干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茶館，都成爲他們倆爭

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嫻嫻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為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澈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為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軟頸的笑聲中，嫻嫻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為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為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鬥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爲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人夫的心，好比是一塊海棉，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去就被吸收去了，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嫻嫻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嫻嫻也驚醒了。她定下了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前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下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嫋嫋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嫋嫋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浹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溫暖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感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為嫋嫋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嫋嫋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嫋嫋——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由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嫋嫋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嫋

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通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千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嫻嫻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千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倏地移到嫻嫻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惺忪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嫻嫻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喲。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麼？」

嫻嫻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霉爛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提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嫻嫻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嫻嫻，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千山避著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嫻嫻，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 *Coat*，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嫻嫻的臂膊，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君實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千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嫻嫻，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嫻嫻，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

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悶。

##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誦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也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開日的行程似的，他詳詳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投輟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一三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一海上寓公，一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

的經驗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會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稟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確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哥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

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一枝煙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蕩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鴛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甯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待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會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

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為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的政治的動物，以為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甯；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心國際大勢

，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嫖娼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嫖娼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嫖娼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嫖娼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的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嫖娼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照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嫖娼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集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維，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祕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插着一小枝桃花。



他跟踏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嫻嫻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籐盪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袅袅地在空中回旋。嫻嫻鬆了口氣，把遙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他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嫻嫻類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別是的王駘，沒有脚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瘡的甕瓮大癩，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

『圣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視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嫫嫫凝眸望着天空，似乎他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嫫嫫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嫫嫫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畢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嫫嫫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

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爲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蠻，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嫫嫫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嫫嫫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爲的要醫治嫫嫫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嫫嫫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嫫嫫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嫫嫫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嫫嫫的腴腆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

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費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昵愛了。

現在嫻嫻是只言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為未免太肉感些，以為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戟了。

### 三

這麼着在剎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牀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語：「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如意；牠以為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甚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瀟瀟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

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姿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嫻嫻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聽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

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齷齪，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嫻嫻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刹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為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點頭點頭的痴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的。」

君實，好孩子，嫻嫻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嫻嫻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健壯的肉體在他身上揉研，笑聲和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實卻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噪，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然從嫻嫻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鹵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嫻嫻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嫻嫻的頸項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腳下時的心情，有些想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刹那，隨即另一感覺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爲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爲脆弱的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爲 *Sentimental*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徬徨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生下而所懸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嫻嫻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 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人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頰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而細，媚而含噀的笑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嬌冶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嘮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玩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忖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



治，但並不以為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悶地又有幾分憤懣地，看着嫻嫻的眼睛。

「你說下去哪。」

嫻嫻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先要曉得你為什麼笑？」

「沒有什麼啦！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上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祕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啞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他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是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

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呵，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其：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以破壞的手段却就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躍躍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嬌媚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激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曾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干山避暑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努力都是自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

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爲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爲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却發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終費苦心自以爲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却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里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露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雖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其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爲現在的嫻嫻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嫻嫻現在的昏昏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夠證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爲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爲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

，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先走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映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嫻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嫻便自己上前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

他確實是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嫻的自白。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土披呈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台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拿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looking 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收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祕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裏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嫻嫻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嫻嫻為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

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却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刻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嫻嫻從這里下樓去了。她，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卻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嫻嫻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嫻嫻太會和他開玩笑！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



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嫵嫵。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擡攙。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野薺）

## 詩與散文

茅 盾

青年丙再向桌上的鮮花睇了一眼，嘴邊浮出個滿意的微笑，繼續在房中踱着。他的眼光注在自己的脚尖，跟住那黃皮靴的狹長的亮頭忽起忽落。他彷彿看見靴尖的每一翹送，便飄起了一朵彩霞，一朵粉紅色的鮮花，正是表妹送來的現在擱在書桌上的那樣鮮花。

他忍不住又醉醺醺地微笑了，因為他看見腳尖上飄浮出來的花朵現在也幻出迷人的笑靨來；他立刻辨認得這可愛的笑靨却就是佔據了他的全心靈的表妹的容貌。佔據了他的全心靈？「全」——心靈麼？青年丙此時是毫無愧怍地自信着。兩星期前初次遇見表妹的時候，他便在心裏對自己說：「到底來了，一個抓得住我的心靈的女子！」那時，他像煩渴到眼中冒火星的人驟然暢飲了清泉，像溺水的人抓得了一塊木板。「靈魂洗了個澡！」他用這句話來形容自己境界上的甜美清快。而冰雪聰明的表妹也似乎早已窺見他的隱衷；所以今天送來鮮花的時候，她那微風振幽篁似的可愛的聲音對他說：

「丙哥，你喜歡這些白玫瑰麼？希望你只看見潔白芬芳的花朵，莫想起花柄上的尖利的刺罷！人生的路上，有潔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愛愛人的人兒會忘記了有刺，只想着有花！」

那時他的眼睛也溼了，他的心裏膨脹着銘感，他的喉頭被快樂擠滿，竟說不出一句話。如果不是這樣端麗溫柔的表妹，他一定要直前擁抱了，用無數的親吻來代替回答；然而在天女樣的表妹跟前，他只能噙着眼淚遙送感謝的熱忱。他時時覺得在表妹前他便變成了高尚聖潔些，似乎他的隱祕的罪愆也減輕了壓迫了。

這剎那的閃電似的回憶，使他止步在書桌前；他惘然低下頭去在那束白玫瑰上輕輕地印了一個吻，然後轉身對一面穿衣鏡看着。

在鏡子裏對他展笑的，是一個修短合度，豐韻瀟灑的少年；一對不大不小的眼睛。凝睇時盪漾出幽波，瞬動時燃熾着情熱；玲瓏的口輔，便是不語的時候也像有溫柔絮語在低低傾訴。

青年內忍不住獨自笑出聲來。像他這樣的俊偉的人物該算是不辱沒了表妹罷？並且亦惟有像他這樣的人物纔能擔得什麼是女性的精神美罷？他自己真難自信會有一時竟會顛倒於！

個祇有肉體的女子！他原來那該是一個夢。清醒的他是不會那樣庸劣卑污的罷！

突然他看見鏡子裏的他的身後探出個人頭來了。黑而多的頭髮，長的眉毛和長的眼睛，眉目之間的紅暈，半開的笑口，都像電流似的通過他全身，使他震了一下。他本能地退後一步，同時心裏說：「自然只是幻覺而已。難說會是真的她又來了麼？」然而鏡子裏的人頭亦引前一步，半嗔半怨的目光從鏡子裏射定了他。這宛如一道烈火，燒毀了他的空想的網，又引燃了他的憤怒。他霍地轉過身來，便和一位身材苗條的婦人而對面了；他皺了眉，睜大了眼睛，似乎是氣得說不出話來。

## 二

「我知道你的心已經變了，我知道你十分討厭我——十分，正好像你從前的十分愛我；可是我不肯放鬆你。你們那些新名詞，我全不懂；我沒有學問，沒有思想，沒有你們那些的新思想，我是被你們所謂紳士教育弄壞了的人；可是我知道有我自己。如果我不是樂意，從前你休想近我的身體；如果我還是樂意你，現在你也休想一脚踢開我，我不能讓你睡在別個女人的懷裏！」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裏吐出來的尖針似的話語。青年丙禁不住心頭發抖。他的挑

豐的眼光現在萎縮了，偷偷地從長眉毛間滑下去，輕過了雖噴猶媚的小口，彎彎的下頰，半袒露的白緞子似的胸頸，終於停留在薄紗衫下輕輕地跳動的一對小阜的尖頂。於是有別一滋味的顫抖竊地兜上了心頭。

「哎，何必多說這些廢話呢？」

青年丙希求和解似的說，同時在心裏打了個寒噤。他自恨這一次又被抓住了。他無論如何掙不脫身。他近來纔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即使是已經澈骨地恨着眼前這個迷人的女子，却沒有能力抵禦她的魅惑。在背後時，他幾次決意要丟開她，甚至不惜演悲劇；但是一見了面，他就只剩下「但願她莫再來惹我」的苟安而惶恐的心情了。再經過幾分鐘，他又將無助地倒在她腳下，像一個可憐的俘虜。他現在唯一的遁路是不看見她。又有個渺茫的希望則是想從表妹那裏得些力量；「該是表妹的聖潔的靈魂來將我拔出這可怖的煩惱罷？」他常常這麼想。

「廢話？我想來我應該多使用我的舌頭纔好呢。可是不許你多說話！我不是空話喂得飽的。我要實實在在的事兒！就是你第一次要求我的時候所說的實實在在的事兒。」

這尖媚的聲音打斷了青年丙的悵惘的思索。女子一面說，一面微微笑着，用左手攬住了青年丙的肩胛，隨即伸過猩紅的小口去，在他頰上啄了幾下。

大衣鏡映出這一對偎倚着的人兒的面容是：男子臉上有「沒奈何」的神氣。女子嘴角浮着勝利的微笑。

「怎麼你總是這幾句話？」丙軟弱地企圖抗議了。「桂，那些話從你的嘴裏說兩來，多少總有點不相宜罷？」他慢慢地撫弄桂的頭髮，接下去說，「你怨我變了心，你怨我沒有從前那樣的待你親熱，你甚至說我已經十分討厭你；桂，你這些猜測究竟對不對，我不願意多分辨，但是桂，你也得自己知道你近來確已變了，大大的變了。你是一天一天的肉感化，一天一天的現實化，一天一天的粗淺化，哎，桂，你是太快地進了平凡醜惡的散文時代了。」

回答是長條的蕩人的魂的冷笑。

「男女間的關係應該是『詩樣』的——『詩意』的；永久是空靈，神祕，合乎旋律，無傷風雅。這種細膩纏綿，詩樣的感情，本來是女性的特有品。可是桂，不知你怎地喪失了這些美點了；你說你要『實實在在的事兒』，你這句話，把你自已裝扮成十足的現實，醜惡，散文一樣；——用正面字眼來說，就是淫蕩……」

丙的議論不得不中途停止了。小小的清脆的「拍」的一聲，報告桂的肥手掌正落在丙的嘴巴上；而且乘勢握着那兩片紅唇，不讓牠們再鼓動了。丙似乎突然一驚，但隨即坦然自若地

把眼光斜到右邊，看一下書桌上的玫瑰花；他心裏盼望有一場惡鬧——一場可使他們倆不能再晤見不好意思再晤見的惡鬧，同時却亦未始不感得溫軟的胸脯的慰貼又是難以割捨。徘徊在這矛盾的情緒間，他不敢正視桂，只偷偷地向大衣鏡瞥了一眼。然而大衣鏡中映出來桂的面容，並沒生氣；她反而得意地笑着，更緊緊地抱住了丙。她很嫵媚然而又威嚴地說：

「不許你再開口了！爲的你太會說謊。」

「什麼謊？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認你近來自己的變相！」

「你說的什麼變相，我不承認。我只知道心裏要什麼，口裏就說什麼。你呢，嘴裏歌頌什麼詩樣的男女關係，什麼空靈，什麼神祕，什麼精神的愛；然而實際上你見了肉就醉，你顛狂於肉體，你喘息垂涎，像一條狗！我還記得，就同昨天的事一樣，你曾經怎樣崇拜我的乳房，大腿，我的肚皮！你的斯文，清高，優秀，都是你的假面具；你沒有胆量顯露你的本來面目，你還想教訓我，你真不怕羞！」

又意外地笑了幾聲，桂突然將丙推在近旁的沙發上，自己就跨坐在他膝頭。她的眉梢泛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有些潮溼。這在平時往往會引起丙的興奮，但現在則桂的一番話似乎很傷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身受着這樣肉感的女性的愛撫，並不覺得愉快，反像是被侮辱

了似的。他很想發作一下，然而沒有足夠的勇氣；她只好委屈地忍受。

這種神情，自然躲不過桂的銳眼；她勝利地笑了起來，又輕聲說：

「你們男子，把嬌羞，幽嫻，柔媚，諸如此類一派的話，奉承了女子，說這是婦女的美德，然而實在這是你們用的香餌；我們女子，天生的弱點是喜歡恭維，不知不覺吞了你們的香餌，便甘心受你們的宰割。在學校的時候，老師們也教導我們要知道嬌羞，幽嫻，柔媚，我崇拜這三座偶像，少說也有十年，直到兩個月前纔被你打破了！你……」

「我？我打破了你的？」

青年丙急口插進來分辯。他真心確信並沒做過這樣的事。桂俯下頭去在丙的嘴唇上輕輕地咬了一口，同時長眉毛一挺，格格地豔笑着說：

「還不是你麼？如果我那時不打破那三座偶像，我，一個體面人家的寡媳，怎麼會倒在你——一個寄住在家裏的少年的懷抱呀？你，聰明的人兒，引誘我的時候，惟恐我不淫蕩，惟恐我怕羞，惟恐我有一些你們男子所稱為婦人的美德；但是你，既然厭倦了我的時候，你又惟恐我不怕羞，不幽嫻柔媚；惟恐我纏住了你不放手，你，剛才豈說我是淫蕩了！不差，淫蕩，我也承認，我也毫沒羞怯；這都是你教給我的！你教我知道青春快樂的權利是神聖的



，我已經遵從了你的教訓；這已成爲我的新偶像。在這新偶像還沒破壞以前，我一定纏住了你，我永不放手！」

更沒有回答了，和她的宣言一致，桂現在是取了更熱烈的旋風似的動作，使青年丙完全軟化，完全屈伏。

黑暗漸漸從房子的四角爬出來，大衣鏡却還明晃晃地蹲着，照出桂的酡紅的雙頰耀着勝利之光，也照出丙的力疾喘氣的微現蒼白的嘴角。

### 三

電燈亮時，青年丙頹然躺在床上，光着眼睛看帳頂。苗條身材的女子已經去了，然而書桌角上，和玫瑰花並排地，還留有一方淺綠色的印花手帕，很驕塞地躺在那裏，似乎就是女主人的代表，又像是監視青年丙的坐探。

多色的輕煙和飄浮無定的金星，尙掛在青年丙眼前，像東洋式的煙火。他覺得身下的床架還是在漸漸地漸漸地向上浮；他又覺得軟癱無力的四肢還是在一種所謂暈眩的奇趣裏。同時也有個半自覺的意念在他的甜醉的腦膜上掠過：比從前何如？近來他每次和桂有了沾染時，總忍不住要發生這個感想——妥當些說，是追問。他在暈眩的奇趣中也常常半意識地

這樣自問。然而每次都使他出驚的，是永不會有過否定的消極的答案。他委實找不出理由來說今不如故；他不能不承認每次的經驗都和第一度同樣地酣美，同樣地使他酥軟，使他沉醉。所不同者，第一度時還有些新鮮的驚喜的探險的意味，因而增加了說不明白的神祕的美感。這在第二度時已經褪落至於幾乎沒有，現在則自然完全消失了。每次追想到這一點，他總不免有些惆悵；他稱這第一度爲「靈之顫動」，稱以後的爲「肉的享宴」。

「再給我一次靈之顫動罷，——如果能夠再有那樣一次，夠多麼好！」

這樣的話，青年丙也曾對桂說過。現在他已經企圖要在表妹處覓取所謂「靈之顫動」。但是間或想起了桂不無歉然的時候，他仍舊自以爲假使桂能夠給他「靈之顫動」像第一度那樣，或者他未必「多此一舉」，再舍近而求遠罷。

青年丙的眼光落在書桌角的玫瑰花上；一陣惶恐的情緒驕地兜上心來了。玫瑰的蓓蕾好像就是表妹的笑靨；而花柄上的刺，也彷彿就是表妹笑中的譏諷。他趕快轉過臉去，暗暗噁了口氣。「我的行爲是不道德的麼？」他忍不住自問。他的在此等時的第一念大都是屬於桂。他覺得既然已經全心靈愛着表妹，就不應該再和桂有往來；仍舊接受桂，便是欺騙了桂。——以前的事，自可不論；但現在還和她沾染，至少是太欺負了她罷？」青年丙十分真誠地懺悔

。此時他不但沒有憎恨桂的意思，反倒可憐她了；他痛罵自己是墮落到極頂的懦夫。他承認自己的態度是兩面欺騙。

他自暴自棄似地翻過身去，把臉孔對着牆壁。他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鉛。他的眼眶有些紅了。他痛苦地承認，像他這樣的人，果然不配愛表妹，也不配被桂所愛。他認識了自己是如何的脆弱；沒有向善的決心，也沒有作惡的勇氣。他直覺到自己將來的不可避免的失敗；他恍惚看見表妹冷冷地掉頭自去，他又看見桂怒容戟指向着他。

青年丙霍然一跳，兩眼睜得大大地，什麼幻象都沒有了。他慢慢地用手背來拭去了額上的幾滴冷汗，較為鎮靜地反省着。暫時怔了半晌，空蕩蕩地毫無感念；然後他拾起了愁思的端緒。他從桂的「怒容戟指」想到了桂近來的情意以及他自己對於桂的態度。他在心裏分辯說：「從前愛她，現在不愛她，這在道德上成問題麼？說是現在既不愛她，就不應該再和她有沾染麼？不錯！然而她自己要來苦苦地纏住我，又有什麼辦法？說我擁抱她的時候却在想念別人，便是欺騙的行爲麼？但是她却賴有此欺騙而感到快樂呢！如果能使人幸福，便是欺騙也該不算壞事罷？而況不是我居心要欺騙她。這是她迫得我不能不欺騙呀！」於是青年丙覺得眼前一亮，心頭也輕鬆了許多。他翻過身去，突然那豔麗照眼的玫瑰花束又引起了他的不

安；一大串問題像亂箭似的攢在他心頭了：「可是這豈非成了欺騙表妹麼，這該不會使表妹也感到快樂罷？欺騙在桂那方面，即使不算是壞事，但在表妹這方面，至少不能算是好事罷？」於是他覺得已經損害了表妹的什麼權利；似乎他從表妹那裏偷了什麼東西轉給了桂了。

他反覆自問，又自己作答；他剛以為自己的一切行動並沒損害了誰，但轉念一想又覺得這實在是主觀的自解嘲，別人家決不會如此存想的。再過一會兒，他又勇敢地確信自己的不錯，並且以為別人的如何看法是大可不管了。他迷個地機械地想着，儘繞着一正一反的圈子；直到後來不再能思索，只有「正」「反」兩個觀念在腦膜上霍霍地閃爍。

忽然彈指聲輕輕地從門上來了；輕輕地，然而像地震似的撼動人心。青年閃趕快跳起來開了門。門外是一片黑暗。對照着房裏的光亮，使這門口宛如個無底的深洞。順長的一個白的人形，直立在黑洞中央，凝然不動。青年閃驚愕了幾秒鐘、便悄悄地上前一步，牽引那白的人形從黑洞口到光線下。他的全身細胞都在快活地發跳，然而他的舌頭蜷伏着不敢搖動；他疑惑只是一個快意的好夢。

默然相對了半晌，還是他先掙扎出一句話：

「桂奶奶！聽候您的吩咐！」

回答是幽然的一聲低嘆；可是長眉毛梢也淡淡地引起了紅暈了。

這都像電流那樣快，那樣有力，通過了青年內的全軀壳，從腦海以至最渺小的腦神經纖維，都在發脹，都在冥冥地跳躍。他伸出左手去輕輕地圍繞了她的腰；他畏怯地企圖要使那軟綿綿高突的只有一層輕紗罩護著的胸脯貼到他的心頭；他的被醉意醺朦了的眼睛看見無數小金是從她的眉目間，鼻孔裏，口輔邊，乃至頸際髮梢，泡沫似的浮出來，飛滿了全房子。他又看見同樣的泡沫在他自己身上迸射出來，也耀着金光。然後他又聽得裊裊的管弦和鏗鏘的金鼓在不知什麼地方響出來，也充滿了全房子。

「生命的舞蹈呀！靈魂的舞蹈呀！」

在陶醉中，他這樣想。然而他也沒有忘却問一句要緊話：

「白天我已經失望了！你是那樣的峻拒？」

「你怨不怨？」

「但現在是感多於怨了。」

他不知道怎樣纔能表示他的感激，他的愉快，他的興奮；他發狂似的汲取感官的快樂。

然後，在旋風樣的官能刺戟的頂點，他忽然像跌入了無底的深坑……

他驚跳着醒過來，第一眼便看見並排地蹲在書桌角的綠手帕和玫瑰花。他呆呆地等了半晌，然後低聲嘆一口氣。他想：「便是好夢，也去得太匆匆！不可再得的靈之顫動，只能在夢中再現了；然而夢亦去的太匆匆呀！」

夢中的詩樣的情趣，金色的泡沫，全都消散了，只有灰暗沉重的現實，壓在他心靈。

#### 四

玫瑰花束已經萎了，綠手帕依舊並排地蹲在旁邊。再過去是一封已經撒開了口的信，很侷促沮喪地斜躺在左側，似乎不會受到任何樣的歡迎。

房裏沒有人。太陽從西窗裏進來，獨自在花褥單上跳舞。

忽然房門輕輕地開了。青年丙昂起了頭進來，頗有些自得的神氣。他剛從一個朋友那邊來，帶的半天歡喜在心裏。朋友是舊同學，現在正當「裘馬輕肥」，對青年丙說了許多「惜重」的話。論到用世的才調，青年丙是當仁不讓的；現在他向大衣鏡立正，對鏡中人微微頷首一笑，便宛然是橫縱捭闔，手揮目送，風雲兒的姿勢。他看着鏡中人的挺得直直的胸脯，便想到朋友身上的斜皮帶。他扭轉身子向左右顧盼了一會兒，他忍不住那躊躇滿志的微笑浮上眉梢。

然而他的眉頭倏地皺緊了。他看見那影子似的苗條女子的面容又出現在鏡子裏了。她又跟着釘着來了！青年丙盛氣轉過身去，斜眼睨了一下，摹仿他的朋友看勤務兵時的神氣。

「愛，何必生氣呢？也犯不着生氣呀！」

意外地俏媚溫柔的口吻使他臉上的皮不得不放鬆了一些些。雖然此時他有老朋友的一番「借重長才」的話頭在心窩支撐，因而也就出奇地鎮定些，但是慣了的惟恐又被抓住的畏怯，又已經像薄霧似的展布開來了。

「我是來請罪的。我今天想明白了。丙少爺，直到今天我纔明白呢！」

接着是極嫵媚地一笑。青市丙茫無頭緒地看着她。

「昨天我說了些什麼話呢？我真是發瘋罷？那些話，都不是我應該說的。現在我明白過來了。我是個「未亡人」，沒有什麼活人的快樂幸福可說的；可是，丙少爺，你給了我一個月光景的快樂。這大概已經是太多了。再不知足，再要釘住你，就是太不自量了罷？今天我是想明白過來了。」

現在青年丙的臉紋完全展平了。一絲的慚愧，從他心深處搖曳而上，漸漸到了腦膜，可

是未及在兩頰上表白出來，就被老朋友的「惜重」格住了，並且慢慢地被壓了下去。

「哦，哦；那個——」

他只能含糊地回答；看着桂的發粉光的圓臉和烏溜溜的俏眼睛，便覺得更其迷惘。難置答詞。同時，那種意外遇赦的驚喜交併的情緒，確也壓住了他的舌頭。

「所以今天我是來請罪。今天是最後一次到這房裏。今天，再讓我最後一次叫你丙；以後是——仍然是丙少爺了。我也希望最後一次聽你叫我桂。」

聲音是簡直有點迷人了。過去的最珍貴的時間，突又復活在青年丙心上了；他又看見金色的泡沫從桂身上翻騰着飛出來，他又覺得自己全身的細胞都在跳動了。他驀地繞住了桂的細腰，把嘴湊上她的。

「不，不；不能再這樣了。已經太多了！」

桂扭轉頭去說，同時拔開了腰間的丙的手臂。

「這也是最後一次都不行麼？」

青年丙顫着聲問，依舊把手纏到那熟習的腰間去。他心裏的感想很複雜，但沒有一個浮現到他意識上，所以他只是單純的跟着血的衝動。



「自然不行！」

「一次也不能再多麼？」

「已經嫌太多時，便是半次也不行！況且，你如果想着了桌子上的玫瑰花是什麼人的，那就知道半次的半次也不能再有了。你看，玫瑰花已經焦了；你不應該讓牠們枯死的呀！」

很敏捷地脫離了丙的扭纏，桂斜倚在門楣，把右手托住了下頰。她的胸脯微微波動，她的眼睛有些紅，她的小嘴唇却變了白。這一切，青年丙都沒注意到。他的眼光正跟着桂的話聲轉到書桌角，於是那個怪可憐相地躺着的信封映進了他的眼簾。他立刻認出這是表妹的信！他攪了過來時，看見封口已破，便不自覺地舉眼望着桂一瞧。

「丙少爺，再會了。」

桂異樣的笑了一笑，就和影子似的退出房外，隨手將門帶上。

一個感想霍霍地在丙心上閃動。他恍然於桂今天的態度轉變的原因了；他斷定是桂先拆開了他的信，他又斷定是信中的消息使桂不得不放棄了死纏住的妄想。對於桂的竟去，他原有幾分不捨，然而亦未始不感到釋去重荷似的爽快。他微笑地抽出信紙來，看了兩行，忽然臉色變了。信是很簡短：

「表哥，明天婆跟父親到北平去了。行色匆匆，不能面辭爲歉。請你也不必來送。因爲從此刻起，就有許多事要辦，並且還有幾處地方要去辭行。」

「表妹啓。」

信箋是掉落在地上了，青年丙默坐在床上，癡癡地看着大鏡子。

鏡子映出房門慢慢地開了一條縫，佳的惡意的但是迷人的笑臉，端端正正嵌在縫中間，對着床上瞧。青年丙像觸電似的直跳起來，一步跳到門邊，想捉住了這迷人的笑容。但是門已經關了。只有吃吃的豔笑聲被關進在房裏。這笑聲像一條軟皮鞭，一下一下的打在青年丙的心窩。他再不能支持了，腳下一挫，就讓書桌抵住了背脊。

房門又意外的很快地開了。同時房裏的電燈也亮了出來。桂莊嚴地站在門框中，電燈光落在她的頭髮上和嘴唇上，閃閃地耀着。電燈光又透過了薄紗，映出一對熟透櫻桃似的乳頭的顫動。

「什麼時候也到北京去呢，丙少爺？」

回答是撲到門前抱住了她。這一回，她並沒拒絕，只是屹然立着，臉上冷冷地沒有一些表情。青年丙不覺啞然垂下手去。

「散文該不再是你所希罕的罷？我也不想再演喜劇做丑角呢！」

隨着這冷冷的聲音，桂飄飄然去了。

青年丙懊喪地把兩手掩了面孔。他不知道怎樣纔好，他覺得地板在他腳下搖動。然後，一個新理想撞上了他的心。他慢慢走到大衣鏡前，立正，兩眼疾向前一望，便很神氣的舉手到額角，行一個軍禮。他似乎是第三者的評判人，對鏡子裏的自己微微一笑，一尙稱滿意地點一下頭。同時，從他的嘴角流出了下面的幾個字：

「還不如到老同學處，幫他的『忙』罷；那便是『史詩』的生活呢！」

## (附)從枯嶺到東京

茅 盾

一

有一位英國批評家說過這樣的話：左拉因為要做小說，纔去經驗人生；托爾斯泰則是經驗了人生以後纔來做小說。

這兩位大師的出發點何其不同，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同樣的震動了一世了！左拉對於人生的態度至少可說是「冷觀的」，和托爾斯泰那樣的熱愛人生，顯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又同樣是現實人生的批評和反映。我愛左拉，我亦愛托爾斯泰；我曾經熱心地——雖然無效地而且很受誤會和反對，鼓吹過左拉的自然主義，可是到我自己來試作小說的時候，我卻更近於托爾斯泰了。自然我不至於狂妄到自擬於托爾斯泰；並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這位俄國大作家也並沒幾分的相像；我的意思只是：雖然人家認定我是自然主義的信徒，——現在我許久不談自然主義了，也還有那樣的話，——然而實在我未嘗依了自然主義的規律開始我的創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

於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尙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我不是爲的要做小說，然後去經驗人生。

在過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而且是自然主義的信徒，但我真誠地自白：我對於文學並不是那樣的忠心不貳。那時候，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而我的內心的趣味和別的許多朋友——祝福這些朋友的靈魂——則引我接近社會運動。我在兩方面都沒專心；我在那時並沒想起要做小說，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藝批評家。

## 二

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嶺養病；同去的本有五六個人，但後來他們都陸續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訪名勝去了，只騰我一個病體在牯嶺，每夜受失眠症的攻擊。靜聽山風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響，我捧着發脹的腦袋讀梅德林克 (M. Maeterlinck) 的論文集 ("The Buried Temple") 短促的夏夜便總是這般不合眼的過去，白天裏也許翻譯小說，但也時時找尙留在牯嶺或新近來的幾個相識的人談話，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雲小姐，「肺病第二期」對於這位雲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爲的「病」確已損害她的健康，而是爲的這「病」的黑影的威脅使得雲小姐發

生了時而消極時而興奮的動搖的心情。她又談起她自己的生活經驗，這在我聽來，彷彿就是中古的 romance，並不是說牠不好，而是太好，對於這位「多愁多病」的雲小姐——人家這樣稱呼她，——我發生了研究的興味；她說她的生活可以作小說。那當然是，但我不得不聲明，我的已作的三部小說——幻滅、動搖、追求中間，絕對沒有雲小姐在內；或許有像她那樣性格的人，但沒有她本人，因為許多人早在那裏猜度小說中的女子誰是雲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負責的聲明，然而也是多麼無聊的事！

可是，要做一篇小說的意思，是在牯嶺的時候就有了；八月底回到上海，妻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時候，寫好了幻滅的前半部。以後，妻的病好了，我獨自住在三層樓，自己禁閉起來，這結果是完成了幻滅和其後的兩篇——動搖和追求，前後十個月，我沒有出過自家的大門；尤其是寫幻滅和動搖的時候，來訪的朋友也幾乎沒有；那時除了四五個家裏人，我和世間是完全隔絕的。我是用了「追憶」的氣分去寫幻滅和動搖；我只注意一點：不把個人的主觀混進去，並且要使幻滅和動搖中的人物對於革命的感應是合於當時的客觀情形。

## 三

在寫幻滅的時候，已經想到了動搖和追求的大意有兩個主意在我心頭活動：一是作成二

十餘萬字的長篇，二是作成七萬字左右的三個中篇，我那時早已決定要寫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三個時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2)革命鬪爭劇烈時的動搖；(3)幻滅動搖後不甘寂寞尙思作最後之追求，如果將這三時期作一篇寫，固然可以；分爲三篇，也未始不可以。因爲不敢自信我的創作力，終於分作三篇寫了；但尙擬寫第二篇時仍用第一篇的人物，使第三篇成爲斷而能續。這企圖在開始寫動搖的時候，也就放棄了；因爲幻滅後半部的時間正是動搖全部的時間，我不能不另用新人；所以結果只有史俊和李克是幻滅中的次要角色而在動搖中則居於較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最初加以詳細的計畫，使這三篇用同樣的人物，使事實銜接，成爲可離可合的三篇，或者要好些。這結構上的缺點，我是深切地自覺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結構的鬆懈也是很顯然。人物的個性是我用心描寫的；其中幾個特異的女子自然很惹人注意，有人以爲她們都有「模特兒」，是某人某人；又有人以爲像這一類的女子現在是沒有的，不過是作者的想像。我不打算對於這個問題有什麼聲辯，請讀者自己下斷語罷，並且幻滅、動搖、追求這三篇中的女子雖然很多，我所著力描寫的，卻只有二型：靜女士、方太太，屬於同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於又一的同型，靜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

許有人要罵她們不徹底，慧女士、孫舞陽、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淺薄的浪漫女子，如果讀者並不覺得她們可愛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寫的失敗。

## 四

幻滅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寫的，動搖是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寫的，追求在一九二八年的四月至六月間，所以從幻滅至追求這一段時間正是中國多事之秋，作者當然有許多新感觸，沒有法子不流露出來。我也知道，如果我嘴上說得勇敢些，像一個慷慨激昂之士，大概我的讚美者還要多些罷；但是我素來不善於痛哭流涕劍拔弩張的那一套志士氣概，並且想到自己只能躲在房裏做文章，已經是可鄙的懦怯，何必再不自慚的偏要嘴硬呢？我就覺得躲在房裏寫在紙面的勇敢話是可笑的，想以此欺世盜名，博人家說一聲「畢竟還是革命的」，我並不反對別人去這麼做，但我自己卻是一百二十分的不願意，所以我只能說老實話；我有點幻滅，我悲觀，我消沉，我很老實的表現在三篇小說裏，我誠實的自白：幻滅和動搖中間並沒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觀的描寫；追求中間卻有我最近的——便是在這篇小說的那一段時間——思想和情緒，追求我基調是極端的悲觀；書中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或大或小，都一樣的不能如願，我甚至於寫一個懷疑派的自殺——最低限度的追求——也是失敗



了的。我承認這極端悲觀的基調是我自己的，雖然書中青年的不滿於現狀、苦悶、求出路，是客觀的真實，說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罷，我就不懂爲什麼像蒼蠅那樣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落伍？說我只是消極，不給人家一條出路麼，我也承認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聲機吆喝著：「這是出路，往這邊來！」是有什麼價值並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說中人有一條出路，就因爲我既不願意昧着良心說自己以爲不然的話，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夠發見一條自信得過的出路來指引給大家。人家說這是我的思想動搖。我也不願意聲辯。我想來我倒並沒有動搖過，我實在是自始就不贊成一年來許多人所呼號吶喊的「出路」。這出路之差不多或爲「絕路」，現在不是已經證明得很明白？

所以幻滅等三篇只是時代的描寫，是自己想能夠如何忠實便如何忠實的時代描寫；說牠們是革命小說，那我就覺得很慚愧。因爲我不能積極的指引一些什麼——姑且說是出路罷！因爲我的描寫是多注於側面，又因爲讀者自己主觀的關係，我就聽憑一看見，好幾種不同的意見，其中有我認爲不能不略加聲辯者，姑且也寫下來罷。

## 五

先講幻滅。有人說這是描寫戀愛與革命之衝突，又有人說這是寫小資產級對於革命的

動搖。我現在真誠的說：兩者都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很老實的，我還有在中學校時做國文的習氣，總是粘住了題目做文章的；題目是「幻滅」，描寫的主要點也就是幻滅。主人公靜女士當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子，理智上是向光明，「要革命的」，但感情上則每遇頓挫便灰心；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後感到寂寞便要尋求光明，然後又幻滅；她是不斷的在追求，不斷的在幻滅。她在中學校時代熱心社會活動，後來幻滅，則以專心讀書爲逃避，然而又耐寂寞，終於跌入了戀愛，不料戀愛的幻滅更快，於是她逃進了醫院；在醫院中漸漸的將戀愛的幻滅的創傷平復了，她的理智又指引她再去追求，乃要投身革命事業。革命事業不是一方面，靜女士是每處都感受了幻滅；她先想故政治工作，她做成了，但是幻滅；她又幹婦女運動，她又在總工會辦事，一切都幻滅。最後她逃進了後方病院，想做一件「問心無愧」的事，然而實在是逃避，是退休了。然而她也不能退休寂寞到底，她的追求憧憬的本能再復活時，她又走進了戀愛。而這戀愛的結果又是幻滅——她的戀人強連長終於要去打仗，前途一片灰色。

幻滅就是這麼老實寫下來的。我並不想嘲笑小資產階級，也不想以靜女士作爲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只寫二九二七夏秋之交一般八對於革命的幻滅；在以前，一般人對於革命多少

存點幻想，但在那時卻幻滅了；革命未到的時候，是多少渴望，將到的時候是如何的興奮，彷彿明天就是黃金世界，可是明天來了，並且過去了，後天也過去了，大後天也過去也，一切理想中的幸福都成了廢票，而新的痛苦卻一點一點加上來了，那時候每個人心裏都不禁嘆一口氣：「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來了幻滅。這是普遍的，凡是真心熱望着革命的人們都會在那時候有過這樣一度的幻滅；不但是小資產階級，並且也有貧苦的工農。這是幻滅，不是動搖！幻滅以後，也許消極，也許更積極，然而動搖是沒有的。幻滅的人對於當前的騙人的事物是看清了的，他把牠一脚踢開；踢開以後怎樣呢？或者從此不管這些事；或者是另尋一條路來幹。只有尙執着於那事物而不能將牠看個澈底的，然後會動搖起來。所以在幻滅中，我只寫「幻滅」；靜女士在革命上也感得了一般人所感得的幻滅，不是動搖！

同樣的，動搖所描寫的就是動搖，革命鬭爭劇烈時從事革命工作者的動搖。這篇小說裏沒有主人公；把胡國光當作主人公而以爲這篇小說是對於機會主義的攻擊，在我聽來是極詭異的，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自始至終，沒有機會主義這四個字在我腦膜上閃過。動搖的時代正表現著中國革命史上最嚴重的一期，革命觀念革命政策之動搖，——由左傾以至發生左癡病，由救濟左癡病以至右傾思想的漸抬頭，終於爲大反動。這動搖，也不是主觀的，而有

客觀的背景；我在動搖裏只好用了側面的寫法。在對於湖北那時的政治情形不很熟悉的人自然是茫然不知所云的，尤其是假使不明白動搖中的小縣城是那一個縣，那就更不會弄得明白。人物自然是虛構，事實也不盡是真實；可是其中有幾段重要的事實是根據了當時我所得的不能披露的新聞訪稿的。像胡國光那樣的投機分子，當時很多；他們比什麼人都要左些，許多惹人議論的左傾幼稚病就是他們幹的。因為這也是「動搖」中一現象，所以我描寫了一個胡國光，既沒有專注意他，更沒半分意思攻擊機會主義。自然不是說機會主義不必攻擊，而是我那時卻只想寫「動搖」。本來可以寫一個比他更大更凶惡的投機派，但小縣城裏只配胡國光那樣的人，然而即使是那樣小小的，卻也殘忍得可怕：捉得了剪髮女子用鐵絲貫乳遊街然後打死。小說的功效原來在借部分以暗示全體，既不是新聞紙有的聞必錄，也不同於歷史的不能放過巨奸大慝。所以動搖內只有一個胡國光；只這一個，我覺得也很夠了。

方羅蘭不是全篇的主人公，然而我當時的用意確要將他作為動搖中的一個代表。他和他的太太不同。方太太對於目前的太太的變動不知道怎樣去應付纔好，她迷惑而彷徨了；她又看出這動亂的新局面內包孕着若干矛盾，因而她又微感幻滅而消沉。她完全沒有走進這新局面新時代，她無所謂動搖與否。方羅蘭則相反；他和太太同樣的認不清這時代的性質，然而

他現充着黨部裏的要人，他不能不對付着過去，於是他的思想行動就顯得很搖了。不但在黨務在民衆運動上，並且在戀愛上，他也是動搖的。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正面描寫一個人物的政治態度，不必像屠格涅甫那樣要用戀愛來暗示；但描寫動搖中的代表的方羅蘭之無往而不動搖，那麼，他和孫舞陽戀愛這一段描寫大概不是閒文了。再如果想到動搖所寫的是「動搖」，而方羅蘭是代表，胡國光不過是現象中間一個應有的配角，那麼，胡國光之不再見於篇末，大概也是不足爲病罷，

我對於幻滅和動搖的本意只是如此；我是依這意思去做的，並且還時時注意不要離開了題旨，時時顧到要使篇中每一動作都朝着一個方向，都爲促成這總目的之有機的結構。如果讀者所得的印象而竟全都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就是作者描寫的失敗了。

## 六

追求剛在發表中，還沒聽得什麼意見。但據看到第一二章的朋友說，是太沉悶。他們都是愛我的，他們都希望我有震懾一時的傑作出來，他們不大願意我有這纏綿幽怨的調子。我感謝他們的厚愛。然而同時我仍舊要固執地說，我自己很愛這一篇，並非愛牠做得好，乃是愛牠表現了我的生活中的一個苦悶的時期。上面已經說過，追求的寫作時間是在本年四月至

六月，差不多三個月；這並不比勃搖長，然而費時多至二倍，除去因事擱起來的日子，兩個月是十足的。所以不能進行得快，我因為我那時發生精神上的苦悶，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間會有好幾次往復的衝突，我的情緒忽而高亢灼熱，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這是因為我在那時曾見了幾個舊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為威武所屈的人也許會因親愛者的乖張使你失望而發狂。這些事將來也許會有人知道的。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層極厚的悲觀色彩，並且使我的作品有纏綿幽怨和激昂奮發的調子同時並在。追求就是這麼一件狂亂的混合物。我的波浪似的起伏的情緒在筆調中顯現出來，從第一頁以至最末頁。

這也是沒有主人公的。書中的人物是四類：王仲昭是一類，張曼言又一類，史循又一類，章秋柳，曹志方等又為一類。他們都不甘昏昏沉沉過去，都要追求一些什麼，然而結果都失敗；甚至於史循要自殺也是失敗了的。我很抱歉，我竟做了這樣頹唐的小說，我是越說越不成話了。但是請恕我，我實在排遣不開。我只能讓牠這樣寫下來，作一個紀念；我決計改換一下環境，把我的精神蘇醒過來。

我已經這麼做了，我希望以後能夠振作，不再頹唐；我相信我是一定能的，我看見北歐運命女神中間的一個很莊嚴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導我向前！她的永遠奮鬥的精神將我吸引

着向前！

七

最後 說一說我對於國內文壇的意見 或者不會引起讀者的討厭罷。

從今年起，煩悶的青年漸多讀文藝作品了；文壇上也起了「革命文藝」的呼聲。革命文藝當然是一個廣泛的名詞，於是有更進一步直捷說出明日的新的文藝應該是無產階級文藝。但什麼是無產階級文藝呢？似乎還不見有極明確的介紹或討論；因為一則是不便說，二則是難得說。我慚愧得很，不會仔細閱讀國內的一切新的文藝定期刊。只就朋友們的談話中聽來，好像下例的幾個觀點是提倡革命文藝的朋友們所共通而且說過了的：（1）反對小資產階級的閒暇態度，個人主義；（2）集體主義；（3）反抗的精神；（4）技術上有傾向於新寫實主義的模樣。（雖然尚未見有可說是近於新寫實主義的作品。）

主張是無可非議的，但表現於作品上時，却亦不免未能適如所期許。就過去半年的所有此方向的作品而言，雖然有一部分人歡迎，但也有更多的人搖頭。為什麼搖頭？因為他們是小資產階級麼？如果有人一定要拿這句話來閉塞一切自己檢查自己的路，那我亦不反對。但假如還覺得這麼辦是類乎掩耳盜鈴的自欺，那麼，虛心的自己批評是必要的。我敢嚴正的說





藝批評家似乎始終不曾預防到這一著。因而也就發生了可痛心的現象：被許爲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却正是並不反對革命文藝的人們所曉得搖頭了。「新作品」之最初尙受人注意而後竟受到搖頭，這便是一個解釋，不能專怪別人不革命。這是一個真實，我們應該有勇氣來承認這真實，承認這失敗的原因，承認改進的必要！

這都是關於革命文藝本身上的話，其次有一個客觀問題，即今後革命文藝的讀者的對象。或者覺得我這問題太奇怪。但實在這不是奇怪的問題，而是需要用心研究的問題。一稱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藝而如沒有相對的讀者界，則此文藝非萎枯便只能成爲歷史上的奇蹟，不能成爲推動時代的精神產物，什麼是我們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或許有人要說：被壓迫的勞苦羣衆。是的，我很願意我很希望，被壓迫的勞苦羣衆「能夠」做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但是事實上怎樣？請恕我又要說不中聽的話了。事實上是你对勞苦羣衆呼籲說「這是爲你們而作」的作品，勞苦羣衆並不能讀，不但不能讀，即使你朗誦給他們聽，他們還是不了解。他們有他們真心欣賞的「文藝讀物」，便是灘塗小鬧花鼓戲等一類你所視爲含有毒質的東西。緣是因此須得更努力作些新東西來給他們麼？理由何嘗不正確，但事實總是事實。他們還是不能懂得你的話，你的太歐化或是太文言化的白話。如果先要使他们們得懂，惟有用方言來做小說。

編戲曲，但不幸「方言文學」是極難的工作，目下尚未有人嘗試。所以結果你的「爲勞苦羣衆而作」的新文學是只有「不勞苦」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閱讀了。你的作品的對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現象！也許有人說，「這也好。比沒有人看好些。」但這樣的自嘲是不應該有的罷！你所要喚醒而提高他們革命情緒的，明明是甲，而你的爲此目的而作的作品卻又明明不能達到甲的面前，這至少也該說是能力的誤費罷？自然我不說竟可不作此類的文學，但我總覺得我們也該有些作品是爲了我們現在事實上的讀者對象而作的。如果說小資產階級都不革命，所以對他們說話是徒勞，那便是很大的武斷。中國革命是否竟可拋開小資產階級，也還是一個費人研究的問題。我就覺得中國革命的前途還不能全然拋開小資產階級。說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願多辯；將來的歷史會有公道的證明。也是基於這一點，我以爲現在的「新作品」在題材方面太不顧到小資產階級了。現在差不多有這麼一種傾向：你做一篇小說爲勞苦羣衆的工農訴苦，那就不問如何大家齊聲稱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爲小資產階級訴苦，便幾乎罪同反革命。這是一種很不合理的事！現在的小資產階級沒有痛苦麼？他們不被壓迫麼？如果他們確是有痛苦，被壓迫，爲什麼革命文藝者要將他們視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們的神聖的筆尖呢？或者有人要說，「革命文藝」也描

寫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各種痛苦；但是我要反問：曾有什麼作品描寫小商人，中小農，破落的書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麼？沒有呢，絕對沒有！幾乎全國十分之六，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然而牠的文壇上沒有表現小資產階級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怪現象罷！這彷彿證明我們的作家一向只忙於追逐世界文藝的新潮，幾乎成爲東施效顰，而對於自己家內有什麼主要材料這問題，好像是從未有過一度的考量。

我們應該承認：六七年來的「新文藝」運動雖然產生了若干作品，然而並未走進羣衆裏去，還只是青年學生的讀物；因爲「新文藝」沒有廣大的羣衆基礎爲地盤，所以六七年來不能長成爲推動社會的勢力。現在的「革命文藝」則地盤更小，只成爲一部分青年學生的讀物，離羣衆更遠。所以然的緣故，卽在新文藝忘記了描寫牠的天然讀者對象。你所描寫的都和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實際生活相隔太遠，你的用語也不是他們的用語，他們不能懂得你，而你卻怪他們爲什麼專看施公案，雙珠鳳等等無聊東西，硬說他們是思想太舊，沒有辦法；你這主觀的錯誤，不也太利害了一點兒麼？如果你能夠走進他們的生活裏，懂得他們的情感思想，將他們的痛苦愉樂用比較不歐化的白話寫出來，那即使你的事實中包孕着絕多的新思想，也許受他們罵，然而他們會喜歡看你，不會像現在那樣掉頭不顧了。所以現在爲「新文藝」

或是勇敢點說，「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牠從青年學生中間出來走入小資產階級羣衆，在這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植立了脚跟。而要達到此點，應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只要質朴有力的抓住了小資產階級生活的核心的描寫！

說到這里，就牽連了另一問題，即文藝描寫的技巧這問題。關於此點，有人在提倡新寫實主義。曾在廣告上看見太陽七月號上有一篇詳論到新寫實主義的路，但未見全文，所以無從知道究屬什麼主張。我自己有兩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藝雜誌，不知道新寫實主義近來有怎樣的發展；只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經在小說月報上有過一點介紹，大約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壇消息，文題名俄國的新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起於實際的逼迫；當時俄國承白黨內亂之後，紙張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報紙的文藝欄都只有極小的地位，又因那時的生活是緊張的疾變的，不宜於弛緩迂迴的調子，那就自然而產生了一種適合的此種精神律奏和實際困難的文體，那就是把文學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簡鍊起來，省去不必要的環境描寫和心理描寫，使成爲短小精悍，緊張，有刺激性的一種文體，因爲用字是愈省愈好，彷彿打電報，所以最初有人戲稱爲「電報體」，後來就發展成爲新寫實主義。現在我們已有此類作品的

譯本，例如塞門諾夫的飢餓。雖然是轉譯，損失原來神韻不少，然而大概的面目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新寫實主義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因為要對無產階級說法，所以要簡缺些。然而是文藝技巧上的一種新型，卻是確定了的。我們現在移植過來，怎樣呢？這是個待試驗的問題。但有兩點是可以先來考慮一下的。第一是文字組織問題。照現在的白話文，求簡缺是很困難的；求簡便入於文言化。這大概是許多人自己經驗過來的事。第二是社會活用語的性質這問題。那就是說我們所要描寫的那個社會階級口頭活用的語言是屬於繁複拖沓的呢，或是屬於簡潔的。我覺得小商人說話是習慣於繁複拖沓的。幾乎可說是小資產階級全屬如此。所以簡練了的描寫是否在使他們了解上發生困難，也還是一個疑問。至於緊張的精神律奏，現在又顯然的沒有。

最爲一般小資產階級所了解的中國舊有的民間文學，又大都繁複緩慢的，姑以「說書」爲例。你如果到過「書場」，就知道小資產階級市民所最歡迎的「說書人」是能夠把張飛下馬——比方的說——描寫至一二小時之久的那樣繁重細膩的描寫。

所以爲要使我們的新文藝走到小資產階級市民的隊伍去，我們的描寫技術不得不有一度

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寫實主義的路，」則尙待多方的試驗。

就我自己的意見說：我們文藝的技術似乎至少須先辦到幾個消極的條件，——不要太歐化，不要多用新術語，不要太多了象徵色彩；不要從正面說教似的宣傳新思想。雖然我是這麼相信，但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卻就全犯了這些毛病。我的作品，不用說只有知識分子看看的。

## 八

已經說的很多，現在來一個短短的結束罷。

我相信我們的新文藝需要一個廣大的讀者對象，我們不得不從青年學生推廣到小資產階級的市民；我們要聲訴他們的痛苦，我們要激動他們的情熱，

爲要使新文藝走進小資產階級市民的队伍，代替了施公案，雙珠鳳等，我們的新文藝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條新路；新寫實主義也好，新什麼也好，最要的是使他們能夠了解不厭倦。

悲觀頹喪的色彩應該消滅了，一味的狂喊口號也大可不必再繼續下去了，我們要有蘇生的精神，堅定的勇敢的看法了現實，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於魯莽暴躁。

我自己是決定要試走這一條路；追求中間的悲觀苦悶是被海風吹得乾乾淨淨了，現在是北歐的勇敢的運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導。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沒有把文壇推進一個新基礎那樣的巨才，我只能依我自己的信念，盡我自己的能力做去，我又只能把我的意見對大家說出來，等候大家的討論，我希望能夠反省的文學上的同道者能夠一同努力這個目標。

## 謝冰心

## 生平

「冰心」士培編瑩，福建人，現任北平燕京大學教職，有人綴合伊的筆名冰心與春水詩集批評道：「文字澄瑩如冰心，讀她的小說時，只覺得『風乍起，吹縹一池水』，令人愛不釋手。」西滬說：「她已出版的兩本小詩集——繁星與春水——却沒有多少晶瑩的寶石」宗白華說：「繁星是以哲理入詩。」胡景深則稱繁星有兩個特點：「一星用字的清新，一是回憶的詭密」至於伊的小說，則有許多不同調的批評，大致可分別爲這幾種：（甲）超人出來，賺得青年人的許多眼淚。（乙）愛的實現會由周作人譯爲日文，暗示出詩人的心與小孩的心中間的共鳴處。彷彿見作者穿着白衣在林際海邊飄忽步行，伊把伊的體驗告訴我們。（丙）最後的使者是作者徘徊憂傷時的表現。（丁）蓮家的一年敘述一個小學生離家的一年情狀，描寫的去婉盡致，纏綿熱愛情感，溢然於字裏行間。以上都是一般談冰心作品對於超大小說集的批評梗概。西滬則說：「超人裏大部分小說，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生的作品。人物和情感都離實際太遠了。」伊最近出版的寄小讀者，裏面有一個冰雪聰明的世界。那是在伊去國時遠遊中的寫作，花的生活，冰生活，雲的生活 部的描寫。



## 別後

謝冰心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母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烟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來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多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里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棧色絨縐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吃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蓋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

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他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

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

眼睛，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關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蕭然的畫他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扭扭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關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

永明喚道，「瀾小姐不要儘着畫了，也來幫我罷！」關姑只管低着頭，說，「你黏你的

罷，我沒有工夫。」宜姑着永明道，「你讓她罷罷，我們三個人做，就罷了。」回頭便問他，「聽說你姊姊走了，誰送她去的？」他連忙答應說，「是我舅舅送她去，等她結婚以後，舅舅就回來的。」永明笑問，「早晨你哭了麼？」他紅了臉只笑着。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微微的一笑，笑裏含着禁止的意思。

他不覺感激起來。但永明這一句話，在他並沒有什麼大刺激，他便依舊黏着紙練子。搖籃裏的嬰兒，忽然哭了，宜姑連忙去挪了過來，放在自己足旁。他看見裏面臥着的孩子，用水紅色的小被裹着，頭上戴一頂白絨帶纓的小帽，露出了很白的小臉。永明笑說，「這是娃娃，你看他胖不胖？」他笑着點一點頭。——宜姑口裏輕輕的唱着，手裏只管裁紙花，足卻踏着搖籃，使他微微動搖。

他忽然想起，便低低的問道，「你的大姊呢？」永明道，「我沒有大姊。」他看了宜姑又看瀾姑，正要說話，永明會意，便說：「我們弟兄姊妹在一塊兒排的，所以我有大哥，二姊，三姊，我是四弟——娃娃是哥哥的女兒。」

娃娃的頭轉側了幾下，便又睡着了。他注目看着，覺那小樣兒非常的可愛，便伸手去摩她嫩紅的面頰。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動，他連忙縮回手去，宜姑看着他溫柔的一笑。

一個僕婦從外面進來，說，「二小姐，老太太那邊來了電話了，」宜姑便站起。走了出去。

永明笑道，「我們這位二小姐，就是一位宰相，上上下下的事，都是她一手經理，母親又寵她……」瀾姑正洗着筆，聽見便說：「別怪母親寵她，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除了她，別人是辦不來的！」永明笑道，「你又向着她了！我不信我就不會接電話，更不信我們一家子捧鳳凰似的，只捧着她一個！」瀾姑擡頭看着永明說：「別說昧心話了，難道你就不捧她？」去年她病在醫院裏，是誰哭的一夜沒有睡覺來着？」——永明笑道，「我不知道——不要提那個了，我看除了她之外，也沒有一個人能得你的心誠悅服……」

宜姑進來了，笑向瀾姑說：「外婆來了電話，說要接母親和我們兩個今晚去喫飯，我說嫂嫂不在家，娃娃沒人照應，母親說叫你跟着去呢。」瀾姑皺眉道：「我不喜歡去！外婆倒罷了，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們，我實在跟她們說不到一塊兒！」宜姑笑道：「左右是應個景兒，誰請你去演說？一會兒琴姊和翠姊要親自來接的。」永明忙問，「請我了沒有？」宜姑道，「沒有。」永明笑道：「我一定問問外婆去，一到了請喫飯，就忘了我；到了我們學校裏開遊藝會，運動會，怎麼不忘了問我要入場券？……」瀾姑道，「既如此，你去罷。」永明道：

「人家沒有請我，怎好意思的！就是請我，我也不去，今晚我自己還請人喫飯呢！」說着便看他一笑。

宜姑又問：「妹妹，你倒底去不去？」瀾姑放下筆，伸一伸懶腰，抱膝微笑着，「忙什麼的，她們還沒來呢。」宜姑道：「等到他們來，豈不晚了，母親又要着急的。」瀾姑慢慢的說：「那你爲什麼不去？」宜姑坐下，仍舊剪着紙，一面說，「我何曾不想去？娃娃的奶媽子又是新來的，交結她不放心，而且這兩天往往有送年禮的，那一家該收下，那一家的該壁回，你自己想如罷了這些事，我就樂得去，我就留在家裏，享你的清福。」瀾姑想了一想，道：「這樣還是我去罷，」宜姑笑道：「是不是！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還是穿上衣服，在母親身旁一坐，比甚麼都舒服……」

娃娃又哭了，這回眼睛張得很大，哭得也很急促。宜姑看一看手表，俯下去親一親她，說：「真的，忘了叫娃娃喫奶了，別哭，抱你找奶媽去。」一面輕輕的將娃娃連被抱起，這時奶媽子已經進來，宜姑將娃娃遞給她，替她開了門，說：「到娃娃屋裏去罷，別讓她多喫了，」奶媽子連聲答應着，就帶上門出去。

話說未了外面人來報道，「老太太那邊兩位小姐來了，」宜姑連忙脫下圍裙，迎了出去，

——他十分瑟縮，要想躲開，永明答道，「你怕什麼？我們坐在琴後，不理她們就是了。」說着兩個人從長椅上提過兩個靠枕，忙跑到琴後抱膝坐下。

她們一邊說笑着進來，琴後望去不甚真切，只彷彿是兩個頭髮燙得很卷曲，衣服極華麗的女子。又聽得瀾姑也起來招呼了。她們走到爐邊，伸手向火，一面笑說，「宜妹今天真俏皮呵！怎麼想開了穿起這紫色的衣服？」宜姑笑道，可不是，母親替我做的，回爲她喜歡這顏色，去年做的，這還是頭一次上身呢。」一面忙着按鈴叫人倒茶。

那個叫翠姊的走到琴前，——永明搖手叫他不要作聲，——拿起瀾姑的畫來看，回頭笑道，「瀾妹，你怎麼專愛畫那些頹敗的東西？」瀾姑只管收拾着畫具。一面說，「是呢，人家都畫，我就不畫了，人家都不畫的，我才畫呢！」琴姊也走過來，說，「你的脾氣還是不改——上次在我們家裏，那位曾小姐要見你，你爲什麼不見她？」瀾姑道：「但至終也見了呵！」琴姊笑說，「她以後對我們評論你了，」瀾姑擡頭道，「她評論我什麼？」琴姊過來倚在琴姊肩上，笑說，「說了你別生氣！」——她說你真是滿可愛的，只是太刁傲一點。」琴姊道，「論她的地位，她又是生客，你還是應酬她一點好。」瀾姑冷笑道：「刁傲可惜我就是這樣的刁傲麼！她說我可愛，謝謝她！人說我不好，不能貶損我的價值；人說我好，更不能增加的。」



我的身分！我生來又不曾說話，我更犯不着爲她的地位去應酬她……」

琴和翠相視而笑，宜姑端過茶來，笑說，「姊姊們不要理她，那孩子太嬌癯了，母親在樓上等着你們呢，」她們端起杯來，喝了一口，就都上樓去。

永明和他從琴後出來。永明笑道：「瀾小姐真能辯論呵！連我聽着都覺得痛快！那位會小姐我可看見了，這種妖妖調調的樣子，我要有三個眼睛，也要挖出一個去！」宜姑看了永明一眼，回頭便對瀾姑說：「妹妹，不要太立崖岸了，同在人家作客，何苦來……」瀾姑站了起來說，「我不怪別人！只是翠琴二位太氣人了，好好的又提起那天的事作什麼？那天我也沒有得罪她，她們以爲我聽說人批評我驕傲，我就必得應酬他們，豈知我更得意！」宜姑笑道：「得了，上去打扮罷。母親等着呢，」瀾姑出去，又回來，右手握着門紐，說，「今天熱得很，我不穿皮襖，穿駝絨的罷。」宜姑一面坐下，拿起疊好的五色紙來，用針縫起，一面說，「可別演着玩，穿你的皮襖去是正經！」瀾姑說，「不，外婆屋裏永遠是煖的。只是一件事，我不穿我那件藕合色的，把你的那件魚肚白的給我罷。」宜姑想了一想道，「在我窗前的第二層櫃裏呢，你要就拿去罷——只是太素一點了，外婆不喜歡。」說完又笑道：「只要你樂意就好，否則今天又不痛快。」永明笑道，「你要盼望她顧念別人，就不對了，她是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的！」瀾姑冷笑道，「我便是楊朱的徒弟，你要做楊朱的徒弟，他還不要你呢！」說着便自己開門出去了。

宜姑自送着她出去，回頭對永明說，「她脾氣又急，你又愛逗她……」永明連忙接過來說，「說得是呢！他脾氣又急，你又總順着她，慣得她菩薩似的，只拿我這小鬼出氣！」宜姑笑道：「罷了！成天爲着給你勸架，落了多少不是！」一面拿起剪刀來，在那些已縫好的紙上，曲折的剪着，慢慢的伸開來，便是一朵朵很燦爛的大繡毯花。

這時桌上的紙已盡，永明說，「都完了，我該登山爬高的去張羅了！」一面說便挪過一張高椅來，放在尾角，自己站上，又回頭對他說，「你也別閒着，就給我傳遞罷！」他連忙答應着，將那些紙練子，都拿起掛在臂上，走近椅前。宜姑過來扶住椅子，一面仰着臉指點着，椅子漸漸的挪過四壁，紙練子都裝點完了。然後宜姑將那十幾個花毯，都懸在紙練的交給處，和電燈的底下。

永明下來，兩手叉着看着，笑道，「真輝煌，電燈一亮，一定更好……」這時聽得笑語雜沓，從樓上到了廊下，宜姑向永明道，「你們將這些零碎東西收拾了罷，我去送他們上單去。」說着又走出去。

他們兩個忙著將桌上一切都挪開了，從琴後挪過那兩個靠枕來，坐在爐旁。剛坐好，宜姑已抱着小狗進來，永明又起來，替她拉過一張大沙發。說：『事情都完了，你也該安生的坐一會子了。』宜姑笑着坐下，他似乎倦了，只嬾嬾的低頭撫着小狗，暫時不言語。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爐火光裏，他和永明相對坐着，談得很快樂。他尤其覺得這閃閃的光焰之中，映照着紫衣絳頰，這屋裏一切，都極其綿密而溫柔，這時宜姑笑着問他，『永明在學校裏淘氣罷？你看他在家裏跳盪的樣子！』他笑着看着永明說，『他不淘氣，只是活潑，我們都和他好。』永明將頭在宜姑膝上一倚，笑道，『你看如何？你只要找我的錯兒，可惜找不出來！』宜姑摩撫着永明的頭髮，說，『別得意了！人家客氣，你就居之不疑起來。』

這時有人推門進來，隨手便將幾盞電燈都捻亮了。燈光之下一個極年輕的婦人，長身玉立，身上是一套淺藍天鵝絨的衣裙，項下一串珠鍊，手裏拿着一個白狐手籠。開了燈便笑道，『這屋裏真好看，你們怎麼這樣安靜？——還有客人。』一面說着已走到爐旁，永明和他都站起來；永明笑說，『這是我大哥永琦的夫人，琦夫人今天省親去了一天。』他又忸忸的欠一欠身。

宜姑仍舊坐着，拉住琦夫人的手，笑說，「夫人省親怎麼這早就回來？你們這位千金，今天真好，除了喫就是睡。這會子奶媽伴着，在你的屋裏呢。」琦夫人放下手籠，一面也笑說，「我原是打電話打聽娃娃來着，他們告訴我，娘和濶妹都到老太太那邊去了，我怕你悶，就回來了。」

那邊右方的一個門開了，一個僕人垂手站在門邊，說，「二小姐，晚飯開好了。」永明先站起來，說，「做了半天工，也該喫飯了。」又向他說，「只是家常便飯，不配說請，不過總比學校的飯菜好些。」大家說笑着便進入餐室。

餐桌中間擺着兩盆水仙花，旁邊四付匙箸，靠牆一個大玻璃櫃子，裏面錯雜的排着掛着精緻的杯盤。壁上幾幅玻璃框嵌着的圖畫，都是小孩子，或睡或醒，或啼或笑。永明指給他看，說，「這都是我三姊給娃娃描的影神兒，你看像不像？」他擡頭仔細端詳說，「真像！」永明又關上門，指得門後用圖釘釘着的，一張白橡皮紙，寫着碗大的「靠天喫飯」四個八分大字，說，「這是我寫的，」他不覺笑了，就說，「前幾天習字課的李老師，還對我們誇你來着，說你天分高，學那一體的字都行。」這時宜姑也走過來，一看笑說，「我今天早起才摘下來，你怎麼又釘上了？」永明道，「你摘下來做什麼？難道只有濶姑畫的胖孩子配張掛？誰

不單靠天喫飯？假如現在忽然地震，你保你飯喫不成！」琦夫人正在餐桌邊，推移着盥盆，聽見便笑道：「什麼地震不地震，過來喫飯是正經。」一面便拉出椅子來，讓他在右首坐下。他再三不肯。永明說：「客氣什麼？你不坐我坐。」說着便走上去，宜姑笑着推永明說：「你怎麼越大越沒禮了！」一面也只管讓他，他只得坐了。永明和他并肩。琦夫人和宜姑在他們對面坐下。

只是家常便飯，兩湯四肴，還有兩碟子小菜，卻十分的潔淨甘香。桌上隨便的談笑，大家都覺得快樂。只是中間連三接四的僕人進來回有人送年禮。宜姑便時時停著出去，寫回片。開發賞錢。永明笑說：「這不是靠天喫飯麼？天若可憐你，這些人就不這時候來，讓你好的喫一頓飯！」琦夫人笑說：「人家忙得這樣，你還拿地開心！」又向宜姑道：「我喫飯完了，你用你的飯，等我來罷。」末後的兩次，宜姑便坐着不動。

飯後，淨了手，又到客室裏，宜姑給他們端過了兩碟子糖果，自己開了琴蓋，便去彈琴。琦夫人和他們談了幾句，便也過去站在琴邊。永明忽然想起，便問說：「大哥寄回的那本風景畫呢？」琦夫人道：「在我外間屋裏的書架上呢，你要麼？」永明起身道：「我自己拿去，」說着便要走。宜姑說：「真是我也忘了請客人看畫本，你小心不要攪醒了娃娃。」永明

道，「她在裏間，又不礙我的事，你放心！」一面便走了。

琴側的一圈光影裏：宜姑只悠暇的彈着極低柔的調子，手腕輕盈的移動之間，目光沉然，如有所思。琦夫人很嬌慵地，左手支頤倚在琴上，右手弄着項下的珠練，兩個人低低的談話，時時微笑。

他在一邊默然的看着，覺得琦夫人明眸皓齒，也十分的美，只是她又另是一種的神情，等到她們偶然回過頭來，他便連忙抬頭看着壁上的綵結。

永明抱着一個大本子進來，放在桌上說，「這是我大哥從瑞士寄回來的風景畫真好！」說着便拉他過去，一齊俯在桌上，一版一版的往下翻。他見着每版旁都註着中國字，永明說，「這是我大哥翻譯給我母親看的，他今年夏天去的，過年秋天就回來了，你如要什麼畫本，告訴我一聲，我打算開個單子，寄給他，請他替我採辦些東西呢。」他笑着，只說，「這些風景真美，給你三姊作圖畫的藍本也很好。」

聽見那邊餐室的鐘，噹噹的敲了八下，他忽然驚覺，該回去了！這溫暖甜適的所在，原不是他的家。這時那湫溢黯舊的屋子，以及舅母冷淡的臉，都突現眼前。姊姊又走了，使他在沒有回去的勇氣。他躊躇半晌，只無心的跟着永明翻着畫本……至終他只得微微的歎了

一口氣，站起身來，說：『我該走了，太晚了家裏不放心。』永明拉住他的臂兒，說：『怕什麼？看完了再走，才八點鐘呢！』他說，『不能了，我舅母吩咐過的。』宜姑站了起來，說，『倒是別強留，甯可請他明天再來』。又對他說，『你先坐下，我吩咐我們家裏的車送你回去。』他連忙說不必，宜姑笑說，『自然是這樣，太晚了，坐街上的車，你家裏更不放心了。』說着便按了鈴，自己又走出甬道去。

琦夫人笑對他說，『明天再來玩，永明在家裏也悶得慌，橫豎你們年假裏都沒有事。』他答應着，永明笑道，『你肯再坐半點鐘，就謂你明天來，否則明天你自己來了，我也不開』宜姑提着兩個蒲包進來，笑對他說，『車預備下了，這兩包果點，送你帶回去。』他忙道謝，又說不必。永明笑道，『她拿母親還沒過目的年禮做人情，你還謝她呢，趁早兒給我帶走！』琦夫人笑道，『你真是張飛請客，大呼大喊的！』大家笑着，已出到廊上。

琦夫人和宜姑只站在階邊，笑着點頭和他說，『再見』。永明替他提了一個蒲包，小哈巴狗也搖着尾跳着跟着，門外車上的兩盞燈已點上了。永明看着放好了蒲包，圍上氈子，便說『明天再來，可不能放你早走！』他笑道，『明天來了，一輩子不回去如何？』這時車已拉起，

永明還在後面推了幾步，才喚着小狗回去。

他在車上聽見掩門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寒噤，樂園的門關了，將可憐的他，關在門外！他覺得很恍惚，很悵悵，心想：怪不得永明在學校裏，或天那種活潑笑樂的樣子，原來他有這麼一個和美的家庭！他冥然的回味着這半天的經過，事事都極新穎，都極溫馨……

車已停在他家的門外，板板的黑漆的門，橫在眼前。他下了車，車夫替他提下兩個蒲包，放在門邊，又替他敲了門，便一面拭着汗，拉起車來要走。他忽然想應當給他賞錢，按一下長衫袋子，一個銅子都沒有，躊躇着便不言語。

裏面開了門，他自己提了兩個蒲包，走過漆黑的門洞，到了院子裏，略一思索便到上房來。舅母正抽着水煙，看見他，有意無意的問，「付了車錢麼？」他說，「是永明家裏的車送我來的。」舅母忙叫王媽送出賞錢去。王媽出去時車夫已去遠了，——舅母收了錢，說他糊塗。

他沒有言語，過了一會，說，「這兩包果點是永明的姊姊給我的——留一包這豆給表弟兄喫罷。」他兩個表弟聽說，便上前打開包兒，舅母攔住，說「你帶下去罷，他們都己有了。」他只得提着又到廂房來。



王媽端進一盞油燈，又拿進些碎布和一碗漿糊，坐在桌子對面，給他表弟們黏鞋底，一邊和他作伴。他呆呆的坐着，望着這盞黯黯的燈，和王媽困倦的臉，只覺得心緒潮湧，轉身取過紙筆，想寫信寄他姊姊，他沒有思索，便寫：

『親愛的姊姊：

你撇下我去了，我真是無聊，我真是傷心！世界上只剩了我，四圍都是不相干的冷淡的人！姊姊呵，家庭中沒有姊姊，如同花園裏沒有香花，一點生趣都沒有了！親愛的姊姊，紫衣的姊姊呵！……』

這時他忽然憶起他姊姊是沒有穿過紫衣的，他的筆兒不覺頹然的放下了！他目前突然湧現了他姊姊的黃瘦的臉，顴骨高起，無表情的近視的眼睛。行前兩三個月，匆匆的趕自己的嫁衣，只如同替人作女工似的，不見煩惱，也沒有喜歡。她的舉止，都如幽靈浮動在夢中。她對於任何人都很漠然，對他也極隨便，難得牽着手說一兩句噀問寒煖的話。今早在車上，呆呆的望着他的那雙眼睛，很昏然，很本然，似乎不解什麼是別離，也不推想自己此別後的命運……

他更呆了，眼珠一轉，看見了紫衣的姊姊！雪白的臂兒，燦然的笑頰，澄深如水的雙

眸之中，流泛着溫柔和愛：這紫衣的姊姊，不是他的，原是永明的呵！

他從來所絕未覺得的：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遠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這時都兜上心來了！——就是這一切，這一切，深密縱橫的織成了他十三年灰色的生命！

他慢慢將筆兒靠在墨盒蓋上，呆呆的從潤溼的眼裏，凝望着燈光，覺得焰彩都暈出三四重，不住的淒頹——至終他淚落在紙上。

王媽偶然擡起頭來看見，一面仍舊理着碎布，一面說，『你想你姊姊了！別難過，早些睡覺去罷，要不就找些東西玩玩。』他搖着頭歎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將那張紙揉了，便用來印了眼淚；無聊的站了一會，看見桌上的那碗漿糊，忽然也要糊些紙練子掛在屋裏。他想和舅母要錢買五色紙便開了門出去。

剛走到上房窗外，聽得舅母在屋裏，排揎着兩個表弟，說，『那來這許多錢，買這個買那個？一天只是喫不穀玩不穀的！』接着聽見兩個表弟咕咕唧唧的聲音。他不覺站住了，想了一想，無精打采的低頭回來。

一眼望見椅上的兩個蒲包——他無言的走過去，兩手按着，片晌，便取下那上面兩張果店的招牌紙，回到桌上，拿起王媽的剪子，剪下四邊來，又勻成極仄的條兒，也紅綠相間的

黏成一條紙練子。

不到三尺長，紙硬沒有了，他提着四顧，一轉身躊躇着便掛在帳鉤子上，自己也慢慢的臥了下去。

王媽不會理會他；只睜着困乏的眼睛，疲緩的黏着鞋底。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舊的灰色帳旁，懸着那條細長的無人鑽賞的紙練子，自己似乎有一種淒涼中的怡悅。

六，二，一九二四。沙壤。（往事）

## 第一次宴會

冰心

C教授來的是這樣的倉猝，去的又是這樣的急促，楨主張在C教授遊頤和園之後，離開北平之前，請他吃頓晚飯。他們在國外的交誼，是超乎師生以上的。瑛常從楨的通訊和談話裏模擬出一個鬚髮如銀，聲音慈藹的老者，她對於舉行這個宴會，表示了完全的同意。

新婚的瑛——或者在婚前——是早已虛擬下了她小小的家庭裏一個第一次的宴會：壁爐裏燃着松枝，熊熊的喜躍的火燄，映照得客廳裏細緻的椅棹，發出烏油的嚴靜的光亮；廳角的高棹上，放着一盞淺藍帶穗的罩燈；在這含暈的火光和燈光之下，屋裏的一切陳設，地毯，窗簾，書櫃，瓶花，壁畫，爐香……無一件不妥貼，無一件不溫甜。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鐘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

如今呢，母親的病，使她比楨後到了一個月，五天以前，才趕回這工程未竟的「愛巢」裏來。一開門滿屋子都是油漆氣味；牆壁上的白灰也沒有乾透；門窗戶扇都不完全；院子裏是

一堆雜亂的磚石灰土！在這五天之中，她和楨僅僅將重要的傢具安放好了位置。白天裏樓上樓下是滿了工人，油漆匠，玻璃匠，木匠……連她也認不清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得把午睡也犧牲了，來指點看視。到了夜裏，她和楨才能慢慢的從她帶來的箱子裏，理出些應用的陳設：如鐘，燭台，花瓶之類，都堆在桌上。

喜歡款待的她，對於今天下午不意的宴會，發生了無限的躊躇，一種複雜的情感，縈繞在她的心中。她平常虛擬的第一次宴會，是沒有實現的可能了！這小小的「愛巢」裏，只有光潔的四壁，和幾張椅棹，地毯還都縋着放在樓上，窗簾也沒有做好，畫框都重疊的立在屋角……下午楨又陪C教授到頤和園去，只有她一個……

她想着不覺的把眉頭蹙了起來，沉吟了半晌，沒有言語。預備到城裏去接C教授的楨，已經穿好了衣服，戴上了帽子，回頭看見瑛躊躇的樣子，便走近來在她頰上輕輕的吻了一下，說：『不要緊的，你別着急，好歹吃一頓飯就完了，C教授也知道，我們是新搬進來的，自然諸事都能原諒。』瑛推開他，含顰的笑道，『你躲出去了，把事都推在我身上，回頭玩毀了頤和園，再客人似的來赴席，自然你不着急了！』楨笑着站住道，『要不然，我就不去，在家裏幫你，或是把這宴會取消了，也使得，省得你太忙累了，晚上又頭痛。』

瑛抬起眼來，「笑話！你已請了人家了，怎好意思？取消你去你的，別攔攔了，晚上宴會一切只求你包涵點就是了。」楨笑着回頭要走，瑛又叫住他，「陪客呢，你也想出幾個人。」楨道，「你斟酌罷，隨便誰都成，你請的總比我請的好。」

楨笑着走了，那無愁的信任的笑容，予瑛以無量的膽氣，瑛略一凝神，叫廚師父先到外面定一棹酒席，要素淨些的；回來把地板用柏油擦了，到樓上把地毯都搬下來。又吩咐蘇媽將畫框，釘子，繩子等都放在一處備用。一面自己披上外套，到隔壁江家去借電話。

她一面低頭走着，便想出了幾個人：許家夫婦，C教習的得意門生；N女士，美國人，是個善談的女權論者；還有華家夫婦，在自己未來之先，楨在他們家裏借住過，他們兩位都是很能談的；李先生是楨的同事，新從美國回來的；衛女士是她的好友，結婚時的伴娘……這些人平時也都相識，談話不至於生澀。十個人了，正好坐一桌！

被請的人，都在家，都能來。只衛女士略有推託，讓她說了幾句，也笑着說「奉陪」，她真喜歡極了。在江家院子裏，摘了一把玫瑰花，叫僕人告訴他們太太一聲，就趕緊回來。

廚師父和蘇媽已把屋中都收拾乾淨，東西也都搬到樓下來了。這兩個中年的用人，以好奇的眼光來看定他們弱小的主婦，看她如何佈置。瑛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她先指揮着把地毯

照着屋子的顏色鋪好；再把書櫃拿起，一一凝視，也估量着大小和顏色分配在各屋子裏；書櫃裏亂堆的書，也都整齊的排立了；燭台上插了各色的蠟燭；花瓶裏也都供養好了鮮花。一切安排好了之後，把屋角高桌上白絹畫藍龍的電燈一開，屋裏和兩小時以前大不相同了。她微笑着一回頭，廚師父和蘇媽從她喜悅的眼光中領到意旨了，他們同聲的說：『太太這麼一調動，這屋裏真好看！』

她笑了一笑，喚：『廚師父把壁爐生上火，要旺旺的。蘇媽跟我上樓來開箱子。』

杯，箸，桌布，卡片的立架，鬪漆的咖啡杯子，一包一包都打開了。蘇媽從紙堆裏檢出來，用大盤子托着。瑛打發她先下樓擺桌子去，自己再收拾臥室。

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捻開了燈，撥一撥亂紙，堆中觸到了用報紙包着的沉甸甸的一束。打開了一看，是幾個喇叭花形的花插子，重疊着套在一起，她不禁呆住了！

電光一閃似的，她看見了病榻上瘦弱蒼白的母親，無力的背倚着床欄，含着淚說，『瑛，你父親太好了，以至做了這幾十年的官，也不能好好的贈送你！我呢，正經的首飾也沒有，一件，金鐲子和玉鬢花前年你弟弟出洋的時候，都作了盤費了，只有一朵珠花，還是你外祖母的，珠也不大，去年拿到珠寶店裏去估，說太舊了，每顆只值兩三塊錢，好在你平日也不

愛戴首飾，把珠子拆下來，和弟弟平分，作個紀念罷！將來他定婚的時候……」

那時英已經幽咽不勝了，勉強抬起頭笑着說，『何苦來拆這些，我從來不用……』

母親不理她，仍舊說下去：『那邊小圓棹上的銀花插，是你父親的英國朋友M先生去年送我生日的。M先生素來是要好看的，這個想來還不宜，老人屋裏擺什麼花草，我也想給你。』

隨着母親的手看去，圓棹上玲瓏地立着一個光耀奪目的銀光插，盤繞圓莖的座子，朝上開着五朵喇叭花，花筒裏插着綢製的花朵。

母親又說，『收拾起來的時候，每朵喇叭花是可以脫卸下來的，帶着走也方便！』

是可給的都給了女兒了，她還是萬般的過意不去，覺得她唯一的女兒，英，這次婚禮一切太簡單，太隨便了；首飾沒有打做新的，衣服也只添置了幾件；新婚沒有洞房，只在山寺裏過了花燭之夜，這原都是英自己安排的，母親却覺得有無限的慚愧，無限的抱歉，覺得是自己精神不濟，事事由英敷衍忽略過去，和父親隱隱的談起贈嫁不足的事，總在微笑中墜淚，父親總是笑勸說，『做父親的沒有攢錢的本領，女兒只好吃虧了。我陪送英不是一箱子的金錢，乃是一肚子的書！而且她也不愛那些世俗的東西。』



母親默然了，她雖完全同情於她正直廉潔的丈夫，然而總覺得在旁人眼前，在自己心裏，解誓不開。

瑛也知道母親不是要好看，講面子，乃是要將女兒安貼周全的送出去，要她小小的家庭裏，安適，舒服，應有盡有，這樣她心裏才覺得一塊石頭落了地，瑛嫁前的年月，才可以完完滿滿的結束了。

這種無微不至的愛慈，瑛每一想起，心裏便深刻的酸着，她對於病中的母親，只有百般解說，勸慰。實際說，她小小的家庭裏已是應有盡有了。母親要給她的花插，她決定請母親留下。

在母親病榻前陪伴了兩個月終於因為母親不住的催促，說她新居一切待理，她才忍着心腸，匆匆的北上。別離的早晨，她含淚替母親梳頭，母親強笑道，『自昨夜起，我覺得好多了，你去儘管放心……』她從鏡中偷看母親痛苦的面容，知道這是假話，也只好低頭答應，眼淚却止不住滾了下來。臨行竟不能向母親拜別，只向父親說了一聲，回身便走。父親追出闌干外來，向樓下喚着，『到那邊就打電報……』她從車窗裏抬頭看見父親蒼老的臉上，充滿了憂愁，無主……

這些事，在她心裏，如同尖刀刻下的血痕，在火車上每一憶起，就使她嗚咽。她竟然後悔自己不該結婚，否同就可以長侍母親了。「嫁出去的女兒，撥出去的水」，不但她自己悽牽兩地，她母親也不肯讓她多留滯了。

到北方後數日極端的忙逼，把思親之念剛剛淡了一些，這銀花插突然地又把無數的苦愁勾起！她竟不知步履艱難的母親何時把這花插一一脫卸了，又謹密的包好？又何時把牠塞在箱底？——她的心這時完全的碎了，慈愛過度的可憐的母親！

她哭了多時，勉強收淚的時節，屋裏已經黑得模糊了，她趕緊把亂紙揉起又塞到箱裏去，把花插安上，拿着走下樓來，在樓梯邊正遇着蘇媽。

蘇媽說，「桌子都擺好了，只是中間少個花盤子……」瑛一揚手，道，「這不是銀花插，你把我摘來的玫瑰插上，再配上綠葉就可以了。」蘇媽雙手接過，笑道，「這個真好，又好看，又合式，配上那銀卡片架子，和杯箸，就好像是全套似的。」

瑛自己忙去寫了卡片，安排座位。C教授自然是首座，在自己的右邊。擺好了扶着椅背一看，玲瓏的滿貯着清水的玻璃杯，全付的銀盤盞，銀架上立着的紅色的卡片，配上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裏紅花綠葉，光彩四射！客室裏爐火正旺，火光中的一切，竟有她擬想中的第一

次宴會的意味！

心裏不住的喜悅起來，匆匆又上了樓，將臥室匆匆的收拾好，便忙着洗臉，剔甲，更衣……

一件蓮灰色的長衣，剛從箱裏拿了出來，也忘了叫蘇媽熨一熨，上面略有些皺紋，時間太逼，也只好將就的穿了！怪不得那些過來人說做了主婦，穿戴的就不能怎樣整齊講究了，未嫁以前的她，赴一個宴會，盥洗，更衣，是要耗去多少時候呵！

正想着，似乎窗外起了縱橫的琴聲，推窗一看，原來外面下着瀟瀟的秋雨，雨點打着鈴簷，奏出清新的音樂，「喜悅中的心情，竟有這最合時意的誤解！」她微笑着，「植和C教授已在歸途中罷？」她又不禁擔心了。

剛把淡淡的雙眉描好，院子裏已聽見人聲，心中一跳，連忙換了衣服，在鏡裏匆匆又照了一照，便走下樓去。植和C教授拿着外衣和帽子站在客室中間，看見跌下來，植連忙的介紹，「這位是C教授，——這是我的妻。」

C教授灰藍的眼珠裏，泛着慈祥 and 愛的光，頭頂微禿，極客氣的微偻着同她握手。

她帶着C教授去放了衣帽，指示了洗手的地方，剛要轉身走入客室，一抬頭遇着了植的

驚奇歡喜的眼光！這眼光竟是情人時代的表情，瑛忽然不好意思的低下頭去。楨雙握着她的手，附在她耳邊說，「愛，真難爲你，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還以爲是走錯了地方呢！這樣整齊，這樣美，——不但這屋裏的一切，你今晚也特別的美，淡淡的梳妝，把三日來的風霜都洗淨了！」

瑛笑了，掙脫了手，「還不換雙鞋子去呢，把地毯都弄臟了！」楨笑着自己上樓去。

C教授剛洗好手出來，客人也陸續的來了，瑛忙着招呼介紹，大家團團的坐下，楨也下來了，瑛讓他招待客人，自己又走到廚房裏，催早些上席，C教授今晚還要趕進城去。

席間C教授和她款款的談話，聲音極其低婉，吐屬也十分高雅，自然，瑛覺得他是一個極易款待的客人，並不須人特意去引逗他的談鋒。只他筷子拿得不牢，看菜總是夾不到嘴，瑛不敢多注意他，怕他不好意思，抬起頭來，眼光恰與長棹那端的楨相觸，楨往往給她以溫存的微笑。

大家談着各國的風俗，漸漸引到婦女問題，政治問題，都說得很歡暢；瑛這時倒默然了，她覺得有點倦，只靜靜的聽着。

C教授似乎覺得她不说話，就問她許多零碎的事。她也便提起精神來，去年從楨的信裏

，知道C教授喪偶。就不問他太太的事了，只問他有幾位兒女，現在都在那裏？

C教授微微的笑說，「我麼？我沒有兒女——」

瑛忽然覺得不應如此發問，這馴善如羊的老者太孤單可憐了！他連忙接過來說，「沒有兒女最好，兒女有時是個累贅！」

C教授仍舊微笑着，眼睛却注意着桌上的花朵，慢慢的說，「按理我們不應當說這話，但看我們的父母，他們並不以我們爲累贅……」

瑛瞿然了，心裏一酸，再抬不起頭來，恰巧C教授滑掉了一隻筷子，她趁此連忙彎下腰去，用餐巾拭了眼角，拾起筷子來，還給C教授，從潤濕的眼裏望着桌子中間的銀花插，覺得一花一葉，都射出刺眼的寒光！

席散了，隨便坐在客廳啣着咖啡。窗外雨仍不止。衛女士說太晚了，要先回去。李先生也起來要送她，好在路不遠，瑛借給她一雙套鞋，他們先走了。許家和華家都有車子在外面等着，坐一會子也都站起告辭。N女士住的遠一點，C教授說他進城的汽車正好送她。

大家忙着穿衣帶帽，C教授站在屋角，柔聲的對她說他如何的喜愛她的小巧精緻的家庭，如何的感謝她倉猝中爲他預備的宴會，如何的欣賞她爲他約定的陪客；最後說「積去年在

國外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真是廢寢忘食的苦幹，我當初勸他不要太着急，太勞瘁了，回頭趕出病來，他也不聽我的話，如今我知道了他急於回國的理由了，我一點不怪他！」說着他從眼角裏慈藹的笑着，瑛也含羞的笑了一笑。

開起堂門，新寒逼人，瑛抱着肩站在瑛的身後，和大家笑說再見。

車聲一一的遠了，瑛捻滅了廊上的電燈，攜着瑛的手走進客廳來；兩人並坐在爐前的軟椅上。瑛端詳着瑛的臉，說：「你眼邊又起黑圈了，先上樓休息去，餘事交給我罷！」——告訴你，今天我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和得意……」

瑛站起來，笑說「沒了，我都知道！」說着便翩然的走上樓去。

一面卸着妝，心中覺得微微的喜悅，第一次的宴會是成功的過去了！兩着忙這宴會，倒在這最短的時間內，把各處都擺設整齊了。如今這一個小小的家庭裏，圍繞着他們，盡是些軟美溫甜的空氣……

她又猛然的想起她的母親來了，七天以前，她自己還在那闊然深沉的樓屋裏，日光陰去，白燕在籠裏也縮頸不鳴，父親總是長吁短歎着，婢僕都帶着愁容，母親灰白着臉頰臥在小床上，每一轉側，都引起夢中劇烈的呻吟……

她哭了，她痛恨私心的自己！在那種淒涼孤單的環境裏，自己是決不能離開，不應離開的，而竟然接受了母親的催促，竟然利用了母親偉大的體卹憐愛的心，而飛向她女婿這邊來！

母親犧牲了女兒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適，不顧了自己時刻要人扶掖的病體，甚至掙扎着起來，偷偷地在女兒箱底放下了那銀花插，來完成這第一次的宴會！

她抽噎的止不住了，頹然的跪到床邊去，她感謝，她懺悔，她祈禱上天，使母親所犧牲，所賜與她的甜美和柔的空氣，能從禱告的馨香裏，波紋般的蕩漾着，傳回到母親那邊去！

聽見楨上樓的足音了，她連忙站起來，拭了眼淚。『楨是個最溫存最同情的夫婿，被他發覺了，徒然破壞他一天的歡喜與和平……』

『楨進來了，笑問『怎麼還不睡？』近前來細看她的臉，驚的攬住她道，『你怎麼了？又有什麼感觸？』』

『英伏在他的肩上，低低的說，『沒有什麼，我——我今天太快樂了！』』

十一，二十，一九二九，北平協和醫院。（往事）

## (附)幾位當代中國女小說家

毅 眞

### 引論

閨秀派的作家：冰心女士和綠漪女士

新閨秀派的作家：凌叔華女士

新女性派的作家：沅君女士和丁玲女士

### 結論

『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風！』

『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卻有功。』

——朱淑貞：自責（斷腸集）

這是宋代女詞人朱淑貞的自責詩。中國數千年來的舊觀念以爲女子是只能管理家庭和生育兒女的，一切學問之事乃是男子的專利品。由上面的引句裏，我們看，不但是一般男子作如是想，卽那具不世之才的女詞人，其思想中都不免帶有這種色彩。這種毒蛇般的舊觀念不



知埋沒了多少女才子！

這種觀念的形成，由於社會環境的壓迫。中國自古以來，天才的女作家不知出過多少，只可惜盡被這種毒蛇般的舊觀念壓迫下去了。

其實，文學之爲物乃是整個兒的。所謂「作家」也者，本不應有什麼「男作家」與「女作家」之分。我們固不能說女子不配談文學，但也不能說女子特別富於文學的天才。文學乃是研究人類的內心生活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的。男子與女子同樣的在社會中生活，也同樣各有其不同的內心生活。用文學的手段表現出來，一樣的可以成爲文學作品。「女作家」這個名詞本來是不通的，因爲作家就是作家，固無男女之分也。

但是我們這兒究竟還用了「女作家」三個字，我們所以特別提出這幾個女作家，不過因爲我們可以從此看看某一部分的生活。因爲女子的內心生活和社會生活究竟和男子不同；她們所描寫的對象，每爲男子所難想像到的。所以她們的作品實在可以代表另一種爲男子所十分隔閡的生活。

我們可以說，除了少數處在特別環境之下的以外，從前中國女子是很少讀書的機會的。中國與辦女子教育，也不過是近二三十年來的事，所以女子的天才一向便很少發展的機會。

因此，在文壇上能提筆寫點文章的女子本已很少，至其能成爲「作家」者，則尤寥寥可數。幾年來，在文壇上能瑣微佔一席地位者，如冰心，應隱，C F，沅君，學昭，凌叔華，白薇，曙天，陳衡哲，沈性仁，楊袁呂英，林蘭，張嫻，高君箴，陸小曼，蔣逸霽，丁玲，雪林，等等，加在一塊兒，也不過一二十人。在這些人之中，有些其作品究竟還很幼稚，比起一般的作品來，還是覺得略遜一籌。底下我所要談的幾位女作家，乃是經過一番審慎的選擇的。我選擇的標準，乃以時代爲重，摘其能代表時代，而其作品又能爲儕輩中之佼佼者，共得五人。此五人即冰心女士，綠漪女士，凌叔華女士，沅君女士和丁玲女士。

女子文學中主要的對象總是「愛」。因爲女子是比較富於感情的，所以寫出來的作品，也每多富於感情的成分。法郎士(A. France)說：「女子沒有愛，就好像花兒沒有香似的。」但是，「愛情人人會寫，各有巧妙不同。」因此，上面的五位作家，我們可以把她們分成三派：第一期——閨秀派的作家。閨秀派的作家寫愛是在禮教的範圍之內來寫愛。無論她們的心兒飛到天之涯也好，跑到地之角也好，她們所寫的作品總是不出禮教的範圍的。所以這派的作家在未出嫁之前，其作品中之愛的對象是母親，是自然，是同性。這一類的作家，可以冰心女士爲代表。及至出嫁以後，其愛的對象就轉爲丈夫了。因爲社會上所許可她們愛的，

只有她們的丈夫。此類作家可以綠漪女士爲代表。

第二期——新聞秀派作家 這一派的作家並不像閨秀派的作家之受禮教的牽掣，但她們究竟有些顧忌而不敢過形浪漫。這一派的作家可以凌叔華女士爲代表。她的作品中，主要的角色總是一個中年的太太，這個太太是愛她的丈夫的，但是偶然也要同他開個小玩笑。她的行爲是一個新女性，但是精神上仍脫不掉閨秀小姐的習氣。

第三期——新女性派作家 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開始接受西方的新思想，社會組織根本起了動搖。所謂「自由戀愛」者，便盛極一時起來。但是這種「自由戀愛」的思潮，在一般青年男女看來，固以爲是不容或疑的至理，但是這與數千年來中國的舊道德是根本衝突的。因此，這種思潮便如急流的瀑布觸到岩石上一樣，激起不少的浪花來。而且，就是戀愛的本身也並不是風平浪靜的，也不免常起波折，能夠表現這種種的生活的，我們可以沅君女士和丁玲女士爲代表。

### 閨秀派的作家——冰心女士和綠漪女士

#### 冰心女士

在未談到一個作家之先，若把這個作家的小史約略交代一下，這對於作品的

了解上，是很有幫助的。冰心女士姓謝，名婉瑩，她的籍貫是福建，但似乎曾在山東住過很久。(一)她的父親曾在海軍界裏任過要職，這對於她的作品中之海的歌頌，是很有關係的。正當五四運動左右的時候，她在北平燕京大學讀書。課外常寫些小說，詩歌，小品之類的文章投在當時的晨報副刊。當時的新文壇尚在極爲幼稚的時代，女子的作品更是少見。因此，大家一見冰心女士的一清如水的文章，頗爲震動。後來到美國留學，專攻文學。到美國後，便得了肺病，所以在美數年，讀書的時間倒還沒有養病的時間多。(二)在她的留學生活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那便是她的戀愛生活的開始。當她在國內時，風氣尙未大開，而她在文壇上也已有了相當的地位，所以並不會和誰講過戀愛。到美國之後，鍾情於一位吳君，回國之後，便在北平結婚了。她結婚以前的作品都是歌頌自然的，此後的愛情生活，或許供給她一些「煙士批里純」使她的作品轉個方向吧。最近她的作品第一次宴會 (三)已經透露出一些消息來了。

(一)見寄小讀者，北新書局出版。

(二)亦可於寄小讀者中見之。

(三)見新月二卷六，七號合刊，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冰心女士的作品不很多，已經出版的只有寄小讀者，春水，繁星，超人等四部。其他散見於報章者還有幾篇。寄小讀者是散文，春水（一）和繁星都是小詩集，我們在此都暫不討論；現在我們只就她的小說集超人談談。

（一）春水已有英譯本，而且譯得很好，北平燕京大學消費合作社代售。

冰心的作品最擅長於家庭生活的描寫。超人一集中，離家的一年，寂寞，往事等篇，何等清暢流利。她寫小孩子是誰也趕不上的。寫自然風景尤為可愛。超人裏除了家庭生活和自然風景之外，是很少其他的題材的。至於「兒女作品」更沒有一篇。誠如西澤所說：「超人裏大部分的小說，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節，都離實際太遠了。」（一）其所以然，我以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見西澤閒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一）我們從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她的家庭生活一定是非常美滿的。她時常提到她父親的海上的故事；母愛的偉大，更是她幾乎每篇文字中都常提起的。有這樣美滿的家庭生活，自然能供給她以許多豐富的材料。

（二）當時西方的新思想雖然已經傳到了中國，但是究竟還不如現在這樣普及。而且男子

與女子對於新思潮的接受，也稍有早晚的不同。——普通說來，男子總是比較的激進的，女子總是相當的保守的。所以當時男子雖已開始與舊禮教開火，女子則尚有相當的畏懼。

(二)她所受的教育是基督教的教會教育。教會永遠是保守的，這種教育與她的保守性，自然也有多少關係。

(四)當時女子讀書者本已不多；能夠在文壇上稍露頭角者尤其稀少。所以冰心女士處在那時，能那樣的出頭露面，大家都不免對之有一種神祕似的發狂的崇拜。她自己呢，也未嘗不以此自傲。所以那時沒有人以為自己配同她戀愛，她自己也許覺得如此。因此，她在國內並沒有掉在戀愛的生活之中。

有了上面四種背景，所以她的作品的對象不是「兒女之情」，只好另外找一個方向，而終以「家庭生活」方面的題材，發抒她的「愛」。有人說「冰心在作品中，總是愛小孩子的，這是變態的愛的發洩；其實她未嘗不想男人」。這話自然是有相當的真實的。

我們與其稱她的小說為小說，無甯稱它為詩更合適些。因為我覺得她的小說中詩的成分實較小說的成分為多。所謂「詩人的成分」者，是：

(一)詩人的意境 她最喜歡自然的風景而不喜人事。她最喜歡月夜，星夜，大海，春花

，仙女，而不喜歡日常街上常見的電車，行人，小販。這月夜，星夜，大海，春花，都是詩人的意境，而非小說家所不可離者。她又喜歡黑暗而不喜歡光亮。例如：

「黑暗不是陰霾。我恨陰霾，我愛黑暗。在光明中，一切都顯赫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樹，也有了花，也有了紅牆，也有了藍瓦，便一切斬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頌美黑暗，謳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將這一切都消滅於虛空混沌之中；沒有了，沒有了我，更沒有了世界。」——往事

這段引句可以充分的表現出作者的詩人的意境來。只有詩人是喜歡黑暗的。小說家所喜歡的不是黑暗而是光亮。小說家所要的不是黑，白，樹，花，紅牆，藍瓦，……都藏匿於黑暗之中；小說家所要的正是光天化日之中，有你有我，也有世界，然後才能捉住這人與我與世界中的題材。法國的寫實主義的作家左拉(Zola)爲了描寫工人的生活，曾經親自跑到工廠中去實地觀察。

她又喜歡內心的生活，而不喜歡外部的生活。這些也都是詩人的意境。

(二) 詩人的感傷 冰心女士的作品中處處流露着一種輕微的悲哀。這種輕微的悲哀，並

非暴烈的熱情(Passion)。一個小說家如沒有暴烈的熱情，是很難產生偉大的作品的。

(三)詩人的文章 詩人的文章是輕微的，空幻的，飄蕩的，清麗的，寫意的，所以最宜於抒寫自己內心的感想和自然的風景。冰心的小說中，處處都流露着一種濃厚的詩意，其文字之清麗，雖詩人都愧不及。但是小說家的文字只是清麗是不夠用的。我們描寫一個強盜，要把他那種大刀闊斧的神情傳述出來，描寫一個工人，須給讀者一個傻大黑粗的印象。而冰心的文章，則自始至終總是一清如水，不能順應人物的性格而給以不同的描寫。

綜合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稱冰心的小說爲「詩人的小說」。詩人的小說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便是只重感情的描寫，而常忽略了動作。所以在不得不有動作的時候，也只是插入一些描象的記載了事。成仿吾說：「她的作品不論詩與小說。都有一個共通的大缺點，就是她的作品都有幾分被描象的記述破壞了的模樣。一個作品的戲劇的效能，不能靠描象的記述，動作(action)是頂要緊的。最好是將描象的記述投映在動作裏。」(一)這話是很對的。

(一)見創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詩人的小說不宜於敘述複雜的事實，卻極宜於作神話小說。我以爲冰心女士如能專往這方面努力，則其成就一定是無限量的。因爲神話小說便是詩人的小說，事跡簡單，人物清麗



，是最富於詩意的。超人中愛的實現，笑，最後的使者，都是與神話小說極其相近的，而且都有相當的成功。如果她專在這上面用功夫，則將來的成就是可斷言的。

### 綠漪女士

綠漪女士是一位法國留學生，我們觀察她的性情也是稍微帶有一些保守性的。綠天、蘇梅、雪林，都是她的筆名。她對於男子也是沒有什麼經驗的，她也是一位閨秀派的作家。

她和冰心不同的地方是：冰心的愛的對象是她的母親；而她的愛的對象是她的丈夫。其實她倆都是一樣的「閨秀氣」，不過冰心是未出閣的小姐，她是已經嫁人的少奶奶罷了。我們從她的作品中，看見她們夫婦生活的甜蜜。禮教所不許的愛，她是不肯寫的。她只敢在禮教的範圍之內，竭力發揮她的天才，抒寫她心中的愛。但是這種愛是沒有什麼大勁兒的。這種愛是輕溫的，清淡的，微弱的，規矩的，和丁玲女士那種火山爆發似的愛情，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

她的創作集是綠天和棘心。綠天是作者夫婦生活的一段，寫來頗為細膩。尤以鴿兒的通信最為甜蜜。

作者筆下的風景也極為細緻生動。她的描寫法與別人不同。她的寫法乃是將自己置身於

風景之中，而將風景人格化 (Personification)。譬如：

「殘蟬抱着枝兒，唱着無力的戀歌，剛辛苦養過孩子的松鼠有了居家經驗似的，正在採集過冬的食糧，時時無意從樹枝頭上打下幾棵橡子。」——十九頁

「樹葉由壯健的綠色變成深黃，像詩人一樣，在秋風裏聳着肩兒微吟，感慨自己蕭條的身世。但烏桕都欣然換上了臘脂似的紅衫，預備嫁給秋光，讓詩人欣羨和嫉妬，她們沒有心情來管這些了。」——十九頁

「一張小小的紅葉兒聽了狡猾的西風勸告，私下離開母枝出來玩，走到半路上，風偷偷兒的溜走了，他便跌在水裏。」——廿頁

「水初流到石邊時，還是不經意的涎着臉撒嬌撒癡的要求石頭放行。但石頭卻像沒有耳朵似的，板着冷靜的面孔，一點兒不理。」——廿一頁

這樣的例子，多到不可勝舉。而小小跟蝴蝶的故事更富於這種色彩。

這種寫法比較起冰心的寫法，實在稍遜一籌。冰心寫風景，乃將風景輕輕的抹幾筆，便能給你一個完全的印象。然後再觸景生情，把自己的感想抒發出來。這種寫法是寫意的寫法。而綠漪女士的寫法卻是「工筆」的寫法。寫意須有天才，工筆則只要工夫到，沒有什麼難處。

。所以，由這一點，已可看出綠漪的工夫實在冰心之上，而天才則似不及。

### 新聞秀派的作家——凌叔華女士

**凌叔華女士** 是西滢閒話的作者陳通伯先生的夫人。她是一個被中國文化薰染很深的女子，能書能畫。但對於西方文化也有相當的接受。由她的作品中看來，當是一個極有天才的聰明的女性。

前面說過，女作家的作品，主要的原素離不開「愛」。「愛情」被講到凌叔華的時代，已是另一個講法了。我們看她的作品中的愛情，有兩個特點：

(一)她是站在愛情之外來講愛情的。以前的作家多是將自己置身於愛情之中來體會愛情；凌叔華則能站在高處俯首觀察，看看愛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

(二)因為她是自己站在愛圈之外來講愛情，所以她的作品能夠深刻一層。我們時常可以在她的作品之中找到一些諷刺的(sarcastic)風味，這是以前的作家所無的。

她的已經出版的小說集叫作花之寺。編者西滢先生在小言裏介紹道：「這裏總共有小說十四篇，(一)……雖然題材不一，作者的態度風格，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得到認識。」的確，

作者的取材雖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我們仍可以清清楚楚看出各篇的一致來。在這十二篇作品中，我們如果按照作者的取材，加一個勉强的分類，我覺得：

(一) 酒後，花之寺，春天等三篇可以算作一類。

(二) 繡枕，吃茶可以算作一類。

(三) 中秋晚，有福氣的人，太太算作另一類。

(四) 茶會以後，說有這麼一回事也可勉强分作一類。

(五) 只有等同再見兩篇似乎並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而又不能自成一類。那麼，我們就把這兩篇算作雜類吧。

(二)其實，我數了數，只有十一篇。不知這序中數字印誤，抑係有兩篇臨時被抽去了。

分起類來雖然有這麼多，然而我們可以在這許多作品中，找出一個共同之點來，那便是每篇的主人公都是一個「太太。」——有時也許是一個少女。這些情節，也都是離不開「愛。」她的筆下的太太和一般作家所寫的太太，絕對不是同樣的。她的筆下的太太，如花之寺，酒後，春天等篇中的女主人 (heroine) 都是極可愛的太太。即中秋晚，太太，有福氣的人幾篇中的，也都是極有意思的太太。她描寫少女，倒沒有什麼特別長處。

寫少女的容易，寫太太的愛難。少女的心像是一縷飄蕩的遊絲，在她飄蕩的歷程中，隨時可以產生許多美麗的故事。太太的心便像遊絲已經掛在樹枝上了，不復再有飄蕩的機會，也不容易產生美麗的故事。——即使有些故事，也不免是死板板的，古典的。散文的，而不若少女的故事之富於詩意。所以一個作者要是描寫一個有夫之婦的愛情，若只寫些擁抱，接吻……等俗套，必致令人生厭。可是凌叔華所寫的太太卻沒有一個不是可愛的。在這一點上，作者是成功了。

酒後寫夜闌人靜後客廳中火爐旁一對青年夫婦和另外一個男子子儀的故事。二、在對話中，永璋的每句話都是讚美采茗的美麗；而采茗的每句話卻都是關心子儀。末了，她很坦白的向他說她要去采茗子儀。她的理由是什麼。

（二）西林曾採取這篇酒後的意境，編爲劇本，寫得更好。見現代評論或現代評論社出版之一隻馬峰。

「我有一種愛好文墨的奇怪脾氣，你是知道的。見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儀，文筆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語卻不定美好，只有他——實在使我傾心的，咳，他那一樣都好！……我向來不敢對人提起這話，恐怕俗人誤會。今天他酒後的言語丰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煩悶的情況，——一個毫沒有感情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

手要錢的不相干的孀娘叔父，不由得動了深切的憐惜。……他真可憐！……親愛的，他這樣一個高尚優美的人，沒有人會憐愛他，真是憾事！」——九頁

「唔，也許因為剛才我愈看他，愈動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憐惜情感，我纔覺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來。」——九頁

他允許了，她便真的要「憐惜」子儀。但是到了近前，她又終於無有勇氣的「三步併作兩步」的走到永璋面前，而說：「我不要 *love* 他了。」這種太太。這樣寫來，真覺可愛得很！  
花之寺裏的太太是一個更可愛的太太。在春色惱人的季節，誰的心兒不感空虛，不感寂寞？沒有結過婚的人固然覺得如此，即使已經結婚的夫婦，也開始覺得平日的愛情生香不能滿足了。在這時節，大家那樣到花之寺去遊一趟，真是愛情上最好的肥料。

春天裏的太太比較平常一點。不過，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露音（一）同采若，（二）燕情，（三）都是一個範型（*type*）的太太，都是同樣可愛的太太。作者描寫這種 *type* 的太太，真是她的「拿手好戲。」

（一）春天裏的女主人翁，是一個中年的太太。

（二）酒後裏的女主人翁，也是一個中年的太太。

(三) 花之寺裏的女主人翁，也是一個中年的太太。

中秋晚，有福氣的人，太太等三篇裏的太太則另是一種 Good 的太太了。這種 Good 的太太只有女子能寫，男子既無這種經驗，也體驗不出這種心理來。三篇中，中秋晚寫得極平常，有福氣的人很好，但最生動的要算太太一篇了。這個太太可以充分的表現出中國式的舊太太來。作者在這篇中不但把太太表現得活靈活現，即是幾個配角——蔡媽，張升，大小姐，老爺，也都是有聲有色。這是一篇很難得的作品。

茶會以後，說有這麼一回事，都是寫少女的愛的。前者是寫少女的蘊蓄的愛情，能夠恰到好處，而後面幾句對話裏，尤富精采。說有這麼一回事是寫少女的同性戀愛的，自然是一個極美麗的那麼一回事。這篇文章原來是以楊振聲先生的她爲什麼發瘋了爲題材的，(一)楊先生因爲自己寫得太草率，所以請作者另寫一篇的。這一篇比較起原來的那篇自然是細緻得多了。本來，女子寫女子，自然較男子要勝一籌。在這篇中，單是對話，我們便可以充分的感到這是女子的對話，而非男子的對話。

(二)見篇前楊振聲附字：「我在一月十一日的晨報副刊上寫了篇小說，她爲什麼發瘋了，那篇寫的真太草率了。……我想叔華能寫的比我好，所以就請叔華重寫了。果然，寫得又細麗，又親切。人家都說，太太是人

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上一句話，我願意牠錯了，牠偏不錯；下一句話，我願意牠對了，牠偏不對。

這還有什麼話說？」

繡枕和吃茶便帶一些 *traces* 味了。大小姐繡那繡墊時是：「那烏冠子曾拆了又繡，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汗嫩黃的線，繡完才登見；一次是配錯了石綠的線，晚上認錯了色；末次記不清了。那荷花瓣上嫩粉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還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繡。……荷葉更難繡。若用一張綠色，太板滯，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小姐之所以這樣辛苦者，原因爲白總長有一位少爺。但是送到白總長那裏，「就放在客廳的椅子上，當晚便被喫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另外的一個給打牌的人擠掉在地上，便有人拿來作腳墊子用，好好的緞地子，滿是泥印。」後來竟送給人作枕頭頂兒去了。在吃茶裏，芳影以爲淑真的哥哥對自己那樣的殷勤，以爲是有意，所以竟因此而對之傾心若狂。然而後來接到他的請帖，卻是請她去參觀他同張梅先女士的婚禮的。這兩位小姐同是多情的小姐，然而她們的情愛並沒有人接受，於是便不免「自古多情空遺恨」了。作者寫少女，固亦可愛，然而究竟不如寫太太更爲精采些。

等同再見是兩篇比較特別一點的作品。等，作者大概是寫的「三一八」慘案。然而我覺得



這件慘案，這樣寫法，沒有多少力量。拿一個學生的未婚妻及其老母作故事的背景，固亦可以，但是算不得很好。而且這篇小說的前半篇寫得太鋪張了，後半又太簡單了，使我們讀了之後，只覺得前半篇的甜蜜而感不到後半篇的慘酷。至於再見，那真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了。這篇同別篇一樣的輕盈，暢快，流利，然而比較起來，是要深刻得多了。

總起來說，這十二篇小說都是十分清麗可口的文章。作者的聰明，天才，在這本集子裏處處流露着。作者所寫的幾個愛的故事，都是極耐人尋味的故事，而寫「太太」尤爲作者所特長。我們讀了她的小說所得的感覺，真不亞於「一個夜闌酒後的少年，臉上忽然被美人的雪白的柔軟的鵝毛扇子輕輕緩緩的揮拂着一樣的舒服」。(一)

(一) 作者的話，見花之寺第一七五。

文字方面，作者用的有時很流利，輕巧。然而有時亦微嫌欠鍊。我以為作者在文字方面最擅長的，乃是象徵的描寫。下面所舉的幾個例，不過是從春天同酒後兩篇中隨便摘下來的幾節：

「鼻子聞到的——銷魂的香澤，別說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兒比，亦嫌帶些荷葉的苦味兒呢。我的口——纔剛嘗了我心上的兒特出心裁做的佳味，——

哦，我還可以嘗那似花香非花香，似甜甜非甜甜，似甘酒非：——四頁

「這腮上薄薄的酒暈，什麼花比得上這可愛的顏色？——桃花？說嫌她太俗；牡丹？太豔；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疲。都比不上。」——四頁

「就拿這兩道眉來說吧，什麼東西比得上呢？拿遠山比，——我嫌他太淡；娥眉，太彎了；柳葉，太直；新月，太寒。」——四頁

「這裊裊的幾聲，好似有千萬條的細鐵鉤子插入腦子裏，鉤起她無名的悲楚與怨恨。心裏也像插入一條條細鐵絲，生出不自然的梗礙與微痛。」

「此後歌聲已寂，祇有若斷若續的琴聲；好像九秋寒蛩在深夜裏的淒咽，又好似嚴冬的枯樹戀着枝頭的幾塊敗葉，戴着晚霜，迎着凍風，作出那種若有若無的遲滯憔悴的怪音。」——一七九頁

象徵的描寫，本是形容上非常有力的方法，然而這不是容易的事。普通總是容易落了俗套，所以形容一個美人，不是「杏眼桃腮」，便是「櫻桃小口」，千篇一律，絲毫沒有個性的表現。像凌叔華這樣能獨自造出如許的新意境來，的確是不容易的事。

作者的作風，近來似乎稍微有些改變。新近發表的幾篇作品（見新月），多半是寫小孩

子或者小動物的生活的。以她的聰明的天才，乾淨的筆調，緻密的心情，向這方面努力，自然是很適宜的。我們很願作者在這方面將來能有驚人的成功。

### 新女性派的作家——沉君女士和丁玲女士

沉君女士

沉君女士姓馮名叔蘭。她的筆名很多，如最早在創造上因發表隔絕而博得盛名的滄女士，語絲莽原上的大琦，現代評論上的易安，都是她。她是河南人，現在上海教書。她曾經過很波折的戀愛故事，現在與陸侃如結婚，夫婦的國學根柢都是很不錯的。

沉君女士的性格，我們可以從她的創作集春痕中完完全全的看個明白。春痕乃是作者的情書集子。書信向來是最真摯而自然的文字，這裏面沒有矯揉造作，純是作者的性格的自然流露。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人的性格，從他的書信中——尤其是情書，是最可靠的了。我們只要看過底下這幾段引句，便已知沉君女士是怎樣的一個人了：

「我雖非文人，而感傷的皮氣卻很重。爲了將××日刊的名稱排錯，我可生四天氣。」——三頁

「吾性浪漫，悲喜無恆。高興時樂而忘憂，愁苦時憤不欲生。」——十五頁

「我平生不喜歡算盤，同時也討厭『沒星秤。』我不願爲名利鷄鳴而起，同時也不願躲在象牙塔中，實際上大概不問。」——十八頁

「我是個神經有些過敏，多愁多感的人。旁人視之爲不相干者，我還爲之太息終日。」——四三頁

「我愛淡的，一切都愛淡的。我愛秋日的玫瑰，尤甚於春日的，我愛蒼茫的清疎的書兒，我愛著素色的衣服，我愛兩人清談而怕在大庭廣衆中酬酢。」——四四頁

「環的性情是這樣：一方企慕閑靜清淡的生活，一方要盡點兒作人的義務。」——  
八七頁

沉君女士的作品並沒有什麼不得了的價值。她的價值乃是在乎她的時代的意義上。在沉君以前，風氣尙未大開，一般女作家尙不敢大談其愛情。那些女作家所寫的愛情，多半是以家庭間親子的愛爲主。這個時代可以冰心女士爲代表。在沉君以後，自由戀愛，大家已經是大談特談，微覺厭倦，而更深進去一層了。這個時代可以丁玲女士爲代表。惟有正常沉君女士的時代，那是一個母親的愛和情人的愛相衝突的時代，而沉君處在這種過渡的時代裏，很能把捉住時代的意義，而大膽的向社會提起反抗。沉君的作品在現在的我們看來，自然沒有

什麼大膽，然而我們要認清她的時代的背景。在她發表隔絕的時代，大家誰敢赤裸裸的大膽的描寫男女的愛情？然而這樣驚人的作品，竟由一個女作家的筆下寫出來了。隔絕是寫一個被幽禁起來的女性，私下寫信給她的戀人追述那已往的甜蜜的回憶的。作者寫鄭州旅館「最神祕的一夜」道：

「我含羞的挨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你來給我解衣服解到最後的一層，你代我把已解開的衣服掩了起來，低低的說道：『請你自己解吧。』說罷就遠遠的站在一邊，像有什麼尊嚴的什麼監督似的。當你抱我在你的懷裏的時候，我雖曾說到將來家庭會用再強橫沒有的手段壓迫我們，破壞我們，社會上怎樣的非難我們，伏在你懷裏哭，可是我真覺得置身在個四無人烟，荆棘塞路，豺虎咆哮的山中一樣，只有你是可依託的，你真愛我，能救我。……」——卷施第十五頁

在那個時代，作者敢這樣赤裸裸的大膽的描寫，無怪引起一般讀者的驚服了。

沉君女士的作品共有三本，即春痕、卷施和劫灰。這三本書在陸侃如的劫灰後記中介紹得很詳細：「她的小說分集大概視風格與題材而定，而風格與題材又可察命名與題詞而知。例如第一集的風格與題材，可以『卷施』二字與『擗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二句表之

第二集可以「春痕」二字及「滿堂分美人，忽獨與余目成」二句表之。獨這第三集是合若干篇風格不同，題材各異的作品而成，想不起一個適當的名稱來；故即以首篇之名名全集，而題詞「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二句也只能代表首篇。總之，這一冊是雜碎。」

前面說過，沅君在文壇上的價值，其時代的價值實高於其技術的價值。她所代表的時代，是母親的愛與情人的愛相衝突的時代。她的作品能把這種衝突的現象表現得十分有力。她的作品的主人常是一個掙扎於母親的愛與情人的愛互相衝突的悲劇之中富於反抗精神的新女性。例如：

「我愛你，我也愛我的媽媽。世界上的愛情都是神聖的；無論是男女之愛，母子之愛。」

「因為母親的愛，所以不敢斷然解除劉家的婚約，所以冒險回來看她老人家。因為情人的愛，所以甯願犧牲社會上的名譽，天倫的樂趣。這幕慘劇的作者是愛情，扮演給大家看的是我。」

又如隔絕之後中的：

「親愛的阿母，我去了，我和你永別了！你是我一生中最愛的最景慕的人。少年撫

育之恩未報，怎肯捨你而去？但是我愛你，我也愛我的愛人，我更愛我的意志自由。在不違我後二者的範圍之內，無論你的條件是怎樣的苛刻，我都可以服從。現在，因為你的愛情教我犧牲了意志自由和我所不愛的人發生最親密的關係，我不死怎樣？」

至於沅君女士的作品之技術的方面，並不見得十分高明。我們看她幾篇小說中，有些篇的佈局，簡直相差不多。而且各篇辭句的重複，也更是屢見不一見。此外，她的作品中還有一個缺點，便是多敘述心情的地方，而少動作。有幾篇簡直完全是感想式的直寫，內容並沒有什麼動作。有時一篇之中，發了不少的議論，簡直不像小說了。由此可見作者的天才和聰明，實在冰心女士和凌叔華之下。

總之，沅君女士的作品，技術方面雖無高超處，然而在時代的意義上，實乃新女性作家之先鋒。

丁玲女士 丁玲女士是一位新進的一鳴驚人的女作家。自從她的處女作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小說月報上接連地發表之後，便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

關於作者的身世，我們知道的很少。我們只知道她是湖南人，現在住在上海。從作品中

看來，作者的性情當然是非常深刻的。

女作家筆底下的愛，在冰心女士同綠漪女士的時代，是母女或夫婦的愛；在沅君的時代，是母親的愛與情人的愛互相衝突的時代。到了丁玲女士的時代，則純粹是「愛」了，愛被講到了丁玲的時代，非但是家常便飯似的大講特講的時代，而且已經更進了一層，要求較為深刻的純粹的愛情了。

丁玲女士的創作集已經出版的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其包含小說四篇，夢珂是描寫一個女子被環境壓迫因而墮落的故事。女主人公夢珂幼年的環境便是與一位失意的老父相處，每日過那喝酒下棋的頹廢生活。到了學校，那黑暗的學校生活，壓迫得她只得退了學寄住在姑母的家裏。然而姑母家裏的更黑暗了一層的生活，她是更受不了的。最後，迫得她走頭無路，便往社會的大旋渦中深深的墮落下去，而去作那所謂「電影明星」的生活去了。

暑假中是描寫職業女子的苦悶的，背景是武陵縣的一個小學校，人物是幾位富於感情的女教師。以女子寫女子間的性的苦悶，那樣調到，深刻，透貼，細膩，我們除了驚服之外，真是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莎菲女士的日記是描寫一個患有肺病的女子的心理的：阿毛姑娘是描寫鄉村女子的心理



的。

這四篇之中，最能代表丁玲女士的作風，同時，也最能代表她在時代上的位置的，也就是她的作品中一篇最精采的，自然要推莎菲女士的日記了。

莎菲女士的日記的主人公即是莎菲女士，一個患有肺病的女子。她的戀愛的故事，絕不是平平凡凡的你愛我，我也愛你的故事，也不是你愛我，我不愛你，或我愛你，你不愛我的 *trouble*，更不是簡單的幾角戀愛，她的愛的見解，是異常的深刻而爲此刻以前的作家們所體會不到的。以前我們所引的原書的句子太多了，這裏似不能再多引；但是，我們要了解莎菲女士，我們要了解作家，這些引句是絕對的不能免掉的：

「我真不知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有時爲了被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廿多歲的男子（華弟其實還大我四歲）把眼淚一顆一顆的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華弟從東城買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爲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卻快意起來，並且說：『請你珍重你的眼淚吧，不要以爲姊姊是像別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要哭，請你轉家去哭，我看見眼淚就討厭。』自然他不走，不分辯，不負氣，只蜷

在椅角邊老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哪裏來得那麼多的眼淚。我，自然得意夠了，是又會慚愧起來，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摩他的頭髮。他鑲着淚珠又笑了。

「——第八七頁

「什麼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無意識！這並不是一個人所應須的。……」——第八九頁

「我要着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法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第九一頁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完全癡狂於男人儀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丰儀的裏面，是躲着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這不會，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丰儀的裏面，是躲着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並且我常常想，假使我有那麼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願意。其實，單單能獲得騎士一般的人兒的溫柔的一撫摩，隨便他的指尖觸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犧牲一切，我也肯。」——第二三二頁

這些率直的女性的心理的描寫，真是中國新文壇上極可驕傲的成績。我們只要讀了上面所引的幾小段文字，對於近代的新女性，已經了然大半了。

可惜作者的文字不熟練，有時寫得頗不漂亮。作者好敘述，而少發抒。例如作者最喜用「是……」的句子，即是告訴讀者是怎麼怎麼一回事兒。譬如：「然而阿毛更緊了，是所有的用來作寬慰的言語把她的心越送進悲哀裏去了，是覺得更不忍離開她父親，是覺得更不敢親近那陌生的生活去。」這麼一小段裏，在句頭上竟用了三個「是」字，這種句子帶有告訴的語氣，而缺少感情的成分。在她的作品中，我們幾乎隨便翻開那一頁，都可找到。作者那樣高的天才，不幸為不十分流利的文字所累，真是令我覺得有些美中不足。

上面把中國新文壇上幾位主要的代表女小說家粗略的介紹完了。老實說來，這些作家實在還沒有怎樣成功。不過，中國新文學運動不過是近十年的事，在這短短的歷程中，我們竟得了這樣的成績，也未始不是差堪自慰的事。而且，上面幾位作家之中，有幾位是天才極高的，現在雖然沒有什麼成功；但我敢保證，假如她們能繼續努力下去，將來的成就一定是可以預期的。

不過，我們如果把實際的情形看一看，又未免把這層希望的幻影自己打破，而陷於失望

之中。上面的幾位作家靠了以往的努力，掙得了現在的光榮；但是現在正在努力的有幾個？女子天生有許多缺點，社會制度又不斷的施以壓制，所以女子無論如何的掙扎，也總是不如男子的自由的。試看上面幾位作家，有的是結婚以後便「封筆大吉」了，有的是無聲無臭的銷沈下去了，繼續着往前努力的，不過一兩位而已。寫到這裏，我們不禁要為女子抱不平了。

